
武俠世界
玻璃罩　（現代科幻探險故事）龍乘風·著
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，居然不約而同遠赴重洋，在荒島之上展開莫名其妙的決戰，接着連篇怪事接踵而來，案情發展牽涉之廣更涉及大半個地球，誠屬駭人聽聞，匪夷所思！本故事不但離奇莫測，結構之嚴謹尤爲罕見，是科幻探險小說中文皇牌鉅著，敬請先睹爲快，萬勿錯過。
$4.00
第26年
19

**編者話** 龍乘風自從結束雪刀浪子故事後，力求創新，嘗試寫作科幻探險獵奇故事，先後已有「隔代戰爭」、「智慧典」兩大巨著刋出，甚獲好評。今期又另一新作「玻璃罩」與各位見面，是篇故事內容情節不但離奇莫測，結構之嚴謹也屬罕見，講述兩個各在天南地北的人，他們竟然不約而同遠赴重洋，在一個荒島上展開莫名其妙的決戰，接着連篇怪事接踵而來，結果，案情之發展牽涉越來越廣，包括大半個地球，事情經過十分匪夷所思，並非危言聳聽，看過本文，保証令你有完滿的答案，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。

* * *

一篇充滿豪情俠氣的巨型小說下期隆重刋出，是馬行空近期最得意之作，全文每一段落，情節，都是描述一個江湖俠客的事蹟，他生平借酒任性，豪放不羈，而在他重臨昔日混跡舊地時，竟然桑田滄海，人面全非，於是引出了一個魄動心驚的故事來……佳作當前，幸勿錯過。

馬雲先生下期開始刋出一篇社會奇情小說：「快樂島」，愛好他的作品讀者，屆時敬請購閱。




督印人：羅威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鄭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
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
H八一六一七一六
營業部：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
H八一六一六四六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444 DES VOEUX RD. W.
18TH FL. FLAT 'D'
HONG KONG


**定閱價目**

| | |
|---|---|
| 港九連郵： | 半年港幣 $114.00 |
| | 一年港幣 $228.00 |
| 澳門·台灣： | 半年港幣 $135.00 |
| | 一年港幣 $270.00 |
| 外埠連郵： | 半年港幣 $182.00 |
| | 一年港幣 $364.00 |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：5110086
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1400 半年26期NT.$710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# 武俠世界

**第26年**

**第19期**

（總號1307）

1959年3月創刋

**逢星期一出版**

新系機構廣告部
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
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
電話：H八一六〇二六一

·每册港幣四元·
H.K.$4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# 兩個走路冒失的人

一連刮了三天大風，風中有雨，雨中有霧。

濃濃的霧連大風也吹不散，彷彿連呼吸着的也不是空氣，而是籠罩着每一幢高樓大廈的霧。

霧氣和空氣有甚麼分別？

我不懂，也懶得去尋求答案，因爲我已決定要休息一個星期，甚麼事情都不幹，我要用一百六十八小時來鬆弛鬆弛身上每一條神經綫。

決定是這樣決定了，但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小時的最後一分鐘嗎？這就只有天才曉得了。

翻開案頭日曆，我的眉頭忽然皺住。這一頁的日曆，紅如火，十分刺眼。

又是星期天。

星期天是個很熱鬧的日子，人人都在放假，只要往街上打一個轉，我保證自己的精神又會再度緊張起來。

唉，誰叫我一連練了七天芭蕾舞？一直陪着那個非要我陪她練舞不可的三表妹呢？

幸好，這個又可愛又可惡的三表妹已飛回洛杉磯了，直到這時候，我才後悔在八歲那年學過五天芭蕾舞。

× × ×

別人跳芭蕾舞只會脚趾發疼，但我却全身都疼，就像是一連參加了七八次擂台搏擊比賽似的。

下次我發誓——

唉，還是免了，除非她永遠不再回來，否則就算她做武松而又要找我扮老虎，我還是拒絕不得的。

這是人結人緣，表妹我有五個，大表妹兩次戀愛失敗，跑到意大利做修女，二表妹嫁給了億萬鉅富的兒子，正是一入侯門深似海，從此以後在報章上見見她的照片好了。

至於四表妹、五表妹，前者老氣橫秋，從來沒有把我這個寫小說的表哥放在眼內，老五却太幼稚，到了唸高中那一年還天天咬着波板糖，在操場上和那些八九歲的小女孩玩跳飛機遊戲！

就只有三表妹，她頑皮是一回事，但她也有很柔細、很體貼的一面，所以，她是我最喜歡的一個。

昨天黃昏，我送她到機場，臨別時她送了我八九個飛吻，害得我險些撞在一個足有六呎半高金髮女郎的胸脯上。

三表妹走了，我沒有悲傷，因爲她是表妹，而不是我的情人。

那是眞眞正正的「兄妹感情」，雖然，這上面還得加上一個「表」字。

× × ×

這一個故事，和三表妹是完全沒有甚麼關係的。

可是，若不是給這個可愛復可惡的表妹折騰了整個星期，那一天我早就出海釣魚去了。

而倘若那天我一早出海，就一定不會碰上謝卡這個人。

要是我沒有碰上謝卡，那麼我也不會被捲入一件怪異事情的漩渦裏。

所以，縱然寶貝的三表妹在整件事情裏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，但在一開始的時候，還是因爲她要我陪足一星期，然後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一點，還是我特別「好運氣」，所以，這件怪異的事情，才會讓我這個跳芭蕾舞跳得頭暈轉向的人遇上了……

× × ×

原始人會不會刮鬍子，我不知道。

但我對付鬍子的方法，就算不能說是原始，最少也是相當落伍的了。

我不用剃鬚刀片，不用鬚刨，更不使用電鬚刨，而是使用一把細小而廉價的剪刀。

用剪刀來剪鬍子，當然比不上用其他剃鬚工具那麼快捷乾淨，但我却認爲這是一種樂趣。



現代科幻探險故事

龍乘風·文 可飛·圖

# 玻璃罩

在鏡子裏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每一根鬍子被剪掉的情形，而且，還可以聽見極細微的「剪鬚聲音」。

我選用廉價的剪刀，是因爲它不會太鋒利，因爲有時候，我可能會冒冒失失地連嘴唇也照剪可也。

有人說：「鬍子是男人臉龐上的藝術品。」

也有人說：「只要有鬍子的男人就有男性魅力。」

對於前者，我還可以接受，但後面那一句，我可不敢苟同。

別的不說，就以街頭上那些可惡復可憐的流浪漢來說，他們可能好幾年也不洗一次澡，臉上的鬍子又多又亂，難道這也算是男性的魅力嗎？

以我看來，並不是每個男人都適合留鬍子的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所以，只要鬍子稍爲長一點點，我就要用剪刀把它剪得乾乾淨淨，最少，整個人會變得精神煥發起來。

這一天，當我爬起床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唱機開動，讓柔和悅耳的音樂使我的腦筋早一點從沉睡中清醒。

這是一件很有效的法子，保證百試百靈。

然後，我就用剪刀修理自己的鬍子。

對我來說，鬍子是多餘的，就像是許多許多煩惱一樣，有它們的存在，[illegible]是快樂人生裏最大的諷刺。

鬍子再多餘，我還可以[illegible]剪掉它，但煩惱却往往是揮之不[illegible]之不掉，想忘記也忘不了的。

這一天，當我正在剪鬍子的時候，心裏忽發奇想：「倘若連煩惱也可以一併剪掉，那就好得很了。」

若然眞的可以，當然最好，但這却偏偏是不可能的。

剪掉鬍子後，再看看腕表，已經是上午十一點二十三分了。

我懶洋洋地披上了外衣，漫無目的地走出了門口。

風還在吹，雨還在洒，我的脚步再也不像是在跳芭蕾舞，而是彷彿正在泥濘裏耕田。

我沒有帶雨傘，那是因爲雨點已越來越細小，我肯定自己絕不會變成一個落湯鷄。

我在街上逛了一會，忽然覺得有點口乾，很想喝一杯燙熱的檸檬茶。

於是，我轉過一條街道，向芳芳餐廳走了過去。

芳芳餐廳的老闆是個很胖的胖子，又是一個標準的足球迷，我選擇這裏喝茶，其實是想找他聊聊天，談談最近的幾場足球比賽。

但我還沒有走到餐廳，就已看見了一件意外的事。

這件意外的事，其實並不怎麼嚴重。

我在街角轉口處，看見一輛計程車剛好停了下來，接着一個戴着雨帽的男人匆匆跳下車，然後冒冒失失地走上行人道。

而這時候，一個大概四五十歲的中年婦人，也冒冒失失地在街上遊逛着。

於是，兩個冒冒失失的人，就這樣湊巧地相撞在一起。

那中年婦人甚是瘦削，雖然那一撞之力並不怎麼猛烈，但她還是一碰即跌，仰天跌倒在地上。

那個戴着雨帽的男人吃了一驚，連忙道歉不迭。

這時候，我本來想要去喝檸檬茶的，但這一幕「人撞人」的小意外，却把我的脚步阻留下來。

那男人大概二十七八歲左右，比我年輕一點點，但却蓄着「獨行俠」奇連伊士活一般的鬍子。

只不過奇連伊士活的鬍子是金金黃黃的，而他的鬍子却和眼睛一般烏黑。

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宜蓄鬍子的，以我看來，就認爲這人若刮掉所有的鬍子，一定會比現在英俊瀟洒得多。

也許，我對年青人蓄鬍子總是有點偏見。

但這只能算是審美的觀點與角度而已，在整體而論，我是絕不會因爲別人蓄有鬍子，就對他整個人都產生偏見的。

就像這個戴着雨帽的年青人，雖然我一點也不欣賞他的鬍子，但却很欣賞他撞倒人之後的態度。

那中年婦人給撞跌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湊巧，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兩人都沒有注意到行人路上的情況。

所以，那年青人縱有疏忽，這婦人也同樣是難辭其咎。

但是那婦人很兇，當她給撞跌後，就一直大吵大鬧，說那年青人是故意撞過來的。

那個年青人也沒有怎麼分辯，只是很關注地凝視着她，同時希望她可以站立起來。

但那婦人却只是坐在地上，不斷戟指大罵道：「你這樣撞過來，是不是想謀殺啊？」

那年青人忙道：「眞對不起，我是無意的……」

可是，那婦人一點也不原諒他，仍然兇巴巴的罵個不停。

我終於忍不住走上前，道：「這位先生絕不是故意的，他跟妳無仇無怨，這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意外而已。」

那個婦人還是罵個不停，只是翻來覆去地說着：「他這樣撞過來！他這樣撞過來……」

我心中有氣，便道：「這位先生是個好人，否則，他撞倒妳之後，早已一走了之，又何必在這裏等妳站起來？」

這時候，四週已圍聚着不少看熱鬧的人，而那年青人却不時望着腕表，臉上的神情顯得有點着急。

我看得出，他是有事在身的，否則也不會匆匆忙忙地從計程車跳了出來。

可是，這件小小的意外却纏住了他。

其實，他若一走了之，任誰也不會把他怎樣的，就算是我，也只會嘆息一聲就算。

因爲那婦人絕不會傷得怎麼嚴重，大不了疼一會兒就會沒事。

但那婦人實在潑辣得可以，看她這副樣子，我實在不難想像得到，她平時是一個怎樣的人。

我見那年青人既着急，又不敢離開，心中不禁也替他不[illegible]，便對他說：「你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，趕着去幹？」

那年青人點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，但是她——」

我哼一聲，道：「她不會有甚麼事的，你走罷。」

那年青人道：「這怎麼可以？人是我撞倒的。」

我板着臉孔，盯着他說道：「你若是蓄意撞她，就算你想走我也要把你抓回來，但這只是意外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意外。」

那年青人吸了口氣：「我若走了，萬一她出了甚麼事，又有誰來負責？」

「我負責！」我毫不猶豫地就把這件事情扛上肩膊，「你不必再在這裏躭誤時候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我呵呵地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我現在空閒得幾乎想去唸佛，你是一點也不必顧慮的。」

那年青人望住了我，眼神裏露出了十分感激之色：「很謝謝你，我姓謝，叫謝卡。」

我和他握了握手，道：「在下姓龍，日後有機會，我們再見！」

謝卡用力地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！我們日後再見。」說完之後，他就急急的走開了。

那潑辣的婦人猶自在大叫：「你不要走，我要上警署，要進醫院驗傷！」

我生氣起來，說道：「妳有甚麼事，儘管來找我算帳好了，妳的事，我完全負



責。」

那婦人立刻站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你簡直是個瘋子！」

我道：「我知道妳比我正常得多，妳現在是不是一定要報案？」

那婦人狠狠瞪着我，不斷用手指指着我的臉，又一連串罵了幾十句令人爲之啼笑皆非的說話來。

聽見這些啼笑皆非的罵人說話，我的反應十分正常，那就是啼笑皆非。

幸而經過一番擾攘之後，那婦人總算沒有堅持要前往醫院或者是警察局，那顯然是由於她根本就沒有受傷，只是跌在地上的時候疼痛了一陣子而已。

但經過這麼一頓吵鬧之後，我再也沒有心情去喝檸檬茶了。

不去喝檸檬茶，又該去做些甚麼事？

我無聊地在街上蹓躂着，忽然看見了一個電話亭。

於是，我胡亂地撥了一個電話。

「喂！」我說道：「魏一禾先生在不在？」

「我還沒有死。」聽筒裏立刻傳來了他的聲音。

他的嗓子很沉實，就像是從木桶裏傳出來的一樣，我笑了笑，說道：「我也活着，只是全身骨頭都好像快要散裂開來一樣。」

魏一禾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聽說你近來到處惹事生非，這次是不是得罪了一個拳王？」

我怔了怔，忙問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當然不會是羅渣摩亞，要扮演鐵金剛那種角色，龍乘風絕不會是個理想的人選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甚麼時候開始認爲我想做零零七占士邦了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聽說你曾經在一個漁村裏鬧得天翻地覆，還跟洛雲聯手對付過一些犯罪份子。」

我又苦笑着，只好道：「你是不是看過我寫的那篇小說？」

「甚麼小說？」

「當然是『智慧典』。」

「沒看過，」魏一禾道：「你寫的小說娛樂性太豐富，絕不適合我這種人的胃口。」

我尷尬地一笑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是我自視過高，幾乎以爲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小說讀者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還有甚麼廢話？」

我道：「還有一句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快說。」

我立刻就說：「我馬上就要到府上揍你！」不等他回敬過來，我已把電話掛斷，然後在十五秒之內跳上了一輛計程車之中。

× × ×

魏一禾的寓所，是在一幢二十五層高大廈的頂樓。

他這一層樓宇是複式的，所以正確一點來說，二十四樓和二十五樓都是他的寓所。

他現年四十三歲，是一個典型的大男人主義者，所以，他三次結婚，也三次失敗。

但有一次當我提及這一點的時候，他說：「失敗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些無知的女人。」

對於他這種態度，我是相當反感的，但除了對待女人這些事情上，他却是個相當值得欣賞的人。

他是個天生的工作研究者，而且研究的興趣十分廣泛，從鯨魚心跳速度以至在錯綜曲折岩洞裏找尋奇形怪狀的洞穴，都是他樂於全副精神投入去幹的事情。

去年五月，他在「塞爾澤島」逗留了五十天，與他同行的人本來還有我，但最後我臨時決定退出，理由是抗議他爲了要去探訪賽爾澤島，而不惜與第三位妻子離婚。

魏一禾所娶的第三個妻子，是個很溫柔、簡直馴服有如綿羊的日本女人，也許，他認爲只有日本的女性，才可以容忍他的大男人主義。

在去年初，他決定要在五月出外旅遊，來慶祝結婚三週年紀念。

他的日籍太太很高興，向他提議到美加東岸，或者是前往西歐各國。

但魏一禾最後的決定却是：舊地重遊，到塞爾澤島去！

他的日籍太太立刻强烈反對，但魏一禾置諸不理，結果終於鬧翻了，倆口子不惜離婚，作爲最後的解決。

爲甚麼魏一禾的日籍太太不肯去塞爾澤島？

要研究這個問題，首先得要知道塞爾澤島在甚麼地方。

塞爾澤島位於嘉福勒斯加島以西。

而嘉福勒斯加島，則在冰島之南端！

那是一個很遙遠、也很偏僻的地方。

對於一個想旅行遊玩的女人來說，塞爾澤島的吸引力，可說是幾乎等於零的。

但魏一禾却已去了十六次！

而最不可原諒的，就是他每次結婚，都一定帶着新婚妻子到這個島嶼遊覽。

而他的日籍太太，也已陪着他去了三次！

誰知道到了第四次，魏一禾的抉擇還是要到塞爾澤島，那就不但使他的太太無法忍受，就連我也幾乎要跟他絕交了。

塞爾澤島是個怎樣的地方？它爲甚麼會對魏一禾具有這樣强烈的吸引力？

魏一禾的解釋是：「我是親眼目睹它誕生的人！」

這解釋好像很荒謬，但你若是瞭解塞爾澤島的歷史，就會明白魏一禾這句話，絕對不是無中生有，荒謬絕倫的。

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，魏一禾坐在「冰上蝸牛號」的船艙裏，收聽從冰島首都雷雅克維克市廣播電台傳送過來的音樂。

那時候，他還很年輕，身體結實得像是一條野牛。

冰上蝸牛號是一艘比魏一禾還老十幾歲的漁船，船長約拿基曾經到過泰國，魏一禾是在曼谷一間古老寺院裏認識他，繼而成爲好朋友的。

那一天，是魏一禾初次在嘉福勒斯加島海域，體驗着大西洋捕魚者的生活，當時，他認爲這些經歷是十分難忘的。

經過了五天積極捕魚的工作，冰上蝸牛號回航了，漁船駛得本來不算慢，但在大西洋浩翰海浪上，它似乎眞的遲鈍有如蝸牛。

幸好，海水還是海水，並沒有結成了冰。

從收音機播送出來的音樂很悠揚，使魏一禾爲之陶醉不已，但到了七點二十八分，船身突然搖晃得很厲害，差點把魏一禾從椅上摔了下來。

「史提芬，你快點出來瞧瞧！」約拿基的聲音忽然在左舷那邊響起，而且叫喊得很响亮。

「史提芬」也就是魏一禾，他急忙走出船艙之外，問約拿基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約拿基手裏拿着望遠鏡，驚呆地瞧着船尾以南的海面，叫道：「老天，你看那是甚麼？」

這時候，魏一禾也看見了，那眞是一幕令人難以置信的奇景。

他看見遠處海面湧起了一大片濃得發黑的烟火，不禁爲之面色一變：「是不是發生了火警？」

約拿基搖了搖頭，把望遠鏡遞給魏一禾，同時說道：「那不是火警，是火山爆發。」

魏一禾更吃一驚，但却又覺得刺激有趣：「這裏有火山嗎？」

約拿基道：「我以前曾經聽過一位地質學家在電視提及，在這附近一帶的海底裏，有一層掩蓋着火山的玄武岩，一旦岩層破裂，就會釀成火山爆發事件。」

魏一禾深深的吸了口氣，道：「現在這種事發生了，連空氣也有着火山爆發的硫磺氣味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這是世間上最蔚爲奇觀的烟花盛放，大自然的變化實在太奧妙絕倫了！」

這時候，一個船員臉青唇白地走了過來，說：「我們是不是要馬上改變航程，離開那個危險的海域？」

約拿基立刻瞪着他，怒道：「這還用說嗎？當然是要改變航程，但却不是離開，而是儘量靠近過去！」

那船員大爲震驚，失聲道：「你瘋了？我反對你這種愚昧的決定！」

約拿基乾笑一下，道：「你當然可以不去的，只要馬上跳進海裏泅泳上岸就行了。」

那船員又驚又怒，他叫喊起來，說：「胡說，我要和你決鬥！」

魏一禾立刻微笑着說：「好極了。」

他不但代替約拿基回答，也代替約拿基出拳。

約拿基是打西洋拳的好手，但魏一禾甚麼拳法也沒練過。

可是，他出手又快又重，只是第一拳就已把那船員打得倒地不起。

於是，冰上蝸牛號更接近海底火山爆發的地點，魏一禾放棄了望遠鏡，用配有長距離鏡頭的攝影機不斷拍攝照片。

當時，沒有人會想到，這次海底火山爆發，居然可以在茫茫大海之上，創造出了一個島嶼！

海底火山不斷地爆發，無數碎石和大量灼熱的氣體衝上數百呎以至數千呎的高空，那情況是既壯麗，而又令人感到驚異的。

就在這一天晚上，新島嶼在海面上形成了，到了第二天，小島已突出水面幾十呎，此後，它的成長速度十分驚人，五天後已高逾兩百呎，長逾兩千呎了。

不久，這個新的島嶼就定名爲塞爾澤了，據說，那是挪威神話裏一個巨人的名字。

塞爾澤島的成長，並不是三幾天之間的事，它一直是向高空和四週伸展，有如洪水驟雨般的熔岩足足持續噴發了好幾個月。

到了翌年八月，一批科學家乘坐了小艇登岸，但比他們更早登上這地球最新島嶼的人，却還是約拿基和魏一禾！

所以，魏一禾經常以自傲口氣對人說：「這島嶼是在我和約拿基船長懷抱裏誕生的。」

這不是自大狂，更不是神經病，而是只有他那樣的人，才能夠說出那樣的說話來。

魏一禾是個怎樣的人？

老實說，直到現在爲止，連我也不敢說「瞭解」兩個字，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：這人精采妙絕，除了萬萬不可和他結婚之外，任何事情都不妨去找他商量商量。

但遺憾的是：我現在找他，完全沒有甚麼事情需要「商量」，只是因爲自己今天出奇地無聊而已。

但更遺憾的事情却還在後頭。

這個可惡的傢伙，竟然不在家裏！

從電話亭擱斷電話開始計算，一直到我按動魏宅門鈴爲止，我總共花了十二分鐘。

但前來開門的人不是魏一禾，而是老管家霍祥。

霍祥把鼻樑上的老花眼鏡上上下下地移動了半天，才說：「魏先生有事，在三分鐘之前出門去了。」

我怔住，接着怒氣就冲了上來：「我在不久之前還跟他通過電話，他是知道我要上來的。」

「龍先生，」霍祥是認識我的，而我也知道，他是一個不善於撒謊的老實人，「魏先生的確知道你馬上就要來到這裏揍他的，他甚至已經預先把兩對拳套擺在廳子裏。」說着，伸手向客廳的古玩架上一指。

魏一禾的古玩架，是用法國上等桃木，還特別邀請巴黎著名的「嵌木藝術大師」溫加樂親手製造裝嵌，而事成之後，溫加樂分文不取，只是向魏一禾討了一枚貝殼。

那一枚貝殼，大概和初生嬰兒的拳頭一般大小，它的上一手主人，是澳洲雪梨一間著名大學的教授。

魏一禾能够得到這一枚貝殼，並不是用錢買回來的。

那位教授是中澳混血兒，而他唯一的女兒，在十年前險些嫁給了魏一禾。

幸好，終究只是「險些嫁了」而已。

當時，魏一禾在雪梨寄了好幾張明信片給我，每次都有提及教授的獨生女兒，



最後一張明信片更說：「敬請從速儲備萬元賀禮，老魏行將結婚是也！」

「萬元賀禮」當然難不倒我，除非他指定要用美金，那才使我頭疼。

我很快就巳準備好了一萬大元日幣，等待他把澳洲新娘帶回來。

可是，他帶回來的並不是教授的女兒，而只是一枚貝殼。

我給他弄得啼笑皆非，不問而知，那是他的大男人主義在雪梨失敗了，最後婚事觸礁，只是得到了一枚巳失去生命的貝殼。

但這貝殼却很值錢，根據專家鑑定，像這樣的貝殼，在全球來說，目前所發現的數目絕不會超過三枚，倘被拿出去拍賣，數字絕不會少於美金三萬塊。

溫加樂倒算很識貨，他不要錢，只要貝殼。

魏一禾沒有拒絕，馬上就把這枚貝殼送給他，但等到溫加樂要回法國的時候，却在機場發現貝殼不見了。

溫加樂很焦急，正要報警，忽然有個面圓圓，眼睛大大的小女孩走了過來，用很純正的英語對他說：「我姐夫的朋友有信給你。」

溫加樂一怔，望住這小女孩：「你姐夫的朋友是誰？」

小女孩道：「他姓魏。」

溫加樂立刻接過信箋，只見上面用法文寫道：「溫加樂先生，閣下之嵌木藝術，鄙人至爲欣賞，今日臨別，鄙人特地邀請另一大師向閣下獻藝，此乃從事扒竊藝術工作之B君，查B君巳於十餘年前退出江湖，此次再展身手，實乃鄙人多次央求及多次恐嚇威逼之結果，事至如今，終於證實B君寶刀未老，妙手依然，唯所担心者只恐大師閣下不諒，則未免煮鶴焚琴，大煞風景也。」至於下欵，則爲「知名不具」，但在這幾個字旁邊，却又印着了一個老大的印鑑，而且印鑑上的篆刻字體，刻的正是「魏一禾」三個字。

由於這封信是用法文書寫的，是以寫至「煮鶴焚琴」這句中國成語的時候，無論語句章法甚至其中意義，都是令溫加樂感到莫名其妙的。（待他回到巴黎，再多方向人請敎後，才總算明白了這句成語的典故和個中含義，不禁爲之拍案叫絕。）

若是換上了別人，也許會感到很憤怒，但溫加樂並不如此，他在機場看完這封信之後，初時微微一笑，但越想越好笑。終於笑得彎下了腰，甚至笑得滿眼都是淚水。

對他這種人來說，金錢永遠是不能在他心目中佔着重要的位置，他喜歡的是藝術，而且也懂得怎樣去尊敬其他的種種藝術。

魏一禾也是這種人。

雖然他看來並不怎麼像個藝術家，但却有着與生俱來的藝術家脾氣，所以，他瞭解溫加樂，也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這個人。

每次到魏宅，我都曾很仔細地欣賞那座古玩架，但從來都沒想過，它居然可以放置着兩對拳套。

古玩和拳套是完全不相稱的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强烈的對比。

但這時候，我却看見，一對鮮紅色和另一對深棗色的拳套，正放在一尊古埃及護衛女神的旁邊。

我望着那兩對拳套，又望了霍祥半晌，才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他有甚麼事？」

霍祥道：「他要去見一個人，那人姓洛。」

「姓洛的？」我一怔，「他是不是洛雲。」

霍祥連忙點頭不迭，道：「對了！就是他，在幾分鐘之前，洛先生打了一個電話來，接着魏先生就匆匆的走了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既然他不在，我告辭了。」

霍祥道：「歡迎你隨時再來。」

我道：「只要我一無聊，我就會再登門拜訪。」

這句話其實更無聊，連我也感到很荒謬。

離開那幢大厦的時候，天色晴朗得多了，但心裏却冒起了疑雲。

我想：「洛雲這傢伙，又想出了甚麼驚險的玩意？」

當時，我實在完全不知道，洛雲把魏一禾叫了出去，到底是爲了甚麼事情。

所以，我也只是隨便想了一想就算，因爲我根本是想無可想。

在接着的幾個小時裏，我首先在戲院的一個角落裏看了半齣惹笑喜戲，後來發覺戲裏的人經常大笑，銀幕下的觀衆却反而鴉雀無聲。

於是，我看一半睡一半，醒來之後聽見怨聲滿院，有幾個流氓之輩還用刀子割破座椅洩忿。

我暗嘆一聲，爲了人類的暴戾而感到悲哀。

從戲院走了出來，肚子餓了，就在一間麵館裏狂吞粉麵兩碗，另外還吃了一隻大粽子。

胡胡混混的，又黃昏了。

我漫無目的地走到海旁，那兒很接近渡海碼頭。

碼頭附近很熱鬧，有擺賣的販子，有雙雙對對把臂而行的情侶，也有兩個人正在爭吵得面紅耳熱。

我忽然呆住。

這兩個正在爭持不休的人，竟然就是洛雲與魏一禾。

只聽見魏一禾大聲地說：「他巳經來了，我們一定要認眞地去對付他。」

洛雲悶哼一聲，道：「我巳調查過了，他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厲害的人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調查得不够澈底。」

洛雲道：「是你對他存有偏見。」

魏一禾用力地搖頭：「不是偏見，我是有事實根據的。」

洛雲道：「現在是甚麼時代了！你又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，爲甚麼還要相信這種荒誕不經的事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我並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，就該相信我的說話。」

洛雲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就算我眞的相信，那又怎樣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去找——」說到這裏，倏然住口。

因爲有一個人正向他們走了過去，而

這個人就是我。

× × ×

天色漸漸黑沉下來，我站在魏一禾與洛雲的中間，面上掛着微笑。

魏一禾盯着我，盯了半天才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你的面皮眞厚。」

我聳了聳肩，說道：「我沒有存心偷聽你們的講話，只是兩位的聲音太响亮而已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現在並不愉快，任何玩笑都開不起。」

我攤了攤手，道：「很湊巧，我現在也是一樣。」

魏一禾兩眼一瞪，忽然粗暴和吼道：「你是不是想打架？」

我一點也不害怕，反而向他更逼近過去，「你要打，我一定奉陪，以二對一，我們一定穩佔上風。」

魏一禾陡地怔住，忽然却又怪聲笑了起來：「姓龍的，連我也嚇不倒你，算你有種！」

我在他胸口上打了一拳，笑道：「正因爲這個人是你，所以才嚇不倒我。」

魏一禾伸手在我的臉上拍了兩下，道：「但有一點你千萬不要弄錯了，倘若我和你眞的打了起來，洛雲是絕不會偏帮你的。」

洛雲點點頭，望着魏一禾道：「你說的不錯，但我也不會偏帮你。」

我道：「我們都是老朋友了，一見面就老是嚷着要打架，未免太孩子氣一點了罷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不錯，我們還是繼續說下去。」

我道：「很對不起，你們兩位之間的事，我並不準備參與。」

魏一禾却說道：「你若不是龍乘風，就算你很想知道內情，我們也會隻字不提的。」

我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哦？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反正你已碰了上來，那又何妨讓你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。」

洛雲却冷笑一下，道：「還說甚麼事情的眞相，只怕連你自己也是如丈八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」

魏一禾大不服氣，道：「我知道你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，一生經歷過無數驚險刺激的事情，但請你不要忘記，我是在大西洋鬼神研究組織的永遠名譽顧問，而那一個組織，目前最少已擁有五千名會員以上。」

洛雲淡淡道：「聽說連基辛格也是會員之一，但後來你們却又說那會員只是跟基辛格博士的名字雷同而已。」

魏一禾的頸子脹紅起來：「你是在嘲笑我們嗎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？」魏一禾的嗓子又扯直了！我連忙摟住他的肩膊，道：「我想，大家應該冷靜一點，坐下來慢慢再談如何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這當然很好，我只怕談來談去還是談不攏而已。」

我蹙着眉望住他：「你從前似乎並不是這樣橫蠻的人。」

洛雲乾笑兩下，這才閉上了嘴。

× × ×

三十分鐘後，我們回到了魏一禾的住所。

魏一禾的臥室，是由兩間豪華套房組成的，他在兩間房子中央開了一個拱形洞門，只有左邊才是眞正臥室，而另一邊，實際上只是臥室旁邊的一個小酒吧而已。

但凡到過這裏的人，都會以爲魏一禾是個酒徒，但我和洛雲都知道那是不確切的。

喝了一點點法國紅酒之後，我已急不及待地追問：「你們到底在攪甚麼鬼？」

洛雲道：「是老魏活見鬼而已。」

魏一禾把半杯酒一口喝完，道：「不是活見鬼，而是見到了一個巫師。」

「巫師？」我一楞，道：「是個怎樣的巫師？他來自那一個地域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紐約。」

「紐約？是美國的紐約？」我大感意外。

「難道除了美國之外，地球上還有另外一個紐約市嗎？」魏一禾悶哼一聲，道：「紐約，本來就是光怪陸離，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，任何形形式式人物都會存在着的城市。」

我道：「你怎會和這個巫師打上交道的？」

魏一禾沉默了片刻，才嘆了口氣，緩緩地說道：「這件事，說來話長。」

我說道：「我今晚有的是時間，再長篇大論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很有耐性地聽下去。」

魏一禾瞧了洛雲一眼，道：「就只怕洛會長沒有耐性再聽一次。」

洛雲淡然道：「沒關係，反正這裏有喝之不盡的美酒，就算你說到天亮，我也不會介意的。」

魏一禾又瞪了他一眼，然後才望着我說：「你還記得我說過的那個島嶼嗎？」

我一呆，接着又笑道：「怎麼會不記得，有時候，我還以爲你是個塞爾澤島人哩。」

魏一禾吸一口氣，道：「我是親眼目睹它的誕生，也親眼目睹它完全成長的人，當然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約拿基和一些地質學家。」

我道：「你雖然不是一個眞正的地質學家，但在這方面的知識，只怕連許多著名的專家也有所不如。」

洛雲淡淡一笑，對我說道：「老魏從不喜歡戴高帽子，你不要白費心機。」

魏一禾冷笑道：「但他說的却是事實，而你也不要說我是個自大狂，須知過份的謙卑，實際上就是等於虛僞！」

洛雲又笑了笑：「別太認眞，要不要我向你正式道歉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現在需要的並不是道歉，而是一個可以對付那個巫師的人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道：「我現在想聽的不是爭吵，而是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。」

魏一禾吸了口氣，半响才道：「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，我和約拿基第三次乘坐橡皮艇登岸，踏上了塞爾澤島，那時候，塞爾澤島已誕生了差不多一年。」

他爲自己斟了半杯酒，續道：「那一



天是約拿基的生日，他心情很好，一早就喝了不少酒，而且在他的背囊裏，還有四五瓶威士忌。」

我問道：「你呢？你有沒有陪他一起喝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他以爲有。」

我奇道：「怎會這樣的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的背囊裏也有威士忌，他喝我也喝，但實際上，我背囊裏的威士忌是假的。」

我失笑起來，道：「那是茶了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不錯，那是中國的晋洱，所以，他越喝越胡塗，而我却越喝越清醒，請不要罵我卑鄙，當時若連我也醉了，我們就可能在島上給冷風凍死。」

我點點頭，示意明白。

魏一禾這才接道：「那時候，塞爾澤島已高出水面幾百呎，面積超過一平方哩，但由於它是那麼嶄新的一個地方，島上必然是毫無人跡的。

「我們在島上走動了半小時之後，約拿基已醉倒了，他躺在由熔岩冷却後所凝成的岩石上，動也不動，我們自然再也無法逗留下去了。

「但正當我要把他帶走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陣沉重的脚步聲，從北方一堆岩石後傳了過來，我感到十分奇怪，便上前看個究竟。」

我皺着眉，道：「島上有人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當時，我以爲一定是研究地質的科學家來了，可是，我這個想法完全錯了。」

我聽得有點出神，沒有打斷他的說話，任由他繼續說下去。

只見魏一禾的臉上，彷彿有着一種極迷離的色彩，他沉默着，好久還不出聲。

一直過了很久很久之後，他才突然說：「我看見了一場不可思議的決鬥！」

「決鬥？」我怔住。

魏一禾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就算我在做夢的時候，我也想不到，在這個如此稚齡的島嶼上，竟然會有兩個如此古老的武士在拚命。」

他呷了一口酒，繼續把當時所目睹的情況，和接着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詳細地說了出來……

× × ×

沉重的脚步聲，是由一對已陳舊得發白的皮靴所發出來的。

穿着這一對皮靴的人，在西方人的標準來說，應該算是中等身材，他大概四十歲左右年紀，頭髮金黃，鼻挺唇薄，看來相當威武。

他穿着的是一套軍服，但却不是屬於現代的。

他身上穿的居然是古羅馬帝國時期的軍服。

他手裏有一把劍，劍柄是古銅色，但劍刄却磨得鋒利異常。

魏一禾呆住了，心裏想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

他心念未已，又有另一個更古怪的人出現。

那是一個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人。

這黑人身材魁梧，粗脖子，顴骨高聳，頭髮短曲，鼻孔特別闊大。

在他的臉上，塗着五彩繽紛的顏色，額上又箍着一隻插滿了羽毛的金環，雖然氣候寒凉，但他身上只披着一件薄薄的皮袍，而且還赤着足，完全是個還沒有開化的非洲土著戰士模樣。

魏一禾更感詫異，暗道：「這裏是不是正在開拍電影了？」

但再環顧四周，却再也沒有發現任何人，既沒有攝影師、沒有塲務人員、更沒有導演、也沒有任何拍攝的器材工具放置着。

魏一禾傻住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又想：「難道我也喝醉了？」但隨即立刻失笑起來，自己喝的根本不是酒，那又怎會醉了？

只見那非洲土人手執長矛，一步一步向那個古羅馬軍人走了過去。

兩人的面上都是木無表情，只有魏一禾顯得又詫異又吃驚。

看樣子，他們似乎要決戰了，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魏一禾是完全無法想像得到的。

空氣裏忽然又好像充滿了硫磺的氣味，彷彿火山又要開始爆發了。

魏一禾突然大叫：「火山爆發啦！」

他這句說話，是用英語說的。

但那兩個人充耳不聞，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就像是兩個聾子。

魏一禾眉頭一皺，再用義大利語重複那一句說話。

他希望那個穿着古羅馬帝國軍服的人能聽得懂。

但他失敗了。

他說的當然是謊話，他只是想利用這種驚人之語，來停止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決鬥。

對他來說，這場決鬥的確是莫名其妙的，他希望自己可以調停一下。

但他正想上前的時候，非洲土人已用長矛向那羅馬人襲擊。

這土人孔武有力，攻勢十分猛烈，但那羅馬人顯然曾經受過相當程度的訓練，任憑土人的攻擊如何凌厲，他總是有辦法可以抵擋得住。

魏一禾傻住了，這個島的年歲還是那麼淺稚，又不是甚麼旅遊勝地，而且更孤懸於烟波浩翰的大西洋中，何以居然會有兩個風格完全不相同，連武器也古老之極的戰士在這裏相遇，而且一見面就絕不留情地展開兇殘的決鬥？

不要說是魏一禾，就算是任何人置身在那樣的環境裏，也會有着同樣感覺。

但這一場決鬥的結局，却比想像中還要悲慘，當決鬥終於停頓下來的時候，兩人的身上都已鮮血淋漓，氣力散渙。

但他們仍然站着，互相牢牢地凝視着對方。

他們雖然互相凝視，但眼神却是一片呆滯的，就像是兩個白痴。

「白痴？瘋子？」魏一禾陡然叫喊起來，他再不遲疑，立刻走到那個羅馬人的身邊，大聲在呼喊着：「你是不是有神經病？」

他這一聲呼喊，仍然是用義大利語說的。

那羅馬人緩緩地轉過頭來，望着魏一禾。

他雖然渾身都是鮮血，在右邊胸口更有一個極深的血洞，但他的聲音，却還是冷靜得出奇：「這是我必須要幹的事，也是我必順要走的路。」說完這兩句話之後，他就倒了下去。

魏一禾喃喃地重複着這兩句話，忽然背後有人以極純正的英語說：「這是連勒的咒語，現在終於靈驗了。」

魏一禾大爲意外，回頭一看，說話的居然是那個看來旣野蠻、又原始的非洲黑人。

魏一禾呆楞楞地盯住他，半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從非洲來的？」

黑人道：「誰說不是？雖然我在美國出生，但我的祖先，是非洲著名的魯古勒多斯耳族族人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是在美國長大的？」

黑人道：「我曾經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林匹克世運會，現在是一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。」

魏一禾吞了一口口水，差點沒有連眼睛都凸了出來。

他怎樣想也想不到，一個如此打扮的非洲土人，原來竟然具有這樣的身份。

雖然，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，和身爲一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，都不能算是怎麼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比起一個還沒開化的非洲土人，那眞是不知文明了多少倍。

魏一禾凝視着他，忍不住問：「你怎會變成這副樣子的？」

那黑人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大概，那是連勒的咒語眞的奏效了。」

魏一禾忙道：「連勒是甚麼人？」

那黑人道：「連勒是——」但他還沒有說完，整個人巳靠在魏一禾的身子上。

他再也不會說話，也不會再動。

他死了。

魏一禾抱着他，喃喃地說道：「是他們瘋了，還是我自己瘋了……連勒的咒語，連勒是甚麼人？」

從那一刻開始，他就巳决定要把事情的眞相調查個水落石出。

首先，他要詳細瞭解這兩個人的來歷和身份，還有，他們是怎樣來到塞爾澤島的？

他在那個穿着古羅馬帝國軍服的義大利人身上，找到了一疊身份證明文件。

這人原來叫雅丁尼，是羅馬一間博物館的總館長。

他才剛滿四十歲，就擁有這個名銜，可見這人實在一點不簡單。

接着，他又在那黑人的皮袍裏找到了一個暗袋，袋口裏有幾百元美鈔，還有一張印刷精緻的卡片。

卡片上的名字是：戴狄斯。

至於名銜，則是「黑高原私家偵探社社長」。

魏一禾捧着這兩個人的遺物，不禁呆若木鷄。

他們是文明人，而且還是具有高度專業技能的知識份子。

尤其是雅丁尼，他更是羅馬一間博物館的總館長，這種人又怎會來到塞爾澤島，無緣無故地跟一個「非洲土著戰士」展開決鬥？

這兩個人就算眞的有甚麼深仇大根，一定要用决鬥來加以解決，他們也應該用手槍，而不是用古劍和長矛。

還有，他這一副打扮，簡直有如正在拍攝電影，但即使如此，一個古羅馬軍人與非洲土著戰士拚命，這種鏡頭也實在未免太胡鬧，太可笑了。

就在魏一禾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陣濃烈的酒氣湧了過來。

只見約拿基一搖三晃地指着地上的兩個死人，道：「這裏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魏一禾差點巳忘記了他，這時候給他這麼一問，也不禁爲之一陣苦笑，道：「剛才他們在這裏決鬥。」

約拿基醉態可掬地笑道：「決鬥？好極了，我年輕時也曾經和一個日本海軍大佐決鬥，他用日本軍刀，我用的却是一柄機括失靈，射不出去的魚槍……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應該繼續休息。」

約拿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差點早就休息，找上帝聊天去了，你瞧！」說着，把衣衫向上一拉，露出了雪白的肚子。

魏一禾看見他肚臍以上，有一條足足半呎長的疤痕。

約拿基向那條疤痕伸手一指，道：「那狗養的日本軍官，差點想把我的腸臟剜了出來，但他不夠氣力，我沒死，而他却反而給我用魚槍刺進喉管，登時去見山本五十六啦。」

魏一禾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很幸運，但這兩個人，全都活不下去了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我把那狗養的日本軍官拋進海裏，不到十五秒就引來了八條鯊魚，哈哈，眞痛快！」

魏一禾望住他，突然抽了口凉氣，道：「你想把這兩個人海葬？」

約拿基道：「海葬有甚麼不好？將來我死了，你最好也把我歸還給大海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是在海上長大，在海上生活的人，但他們不是。」

約拿基粗聲粗氣道：「那更便宜了他們，比起土葬，火葬，海葬是最神聖，也最偉大的，不要執拗，就這樣决定！」

他變得有點粗暴，那顯然是由於受了酒精的影响。

他忽然把戴狄斯揹起，連長矛也一併帶走。

魏一禾有點担心，叫道：「你喝醉了，你會支持不住的。」

約拿基嘿嘿一笑，道：「就算再醉得厲害，當需要清醒的時候，我就會清醒過來。」

這無疑是醉話，但不管怎樣，他眞的揹着那個高大的黑人向海邊走了出去。

## 神奇的玻璃罩

戴狄斯和雅丁尼終於給大海埋葬了。

約拿基在艇上傾聽着魏一禾的講述，知道了事情發生的大概。

他聽完之後，不斷地搖着頭，道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他們都是瘋子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就算他們都是瘋子，但你有理由可以解釋他們爲甚麼會不約而同地，穿着這樣的裝束來到塞爾澤島決一死



戰嗎？」

約拿基答不上，只好反問：「你呢？你又有甚麼理由可以解釋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也許，這眞的是連勒在作怪！」

約拿基道：「但連勒又是甚麼人？」

魏一禾怔了怔，半晌才道：「戴狄斯是知道的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但他巳經死了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們可以到羅馬追查雅丁尼生前的事蹟，也可以到黑高原私家偵探社那裏着手，看看戴狄斯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戴狄斯的偵探社在甚麼地方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卡片上印着的地址，是在紐約市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我不喜歡紐約，也不喜歡羅馬，更不喜歡插手理會這一件荒誕不經的事。」

魏一禾哼一聲，道：「你不想插手，大可以袖手旁觀，我自己知道應該怎樣去做。」

約拿基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豈不是自找煩惱嗎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不怕。」

約拿基說道：「如此，我只能祝你好運。」

× × ×

半小時後，魏一禾巳有了新的發現。

他在塞爾澤島的一個沙灘上，發現了一艘小艇，小艇上沒有人，甚至連划槳也不見了。

不久，他又在另一處淺灘，發現了另一艘橡皮艇。

毫無疑問，這兩艘小艇，應該分別屬於戴狄斯和雅丁尼的，但單是憑這些簡單的海上交通工具，他們又怎能來到塞爾澤島？

於是，魏一禾駕駛着約拿基的漁船，環繞着塞爾澤島繼續視察。

最後，他看見在島的西南方，有兩艘遊艇正在海面漂浮着。

這兩艘遊艇，一艘長約四十五呎，而另一艘則大一點，約莫長五十五呎左右。

魏一禾叫了起來，對約拿基說：「我看見了他們的遊艇！」

約拿基嘀咕着說：「你敢肯定，這兩艘遊艇一定是他們的？」

魏一禾大聲道：「我敢肯定，而且是百分之百肯定！」

約拿基說道：「那麼我們離開一點好了。」

魏一禾一怔，道：「爲甚麼要走？」

約拿基道：「你若把事情揭發出去，就極可能會惹上謀殺的嫌疑！」

魏一禾冷笑：「簡直又是醉話。」

約拿基道：「在案發現場，只有你一個人，就算再加上我，結果也是對你十分不利的，反正這兩個瘋子都巳葬身大海，這件事情大可一了百了，就只當我們沒有遇上過這樁事。」

魏一禾吸了口氣，道：「但我想看看那兩艘遊艇，總可以罷？」

約拿基道：「你若非看不可，我當然不敢反對。」

魏一禾不再出聲，只是把漁船向西南方駛了過去。

第一艘比較小的遊艇，裏面闃無一人。

魏一禾在遊艇裏搜索了好一會，發現艙裏放着大量罐頭，乾糧食物。

他又找到了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有三個人，分別是兩男一女。

當中一個，就是雅丁尼。

魏一禾把這張照片放在口袋裏，然後繼續向另一艘遊艇進發。

這艘遊艇也沒有人，但魏一禾却找到了大量色彩繽紛的羽毛。

這果然是戴狄斯的遊艇。

但除此之外，魏一禾甚麼都沒有發現了，倒是約拿基在機艙底下，發現了一枚計時炸彈！

× × ×

那一枚計時炸彈，是拆卸不開的，只要有人想移動它，立刻就會發生爆炸。

「這狗養的黑鬼，還有五分鐘就要爆炸了。」約拿基大叫着說。

魏一禾鑽進機艙一看，也不禁面色灰白，呆了半晌。

約拿基怒道：「還在這裏呆甚麼，是不是想給炸個粉身碎骨？」

他這句話才說完，一陣驚人的爆炸聲巳經响起！

約拿基一楞，繼而狂笑道：「好啊！我們居然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給炸碎了！」

魏一禾立刻拉住他的手，叫道：「醉傢伙，爆炸的並不是這艘遊艇。」

約拿基稍一定神，道：「不是這一艘又是那一艘？」

魏一禾也不再回答，拉着他拚命向甲板上走。

兩人才跳上甲板，就看見雅丁尼那艘遊艇，巳變成了一團灼熱光亮的火球。

魏一禾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，他是給約拿基再三催促之下，才沒有繼續在遊艇上搜來搜去的。

也幸虧是這樣，否則、只怕這時候兩人都巳葬身於火海之中了。

約拿基急忙回到自己的漁船上，用最快的速度，儘快離開戴狄斯的遊艇。

漁船才駛離了百來米，另一下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音又再响起。

戴狄斯的遊艇也爆炸了，而且這次爆炸得更厲害，最少有十幾塊大大小小的碎片，有如炮彈般向漁船激射過來。

魏一禾只覺得船身顚簸得很厲害，霎時之間，也不知道這艘漁船是否可以逃過這場刦數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他才能聽見這艘漁船馬達所發出的聲音。

漁船還能夠繼續航行，那眞是上天保佑。

× × ×

事情並未就此了結。

魏一禾的頭腦，一直都很清醒，但對於這件怪異絕倫的血案，却陷入了極迷糊的境界中。

一個在義大利從事藝術工作的博物館總館長，與一個紐約市的私家偵探，雙雙駕駛着遊艇，不遠千里來到了塞爾澤島，然後更不約而同地，各以古老、甚至是原

始野蠻民族的裝束出現，不顧一切地去決一死戰，結果釀成了無可挽救的悲劇而收場！

最令魏一禾震驚的，是他們似乎再也沒有活着離開塞爾澤島的打算。

他們早已決定放棄遊艇，甚至不惜預早放置計時炸彈，要將之徹底毀滅。

這不是瘋子行徑又是甚麼？

但他們眞的是瘋子嗎？

不！魏一禾絕不認爲他們瘋了，這兩個人這樣做，一定有着某種神秘的原因。

那個叫「連勒」的人，一定和這件事有極重大的關係。

但連勒是甚麼人？他的「咒語」又是甚麼意思？

魏一禾決定追查下去。

兩個星期後，他首先來到了美國的紐約。

紐約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大都市，私家偵探社多得不可勝數。

魏一禾沒有自己出面去調查有關戴狄斯的一切，他把這件工作交給了另一間私家偵探社。

這間私家偵探社的社長，是個美籍華人，他叫韋智唐，在唸小學的時候就認識了魏一禾。

當時，韋智唐還沒有在美國定居，他經常和魏一禾關在房子裏做實驗研究。

對於魏一禾的駕臨，韋智唐自然感到十分高興，而當魏一禾提出要找尋戴狄斯這個人的資料之後，韋智唐立刻就答應下來。

兩天後，韋智唐已把戴狄斯的詳細資料放在魏一禾的眼前。

這份資料相當詳細，連戴狄斯唸小學時的學校名稱也列錄了出來。

但除了這份資料之外，最重要的還是韋智唐的談話。

他對魏一禾說：「戴狄斯已在三個月前神秘失踪了。」

對於這一點，魏一禾半點也不感到意外。

倘若戴狄斯如今仍然活生生地出現在紐約，那才是不可思議的怪事。

韋智唐接着又說：「戴狄斯是和他那艘遊艇『彩色羽毛號』一起失踪的，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，他臨走前也沒有任何消息或者是口訊留下。」

魏一禾吸了口氣，道：「戴狄斯失踪之後，他的私家偵探社怎樣維持下去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在先前兩個月，他的助手還儘量把持着大局，但到了上個月，黑高原私家偵探社已暫時停止了營業。」

魏一禾又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連勒是甚麼人？」

韋智唐也爲之呆住：「甚麼連勒？他和戴狄斯的失踪有關嗎？」

魏一禾聳肩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韋智唐反問：「連勒是誰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正是我想知道的。」

韋智唐莫名其妙，道：「你可以把事情詳細說一遍嗎？」

魏一禾握緊了他的手，沉聲道：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這件事我也不想永遠瞞着你，但你一定要守秘密，可以嗎？」

韋智唐點點頭，道：「這當然不成問題，無論在公在私，我都可以答應你的要求。」

魏一禾吁了口氣，終於把塞爾澤島所發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向韋智唐說了出來。

韋智唐聽得呆住了，雖然，他絕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，但這種怪異絕倫的事，仍然使他有着難以置信的感覺。

魏一禾說完之後，又道：「再過兩天，我會到羅馬，連勒這個人，就交由你去調查了。」

韋智唐點頭不迭，道：「這不成問題，我一定會盡力而爲的。」

兩天後，魏一禾離開紐約，乘坐飛機直往義大利羅馬。

羅馬擁有繁華帝國的輝煌歷史，雖然這段歷史再也不會重演，但羅馬仍然是一個宏偉壯麗的大城市。

魏一禾曾經到過羅馬，那時是旅遊性質。

但這一次，他卻是爲了雅丁尼的事情而來。

他首先找到雅丁尼負責主持的博物館，那是一間相當古老的建築物。

在這博物院裏所收藏的古物，數量極其豐富，而且每一件收藏品都可以用「藝術瑰寶」來形容，若在平時，魏一禾必然會慢慢地仔細欣賞，每一件都不肯輕易錯過。

但這時候，他只想知道有關於雅丁尼的事。

經過一番愼密的觀察和考慮，他決定從班比那裏下手。

班比是這間博物館的保安副主任，他身高六呎五吋，個子瘦削，但卻爲人風趣而健談，初時，他以爲魏一禾是日本人，不斷用蹩脚的日語來跟他攀談。

幸而魏一禾也懂得日語，而且比班比說得流俐百倍，所以不到半天功夫，兩人就已混得很熟絡。

班比最大的嗜好，就是喝酒。

對付一個酒徒，那是比較容易的，絕大多數人喝了酒，說話的時候都不會像平時那麼謹愼，而且班比本來就是個說話多多的人。

魏一禾帶他到酒吧裏喝酒，兩人越談越興奮，大有相逢恨晚之慨。

談了半天，魏一禾才把說話轉入正題，向班比問及雅丁尼這個人。

班比道：「雅丁尼？嘿嘿，他是個瘋子？誰說的？倘若他也算是瘋子，那麼世間上就再也沒有任何人是正常的了。」

魏一禾故意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他是認識雅丁尼的，這次我來到義大利，也很想拜訪拜訪他。」

班比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來的不合時宜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怎會不合時宜？」

班比道：「[illegible]失踪了，而且連博物館的一套倣古[illegible]官服裝也一起失踪，對了，還有一把[illegible]那是布尼坦尼克斯的佩劍，也都不見[illegible]」

魏一禾回道[illegible]布尼坦尼克斯是甚麼人？」

班比嘆息一聲，道：「他是個寃魂，直到現在，還有人不時聽到那淒厲和充滿



怨憤的嘶叫聲。」

魏一禾陡然震動了一下，道：「你也聽過這種叫聲？」

班比道：「我倒沒聽過，但許多人都言之鑿鑿，說布尼坦尼克斯給暴君尼祿害死之後，就一直寃魂不散。」

魏一禾點點頭，道：「尼祿的確是羅馬歷代帝皇之中，最殘暴的一個。」

班比又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本來，那一代皇帝，應該是由布尼坦尼克斯繼任的，至於尼祿，他父親只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執政者，但尼祿自幼喪父，母親改嫁給克盧狄斯皇帝，初時先勸皇帝收養尼祿，後來更索性立了尼祿做太子，接着，皇帝遇弒，尼祿登位，統攬執政大權。

「但布尼坦尼克斯始終是尼祿的心腹大患，終於，尼祿用毒酒殺了他。

「布尼坦尼克斯中毒身亡的時候，才只有十四歲，據說，當他毒發的時候，他恨極了尼祿，便抽出佩劍，向尼祿衝殺過去，但他還沒有接近尼祿，就已全身劇烈抽搐斷氣了。

「布尼坦尼克斯死後，尼祿更加肆無忌憚，當時，他所承襲的羅馬帝國，版圖自摩洛哥到不列顛，從大西洋一直遠及裏海，而羅馬就是整個大帝國的中樞，尼祿完全執掌大權。

「但就在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，在那不勒斯突然出現了一個巫師，他在城牆下大聲疾呼，痛罵尼祿是個殘虐的暴君，又說布尼坦尼克斯的鬼魂永遠都不會放過他，結果，這巫師給抓進牢獄裏，每個人都以爲他一定會受盡折磨而死，但誰知這巫師神通廣大，不到半天就已逃獄跑掉了。

「從那時候開始，羅馬人就叫他做復仇者的巫師，尼祿派人到處去抓他，但每次均功敗垂成，一年之後，這巫師終於死了，但卻是病死的，他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：『尼祿做皇帝決不會超過十五年。』

其時，尼祿已在位十一年半。

「復仇者的巫師病逝後，尼祿就開始變得更爲猜疑，做事也更瘋狂了，他不斷殺人，尤其是對基督教更是兇殘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，但根據接近尼祿的侍從透露，尼祿不時都聽見布尼坦尼克斯的寃魂在嘶叫，尼祿又恐懼，又生氣，做事更加充滿邪氣了。

「不久，羅馬的國庫已給他揮霍得完全空虛，由老百姓、軍人、士紳賢達以至元老院的議員，都無法再忍受他的殘酷苛政，終於，羅馬軍隊在高盧生變，甚至遠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大軍也先後加入革命，到了這時候，尼祿已衆叛親離，再也無法穩定局勢。

「最後，尼祿自戕畢命，死時只有三十一歲，他在位十四年，正與巫師之言不謀而合，至於布尼坦尼克斯的佩劍，後來就收藏在這間博物館裏。」班比說到這裏，忽然握着魏一禾的手，很認眞地說：「那一把劍，是經過巫師許下過咒語的，無論是誰擁有它，都會大大的不吉利！」

魏一禾感慨地說：「那是一千九百多年之前的慘劇，但類似的事情，世間上已發生了不知多少遍。」

班比說：「雅丁尼是個好好先生，他沒有野心，沒有架子，也沒有任何不良嗜好，他唯一的缺點，也許是太正直，做事總是一絲不苟，絕不馬虎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怎能算是缺點？」

班比道：「但他一定是有某種缺點的，否則，他不會得罪了三個從阿拉伯來的商人。」

魏一禾一怔，道：「三個阿拉伯商人？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班比道：「半年前，有三個從阿拉伯來的商人，親自到博物館拜會雅丁尼，但不到十分鐘，他們就在館長室裏發生了激烈的爭吵。」

魏一禾忙道：「他們在爭吵甚麼？」

班比道：「沒有人知道，我只是看見那一個阿拉伯商人鐵青着臉，怒氣冲冲的從館長室裏走了出來，他們一邊走一邊還在罵人，但這時候他們是用阿拉伯語罵出來的，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在罵些甚麼。」

魏一禾皺着眉，道：「既然聽不懂，又怎知道他們正在罵人？」

班比笑了笑，道：「罵人的樣子，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，無論他們用阿拉伯語或者用愛斯基摩語也是一樣。」

魏一禾沉吟了一會，忽然拿出了一張照片，遞到班比的眼前。

這張照片，就是魏一禾在雅丁尼那艘遊艇上所發現的。

照片上有兩男一女，除了雅丁尼之外，另一個男人年紀較大，樣子和雅丁尼十分相似。

班比一看這張照片，就道：「那是雅丁尼的哥哥，他叫普士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那個女人又是誰？」

班比道：「是普士的太太桃絲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他們也住在羅馬？」

班比道：「本來是的，但在一年前已離開了。」

魏一禾忙道：「他們現在去了甚麼地方？」

班比道：「美國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在美國甚麼地方？」

班比搖搖頭，道：「這可不知道了，據說，他們初時是住三藩市的，但其後又轉到波士頓，不到半個月，又再搬了，這一次，連雅丁尼都不知道他們搬到了甚麼地方！」

魏一禾大感奇怪，便說：「這豈不是好像逃難嗎？」

班比道：「你說對了，普士和桃絲，可能眞的是在逃難，甚至說不定跟那三個阿拉伯商人也有糾葛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在普士夫婦離開羅馬之前，他們可曾有過甚麼不尋常的行動？」

班比道：「沒有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眞的完全沒有？」

「沒有就是沒有，就算有，我也不會知道。」班比揮着手，忽然又說：「若說一定有，那麼出門旅行算不算是不尋常的行動？」

魏一禾目光一閃，忙道：「他們曾經去過甚麼地方？」

班比道：「雷雅克維克市。」

魏一禾忽然跳了起來，失聲道：「那……那不是冰島的首都嗎？」

班比眨了眨眼，道：「你說對了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那並不是旅遊的熱門地方，他們怎會選擇去冰島？」

班比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又不是他們，怎曉得這許多？」

魏一禾吸了口氣，事情似乎開始有點端倪了，他決定要繼續查下去。

× × ×

一開始的時候，事情彷彿已經有了眉目。

可是，在接着的日子裏，他却甚麼也沒有再發現過。

事情沒有進一步的發展，總之，雅丁尼和戴狄斯都「失踪」了，普士夫婦也「失踪」了，至於連勒和那三個阿拉伯商人的來龍去脈，魏一禾完全無法找得出來。

但最令他感到洩氣的，還是一封從美國紐約寄來的信。

當魏一禾接到這封信之後，還以爲是韋智唐寄來的，但一拆開之後，才知道自己弄錯了。

這封信全文如下：

「好久不見的魏一禾先生：還記得我嗎？我叫柯少良，是老師們心目中最得人驚的搗蛋王子，又是韋智唐唸初中時最可惡的情敵。

當年，我們三人是死黨，如今各散東西，但在兩星期前，我從芝加哥來到了紐約，打算在這個骯髒的垃圾都市裏大展拳脚，就是這樣，我和韋智唐又混在一起啦。（但最吸引柯某的，却還是他的秘書珍露娜小姐，看來，我們又要第二次成爲情敵了。）

老實說，你骨子裏比韋智唐更能幹，更精明，但在一般人眼中看來，你倒像個半瘋不癲的傢伙，本來嘛，做人太正經，太正常，絕對不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我喜歡小韋，也喜歡你，但小韋對你不夠了解，那却是可以肯定的。

昨晚，小韋多喝了幾杯啤酒，說話就多了起來，他這麼對我說：『魏一禾曾經找過我，說了一件很荒唐的事，又叫我去查一個根本未必存在的人，這小子，準是失戀太多，神經有點毛病了。』

我大感興趣，立刻追問那件荒唐的事是怎樣的，但小韋不肯說，一定要爲你保守秘密，哼，他眞是很遵守商業道德！

喂！我們總算是老朋友啦，小韋不肯說，我也不怪他，但你非要向我詳細道來不可，否則，山水有相逢，那時候悔之晚矣！你的偉大死黨柯少良。」

看完這封信，魏一禾眞想動手揍人。

他想揍的並不是柯少良，而是韋智唐那個混蛋！

韋智唐根本就不相信魏一禾的說話，只當他胡說八道，騙騙朋友來尋開心！

魏一禾立刻就回了一封信給柯少良，除了上下欵之外，整封信就只有四個字：

「無可奉告！」

他這樣寫，已經是最客氣的了。

× × ×

在接着二十年的歲月裏，魏一禾又有不少奇特和刺激的經歷。

但他還是對塞爾澤島所發生的事念念不忘。他經常再赴冰島，再到塞爾澤島上去瀏覽，每一次，他都預先約好了約拿基，一來聚聚舊，二來約拿基對塞爾澤島也是百看不厭的。

但二十年來，他們再也沒有進一步的發現。

直到半個月之前，魏一禾在一個宴會會裏遇上了洛雲。兩人越談越投契，在筵席散了之後還沒有分開，又在另一間酒吧裏談了好久。

本來，塞爾澤那件事情，魏一禾是不打算再向任何人提起的了，但不知如何，當晚他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，居然又把事情源源本本的向洛雲說出。

洛雲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，具有狂野的浪子性格，當他聽完這件事之後，感到十分有興趣，便答應繼續和他追查下去。

魏一禾却只是苦笑了一下，認爲事情不但古怪之極，而且所有綫索都已中斷了，就算想再查下去，也是無從查起。

洛雲道：「只怕未必，我要更詳細的資料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曾經把詳細的情形記錄下來，你明天到寒舍拿去看看好了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洛雲還沒有來，一封從紐約寄來的航空掛號信已寄到他的手。

他打開一看，不禁怔住。

天下間就有這麼湊巧的事，他一直沒有再向任何人提及過塞爾澤島上所發生的血案，昨晚才向洛雲說出來，這封信就剛好寄到了。

這封信，居然是韋智唐寫來的。

「老魏吾兄大鑑：老柯有種，他把珍露娜從我的辦公室裏拉走，娶了她做合法的老婆，現在他已有五子三女，再加上兩個褓姆及傭僕，已足有可組成足球隊有餘，他當然寫意得噴飯啦，就只差點沒有給這羣小祖宗氣得吐血。

喂，我知道你三次婚姻都失敗，比我還多一次，但我又訂婚啦，對象是膚色比朱古力略淺的維根尼亞州小姐，她在選美會裏榮獲亞軍，但比冠軍那個金髮女郎更性感，也更體貼入微，我遇上了她，她遇上了我，眞是天生一對。

在我的資料室裏，一直都存放着戴狄斯、連勒和雅丁尼這三個人的名字，由於我很忙碌，而且事情毫無頭緒，所以這許多年以來都無法向你提供更進一步的消息，那眞是始料不及，但最近紐約發生了一件兇殺案，情形十分古怪，而且還牽涉及羅馬的那個雅丁尼，所以我非要向你加以報導不可。

但寫信是一件很吃力的事，倒不如你打長途電話跟我聯絡好了，就此擱筆。小韋上」

魏一禾怔住，接着喃喃道：「我是老魏了，你却還是小韋，地球上偏偏就有這種死不認老的傢伙。」

但不管怎樣，這個長途電話是省不得的。

就在這時候，洛雲來了，魏一禾把信遞給他看。

洛雲目光大亮，笑道：「這是一個好消息，你的老朋友又要結婚了！」

魏一禾冷笑道：「他應該去娶一個比炭還黑的黑女郎。」

洛雲道：「朱古力色也和黑色差不多了，而且這種女郎很野性，簡直就是一頭



母豹。」

魏一禾盯着他：「你想研究那頭母豹，還是小韋提及的兇殺案？」

洛雲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對於正常的人來說，當然是選擇前者。」

魏一禾的臉色倏變，但洛雲馬上又接着說道：「但我並不正常，從來都是個很不正常的傢伙。」

魏一禾這才展顏一笑，接着拿起了電話的聽筒。

× × ×

長途電話終於接通了，那邊傳來了韋智唐懶洋洋的聲音。

魏一禾大聲道：「你在那裏幹甚麼？電話最少已響了二十下。」

韋智唐哈哈一笑，接着，魏一禾就聽見了「唧唧」聲響。

「喂，你在攪甚麼把戲？」

又過了好一會，才聽見韋智唐喘着氣，笑道：「我正在沙發上。」

魏一禾冷笑道：「我還以爲你正在床上哩！」

韋智唐又笑了一笑：「我這張沙發，又柔軟又寬敞，實際上和一張床也沒有多大分別了，你聽見嗎？剛才是我未婚妻跟我接吻的聲音。」

魏一禾哼一聲，道：「雅丁尼那件事怎樣了？」

韋智唐回答道：「我沒有雅丁尼的消息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他早已葬身大海，你當然不可能有他的任何消息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但他的哥哥普士，却在上星期出了意外。」

魏一禾急道：「是普士？你也查出了這個人的下落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不是查出他的下落，而是他的妻子曾經來找過我。」

魏一禾更奇：「桃絲怎會去找你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有一天，大概是在兩星期之前罷，這個義大利女人愁眉苦臉地來到了我辦公室，說她的丈夫快要死了。」

魏一禾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「普士有病嗎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她若說自己的丈夫有病，我也許會抽點時間去看看他的，雖然，我近來忙得不可開交。」

「夠了夠了，」魏一禾反感地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比紐約市中心的交通警伯還更忙碌千百倍，但我現在聽的並不是這些廢話。」

韋智唐却不生氣，只是說：「你不怕我連電話綫也拉斷了？」

「你敢？」魏一禾沉着臉，用力揮動着左手吼叫道：「這次你若不給我一個明確的交待，我下一個長途電話就會撥給黑手黨駐紐約的大首領，他綽號叫老虎金剛，是個連獅子看見他都會腿軟的江湖煞星，到時只要我一句說話，他立刻最少會派五十個槍手包圍着你的辦公室和住所。」

韋智唐立刻狂笑起來：「你說得眞可怕，我投降便是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存心浪費時間，好讓我多付些長途電話費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能夠在電話裏聽見你罵人的聲音，簡直比接吻還要寫意。」

魏一禾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現在投降的人不是你，算是我這個又老又多餘的老魏好了，求求你快說出普士出了甚麼事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他的妻子桃絲說，普士中了邪咒。」

魏一禾差點立刻就跳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是誰的邪咒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桃絲說，施用這種邪咒的人，是一間龐大公司的董事長。」

魏一禾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他叫甚麼名字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連勒·哲庫特。」

「連勒！」魏一禾這次眞的跳了起來，而且這一跳之勢十分猛烈，居然把電話座上面的一支壁燈撞跌下來。

「果然是他！這傢伙，眞的不是甚麼好人。」魏一禾直嚷着說。

韋智唐道：「你冷靜一點行不行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我現在比南極的冰山還要冷靜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冰山看來似乎又冷又靜，但它却也是隨時都可能崩塌下來的。」

魏一禾又揮動着他的左手，叫道：「連勒是甚麼公司的董事長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他的公司，主要是製造高級的商業機器，尤其是電腦。」

「電腦！」魏一禾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電腦跟巫師，你看是不是有點風牛馬不相及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巫師這個行業，也許已在地球上存在了幾千年，但電腦的出現，還只不過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情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暫時別討論這一點，桃絲見到了你，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後來她又說：『普士患上了血癌，最多只能多活半年，但最少也可以活到了三個月之後。』」

魏一禾一呆，道：「普士到底是患了血癌還是中了邪咒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你且慢着急，桃絲的意思是說，普士雖然患了血癌，但他最少應該還有三個月壽命的，可是，由於他們做了一件不應該去做的事，使他的壽命更加縮短，只怕不出十天，就會死於非命。」

魏一禾糊塗起來，道：「普士做了甚麼不應該去做的事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根據桃絲說：普士知道自己不會很長命了，於是就帶着一柄手槍，潛入連勒的住宅裏，想謀殺他！」

魏一禾更奇：「普士爲甚麼要去殺連勒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那是爲了報仇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爲誰報仇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爲了他唯一的弟弟雅丁尼！」

魏一禾道：「雅丁尼的事，普士已知道了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一個已失踪凡二十年的人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被人認爲業已死亡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雅丁尼的確已經死了，而且還死得十分古怪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普士雖然不知道雅丁尼如何死亡，但他一早就已肯定，雅丁尼是給連勒所害的。」

魏一禾呆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普士也知道連勒對雅丁尼下了咒語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這一點，桃絲沒有說，但她却深信，普士也中了邪咒，是連勒的邪咒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普士想殺連勒，結果怎樣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當然是失敗了，他在連勒的面前開了六槍，却連對方一根汗毛也傷不了。」

魏一禾嘆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普士的槍法也未免是太差勁了。」

「不，」韋智唐道：「普士的槍法，比銀幕上的奇連伊士活還更準確，但在連勒的面前，却有一塊完全不反光，清澈透明得像是根本不存在的强化玻璃，不要說是子彈，就算是火箭炮也射不進去。」

魏一禾又是呆了一陣，道：「普士太魯莽了，像連勒那樣的大亨，家中防盜設施當然是十分堅固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普士並不是個盜賊，而是一個復仇者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復仇者比盜賊還更可怕，何況他的性命已將近走到盡頭，這次拚命而來，實在是抱着極大的决心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但連勒結果還是安然無恙，倒是普士，他中了邪咒。」

魏一禾一怔，韋智唐立刻接着補充：「說他中了邪咒的人，並不是我，而是桃絲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桃絲又怎會知道丈夫中了連勒的邪咒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那當然是普士說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普士又怎知道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他連放六槍殺不了連勒，連勒的聲音接着在他耳畔响了起來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連勒說了些甚麼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他說了很多話，但普士連一句也聽不懂。」

「聽不懂？」魏一禾吸了一口氣，「那是甚麼意思？莫非連勒說的是蒙古語，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土語，所以普士完全不懂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不，連勒說的只是英語，但他用的詞彙很古怪，而且聲綫低沉而又充滿了神秘莫測的意味，所以普士聽了等於沒聽。」

魏一禾哼一聲，道：「他準是給那一塊射不穿的玻璃嚇儍了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我也曾經這麼想過，但桃絲說，普士並不是那樣窩囊的人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女人當然帮着自己的丈夫講好話。」

韋智唐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難怪你三次婚姻統統失敗了，看來，你對女人的瞭解，實在還不如一個小學低年級的學生。」

魏一禾冷哼着，道：「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，你也不見得强到甚麼地方去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這個我倒承認，說來說去，還是柯少良最成功，連珍露娜那樣的女人也給他弄得貼貼服服……」

魏一禾立時道：「電話費不便宜，廢話少說。」

韋智唐笑了笑，道：「不要故作吝嗇之狀了，你是個怎樣花錢的人，我很清楚，早在二十幾年之前，我就曾經親眼看見你用最名貴的游水海鮮來餵貓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但你怎能跟貓相比？」

韋智唐又笑了兩下，才道：「桃絲是個很賢淑的婦人，普士有她這麼一個妻子，倒算是三生有幸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請揀重要的事情說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普士行刺失敗後，就步行着回家，此後，他變得沉默異常，幾乎可以整天都不說話，但桃絲知道，連勒已在丈夫的身上施下了邪咒，那情况就像是當年的雅丁尼一樣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桃絲來到我的偵探社，說出了這件事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倒奇怪了，紐約市有數之不盡的私家偵探社，她爲甚麼會來找你？」

韋智唐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就得說一聲拜你所賜了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胡說，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普士夫婦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但你曾經到過羅馬，跟一個叫班比的人談了大半天。」

魏一禾怔住！良久才說道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五年前，普士曾經悄悄地回到羅馬，想打聽一下他弟弟雅丁尼的消息，結果却從班比那裏，知道了你這麼一個人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就算這樣，跟你也沒有半點相干。」

韋智唐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你臨走前，是不是給了班比一張卡片？」

魏一禾一怔，道：「是又怎樣？」

韋智唐說道：「但那張眞是你的卡片嗎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不是我的卡片，難道還會是你的卡片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忽然感到有點不對勁，但不對之處在哪裏，一時間却也想不出來。

只聽見韋智唐冷哼一聲，道：「當年，你給班比的卡片，現在巳輾轉來到我的手中了，他媽的，當時你是不是喝了大量的酒？」

魏一禾呆了半晌，只好道：「班比喝得比我多。」

韋智唐道：「班比當然比你喝得多，他本來就是個無酒不歡的醉鬼，但你呢？現在我不知道，但在二十年前，我保證只要兩杯拔蘭地，就可以讓你醉得爬在地上想找狗奶喝！」

魏一禾吸了口氣，吶吶道：「當時，我的確有點醉意……難道……難道我把你的卡片送給了班比？」

韋智唐哼的一聲，道：「正是這樣，所以桃絲才會找上我的偵探社來。」

魏一禾訕訕一笑，道：「那是誤打誤撞，使你多做了一樁生意，嗯，桃絲可有甚麼事情要委托你去幹？」

韋智唐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你以爲她是甚麼人？是一個船王夫人？還是億萬富婆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我是在說，普士夫婦本來就是並不怎麼有錢，近兩年來更是一窮二白，那裏有多餘的鈔票可以請得起我這



個私家偵探？」

魏一禾登時氣往上沖，罵道：「你甚麼時候變成這樣市儈的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你也在甚麼時候變成這樣野蠻的？我若只會見錢開眼，這樁事我早就置之不理，甚至跟桃絲談話也是大大的多餘！」

魏一禾這才怒氣稍平，沉默了片刻才道：「桃絲想怎樣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她想知道雅丁尼中了那邪咒之後所發生的事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我甚麼也沒有說，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你絕對保守秘密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算你識相，到後來又怎樣了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桃絲又失望，又哀傷地離開了偵探社，過不了幾天，紐約哈林區出現了一個怪人，他跑到黑人最多的一間酒吧裏大駡：黑人是豬玀、是奴隸、是蠢材。結果給七八個黑人打得遍體鱗傷，但他毫不示弱，居然還拔出了一柄手槍！」

魏一禾震駭地說道：「這人就是普士嗎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正是普士！」

魏一禾道：「他有沒有打傷或者打死那些黑人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沒有，因爲他的槍根本就完全沒有子彈。」

魏一禾叫了起來：「他瘋了嗎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他是不是瘋了，我不懂得回答，但那些黑人給他的舉動逼瘋了，却是千眞萬確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結果怎樣？」

韋智唐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還用問嗎？自然是給憤怒的黑人圍毆，終於給活活打死了。」

魏一禾聽得渾身發抖，道：「是連勒的咒語，一定是連勒的咒語在作怪。」

韋智唐嘆息一聲，道：「是不是連勒的咒語在作怪，我暫時還不得而知，但普士的舉止實在怪異得令人難以置信，根據警方事後的調查，普士的身上，懷有二十四顆子彈，但槍膛裏却連一顆也沒有。」

魏一禾抽了口冷氣，道：「那證明了甚麼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那證明普士就算不是瘋了，當時腦筋也一定是混亂之極，有人懷疑他酗酒闖禍，但警方後來證實，他連一滴酒也沒有沾唇。」

魏一禾咬着牙，道：「那一定是連勒的傑作，你爲甚麼不向警方告發？」

韋智唐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警方會相信咒語可以殺人這回事嗎？」

魏一禾呆住，答不上話來。

韋智唐又接道：「別說是警方，就算是我，直到目前爲止，也未能接受這一種無法用科學解釋的事情。」

魏一禾悶哼着，道：「不必標榜自己是個文明人了，在我面前，你還是那個輸了比賽就會大哭一場的韋小鬼！」

韋智唐嘻嘻一笑，道：「你弄錯了，我並不在你面前，我們是相隔着整個太平洋的。」

魏一禾沉聲道：「你還有甚麼重要的事向我報告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連勒組織了一個業務考察團，聽說再過幾天就起程。」

魏一禾一怔：「他要到甚麼地方去考察？」

韋智唐道：「你留意一下報章的經濟版好了。」

魏一禾立時吼叫：「說清楚一點好不好？」

但韋智唐沒有再回答，聽筒裏又傳來那種奇異的聲音。

他又在接吻。

## 連勒原來是個商業大亨

在魏一禾那間別緻的臥室裏，我喝了大半瓶上佳的紅酒。

那並不表示我貪喝，只是證明魏一禾講述這件事情所用的時間十分長久而已。

洛雲喝得更多，但他酒量在我之上，再多喝一兩瓶也沒關係。

魏一禾的講述，相當詳盡，就算是最挑剔的人也難再作出苛求了。可是，我聽完之後，仍然是陷入無數疑團之中。

雅丁尼與戴狄斯的决鬥，似乎有點孩子氣的味道，但實際上，却比吸血殭屍的鬼故事還更可怕。

連勒的咒語，普士夫婦的遠逃，三個阿拉伯商人的出現，是令人莫測高深的。

普士在事隔二十年後，結果仍然難逃死於非命的噩運，而且還是死得那麼古怪，這就絕不尋常了。

是不是他做了一件錯事？所以非要離開羅馬不可？

那三個阿拉伯商人，又跟連勒是否有所聯繫？

我想不通，所以只好問洛雲：「洛會長，你有什麼何高見？」我這一問，是誠懇的，絕無半點嘲諷或者是玩弄的成份。

洛雲呷了一口酒，才道：「連勒已到了本市。」

我一怔：「由他組成的業務考察團，目的地就是本市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這裏是第一站，再過幾天，這個業務考察團就會前往東南亞其他的大城市。」

我道：「你有甚麼發現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連勒一點也不像個巫師，我的意思是說，他看來並不如此兇殘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算是甚麼？是不是想給這位董事長看相，然後更進一步爲他批卦算命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認爲，你對整件事情，有一個極錯誤的看法。」

魏一禾目光一閃，道：「是不是關於連勒的咒語？」

洛雲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照你的看法，似乎巳肯定了咒語的存在，也肯定它具有邪惡詭異的力量！」

魏一禾道：「就算我承認這一點，那又怎樣？」

洛雲道：「那麼，你應該找的人不是我，也不是龍乘風。」

魏一禾冷哼着說：「你認爲我該去找誰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應該去找另一個法力更厲害的巫師，或者是道行高深的高僧、遊

方道士之類的人物，再不然，找個驅魔人試試也是好的。」

魏一禾陡地怒吼起來：「放屁！」

洛雲道：「我不錯是在放屁，但却是以你作爲榜樣的。」

魏一禾瞪了他一眼，眼光忽然間變得有點古怪：「你對連勒這個人有多大的瞭解？」

洛雲道：「最少，在目前來說，我仍然無法相信他會是一個巫師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你從那一點可以肯定他不是？」

洛雲立時反擊：「你又從那一點可以肯定他必然是巫師？」

魏一禾張大了口，顯然想說：「戴狄斯和普士都可以證明這一點！」

但他這句話最後並沒有說出來，因爲這種「證明」，實在並不怎麼確切有力。

所以，他只是張開了口，但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。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兩位的爭論，似乎沒有多大的意思，照我看，倒不如做一些更實際的行動，也許可以打破這一個啞謎。」

魏一禾望着我，道：「你有甚麼好主意？」

我道：「連勒這個業務考察團，將會展開甚麼活動？」

洛雲立時說道：「明天正午，他將會出席一個商業電腦最新產品的展覽會，這個展覽會，是他轄下遠東附屬機構所舉辦的。」

我問道：「有沒有辦法可以接近連勒呢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這是一點也不困難的，但我們首先要有一套計劃，當接近連勒之後，我們應該要做的又是甚麼事？」

我聳聳肩，說道：「那倒要見機行事了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樣也好，我也略懂占卜星相之術，且讓我看看這個大亨的相格如何，然後才作進一步的決定好了。」

洛雲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也希望連勒眞的是個巫師，那麼事情就更加刺激有趣了。」

我不等魏一禾發作，便已拉着洛雲道：「明天的事，讓明天才去担心罷，現在我們也該告辭了。」

洛雲笑道：「我才不担心，大不了天塌下來當作被子蓋。」

魏一禾顯然心緒不寧，他仍然坐在一張可以旋轉的高櫈上，手裏捧着一杯酒，嘴裏啣着半截香烟，彷彿已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× × ×

第二天中午，我們已來到一幢高級商業大廈的二十八樓。

那個展覽會，就是在這裏舉行的。

這個展覽會雖然是公開的，但在頭一天最初的三個小時內，却只招待展覽會曾經發帖所邀請的嘉賓。

我們當然不是甚麼貴賓，但洛雲倒眞有辦法，居然在短短半天的時間裏，就已聯絡上了一間大企業公司的總裁。

這位總裁姓費，名下產業多得不可勝數，連這一幢商業大廈，也有三分之二是屬於他私人所擁有的。

在上層社會，人人都知道這位費總裁性情孤僻，不喜歡結交朋友，根據最能接近他的人表示，費總裁根本就不像是個商人，而是像一個脾氣怪僻的藝術家。

他喜歡古董、喜歡字畫、同時也欣賞西方的油畫、抽象畫、與各門各派稀奇古怪的藝術彫塑。

他又是攝影專家，作品曾經屢次獲得殊榮獎狀，可是，他却從來不喜歡在這一方面出鋒頭，所以他的攝影作品，經常都借用朋友的名字拿去發表。

他實在一點也不像個典型的大商家，可是，他却事事如意，一切都很成功。

這是福氣。

一個有福氣的人，遠比有才氣的人更容易踏上成功之道。

可是，甚麼是成功？

若以金錢作爲衡量成功的標準，費總裁當然是很成功了。

但他却對最親信的助手說：「我的錢太多，但朋友却太少，這就一點也不算是成功了。」

費總裁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朋友，例如我所認識的另一位攝影高手江輝江校長，和他就是好得可以今晚打架，明早却一齊去喝早茶的莫逆之交。（江輝此人極富傳奇色彩，在「智慧典」的故事裏已有詳細描述。）

其實，費總裁的朋友，絕不算少，但在他心目中，眞正可以當做朋友的人，却絕不會超過五個。

想不到，洛雲居然也是其中之一。

洛雲認識費總裁的地方，並不是在本市，而是在沙巴的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之內。

這個公園，其實只是一個還沒有開發的熱帶原始大森林。

這個原始大森林，是個弱肉强食的地方，但它對於考古學家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，因爲在這裏有不少石器時代人類生活過的洞穴，是十分值得研究的。

那一次，洛雲就是陪着幾個考古學家，冒着酷熱的天氣，來到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的。

但他對於考古這種枯燥的工作，實在怎麼說也提不起興趣來。所以，經過一番懇求之後，他終於獲得提前離隊，任由他自由活動。

當他可以脫離考古隊之際，簡直比別人絕處逢生脫離險境還要來得高興，他立刻帶着輕盈而又齊全的裝備，在這個原始的大森林裏進行自己的探險活動。

在接着下來的兩小時，他險些跟幾隻黑猩猩打架，又和一條最少超過三百磅重的大蟒蛇對峙了十幾分鐘，若不是那條巨蟒早已吞掉了一頭不知名的動物，以致連蛇腹也比平時脹大了五六倍的話，他很可能已成爲這條巨蟒的點心。

就算他眞的葬身於蛇腹之中，那也怪不了任何人，誰叫他有路不走，偏偏揀些根本「不是路」的地方前進，但據他後來表示，如此這般才是眞正的刺激和享受。

但在這地球上，也不是只有他才會這樣子走路的。

最少，當他來到了一處沼澤地帶的時



候，就看見了一個同類的人。

這人捧着一具攝影機，爲了要爭取較佳的攝影角度，居然不惜俯伏下來，爲幾條醜陋的鱷魚拍照。

但他的熱情，並未使到那些鱷魚產生感激之情，牠們逐步向他移近，顯然不懷好意。

但這人彷彿已陷入渾然忘我之境，完全沒有想到危險已逼近眉睫。

直至洛雲大喝一聲，他才揚了揚眉，依依不捨地向後撤退。

他的視綫，還是凝注着沼澤裏的鱷魚，就像是選美大會裏的評判員正在凝視着一羣絕色美女一樣。

就在這一天，洛雲認識了他，但却一直不知道，這個不知死活的攝影家，居然就是費氏企業集團的總裁費振邦。

洛雲只知道這個人的英文名字——查理。

直至半年後，洛雲接到一張附着信箋的請柬，才知道在京那峇魯山國家公園裏遇見的人，他的中國姓名是費振邦！

至於洛雲與費振邦認識之後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奇事實在多得不可勝數，而且過程更是旣曲折離奇，又饒富趣味性，但由於與本故事無關，這裏也不打算再加以描述了。

言歸正傳，就在展覽會開幕這一天的上午，洛雲撥了一個電話給費振邦，那時候，是上午九點三十五分。

費振邦有個習慣，就是每天上午九點三十分左右，必然會坐在書房練習書法三十分鐘。

而在他書房裏，有一具相當保密的電話，能夠知道這電話號碼的人，全世界不出五個。

洛雲居然就是其中之一。

所以，這具電話除非不响，否則費振邦一定會親自接聽的。

「喂，我就是老費。」

「在下洛雲，近日久未拜會兄台，特來請罪。」

「哈哈，老弟，又有甚麼古怪驚險的事情要拖我下水？」

「三缺一，搓麻將，如何？」

「你若眞的要搓麻將，我當然樂以奉陪。」

「很抱歉，這句話是假的，我只喜歡跟大老千賭博，至於朋友，一塊錢也決不賭。」

「不必解釋，我瞭解你這個人甚至多於自己的鼻子。快說老實話，打這個電話給我，有甚麼目的？」

「今天中午，你是不是要參加一個展覽會？」

「你怎知道這件事？」

「要知道這點小事，簡直易如反掌，難道還要出動第一流的間諜才能查得出來嗎？」

「你若做間諜，肯定不會比零零七遜色。」

「你去不去參觀展覽會？」

「今天中午，我約了大庭久島敎授下棋，那個甚麼展覽會，我決定派伍總經理和彭主任去看看就算。」

「這個決定可以改一改嗎？」

「怎麼？你想去？」

「不錯，還有兩個朋友。」

「這個容易，叫彭主任留在公司裏，讓伍德柱帶你們去好了。」

「如此好極，祝你『棋』開得勝，把大庭久島殺個片甲不留！」

× × ×

十二點十五分，從美國遠道而來的大亨連勒先生，在一羣衣飾煌然的男仕陪同下，微笑着來到展覽會場之內。

他個子相當高大，雙眼炯炯有神，但看來一點也不像個兇殘暴戾，或者是詭秘邪惡的人。

他的風度很好，配襯着裁剪一流的筆挺西裝，使他顯得更加氣宇軒昂，完全是個成功大商家的典型。

我是用最客觀的角度去看連勒的，倘若他眞的是個甚麼巫師，那就未免太匪夷所思了。

但世事往往是很難預料的，眞正的大壞蛋，他臉上可能會掛着世間上最慈祥的面具。

然而，內心眞正慈祥的人，他的外貌却可能十分猙獰可怖，套用一句老生常談，眞是「知人口面不知心，畫虎畫皮難畫骨」了。

至於魏一禾，自從連勒出現之後，他的臉就一直緊繃繃的，就像是遇上了殺父仇人一樣。

最輕鬆的還是洛會長，他的目光落在一個漂亮白衣女郎身上，遠遠多於留意着正在主持開幕儀式的連勒。

連洛雲也覺得漂亮的女郎，當然是萬中無一的絕色美女。

這女郎我倒認識，她是一間船務公司的董事長，該公司轄下有三艘五萬噸級以上的大郵船，實力倒也不容小覷。

她姓蕭，芳名是朗月，自從她父親蕭熾裕在前年病逝後，就一直掌管着公司的統治大權。

她現在還不超過二十五歲，若不是父親病逝，她如今應該仍然在哈佛大學裏繼續攻讀。

而最令人觸目的一點，就是她仍然未婚，甚至連稍爲親密的男朋友也沒有。

這就難怪洛雲越看越出神了。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：就算洛會長眞的要向蕭小姐展開追求大攻勢，也絕不會因爲她是船務公司的董事長。）

但有一點令人意想不到的，是連勒突然伸手向蕭朗月一指，道：「請這位漂亮的小姐過來。」

蕭朗月顯然有點驚訝，不知道這位美國大亨當衆叫喚自己走過去的用意何在。

但她還是很有禮貌地微笑着，落落大方地迎了上前。

而也就在這一瞬間，我忽然有一種奇特的感覺，覺得連勒好像忽然有點變了。

但一時之間，我也說不出他有甚麼地方變了。

人，是會變的。

隨着時間的消逝，每一個人都會逐漸地改變，那是很自然的事。

但在我當時的感覺上，却覺得連勒是在短短時間裏，整個人產生了一種很怪異的變化。

這種變化很特別，從外貌上是看不見的，但不知如何，我却隱隱覺得，連勒一定有點不妥。就在這時，連勒突然緊緊地擁抱着蕭朗月的纖腰，又用力在她的臉龐上吻了一下！

× × ×

這是一個佈置豪華，開幕儀式相當隆重的高級商業器材展覽會，而這位來自美國的電腦業天皇鉅子連勒先生，更是展覽會中的焦點重心人物。

會場之中，全是工商界的知名人物（我們三人自然例外），在那樣的場合裏，每個人都儘量保持着最佳的禮貌和風度，決不會做出任何失儀的事情來。但連勒竟然在衆目睽睽之下擁吻蕭朗月！

在那一瞬間，每個人都爲之愕然不已，只有洛雲，他立刻作出了反應，以最快疾的速度標前，同時喝道：「你瘋了？快放開她！」

一時之間，在場的人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是連勒瘋了？還是這個疾衝而來，同時大呼大叫的年青人瘋了？

若按照正常的情況，洛雲這種舉動是應該獲得旁人支持的，但那人是連勒，情況就絕不一樣了。

縱使連勒的行爲如何乖悖常理，但要別人在短短幾十秒之內把他當作是一個瘋子，或者是個色狼，仍然是絕不可能的。

所以，當洛雲向連勒疾衝過去之際，最少已有三個保安人員同時攔截住他，其中一個還說：「休得無禮！」

洛雲怒道：「是誰無禮，難道你是個瞎子，居然直到現在還看不出來嗎？」

那保安人員還是固執地說：「連勒先生只不過是跟這位小姐開玩笑——」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下顎已給洛雲重重擊中，登時踉蹌向後跌倒。

這時候，我和魏一禾已雙雙搶前，其餘的保安人員都是大爲緊張，會場瞬即陷入紛亂的狀態。

蕭朗月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，突然給一個高大的美國人擁吻，那種吃驚的程度，自然是難以言喻的。

初時她用力推開連勒，但連勒立刻又撲了過來，居然用熊抱的姿勢兜攬着她。

最令人吃驚的，是連勒忽然說了一句：「我現在就要抱妳到洗手間造愛。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最少有幾個高貴女士發出了可怕的尖叫聲，其中有一個還好像眞的昏了過去。

像連勒那樣的大富豪，身邊當然有保鏢，但等到他公然說出這句駭人說話之際，這些保鏢也不禁驚得呆住了。

其中一個棕色頭髮，看來比較老練一點的保鑣立刻在連勒耳邊低語幾句，顯然是在勸誡他，不要繼續再鬧下去。

但縱使連勒馬上收斂下來，甚至當衆向蕭朗月道歉，事情也很可怕，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了。

他現時的舉動，就像是在莊嚴肅穆的婚禮上裸跑，再加上那句粗鄙下流的說話，更使人無法可以容忍及加以原諒。

在那保鑣眼中看來，事情已經糟得不能再糟了，可是，接着所發生的變故，更是令人瞠目結舌，萬萬意想不及。

只見連勒突然從口袋掏出一叠厚厚的鈔票，然後用力一揮，大聲道：「我有逾億美鈔，又有誰能阻擋我的去路？」

他這種瘋狂的舉動，已充份表現出他的神智已陷入極不正常的狀態中。

那保鑣更吃驚了，但他並不是個沒有決斷能力的人，到了此際，他已明白自己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。

在刹那間，他腦海裏升起的念頭是：「連勒先生已喪失了理性，必須先把他制服，帶他離開這裏！」

這保鑣叫舒密南度，是巴西移民到美國定居的。他一直以爲自己很瞭解連勒。

他跟隨着連勒已十五年，最少有五次把連勒從死亡邊緣救過來的紀錄。

在紐約，暗殺事件幾乎無日無之，像連勒那樣的人，曾經屢遇殺手狙擊，那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。

舒密南度對連勒是忠心耿耿的，有一次，他甚至不惜飛身擋接住一柄本來飛向連勒的利斧。

那一次，舒密南度胸中利斧，但結果居然還能活着，實在是一項奇蹟。

但那一斧他也沒有白捱，當他傷癒出院之日，連勒親手遞給他一張支票，銀碼的數目是美金三百萬。

三百萬美金，已足可以使舒密南度一輩子過着極優悠富裕的生活，而且連勒還准許他退休，以後再也不必担任這種危險的工作。

但舒密南度沒有退休，仍然誓死追隨在連勒左右，就像是一頭忠心的獵犬，永遠不會離開牠的主人。

可是，舒密南度最後所得到的報酬，竟然是一顆使他眉心爆裂的子彈！

× × ×

槍聲並不響亮，只是「伏」的一聲，接着舒密南度就瞪大了眼睛，眉心中央部份同時湧出了一股血漿。

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槍，它絕不像當年那一柄飛斧，還有機會可以讓舒密南度進入醫院接受搶救的手術。

這一下變故極其駭人，會場立刻由小混亂變成了大混亂。

誰也想不到連勒竟然會掏出一柄配有滅聲裝置的手槍，而且不由分說地就向自己的保鑣作出近距離射擊！

舒密南度一倒下，那些女士的尖叫聲更是驚人，胆子較小的男士，也紛紛奪門而出，霎時之間，秩序混亂得難以形容，彷彿第三次世界大戰經已爆發。

只有我們這三個本來不應該出現在展覽會的人，最接近連勒。

因爲連那些保鑣和保安人員，都已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開去。

倘若只是一個連勒，就算他手裏握着的是一柄手提輕機槍，也一定攔阻不住洛雲，但這時候，蕭朗月仍然在他手中，而且在槍殺了舒密南度之後，槍管也緊貼蕭朗月的太陽穴上。

一個瘋子，本來已經很可怕了，再加上一柄性能優良的手槍，那就更是危險之極。更何況在槍管之下，還有一個無辜而又漂亮動人的女郎？

我一看見這情形，立刻就警告洛雲：「投鼠忌器，不要輕舉妄動。」

只聽見連勒大聲說道：「你們都是瘋



子，沒有一個是好人！」

我不禁爲之啼笑皆非，但却也不敢在這時候跟他頂撞，只好順着他的口氣說：「不錯，我們都是瘋子，而且瘋得很嚴重，非要你來拯救不可。」

連勒嘿嘿冷笑：「你們這些低等生物，智力和螞蟻又有甚麼分別？就算拯救成功，你們最後還是要自相殘殺，直至一個不剩爲止的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，用很溫和的聲音說：「人類自相殘殺千千萬萬年，但如今面臨着的威脅，却是人口大量膨脹，甚至達到了爆炸性的程度。」我說的雖然是事實，但却連我自己也覺得有着「怪論」的味兒。

但無論我說的是事實也好，是怪論也好，我的目的只是，儘量拖延時間！一來等候警方人員的來臨，二來希望可以藉着談話，來穩定連勒激動的情緒，（但不知如何，我又覺得連勒的情緒，並非眞的很激動，反而覺得他全身透着一股深沉而又詭秘的氣息。）

只聽見連勒「咕咕」地怪叫了一聲，道：「人類越殺越多，只因爲眞正毀滅的一戰還沒有發生，但等到這一戰爆發之後，就算全球人口增長到一千億，結果也會變成一個零字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担心核戰爆發的人，全球最少有二十億。」

連勒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核戰算得了甚麼？」

我怔了一怔，但隨即淡淡道：「核戰的確算不了甚麼，單是愛情的力量就比一千枚核子彈還强更大得多。」

連勒乾笑着，道：「你說對了，愛情萬歲，不要核戰要造愛！」

我又再啼笑皆非，而就在這時候，大隊警員已圍了上來。

一個膚色黝黑的警官向我走了過來，冷冷的道：「你是不是個傳教士？」

我眉頭一皺，洛雲已霍聲走到警官身邊，同時冷笑道：「你的幽默就像你的口腔。」

那警官臉色陡變，狠狠地瞪着洛雲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洛雲用手掩着鼻子，悶哼着說道：「當然是他媽的好臭！」

那警官登時怒氣直往上冲，正待發作，忽然有人在他背後沉聲道：「麥警官，有甚麼事情值得你向這位洛先生瞪眼？」

麥警官回頭一望，立刻就爲之臉色一變。

在他背後的，是一個身形高大，滿面紅光的高級警務人員，這人我也認識，但洛雲跟他却更熟絡。

「馬警司！」麥警官向他敬了個禮。

馬警司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向洛雲道：「你是不是又在侮辱警務工作人員？」

洛雲眨了眨眼，道：「你可以控告我，但我有八個同學都已成爲執業律師。」

馬警司這才轉過臉盯着麥警官，淡淡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要告發他，可不容易。」

麥警官面色鐵青，忙道：「剛才只是一場誤會，現在沒事了，沒事了。」他怕的不是律師，而是馬警司的語氣。

馬警司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現在怎能說沒事？這個美國大亨是不是吞掉了八十顆迷幻藥？」

洛雲道：「他剛才還是槍法如神，又怎會和迷幻藥扯上關係？」

這時候，已有十幾個警員拔出了警槍包圍着連勒，但誰也不敢輕舉妄動。

因爲連勒的手槍，仍然緊貼在蕭朗月的太陽穴上。

馬警司也已拔槍在手，同時用擴音器籲請連勒放下武器投降。

但連勒充耳不聞，臉上的神情更加顯得怪異之極。

他一時想笑，一時又好像想哭，結果既不笑也沒哭，但却又不像是啼笑皆非的樣子。

在這一刻間，我心裏突然升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。

我居然覺得連勒有點可憐。

當然，這只是我個人的直覺，我認爲在當時的環境下，任何人都只會覺得他十分可怖，這「可憐」二字，是萬萬用不到他身上的。

而事實上，看來最可憐的人，就只有那個保鑣，其次還有蕭大小姐。

馬警司的口才，絕對不差，這時候，他不斷鼓其如簧之舌，想游說連勒投降。

但最後，連勒還是開了槍，而且一槍就已轟中了太陽穴。

蕭朗月立刻就兩眼一翻，然後身子緩緩地倒了下去。

所有人都在這一瞬間呆住了，連我和魏一禾也不例外。

唯一例外的人只有一個，那是洛雲，他的反應向來都比任何人快，而且也最善於把握機會。

## 怪事接踵而來

眼看蕭朗月的身子馬上就要跌倒了，但身手敏捷有如靈猿的洛雲還是及時趕到，把她輕輕抱了起來。

我不禁長長吐出口氣，望着魏一禾道：「你現在還認爲連勒是個巫師嗎？」

魏一禾完全呆住了，我敢保證，就算他昨晚一連做了十萬九千七百個春秋大夢，也一定不會夢見今天這種情景。

他一直認爲是巫師的人，居然會突然神經失常，首先槍殺了忠心耿耿的私人保鑣，然後再吞槍自殺。

有一點非要補充不可的，就是連勒那一槍，並不是射向蕭朗月，而是急速地改變了方向，射穿了自己的右邊太陽穴！

所以，死的並不是蕭大小姐，而是來自紐約的大亨連勒。

× × ×

由於事態極其嚴重，馬警司親自作出了廣泛的詢問和調查。

而洛雲則以護花使者的姿態，對蕭朗月呵護備至，寸步不離。

魏一禾冷冷一笑，對我說：「此人重色輕友，眞不像話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他處事另有一套方法，但決不會對朋友不講義氣。」

魏一禾哼一聲，道：「我若跌倒，只怕他絕不會把我抱起來。」

我故作吃驚之狀：「你……你不是吃醋罷？」

魏一禾氣得要跳起來，差點沒有向我臉上揮拳：「放屁，你把我當作甚麼人，居然會吃男人的醋？」

我哈哈一笑：「你輕鬆一點好不好？做人別太認眞了。」

魏一禾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以爲自己可算是一個隨便得可憎的人，但比起你們兩個，卻還是强勝千百倍以上。」

我道：「不要再談哲學，連勒巳上了天堂，我們又該怎辦？」

突然洛雲的聲音在我們中間响起：「巫師還是有的，但却不是連勒！」

魏一禾陡地呆住。

他瞪着洛雲的臉，道：「你的蕭董事長怎麼不見了。」

洛雲嘆道：「警方要她協助調查，將來還要她做證人，協助法庭研究這一樁血案。」

魏一禾盯着他道：「你現在有甚麼打算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要去吸食海洛英。」

魏一禾一呆：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洛雲苦着臉，道：「我毒癮發作了，再不去補充補充，等一會兒就會涕淚齊飛，好像羊癲瘋發作一樣。」

他說得眞的一般，但看來看去，也不像個眞正的癮君子。

魏一禾哼一聲，道：「神經兮兮的，不知所謂。」

洛雲也不再理睬他，轉眼間巳走得不知去向。

我聳聳肩微笑，對魏一禾道：「你不必担心！」

魏一禾瞪着我，半晌才道：「你認爲我担心甚麼？」

我道：「我的意思是說，就算海洛英的價錢再貴，洛雲也一定應付得來。」

魏一禾給我氣得牙癢癢的，但接着卻又立刻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連勒有這樣的下場，眞是始料不及。」

我道：「他這個下場雖然悲慘一點，但卻也死得十分爽快。」

魏一禾問道：「他是不是眞的神經發作？」

我說道：「在一般人眼中看來，這是唯一的解釋，但是你認爲這樣解釋合理的嗎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卻也沒有甚麼不合理之處。」

我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事情很蹊蹺，難道你沒留意到，連勒本來一直都是很正常的嗎？」

魏一禾道：「不錯，但他忽然就幹出了這件驚人事情來。」

我道：「可是，他在進入展覽會場之後，根本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刺激，這種突如其來的瘋癲行爲，未免是太兀突，太不可信了。」

魏一禾蹙着眉，道：「假設他不是神經病，他這樣做又是爲了甚麼？」

我道：「這可能有兩個原因。」

魏一禾又問道：「第一個可能是怎樣的？」

我道：「第一個可能，是蕭小姐太動人了，使他情不自禁地擁吻她。」

魏一禾冷冷道：「在這種場合當衆擁吻？何況他還沒有得到女方的同意。」

我道：「所以，這個可能根本是不能成立的，而且像他那種地位，那種年紀的美國名流，又有甚麼美女沒見識過？」

魏一禾又問道：「第二個可能又是怎樣呢？」

我道：「他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，所以最後還是一槍結束了自己的性命。」

魏一禾怔了怔，接着點頭不迭：「不錯，他做了這許多不必要的動作，又開槍殺了自己的保鑣，但最大的目的，仍然是在尋死。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他爲甚麼要自殺？」

魏一禾呆了一呆，才道：「豪富也有豪富的煩惱，這世間上絕不是只有窮人才會自萌短見的。」

我道：「就算他要死，何以在臨死前還要給人留下這種鄙劣的印象？」

魏一禾呆立着，過了半晌才道：「你有甚麼見解？」

我深深地吸一口氣，道：「你還記得戴狄斯和雅丁尼在塞爾澤島的情況嗎？」

魏一禾面上現出了一副沉思的樣子，良久才道：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兩個人，那一天，他倆在島上拚命不顧一切地要殺死對方！」

我默然片刻，道：「但據我估計，他們拚命，其實只是要毀滅自己。」

魏一禾用手撫着臉，道：「我也曾經這麼想過，這兩人簡直是存心跑到塞爾澤島去送命的。」

我道：「塞爾澤島是個孤僻之極的小島，尤其是在那個時候，島上根本就完全沒有人跡，但他們卻早巳在遊艇上暗藏炸藥，顯然再也沒有活着離開的打算。」

魏一禾捂着鼻子，道：「他們爲甚麼要做這種傻事？唉！這問題巳在我腦海中縈繞了二十年，但到現在還是完全沒有結果。」

我說道：「若照最簡單的推想，就是他們都有神經病，都是腦筋一塌糊塗的瘋子。」

魏一禾說道：「但這兩個瘋子的相遇，卻是一點也不偶然，他們都是經過一段極遙遠的海上航程，然後才能到達塞爾澤島的。」

我說道：「所以，你就認爲他們早巳約好了時間和地點來進行這一場可怕的決戰？」

魏一禾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除了這樣，又還能有甚麼解釋？」

我道：「但這種解釋，仍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，我不懂得應該如何形容，也想不出任何可以推翻這種解釋的理論，但我幾乎敢肯定，事情是另有蹊蹺的。」

魏一禾望住我，一字一字地說：「例如咒語？」

我道：「咒語這種字眼雖然一點也不見得科學，但在我的直覺上，它彷彿也不見得是完全無稽的。」

魏一禾苦笑道：「你這種說法，未免太模稜兩可了。」

我道：「這並不是我滑頭，而是事情



實在太古怪，簡直是撲朔迷離，令人如墮五里霧中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本來，我一直都在懷疑連勒，但他今天似乎也巳遭遇到類似的命運。」

我道：「不是類似，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大家都好像巳經活膩了，再也不想繼續生存下去。」

魏一禾嘆口氣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怎麼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，是不是我太愚蠢了？」

我道：「要打破這個啞謎，必需再花點心思，除了這三個人之外，還請不要忘了普士之死。」

魏一禾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普士在黑人區尋衅，簡直也是找死。」

我道：「前後總共是有四個人，幹出了自我毀滅的行動，這一點巳經是一條綫索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但這條綫索好像是隱形的，我們應該怎樣去抓住它？」

我拍了拍額角，嘆道：「眞是我的媽！頭疼！頭疼！」我本來早巳決定要休息一百六十八小時，來鬆弛一下身上所有神經綫的，但現在，嘿嘿……」

魏一禾一怔，道：「你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再花腦筋了！」

我搖搖頭，道：「現在想退出巳經太遲了，希望這個啞謎不要悶足龍乘風二十年才好！」

魏一禾哈哈一笑，拍拍我的肩膊道：「這才像話嘛，爲了要答謝閣下的帮忙，今天我請你吃鐵板燒另外加壽司，你反對不反對？」

我笑了笑，道：「當然反對，只是今天有得吃，顯見誠意不足，最好日日如是，一直吃到你破產爲止。」

魏一禾笑得更加厲害，冷不防馬警司走了過來，皺着眉望住他說道：「這裏才死了兩個人，有甚麼事值得如此好笑？」

魏一禾立刻不笑，我向他指了一指，然後對馬警司說道：「他患了輕微的神經分裂症，請不要見怪。」

魏一禾氣得兩眼凸出，我可不理會他的反應怎樣，立即拉着他匆匆離開展覽會去了。

× × ×

晚上十一點五十分，我獨自離開了「小醉吧」。

「小醉吧」是一間格調相當清雅的酒廊，但我卻經常在這裏看見有人大醉。

洛雲飛奔上前喝道：「你瘋了嗎？快放開她！」

我在好幾個鐘頭之前，巳經跟魏一禾分手了，他請我吃了一頓很豐富的鐵板燒，但我沒有多謝他，臨走前還搶白了他幾句。

當時魏一禾又在生氣了，但我素知他的爲人，知道不必五分鐘，他的怒氣就會消失得乾乾淨淨。

不知道爲甚麼，我有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子的，例如江輝，洛雲是這般德性。

也許，由於我也是這種脾氣的人，所以物以類聚，連結識的朋友也是差不多性格的人物。

當魏一禾離開去之後，我忽然想喝點酒，於是就來到這間「小醉吧」。

我知道，在那樣的環境下，我是一定不會喝醉的。

我有這份自信，是因爲我的情緒並不怎麼好。

在電視、電影以及許多小說的情節中，劇中人往往會因爲失意而酗酒。

例如某某失戀了，酗酒可也。

又例如某某的生意失敗了，也酗酒一番。

再例如某某人身負血海深仇，但卻本領低微，報仇無望，也照例大杯大碗，甚至是一罈又一罈的酒灌進肚子裏，彷彿任何人只要心情欠佳，就一定要借酒澆愁似的。

但事實眞的這樣嗎

只怕未必，未必之又未必。

最少，洛雲不是這樣，魏一禾不是這樣，我更加不會獨個兒喝悶酒，弄得自己苦上加苦，愁上加愁。

這時候，我來到小醉吧，只是想靜靜地休息一會，再把這件古怪的事情好好整理一下。

但坐了很久，我還是一無所獲，看來，我的腦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聰明。

在小醉吧裏，我只喝了一點點酒，但花生卻吃了最少半磅。

當我離開了小醉吧的時候，外面又在下雨了。

雨點不大不小，一個戴着雨帽，披着雨衣的男人，從我身邊左搖右擺地走了過去。

我同時嗅到一陣濃烈的酒氣。

這酒氣，並不是我身上發出來的，剛才我只喝了很少，而且還不是烈酒。

但這陣酒却很濃，而且從剛才那人搖擺不定的脚步看來，我肯定是他喝得太多了。

我暗暗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這附近酒廊林立，每晚不知泡醉了多少酒鬼。」

但忽然間，我腦海想起了一個人。

那人很面熟，我是曾經見過的，但他是誰，我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來。

我忍不住回頭望過去，但那人已漸漸走遠，而且他一直背對着我，我實在無法單憑背影而記得起他到底是誰。

我聳了聳肩，雖然腦海中不斷思索，但還是無法再浮起有關於這個人的印象。

「唉，算了罷，反正我也不想跟任何人打招呼。」我這樣想，而且已決定不再理會他。

但就在我打算不再想及那人到底是誰的時候，那人忽然沒頭沒腦地撞在一個洋人的胸膛上。

洋人很兇，立刻用粗話罵那人，又堅持要那人向他道歉。

那人似乎沒有理睬他，又一搖三幌地向前走了出去。

洋人大是憤怒，居然一拳就向那人的臉上打過去。

那人登時挨了一拳，直到此際，我才又再看見他的臉。

也就在這剎那間，我想起這人是誰來了。

這人叫謝卡，我第一次遇見他的地方，也在街道上，而且當時老天也在下雨。

還有一點也相同的，就是我兩次遇上他，他都碰撞了人。

唯一不同的，就是他上次碰跌了一個潑辣婦人，而這一次碰着的却是一個身材比他魁梧幾達兩倍的西洋漢。

我知道，上次是意外，今次也同樣是意外。

但這一次意外，謝卡要負的責任比較大，因爲他顯然是喝醉了酒。

可是，令我大爲反感的，却是那個洋人，謝卡只不過碰了他一下，他就聲勢洶洶的用粗語罵人，而且還在謝卡臉上打了一拳！

這還算是甚麼世界？

我生氣了，一股無名火直冲三千丈，立刻用盡氣力，向那洋人狂衝了過去。

那洋人見我直衝過來，立時大吼一聲，喝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

我怪叫一聲，怒道：「我是來幹你媽的！」

那洋人還沒弄清楚我這句話的意思，臉上也已同樣給我一拳打中。

我這一拳的力道，倒也非同小可，那洋人雖然人高體壯，還是禁受不起。

我向他做了一個挑釁的手勢，冷笑道：「蠢牛，你見識過中國功夫沒有？」

那洋人咆哮一聲，向我撲了過來，他這一撲聲勢驚人，若是給他擊中，可不是開玩笑的事。

但我一看他這下撲擊之勢，便已心中有數，知道他下盤虛浮，絕不穩健。

我既看出了他的弱點，也就不再客氣，立時屈下身子，用力一脚蹬在他左膝之上。

這一蹬去勢甚快，但其實却只是虛晃一招，那洋人怎看得透，居然還可笑地想伸手去抄我的腿。

他氣力很大，那是無可置疑的，但他出手不快，在我眼中看來，他的動作簡直就像是電影裏的慢鏡頭一樣。

結果，他當然抄不着我的腿，因爲我的腿早已縮回，而右拳却發揮出了中國短打功夫的威力，在一霎間已連續在他小腹上打了八九拳。

據我記憶所及，我已很久沒有用過這麼重的拳力來對付任何人了，但這時候，一來心中氣忿，二來這洋人神高神大，不加點拳勁只怕很難可以讓他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。

我絕不是說，我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，須知中國武術源流久遠，而牽涉及的範疇更是遍及東西異域，大江南北，若在眞正高手眼中看來，我的本領根本就不值方家一哂。

那以目前來說，我的養氣功夫就已一點也不到家，最少，我並不是在冷靜之中出手，而是帶着衝動的無名怒火揍人。

當然，我那樣說來是太高深莫測了，像我這種人，若眞要把養氣的功夫修練得到家，只怕最少還得再等五十年。

但等到五十年之後，我還能打敗一個最少有二百磅重的洋人嗎？

想到這裏，不禁又是一陣失笑，又是一陣嘆息。

× × ×

洋人已蜷曲着身子，躺在濕滑的街道上，經過這一次敎訓之後，我相信他再也不敢輕視中國人的拳頭。

但我一直認爲，中國人的腦袋，比拳頭還更優秀得多。

並不是每一個中國人，都可以對付這種野蠻洋人的。

也幸好並不是每一個洋人都這麼野蠻，今天，只能算是謝卡特別倒楣而已。

我把謝卡拉上一輛計程車，謝卡叫司機把車子駛往另一條街道。

謝卡眞的醉了，他剛才所挨的一拳，並未能使他清醒過來。

當計程車停下來的時候，雨點下得更急猛。

謝卡才鑽出車廂，就已彎下了腰，嘔吐得不亦樂乎。

我付了車資，等他不再嘔吐之後，才說：「你住在那一幢樓宇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住在實驗室裏。」

我一怔，忙又道：「這附近有實驗室



嗎？」

謝卡道：「這附近沒有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：「你住的實驗室在甚麼地方？我要送你回去。」

謝卡搖搖頭，臉上忽然現出了既驚惶又哀痛的神情：「不！我不要再回去，那樣太不公平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」

我吸了口氣，道：「因爲甚麼？」

謝卡沒有作用地揮着手，過了好一會才道：「因爲我還年輕，我現在只不過二十六歲！」

我不禁凝視着他，如果他說的不是醉話，那麼他的實際年齡，倒比想像中還要年輕了一點點。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看得出，你還很年輕，但我也看得出，你現在已經很疲累了。」

謝卡哈哈一笑：「疲累了又怎樣？」

我道：「當然是應該早點休息。」

謝卡搖頭道：「不休息，不休息，若不把他找出來，我永遠也不休息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心想：「是夜乜，龍乘風在大雨中接着一個燙手山芋了。」但我心裏却並不是眞的後悔，不知如何，我對謝卡的印象，實在是好得出奇。

所以，我順着他的說話，問道：「你想找誰？看看我是否可以帮你這個忙？」

謝卡又搖搖頭，道：「你是找不着他的。」

我道：「我雖然並不是個私家偵探，但却有不少能幹的朋友。」

謝卡道：「再能幹的人，在他眼中看來，也只不過是走肉行屍而已。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把別人看得太渺小了。」

謝卡哼一聲，道：「人類本來就是渺小的螞蟻，就像連勒，他今天還不是給弄瘋了嗎？」

聽見「連勒」這兩個字，我心中陡然一震，忍不住道：「謝兄，你是不是從電視新聞報導裏知道連勒的死訊？」

當我問完之後，才發覺這一問甚是多餘，連勒已死了差不多十二小時，只怕全城市之內，已有幾百萬人知道了這件駭人的血案。

誰知謝卡却說：「我沒有看電視，沒有聽廣播，也沒有看報導，但我知道，連勒今天一定是難逃刧數的。」

我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是誰告訴你知道的？」

謝卡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不必任何人來告訴我，我早已想到，連勒會有這樣的收場……呃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嘔吐個不停，似乎要把腸胃裏所有東西吐個乾乾淨淨爲止。

我聽見他那些說話，心中不禁疑惑起來。

這個叫謝卡的年輕人，我現在只知道他的名字，其餘的一切，我是一點也不瞭解的。

但他現在所說的一切，都似乎對連勒的事知道甚詳，倘若眞的如此，倒算是一項很重要的發現。

可是，他已醉得很厲害了，而且，一時之間我也沒法分辨得出，他到底是眞的瞭解連勒事件眞相，還是酒後胡言。

若在平時，我很可能會把這種醉得連家都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的醉漢，送上警察局，讓警方來加以處理。

但這一次，我却大破慳囊，把他送到附近一間高級的酒店裏去。

但高級酒店的房間，並不一定會是自己所欣賞的。

當我把謝卡送進房內的時候，我就對這房子的印象十分惡劣，它無疑佈置得十分華麗，但却一點也不清雅，只令人感染到一種說不出的俗氣。

這房子的設計，看來是屬於「暴發戶型」的，就算它花了再多的裝飾費用，也絕不會使人欣賞。

不，正確一點說，應該是不會使我這種人欣賞才對。

我是那一種人？

哈哈，天曉得！

× × ×

本來，我是想陪着謝卡，等到他清醒過來之後，才再詳細把事情問個明白的。

但當我扶着謝卡進入房子的時候，却發現侍者用一種神秘而又曖昧的目光望着我。

我給了他一些賞錢，希望他早點離開，不要再這樣盯着我。

果然，這侍者接過賞錢之後，馬上就連聲多謝，然後退了出去。

但他臨走之前，還是再看了我一眼。

他這一看的目光，不但神秘曖昧，簡直就是淫邪之極。

在那一霎間，我終於明白了。

當我明白了那是甚麼緣故的時候，那侍者已退出房門之外，又把房門關閉着。

我忍不住發出了一下如同呻吟的聲音，心想：「這次眞是乖乖的貓貓，那混蛋顯然把我當作是同性戀的傢伙了！」

一想到這裏，不禁爲之頭皮發炸，再也不敢逗留下去。

我匆匆留下一張字條，並且寫下我住所的電話號碼，然後就急忙離開了酒店。

× × ×

洛雲也許是個很風流的人，而且看來對任何事情都並不怎麼認眞。

但這種人却偏偏也是世間上最有幹勁的。

當他離開了展覽會後，我還跟魏一禾七長八短地談論不休。

在這時候，洛雲去幹了些甚麼事情？

× × ×

下午兩點五十八分，費振邦與大庭久島的第一盤圍棋已到中局。

大庭久島是東京大學的醫學教授，但已在半年前退休。

費振邦認識他的地方，既不在東京，也不在本市，而是在金沙薩一間旅店的餐廳內。

金沙薩是扎伊爾首都，位於剛果河下游，那是黑人的天下。

但就在十年前的一個夏天，費振邦在這裏遇見了大庭久島。

那時候，大庭久島已在餐廳裏擺開了棋盤，自己一個人下着黑白子。

費振邦也經常自己跟自己下棋，但總覺得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。

其實，寂寞並不可笑，而是可悲。

上帝創造亞當之後，又再創造夏娃，就是不想亞當活得太寂寞。

費振邦看了一會，忽然拈起了一枚白子，放在棋盤之上。

大庭久島的眉頭立刻皺住了，這一次，他想了足足十分鐘之久，才爲黑子下了一着。

但費振邦立刻又下了另一着白子。

這一着，更是有如天馬行空，神來妙筆，簡直令大庭久島無法再爲黑子挽回頹勢。

就只是兩下妙着，大庭久島立刻對費振邦另眼相看，但費振邦却說：「我若選擇黑子，那就一定贏不了你。」

× × ×

十年來，費振邦不時隻身前往東京，探訪大庭久島，但大庭久島到費家作客，這却還是第一次。

他倆下棋的時候，照例是謝絕任何人探訪的。

但就在下午兩點五十八分的時候，居然有一個臉腫鼻青，衣衫凌亂的人闖了進來。

大庭久島居然好像完全沒有看見這個人，一對半開半闔的眼睛只是注視着棋盤上。

費振邦却不免還是吃了一驚，他瞪視了那個人一眼，才失聲道：「我的天，怎麼會是你？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那人氣呼呼的說：「你是不是有一個姓洛的朋友？」

費振邦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他叫洛雲，莫不是你也認識他？」

那人怒氣沖沖的說：「像他這種混蛋，我怎會認識？」

費振邦眉頭一皺，道：「是他把你傷成這副樣子的？」

那人喘息了一會，才道：「你說對了，就是你這個好朋友幹的！」

費振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，你們之間一定有了誤會。」

那人「呸」一聲，怒道：「誤會個屁，他簡直是個瘋子！是個狂人！」

「狂人！」費振邦淡淡一笑，點點頭：「你說的不錯，洛雲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，他有七八個綽號，其中一個的確就叫『狂人』。」

「這狂人比瘋狗還更混帳，早就應該拿去人道毀滅！」

費振邦道：「但我却看不出，你全身上下無數億細胞之中，有那一顆是具有半點人性的。」

那人咬着牙，怒氣沖沖的說：「不要再多廢話，我要見金槍手！」

費振邦臉色陡地一變，道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知道，我是打不過那混蛋狂人的，但我有錢，我可以僱用十個像金槍手那樣的職業殺手去幹掉他。」

費振邦倏地怒喝起來：「振凡，你瘋了？洛雲並不是不講道理的人，他爲甚麼要這樣對付你，你現在必需要說得清清楚楚！」

那人沒有回答，他只是用力地跺了跺腳，然後掉頭就走了。

直到這時候，大庭久島才長長的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眞是不幸，你弟弟果然惹上了痲煩。」

費振邦默然半晌，忽然喃喃道：「今晚你所說的，都是眞話？」

大庭久島臉色一沉，費振邦立時道歉，說：「很對不起，我絕不是懷疑教授信口雌黃，無中生有，只是……唉，天下間怎麼竟然會有這一種事？這眞是太不可思議，太可怕了……」

大庭久島面色沉重，說道：「令弟是個很出色的腦科醫生，但他本身正是個邪者。」

「邪者？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令弟心術不正，而且野心勃勃，他實在不像醫生，却像個軍事家，甚至是個玩弄政權的人。」

「舍弟有甚麼野心？」

「組織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惡勢力。」

「你是說黑社會？」

「那也差不多了。」

費振邦沉默下來，接着在棋盤上放下了一枚棋子。

× × ×

下午三點四十五分，費振凡帶着一隻長型的皮袋，來到了近郊一座花園房子門外。

他按響了門鈴，五分鐘後就進入了這幢房子之內。

客廳坐着一個人，這人一直坐在柔軟的沙發上，手裏抱着一隻黑色的波斯貓。

這人大概四十左右年紀，雖然身材瘦削，但却一臉精悍之色。

費振凡打量着他，他也同樣打量着費振凡。

過了半分鐘，坐在沙發上的人終於首先開口：「錢帶來了沒有？」

費振凡把皮袋晃了晃，道：「都在這裏，一塊錢也不短少。」

那人立刻把懷裏的波斯貓趕走，從費振凡的手裏接過皮袋。

皮袋很沉重，裏面應該放着十萬元美鈔，而且還應該一塊錢也不短少。

金槍手殺人，是有「公價」的。

不論你要他殺的是甚麼人，只要他答應了，價錢就一定是美金十萬，不論刺殺的對象是國家元首，黑帮鉅頭，或者只是街邊的一個乞丐，代價統統都是一樣，絕無稍貴或者是稍爲便宜的例子。

在這一方面來說，金槍手對人類性命的價值，倒是處理得十分公平的。

現在，又有一個人的性命，將會在十萬美鈔面前消失了。

金槍手面上露出了充滿自信的微笑，同時緩緩地把皮袋打開。

他的臉色忽然變了，在刹那間變得比紙還白。

而他這一輩子所見最後的一件物事，也就正是皮袋裏的東西。

那並不是十萬美元，而是一枚威力強大的炸彈！

× × ×

金槍手的反應，已不算慢。

不但不算慢，簡直就是快得令人吃驚了。

但更吃驚的却還是他自己，當他看見皮袋裏裝着一枚炸彈之後，整個人立刻跳起，同時用力把皮袋向後拋。



但皮袋剛脫手，還沒有遠遠給拋出去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已响了起來。

結果很簡單，金槍手死了，費振凡也死了，而且兩人都同樣死得莫名其妙！

在那一段時間，我正在跟魏一禾談論着連勒的事，根本沒想到，另一件駭人的爆炸血案又已發生了。

但即使我們當時知道這一件事，也决計不會想像得到，這樁血案居然跟連勒之死大有關連。至於事情眞相怎樣，下文接着自有詳細交待。

× × ×

當我知道費振凡在一宗神秘爆炸案中身亡的時候，已經是第二天早上八點零五分的事情。

那時候，我剛洗過臉，正在漱口刷牙，忽然聽見電視廣播新聞報導員，正在講述這一件離奇的爆炸命案。

當時，在我心目中，最重要的命案，應該是連勒之死，其後，接着的一則新聞，就是有關連勒神經病突發，結果釀成了兩人喪命的報導。

但根據電視的報導，警方似乎並沒有更新的發現。

我有點失望地把電視機關上，就在這時候，電話鈴聲響了起來。

我抓起聽筒，叫了一聲：「喂！」

但過了一會，我還是聽不見任何的聲音。

我有點不耐煩，又再叫了一聲：「喂，你找誰？」

我又等了好一會，才聽見一個人囁嚅着說：「你是……是龍先生嗎？」

我怔了一怔，突然嗓子响亮了最少一倍：「你是謝卡？」

聽筒的聲音道：「我就是謝卡，你現在有沒有空？」

我忙道：「有空！有空！有空之至！你在哪裏？」

謝卡又沉默了足足半分鐘之久，才用一種乾澀的聲音說：「我在一條很僻靜的街道上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「你想說甚麼？」我有點沉不住氣，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沒有頭髮了。」

我不禁呆住了。

「我沒有頭髮了。」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？

我還沒有開口，他的聲音又已接着說：「連勒死了，小費也死了，我的頭髮也不見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他的聲音難過得似乎想要哭了起來。

我雖然沒有看見他的臉，但却也可以想像得到，他的情緒實在很不穩定。

他提起了「小費」，我忍不住立刻就問：「你說的小費，是不是費振邦的弟弟費振凡？」

謝卡的聲音更澀苦，他說：「不錯，就是他，在這裏，我只信任兩個人，那是小費和一個日本老教授……可是……可是小費終於還是死了……」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費振凡之死，難道跟連勒也有關連嗎？」

謝卡沙啞着聲音說：「你現在不要再問了，我知道，你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，我現在很想見一見你，可以嗎？」

我連忙說道：「當然可以，你現在哪裏？」

謝卡說：「我現在還在街道上，但我馬上就要回實驗室去了。」

我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你的實驗室在甚麼地方？我馬上趕來。」

謝卡立刻說出了一個地址，我一聽之下，又是不禁怔住。

那是住在遠郊一座山谷下的別墅。

那座別墅有多大，模樣是怎樣的，我不知道。

但我却知道，在這別墅四週，幾乎全是墳墓。

謝卡所說的那個地方，居然是在墳場附近的。

但不管那是個甚麼所在，我已决定前往看個究竟。

在掛斷電話之後，我用最快的速度，穿上了最輕快的服裝和一雙簇新的跑步鞋，不到五分鐘，我已駕駛着車子在公路上疾馳如飛。

但很不幸，遇上了都市十大毛病之一——塞車。（至於其餘九大毛病，各位可以自行想像。）

等到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，已經超過九點了。

在途中，我不斷思索着下列的幾個問題。

第一：謝卡是甚麼人？

第二：他是不是眞的早已知道連勒會「發神經」？

第三：謝卡似乎和費振凡很熟絡，他們之間又有甚麼關係？

第四：謝卡最信任的人，除了費振凡，還有一個甚麼「日本老教授」，他又是何方神聖？

第五：謝卡爲甚麼會喝得酩酊大醉？是「偶一不愼」？還是「心情欠佳」，所以就像電影裏的劇中人一般，醉得一塌糊塗？

第六：謝卡的家在甚麼地方？難道他眞的沒有家，只是住在一間「實驗室」裏嗎？

第七：他爲甚麼昨晚說不想回「實驗室」，但今天一早却又嚷着要回去？

第八：他說：「我的頭髮也不見了。」那是甚麼意思？是不是他忽然看破紅塵，索性準備出家做和尚？

我越想越亂，險些把車子駛進公路旁邊的稻田上。

我立刻提高了警惕，再也不去胡思亂想，只是全神貫注地駕駛着車子。

九點十二分，我終於來到了目的地。

我按照着門牌地址，來到了一幢看來已很古老的大洋房門外。

只見大洋房四周到處野草叢生，似乎十分荒涼。

正當我準備按動門鈴的時候，大門的鐵柵已打了開來。

打開鐵柵的是個年逾六旬，頭髮灰白而散亂不堪的老人。

我還沒有開口，這老人已然說道：「閣下就是龍先生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老人又已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你甚麼話都不必跟我說，我在年輕的時

候是個很出色的演講者，但却巳在二十年前聾掉了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接着嘆了一口氣，向他表示惋惜。

老人淡淡道：「做聾人唯一的好處，就是樂得耳根清靜，可是……」忽然嘆息一聲，道：「但我實在很想再聽聽貝多芬的交响樂曲，唉，那是多麼偉大的音樂，可惜貝多芬聾了，我也聾了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這位老人家雖然聽不見聲音，但說話却眞還不少。」

幸而我是學過國際手語的，於是便向他做了幾個手勢，意思大概是：「這裏除了你之外，還有別的人嗎？」

老人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當然有，不然，我又怎知道有一位姓龍的先生將會到訪呢？」

接着，他把我帶引入內。

我們穿過了天階，來到了古老大洋房的客廳。

這客廳雖然古樸一些，傢俬也顯得相當殘舊，但却總算打掃得頗爲乾淨。

在這種古老宅院裏，我實在無法把它和「實驗室」這個名辭聯想在一起。

但老人接着却說：「實驗室就在後面，請！」

我只好跟着他走。

老人把我帶到一座野草蔓延的園子裏，然後指着園子後面的一座小山丘，道：「謝先生就在裏面，你自己進去好了。」

我搔了搔頭皮，再向前一直走，終於在一排竹林背後，找到了一道鐵門。

若不是那個聾耳老人的指引，我怎麼說也想不到，在這竹林後面，居然還會另有天地。

那道鐵門是虛掩着的，我只是輕輕一推，就把它推開了。

打開鐵門之後，就看見了一道石級，一直向地下通去，我沿着石級，一級一級地走去。

不一會，又是另一道鐵門，但這道鐵門却是緊緊關閉着的。

我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，只覺得整件事情，彷彿是由無數疑團串合而成的。

現在，我只好敲門再說。

由於這道鐵門十分沉實，若用手背去敲，只怕很難弄出响亮的聲音來，所以，我早巳拿着一塊錢硬幣，利用硬幣的邊緣來大力敲門。

過了一會，鐵門終於打開了，我以爲鐵門一打開之後，立刻就可以看見謝卡，誰知道開門的人却不是他，而是一個戴着金絲眼鏡的老者。

這老者面上的神情相當沉肅，他打量了我一眼之後，才用生硬的京片子對我說：「閣下就是龍乘風先生？」

我呆了半晌，終於點點頭，道：「在下正是龍某，閣下是——！」

「大庭久島，」老者緩緩地說：「歡迎你來到這裏，請進。」

「閣下是一位教授？」我立刻直接問他。

大庭久島道：「本來是的，但現在巳經退休了。」

我說道：「退了休也是教授，還請多加指教。」我後面那句說話，多半是看得日本電視片集太多，所以才懂得搬出來使用。

這時候，我巳看見，自己正置身於一間約莫一千平方呎大小的地下室裏。

這地下室裝有通風設備，燈光既不太明亮，也不會令人有光綫不足的感覺。

在地下室的中央，擺放着兩張長方型的木桌，這兩張木桌雖然很寬大，但上面還是擺滿了許多許多物事。

這些物事，石級巳到盡頭。盡頭之處，包括幾堆厚薄不同的書籍，幾百件大小，以至形狀都不一樣的工具和儀器，更有一排一排長長短短的試管。

這就是謝卡的實驗室。

但謝卡呢？他怎麼不在這裏？

「大庭教授，我是來見謝卡先生的。」我忍不住提醒這個日本老人。

大庭久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他現在的精神很痛苦，幾乎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勇氣。」

我道：「我也知道他受着某種困擾，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的。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例如費振凡仍然活着的時候，他也有這種困擾。」

我陡地心神一震，道：「他是怎樣死的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他帶着烈性炸藥，去見一個叫金槍手的職業殺手，最後，炸藥爆發，於是兩個人都活不下去。」

我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他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大庭久島望住我，慢慢的說：「對了，他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我沉思片刻，道：「是因爲他想殺金槍手？」

大庭久島搖搖頭，道：「小費的確想殺一個人，但他想殺的並不是金槍手，更從來沒有想和金槍手同歸於盡的打算。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但事情巳經發生了，這又怎麼解釋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我眞不知道怎樣才能令你完全明白這件事，而且，唉，你實在不該捲入這個漩渦裏的。」

我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我絕對不會後悔。」

大庭久島冷冷一笑，目注着我說：「年青人，你若知道整件事情的眞相，只怕就不會這樣說話了。」

我淡淡一笑，把話題岔開，再問及費振凡的事：「小費本來想殺誰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那是一個比你更狂野得多的年青人。」

我故作輕鬆之狀，道：「這人莫不是流行曲樂譜上的精英份子？」

大庭久島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任何歌手再狂野，也萬萬及不上這人。」

我有點不耐煩：「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他叫洛雲，據說是一間俱樂部的會長。」

我嚇了老一大跳，吃驚地說：「小費爲甚麼要殺洛雲？」

大庭久島盯着我的臉，道：「洛雲昨天曾經毆打過他，小費大怒，所以就想買兇暗殺洛雲。」

我不禁大奇：「既然這樣，何以却會



發生這件爆炸的事件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那是因爲小費的思想忽然改變了。」

「思想忽然改變了？」我大惑不解，「閣下這句話，我實在並不怎麼明白。」

大庭久島緩緩的道：「若要讓你完全明白這一件事，我認爲應該要從頭開始說起。」

「從頭開始？」我不禁聽得有點出神：「一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？」

大庭久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得要回溯到十年前的一個夏天了，那時候，我在扎伊爾的首都金沙薩，找尋一個人的下落。」

我道：「教授要找的是甚麼人？」

大庭久島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外甥，他又是我的學生，他叫井上橫志，這孩子自幼就十分聰明，在大學的成績也是極其優異，我相信，他將來一定會有極偉大的成就。

「但有一天，他忽然在機場打了一個電話給我，當時，他的聲音聽來相當興奮，而在平時，他却是個很沉默，絕少會樂極忘形的人。

「他在電話裏對我說：『我要暫時離開東京，飛到北非洲去見一個很重要的人。』我聽得沒頭沒腦，便冷笑了一下，道：『這人比你的學業還更重要的嗎？』橫志說：『當然更重要，她是一個從阿拉伯沙漠世界逃出來的公主。』

「我更是一呆，忍不住刺了他一下：『你不是要跟這位公主長途私奔罷？』我這句話，當然只是故意嘲笑他的，誰知道橫志道：『你說對了，我要和她私奔，和她在一起共同生活！』我聽見這句話，既是莫名其妙，又是十分憤怒，立時便喝道：『你在發甚麼神經？快點回來大家商量商量然後再說！』橫志却道：『對不起，時間巳來不及了，但我會儘快跟你聯絡的。』說完，他就掛斷了電話。

「我放下電話之後，很是担心，立刻趕到機場，但却再也找不着橫志，經過一番調查之後，才知道他乘搭飛機到埃及去了。

「兩天後，我接到一封電報，那是橫志從開羅拍發出來的：『舅父教授：事情比想像中更複雜、更玄妙，我現時在吉爾古兹伯爵家中暫住，稍後會南下中非，繼續我的神奇旅程。』我看見這封電報之後，仍然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到底正在那裏幹些甚麼。

「在接着的兩天時間裏，我拜會過了十幾位人仕，他們包括了一些老學者、國會議員、考古學家甚至是外國的特務頭子，希望可以查出吉爾古兹伯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物。

「直至第三天早上，一個曾經在埃及居住過五年的探險隊隊長，在電話裏對我說：『吉爾古兹伯爵是英國人，妻子却是混血兒，她身上有着埃及人和扎伊爾人的血液，而這段婚姻，也使到吉爾古兹伯爵受到極重大的壓力，結果，他離開了倫敦，在埃及居住下來。』

「這探險隊隊長又說：『吉爾古兹伯爵雖然很有錢，但却是個天生的冒險家，當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也是一支探險隊的首領，說來慚愧得很，我們這支探險隊若跟他的探險隊一比，簡直就是小貓與老虎，相去得太遠太遠了。但很可惜，這位偉大的貴族探險家，有一天在家裏沐浴的時候不愼摔倒，竟然就此摔斷了右腿，從此再也無法參加探險活動。』

「後來，這探險隊隊長又把吉爾古兹伯爵的電話和地址寫了給我，我立刻就打個長途電話到埃及去。

「可是，我找不着橫志，甚至連吉爾古兹伯爵也不在開羅。最後，吉爾古兹伯爵的混血兒夫人對我說：『伯爵陪着井上橫志到金沙薩去了。』我不禁爲之呆住，金沙薩是扎伊爾的首府，橫志發甚麼神經，那巳是另一回事了，吉爾古兹伯爵是個只剩下一條腿的人，爲甚麼也要陪着橫志南下扎伊爾？

「我越想越是不妙，但扎伊爾可不是富士山，就算我有着滿腹疑團和一肚子的担憂，也唯有暫時忍耐着，希望橫志早一點有訊息傳來。

「可是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我等了足足一個月，橫志還是音訊全無，我也曾屢次打長途電話到開羅，那個混血兒夫人每次的答覆都是一樣，她說：『井上先生沒有音訊，我丈夫也沒有音訊。』看來，她也和我一樣，都是担憂得很。

「最後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决定向大學請了假，然後親自到扎伊爾找尋橫志和吉爾古兹伯爵的下落。

「當我抵達金沙薩之後，立刻就找到了一個很出色的嚮導，我向他說明此行目的，他馬上大言不慚地說：『只要眞的有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跛腿的英國人到過金沙薩，我保證可以把他們的行踪探出來。』

「兩天後，這嚮導就喜孜孜地跑來對我說：『我查到了，在十五日之前，的確有一個日本人和一個英國人，在扎伊爾河下游出現過。』我立刻問：『確切的地點在哪裏？』那嚮導說：『他們出現過的地方，是扎伊爾河下游的一個古老村落，村長是個法力無邊的巫師。』

「我馬上就决定要前往那個古老的村落，那嚮導初時不肯前往，但在鈔票的誘惑下，他終於還是答應下來。」說到這裏，大庭久島輕輕嘆了一口氣，似乎是慨嘆金錢的力量實在厲害，若套一句中國俗諺來說，那便是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。

但我沒有作聲，到了這時候，與其插上一嘴，倒不如側耳傾聽更爲有益。

大庭久島沉默了半晌，才緩緩地接着說道：「從地圖上看，由金沙薩前往扎伊爾下游，只是一段很短距離的旅程，但我們却足足花了五天艱苦的旅程，才來到那個叫『蒙圭底泰給』的古老村落。

「這村落人口並不多，據那嚮導說，它人口最多的一年，還不到一千，但後來却又只剩下一半左右，大概只有五百人而巳。我聽了甚感奇怪，便問他是何緣故，那嚮導悄悄地在我耳邊說：『在去年，這村落跟另一個部落的戰士發生了激戰，結果雙方都傷亡慘重。』當時我也不以爲意，只是感到人類的天性實在未免太好戰而巳。」

大庭久島說到這時，眼中似是閃過了一絲特異的光芒。

我吸一口氣，終於說道：「人類的天性，似乎並不劃一，大概來說，有人好戰，也有人熱愛和平，但却也有不少人，介乎在這兩者之間，甚至往往顯得相當的矛盾。」

大庭久島點點頭，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講法。

過了片刻，他又接着說：「經過那嚮導一番斡旋後，我終於能夠獲准與村長會面，那村長的年紀已很老了，而且精神和健康都並不怎麼好，我向村長說明來意之後，那村長便說：『阿拉伯的公主走了，日本人和英國人也走了，還有那箱子也不在我這裏了。』他的說話，我實在不能完全明白，便通過嚮導問那村長：『你說的箱子，它是怎樣的？』當村長明白我所問的問題後，面上忽然露出了恐怖的神情，過了很久才回答說：『箱子是神的命令，也是神的意旨，它來自遙遠的沙漠，只有神的使者才能帶箱子來，也只有神的使者才能帶箱子走。』

「我當時心中暗暗失笑，但却也不敢直接流露出來，便問村長：『神的使者是怎樣的？』村長說：『神的使者，一定有神的鑰匙，也一定有神的說話。』我道：『神的鑰匙是怎樣的？』村長回答：『它有寶石一般的色彩，但比任何寶石都更光亮。』我又問：『神的說話又是怎樣的？』村長這次却大搖其頭，道：『神的說話，只有法師才能知道，也只有法師才可以聽，我祖父是法師，我父親是法師，現在，我的兒子以至孫兒，都是本村落的法師了。』

「我後來又問：『公主是不是神的使者？』村長道：『當然是。』我道：『她有神的鑰匙嗎？』村長道：『她已帶來。』我道：『她會說神的說話嗎？』村長道：『她已說了。』我奇道：『你怎知道她的說話，就是神的說話？』村長道：『神的說話只有兩句，她既然說得出來，那就一定不會有錯。』

「我聽了甚感奇怪，後來靜心一想，才弄明白他的意思，所謂『神的說話』，應該說成是『神的暗語』才對！那個從阿拉伯逃出來的公主，一定是知道了這兩句暗語，而且又擁有『神的鑰匙』，所以才能在這村長的手裏，把『神的箱子』拿走了。

「但那箱子有甚麼用？裏面裝着的是甚麼東西？這一點，當時我是完全不清楚的，後來，我發覺再也不能在村長的口裏，把事情知道得更加詳細，於是就向他告辭了。

「幾天之後，我回到了金沙薩，在一間旅店遇上了一個中國人，他就是費振凡的哥哥費振邦。」大庭久島嘆了口氣，才接道：「我是有目的而來，那可沒話說，但這位費先生，他眞是一個怪人，居然有這種興趣跑到金沙薩拍拍照片，看看非洲的女人。

「但人就是這麼奇怪，機緣也是這麼巧合，我們在金沙薩逗留了幾天，居然不知不覺間就成爲了好朋友。

「後來，我又回到開羅，前往吉爾古茲伯爵的府宅，出乎意料地，我終於看見了橫志，也看見了跛了一條腿的吉爾古茲伯爵，我立刻追問眞相，但橫志却含糊其詞，並以『弄錯了』爲藉口，不肯把事情眞相向我這個舅父披露，我不服氣，直截向吉爾古茲伯爵追問，並且問及阿拉伯公主的下落，但伯爵的反應也是一樣，根本就不肯老老實實給我回答。

「我蹩着一肚子悶氣，一怒之下自己先回東京去了，而橫志却又足足過了一個月，才施施然回來，但更令人洩氣的，是他的學業成績驟然急降，跟從前簡直判若兩人。

「我看得出，他心裏一定隱藏着極重大的秘密，而且一定和非洲之行有關，但無論我用甚麼方法，他對這件事總是三緘其口，再也不肯透露半點風聲。

「後來，橫志的成績越來越不像話了，他不但成績不像話，連私生活也越來越不檢點，有一次，他竟然帶着兩個妓女回到校舍胡天胡帝，雖然他後來承認喝多了酒，才會如此胆大妄爲，但無論怎樣，這都是絕對不能加以原諒的，於是，他被大學取消了學位的資格，變成了一個沒有前途的人。

「我說他沒有前途，那只是站在我的立場和角度去看他，若以貧富來衡量，他大可以每天花用一百萬日元而毋須眉頭稍皺，唉，這世界就是如此不公平，只要家裏有錢，唸不唸大學又有甚麼要緊了？

「橫志變成了一個花花公子，無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，但後來，我看得出，他並不是眞的在尋歡作樂，而是似乎在躲避着某種壓力，甚至是儘量痲醉自己。

「這種心態，當然是十分危險的，但我無能爲力，只好看見他一直痛苦下去，直至兩年前，他忽然離開了東京，帶着一個脫衣舞娘到瑞士渡假云云。

「但我很快就查出，橫志並不是眞的去了瑞士，那脫衣舞娘只不過在機場兜了一個轉就溜出來了，我再查下去，知道橫志來到了你們這個美麗的東方大都市。

「於是，我拜託費振邦，叫他儘量爲我留意一下橫志這個小伙子，但在他這方面，我得不到任何的消息。

「倒是橫志的父親，他派了幾個手下，來到本市千方百計地追查，終於知道他和甚麼人混在一起。

「和他來往得最頻密的總共有兩個人，這兩人都很年輕，他們一個叫費振凡，而另一個就是謝卡！」

聽到這裏，我的心中陡地一亮！

我忽然感覺到，許多本來零零碎碎，看來全然沒有任何關連的事情，彷彿已可以連串在一起。

但這些概念還是模糊不清的，因爲直到目前爲止，我所知道的一切還不夠深入，絕未達到進入整件事情核心的境界。

所以，我一言不發，只是繼續聆聽下去。

大庭久島沉默了好一會，又接着說：「費振凡是個野性難馴，並且十分好勝的富家子弟，但他却和一般花花公子不同，他絕少在歡場裏徵歌逐色，也不會在賭桌上戀棧沉迷。」

我吸一口氣，忍不住問：「那麼，小費眞正喜歡的是甚麼？」

「權力！」



「跟費振邦爭權？」

「不！雖然不少人都這樣想，而且，這種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小費絕不希罕費氏集團的權力。」

「那麼，他想要的權力是屬於那一種？」我奇怪地說。

大庭久島望了我片刻，才用一種冰冷語氣說：「他最羨慕、也最欣賞的一個人，並不是他的哥哥費振邦，而是卡邦！」

「卡邦？你是說在三十年代橫行無忌的美國黑社會大頭子卡邦？」我不禁大爲驚詫地說。

大庭久島點點頭，道：「除了這個卡邦之外，小費最欣賞的人就是自己，他早已立下決心，要創立 個屬於他自己的王國。」

「黑社會王國？」

「對了，就是這樣。」大庭久島慢慢地說：「小費絕不是爲了錢，他本身也有不少產業，即使在銀行裏的現金存欵也經常都超過三千萬美元以上。」

我不禁又是一呆。

費氏兄弟家財豐厚，那是衆所周知的，但單是費振凡一個人，就已經富有到這種地步，倒是令我意想不及。

大庭久島接着又說：「不少財迷心竅的人，爲了想發財而加入黑帮，但小費却是爲了要擁有權力，而涉足在這個黑暗的圈子裏。」

我抽了口涼氣，道：「看來，他在選擇偶像的時候，已犯了大錯。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選擇偶像，並沒有錯與對之分，問題是他太有錢，而且也太任性，所以他也要做甚麼事情，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擱得住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但到最後，他還是闖不過死神這一關，他的夢想也從此完結了。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死神，只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，而且聽來也太虛泛，例如，每個人死了，都可以說是死神降臨到他的身上，但實際上，每個人的死亡，都是有着不同的際遇和因由的。」

我道：「小費之死，似乎也和連勒之死同樣離奇。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不錯。」

我道：「敎授請繼續說。」

大庭久島默然片刻，才道：「橫志怎樣跟小費和謝卡認識，這一點我也不知道，但他們三個人結識之後，却不斷追查着一件怪異的物事。」

我道：「那又是甚麼東西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另一個箱子。」

我怔住：「另一個箱子？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在扎伊爾河下游那個古老村落裏，本來有一個箱子，後來却給阿拉伯一個公主帶走了，我們不妨稱之爲箱子A。」

我道：「另一個箱子是不是應該稱爲箱子B？」

大庭久島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箱子A和箱子B的外形，都是完全一樣的，只有箱子上面所刻着的花紋，並不相同。」

我道：「這兩個箱子有甚麼關連？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箱子A和箱子B，本來就是一對的，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忽然望住我，然後笑了笑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要去聽一個電話。」

我正聽得出神，想不到他忽然說出了一句這樣的話，不禁爲之一楞。

我立時道：「這裏可沒有電話鈴聲響過。」

大庭久島乾咳兩聲，木然地說：「電話已響起了，我必須去聽一聽……」說完，急急拉開鐵門，離開了這個實驗室。

我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兆，眼前彷彿又重現着連勒槍殺保鏢的情景，而也就在此際，實驗室裏忽然響起了一個人驚駭的呼叫聲！

這一聲呼叫不但突如其來，而且又是叫得那麼尖銳可怕，自然足以把我嚇得爲之跳了起來。

我給這聲音嚇得跳起，絕不表示我是個胆小如鼠的人，因爲那只能證明，我的神經並不痲木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我的反應也是很正常的，我立刻轉過身，向背後望過去。

我這一望一下，不禁整個人爲之儍住了。

我看見了謝卡。

謝卡是從實驗室內一道暗門裏走出來的，他的鬍子依然在，但頭頂却已連一根頭髮也沒有。

但他看來既不像電影「國王與我」裏面的尤伯連納，也不像是一個削髮爲僧的出家人。

他到底像甚麼？

也許是我的想像力還不夠豐富，以致在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可以說得上來……

## 來自外太空的「腦」？

我早就已經說過，謝卡可算是一個相當英俊瀟洒的年青人。

從我的審美眼光看來，他若刮掉了鬍子，應該會更加容光煥發，精神爽俐。

但世事偏偏就是這麼可笑，當我再度和他見面的時候，他刮掉的並不是鬍子，而是頭髮。

然而，在他頭頂之上，却也不是空空如也的。

他戴着一頂帽子！

既然戴着帽子，我又怎看得出他頭上完全沒有頭髮了？

答案很古怪，謝卡戴着的帽子，是用玻璃造成的。

其實，與其稱之爲帽子，倒不如稱之爲玻璃罩子更爲貼切得多。

他忽然刮掉所有頭髮，已經是一件奇事，何況頭上又罩着這個古怪的玻璃罩子，那就更令人有着莫測高深之感。

但這時候，我也無暇去研究這些問題了，首先，我要知道的，就是謝卡何以忽然會發出那一下恐怖的叫聲來。

「謝卡，你怎麼了？」我直視着他，很留意他臉上表情的變化。

謝卡臉上的表情似乎很焦急，他用力揮動着右手，向鐵門外一指，道：「大庭敎授不是去聽電話，一定不是！」

本來，大庭久島是否眞的去聽電話，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，可是，他若不是去

聽電話，又會去幹些什麼事情呢？

我又再想起了連勒，甚至聯想到二十年前，在塞爾澤島所發生的詭異決戰！

再想下去，我又想到了普士，也想到了死去還不夠一天的費振凡！

我的心忽然沉了下去，我直望着謝卡，駭然道：「我明白你說甚麼了！」

說完這一句話之後，我再不猶豫，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衝了出去！

我衝出實驗室，絕不是要躲避，而是無論如何也要把大庭久島找回來。

我奔走得極快速，簡直就像是正在參加一百米短跑，在不到一分鐘時間之內，我已跑回到那座客廳之中。

我終於看見了大庭久島。

大庭久島果然並不是去聽甚麼電話，他不知從甚麼地方弄來了一把長達呎半的尖刀。

當我看見他的時候，他正盤膝坐在地上，又用兩手緊握着刀柄，刀尖却直指着自己的胸腹。

而在他的身旁，已然倒臥着一個人，正是那個聾而不啞的老門房。

只見刀光一閃，大庭久島已用力把刀子插向自己的腹部！

× × ×

大庭久島這一刀，絕對不是用來嚇人的。

本來，他這一刀是絕對致命的，但我却及時阻止了他這次切腹的行動。

其實，當我看見這種情形的時候，我和大庭久島的距離最少還有八九呎。

八九呎並不是太長的距離，但在那千鈞一髮之際，就算只是相差一兩吋，也足以影响到整件事的發展。

雖然我奔走得極快，但怎樣也快不過大庭久島這一刀，所以，我若繼續衝過去，最終的結果，仍然將會慢了一步。

但很僥倖地，我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間，抓起了一隻放在桌子上的花瓶。

這花瓶不大不小，我順手拈來，連想也不想就向大庭久島的身上擲過去。

我這一擲是急急忙忙發力的，是否可以擲得準確，那是連我自己都不敢保證的事情。

但上天保祐，這一擲我成功了，花瓶不偏不倚，剛好擊中了大庭久島的頭側，由於這一擲之力非同小可，他立刻就昏倒過去。

而那花瓶，自然也已跌在地上，被摔個稀爛。

這時候那個聾耳老人已緩緩甦醒，看來，他是給大庭久島擊得昏倒過去的，但由於情況並不嚴重，所以很快已經沒事。

當他醒過來之後，看見花瓶被摔破，差點就沒哭了出來。

他直扯喉嚨，叫道：「我的媽啊，這是康熙年代的老古董！」

我心中有氣，忍不住大聲道：「就算是唐明皇時代的古董，也萬萬比不上一條人命那麼珍貴！」當我罵完之後，却又不禁爲之啞然失笑，想不到一遇上變亂，我就連這老人是個聾子也忘記了。

但聾耳老人並不傻，雖然他完全聽不見我在說些甚麼，但看見我這副兇巴巴的樣子，也知道我正在罵人，他只好嘆了口氣，再也不敢口出怨言。

我沉着臉，把昏倒過去的大庭久島揹起，然後又再折回實驗室去。

× × ×

謝卡仍然站在實驗室裏，我記得，我衝出去的時候，他已經是這副樣子，直到我揹着大庭久島回來的時候，他站立的姿態以至面上的表情，還是沒有半點改變過來。

我把大庭久島放在地上，然後轉過身來，望着謝卡。

謝卡也望着我，忽然間，我們兩人同時長長地吁了口氣。

我說：「總算及時把敎授制服，沒有釀成可怕的悲劇。」

謝卡苦笑一下，他笑得眞是極其澀苦：「現在是制服了他，但將來呢？」

我道：「將來？你的意思，是說他以後仍然會照做一次？」

謝卡道：「不是他會這樣做，而是有一種可怕的力量，逼使他非再毀滅自己不可。」

我吸一口氣，道：「是不是那兩個箱子在作祟？」

謝卡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就是那兩個箱子。」

我大感奇怪：「在這兩個箱子裏裝着的是甚麼東西？」

謝卡道：「這兩個箱子裏裝着的，都是法力無邊的腦。」

「腦？是人腦豬腦猴子腦的那個腦字？」我不禁呆住了。

謝卡又緩緩地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都是腦！但却不是人腦，更不是豬腦或者是猴子腦。」

我莫名其妙，道：「那到底又是甚麼腦？」

謝卡道：「一種很特別的腦，它彷彿是機械，又彷彿是具有生命力的！」

我聽得爲之皺眉，道：「你現在見過這兩個腦沒有？」

謝卡搖搖頭，道：「我沒見過，但橫志見過，吉爾古茲伯爵見過。」

我道：「那你阿拉伯的公主呢？」

謝卡道：「她當然也見過了，若不是她，橫志和吉爾古茲伯爵根本就見不着那一個腦。」

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是說他們見過的只是一個腦，而不是兩個？」

謝卡道：「若照大庭久島剛才所說，他們所看見的，應該是箱子A的腦。」

我道：「這種腦到底是怎樣的？」

謝卡道：「它有思想，有高度的智慧，但這却並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接收得到人類的腦電波！」

我又怔住了：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謝卡道：「譬如說，只要它高興，它隨時都可以在空氣裏把我們腦中所想的一切接收過去。」

我聽得有點不寒而慄，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很難接受這種解釋。

「我們腦海中所想像的事情，它怎可能會知道？」我說。

謝卡說：「在理論上，每個人的腦部都是不停在活動着的，而只要有活動，就一定可以產生能量。」



我瞪着他，本來是想加以駁斥，但是細心一想，却又覺得他的說話根本就沒有錯。

只聽見謝卡接着又說：「這種能量，在整體而言，都是十分微弱的，但在這微弱的能量中，却仍然也有高低强弱的分別。這種能量，跟廣播電台所發射的無綫電波，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。」

我搖搖頭，道：「就算你說的都是事實，但無綫電波一定會比人類的腦電波强烈千千萬萬倍！」

謝卡道：「你說的一點也不錯。」

我道：「人類的腦電波既然這樣微弱，那個『怪腦』又怎可以接收得到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們平時聽不見的聲音也有很多，例如螞蟻抬走一點點餅碎時所發出的脚步聲，又例如母蟑螂在橱櫃裏產卵的聲音，我們豈不是同樣聽不見嗎？但這種聲音，實際上仍然是存在着的，只不過憑人類的耳朶，還沒有法子可以聽得見而已。」

若在平時，我一定會抱着輕鬆有趣的心情側耳傾聽，但在這時候，我却越聽越是爲之心寒。

只聽見謝卡又道：「直至目前爲止，憑人類的科技，仍然未能製造出一副可以接收腦電波的儀器，就算有些儀器可以記錄着一個人腦部活動的情況，但那份腦電圖也只不過是繪畫着腦電波的强弱和形態而已，至於那人腦裏想着的是甚麼事情，這些儀器還是完全無法知道的。」

我道：「但那兩個箱子裏面的腦，却又何以能夠突破這一重困難？」

謝卡道：「腦電波其實也可算是一種語言，只不過我們根本未能直接將之完全收錄下來，所以，才會覺得難以理解和陌生。

「但那兩個腦，却具有極超級的能力，而這種能力，對目前全人類來說，都是極嚴重的威脅。」

我驚呆半晌，才道：「這到底是甚麼腦，它來自甚麼地方？」

謝卡道：「這兩個腦，據說是跟隨着一個大彗星而來的。」

我道：「甚麼大彗星？」

謝卡道：「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阿拉伯大沙漠上空，突然出現了一顆的彗星，它的尾巴很長，光芒更是極之燦爛奪目。」

我道：「就在那時候，箱子A和箱子B從天而降？」

謝卡道：「首先從天而降的，是一個龐然巨物，據說，那是一個金黃色的大光球。但那一天，沙漠上刮起了大風沙，等到風沙平靜下來之後，那個大光球已不知所踪。

「大光球雖然不見了，但却有人在附近發現兩個箱子，初時，大家都以爲那是寶物，立刻展開了兇險的生死决戰，這兩個箱子落在甚麼人手裏，已沒有多少人知道。」

「這件事情，發生在一八九九年的一個夏天，此後，人們已漸漸將之淡忘了。但是到了二十年前，其中一個箱子又再出現。」

我吸一口氣，問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：「當時，是誰擁有着它？」

謝卡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這種說法，並不很對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道：「那一點不對？」

謝卡道：「你應該問：當時，那個箱子擁有着誰。」

我一楞，覺得這句話似乎相當滑稽，謝卡又已接着說：「因爲這箱子裏裝着的，是一個來自外太空的腦！」

「外太空的腦！」我苦澀地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。」

謝卡望住我：「你不相信有這種事情麼？」

我搖搖頭，道：「我只是說不可思議，並不表示不相信。」

但我接着却又補充：「可是，要我完全相信，還得要有事實來證明。」

謝卡道：「連勒，費振凡都在不可理解的情況下自尋死路，還有大庭敎授，剛才若不是你趕去阻攔，只怕又已發生了可怕的命案！」

我吸一口氣，道：「你認爲，這是太空腦的傑作？」

謝卡回答道：「當然如此，太空腦不但能夠接收人類腦電波所發生出來的訊息，而且還可以對人腦的活動情況加以改變的。」

我的身子陡地一陣震動，而且還震動得相當劇烈。

其實，這種概念，早已在我心中存在着，但這概念不但模糊，而且根本是不可置信的。

所以，每次當我想到這一方面的時候，我立刻就否决了這種想法。

但到了此際，謝卡所說出來的事情，居然與我意念中的大概不謀而合！

× × ×

在實驗室裏，我們沉默下來。

過了足足三分鐘之後，謝卡忽然在實驗桌底下，找到了一根長長的繩索，我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不是想上吊罷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還不想離開這個世界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用繩索把大庭久島緊緊縛了起來。

我明白他的用意，因爲現在，大庭久島已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了。

但謝卡又怎樣了？還有我呢？

那個神秘的太空腦，會不會對我們的腦部進行可怕的干擾？

我忽然望住謝卡頭上戴着的玻璃罩子，我看了半天，終於忍不住問：「這罩子有甚麼用？」

謝卡苦笑了一下，但却笑而不答。

我突然怒火上升，道：「你這算是甚麼態度？不要忘記，是你要我來的，現在，我已來了，爲甚麼還要在我面前故作神秘？」

謝卡又再苦笑着，過了片刻才道：「不是我故作神秘，而是事情實在就是那麼神秘？」

我哼一聲，道：「現在，再怪異的事情也已發生了，就算你說這個罩子也是從外太空而來的，我也不會感到奇怪。」

謝卡道：「你說對了，這罩子的確是從外太空來到地球上的。」

我陡地一呆，又再注視着那玻璃罩子，道：「你從甚麼地方得到它？」

謝卡道：「這句話，你應該去問井上橫志。」

我道：「是他給你的？」

謝卡道：「不錯，他曾經到過這實驗室，臨走前放下了這個玻璃罩子。」

我皺着眉，又再問道：「這罩子有甚麼用？」

謝卡道：「橫志說，它可以對抗太空腦的干擾！」

我一楞，道：「橫志怎會知道這玻璃罩子有此奇效？」

謝卡道：「那一天，他對我這樣說：『太空腦的同類巳找到了我，他不像機械，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，對於太空的一切，他曾經向我誠懇地道歉，這個罩子，是他送給我的，只要戴着它，太空腦就會無所施其技，但若要效果好，必須刮掉所有頭髮，否則就會影響罩子的功能。』我立刻問：『你爲甚麼自己不用？』橫志說：『若要我整天戴着它，我寧願切腹！』說完，他就走了。」

我道：「他現在還在本市嗎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巳很久沒聽過他的消息，他這個人古古怪怪的，和小費一般不可捉摸。」

我又望住他頭上戴着的玻璃罩子，喃喃道：「但願它眞的有效才好。」

謝卡苦着臉，道：「但刮光了腦袋整天戴着它的滋味，實在並不好受！」

我道：「這總比『神經病突然發作』好上千千萬萬倍！」

謝卡不由自主地喘着氣，道：「你可以帮我的一個忙嗎？」

我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謝卡道：「去找找橫志，看看他那裏有沒有新的進展。」

我道：「大庭敎授又怎辦？」

謝卡道：「讓他留在這裏，我會照顧着他的！」

我沉思了好一會，道：「大庭敎授也是你叫他來的？」

謝卡道：「不錯，我以爲他會知道橫志的下落，可是，他也一樣不知道。」

我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到那裏去找井上橫志？」

謝卡道：「有一個人，他可能會有橫志的消息。」

我忙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謝卡道：「高倉一健。」

「高倉一健？」我把這個日本人的名字唸了一遍道：「他又是誰？」

謝卡道：「是橫志父親的秘書，自從橫志來到本市之後，高倉一健就一直跟到這裏，責任是要保護橫志的安全，不要小覷這個秘書，他有很大的本領，是個十分精明的人。」

我道：「他又住在甚麼地方？」

謝卡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有他的電話號碼，是橫志以前留下來的。」他從身上掏出了一張卡紙，上面寫着了一個電話號碼。

我把卡紙收藏好，然後就離開了實驗室。

事情似乎巳逐漸明朗了，但實際上，我腦海裏却仍然是混亂得很。

雖然，我早就知道事情一定十分怪異，但怪異到這個地步，實在還是大大難以想像得到的。

事情的核心，初時以爲是連勒在從中作祟。（尤其是魏一禾，這個觀念早巳在他腦海中根深蒂固。）

但展覽會的血案，使事情產生了令人震驚的變化。

直至如今，我知道了眞正作祟的，其實是兩個箱子。

不，正確一點說，應該是兩個來自外太空的腦。

這才是眞的怪異頂透了！

兩個腦，它們可以在箱子裏獨立生存了一百年，而且「性能超卓」，甚至是「法力無邊」，竟然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些甚麼，還可以更進一步，用一種難以言喻的能量，使一個人突然「神經失常」，甚至是毀滅了自己。

兩個腦。

那到底是怎樣的腦？

我眞想見識見識。

我越想越是莫測高深，彷彿墮進了迷離夢境，不久，我巳來到了那個廳子。

聾耳老人巳把破花瓶掃走，這時候，他正坐在一張快要霉得塌下來的椅子上發呆。

我不理他，拿起電話聽筒，準備首先找尋高倉一健這個人。

可是，電話筒響了很久，還是沒有人接聽。

我把電話掛斷，然後又再撥一次，結果還是完全一樣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在我背後笑道：「你要找誰？」

我怔了一怔，回頭望着那人，接着就忍不住失聲叫道：「洛雲，你怎會跑到這裏來？」

× × ×

洛雲也是一個令我感到莫測高深的奇人。

你若想捉摸他的行踪，我奉勸閣下不如到英國去找尋尼斯湖水怪。

我就算有八個腦袋，也决想不到他居然能夠找上這個地方來。

我只得放下了電話聽筒，牢牢地望住他：「你可知道小費的事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曾經揍了他一頓。」

我瞪着眼：「還有呢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知道，他給我揍了一頓之後，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。」

我大聲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洛雲聳了聳肩，微笑着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但小費並不是給拳頭打死的。」

我哼一聲：「但小費之死，你仍然要負上一部份的責任！」

洛雲道：「我不懂這是甚麼緣故。」

我道：「若不是你動手揍他，他就絕不會去找那一個職業兇手。」

洛雲道：「但就算他不去找金槍手，結果也是一樣的。」

我陡地一呆，忙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這道理簡單極了，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的。」

我有點負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並不是福爾摩斯大偵探。」



洛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也要說一聲對不起，一直以來，我都以爲你是個很聰明的人。」

我感到有點難以忍受，但忽然間，我巳明白了洛雲的意思。

——費振凡之死，最主要的原因，的確不在洛雲揍他一頓，而完全是太空腦的傑作！

換句話說，太空腦早巳决定要小費死亡，那麼，無論他怎樣死法，實際上都和任何人無關！

當我想通了這一點之後，忽然有着懊喪的感覺。

像小費那樣的人，簡直可以在社會上呼風喚雨了，但人類的性命，却偏偏又是那麼脆弱。

也許，最脆弱的還是腦！

人腦是腦，豬腦也是腦，兩者相比下來，自然是人腦聰明了不知若干倍。

但是現在，却忽然出現了一種叫「太空腦」的東西，它簡直是人腦最可怕的尅星。

但太空腦到底是甚麼東西？它來自浩翰宇宙的那一個角落？

我很想知道答案。

我陡然怔怔地望着洛雲，道：「好像伙，你知道的事情，似乎比我還多。」

洛雲並不否認，傲然地點點頭：「最少，我現在連你身在何處，腦海裏想着的是甚麼事情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」

我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你在開甚麼玩笑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只喜歡跟漂亮的女孩子開玩笑，而龍乘風先生閣下，似乎完全不符合這個條件。」

我悶哼一聲，道：「不要再攪花樣了，我要聽正經的事。」

洛雲道：「但現在最正經的一件事，莫如先把大庭敎授鬆綁。」

我陡地呆住了。

洛雲微微一笑，這一笑可說是洋洋得意之極：「怎麼？是不是感到很意外？」

我只能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好像忽然變成另一個人了。」

洛雲道：「另一個怎樣的人？」

我回答道：「一個不屬於這個地球的人。」

洛雲搖搖頭，道：「你這句話錯了，我還是你所熟識的洛會長，只不過我這一次的經歷，的確十分令人驚奇。」

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：「這裏所發生的事，你是怎樣知道的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猜猜看。」

若在平時，我又會破口大罵了，但這一次，我却很認眞地接受了他這個建議。

我沉思了片刻，便道：「是不是和太空腦有關？」

洛雲笑道：「果然聰明，再猜下去看看。」

我陡地揚了揚眉，叫道：「你的腦……你的腦給換掉了！」

洛雲哈哈一笑，沒有立刻出聲。

在那一霎間，我的目光一定變得十分怪異，在我的眼中，洛雲彷彿巳變成了一個有三顆頭顱，全身長滿蛇鱗，背上有四對翅膀的超級大怪物。

洛雲笑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我的腦仍然是以前那一個，沒有整個給換掉！」

「沒有整個給換掉？」我陡地一呆，道：「莫不是換了一部份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以爲它是收音機裏的乾電池嗎？」

我道：「那麼你的說話又是甚麼意思呢？」

洛雲道：「在不久之前，我跟扎伊爾之星合作，要對抗紐約之星！」

我更加聽得傻住了：「甚麼叫扎伊爾之星？紐約之星又是甚麼東西？」

洛雲道：「都是太空腦！」

「太空腦！」我拍了拍額角，發出了一下呻吟似的叫聲：「果然是太空腦，又是活見鬼的太空腦！」

洛雲道：「你要罵太空腦，本來我是無權干涉的，但請你最好能夠理智一些，不要好腦也罵，壞腦也罵。」

我兩眼一瞪，奇道：「難道太空腦也有好壞之分？」

洛雲道：「怎會沒有？就像是地球上的人類，我是好人，你是壞人，那是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分辨出來的。」

我爲之啼笑皆非，却也不去跟他計較，只是繼續追問：「這麼說，那一個是好腦，那一個是壞腦？」

洛雲道：「在扎伊爾古老村落裏，差不多巳經一百年的太空腦，就是好腦！」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個好腦的名字，就叫扎伊爾之星？」

洛雲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而紐約之星，就是壞腦。」

「好腦！壞腦！扎伊爾之星！紐約之星！」我嘿嘿一笑，道：「若只聽名字，倒會使人以爲那是兩顆稀世之寶的巨型鑽石！」

洛雲道：「鑽石又怎麼能跟太空腦相比？」

我道：「當然不能比，根本就是比無可比！就算你擁有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鑽石，那也不用高興，只要太空腦與之所至，把閣下的腦袋翻一翻，亂一亂，那麼你就可能會把這顆鑽石拋入火山口之內！」

洛雲道：「扎伊爾之星决不會這樣害人，它是善良的。」

我道：「善良到怎樣的程度？」

洛雲道：「它救了我，也救了井上橫志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你曾經和井上橫志在一起？」

洛雲淡淡道：「你可以跟謝卡聯絡上，我爲甚麼不能跟橫志在一起？」

我怔怔地盯着他，良久才道：「你巳知道了全部事情的眞相？」

洛有點神氣地道：「就算不是全部，也最少有百分之九十八點五以上了。」

我望住他，道：「你的腦到底出了甚麼事？」

洛雲道：「當然是好事，最少，我現在可以知道你心裏想着些甚麼。」

我心中暗罵了一句：「眞是不折不扣，百分之一百的混蛋！」

誰知道洛雲立刻就道：「你才是不折不扣，百分之一百的混蛋！」

在那一刹間，我眞的完全呆住了！

我的老天！他竟然眞的具有這種能力，可以知道我心裏罵人的說話！

這眞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奇譚！

但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，眞的巳經發生了！

不必太空腦，就以洛雲現在的能力來說，他巳可以列爲一個奇特之又奇特的奇人！

到了這個階段，我不得不甘拜下風。

「洛會長，我總算佩服了你啦！」我心裏這樣說。

洛雲顯然也「聽見」了，他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識英雄者重英雄，我也是佩服閣下爲人的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洛雲又說道：「外面有一輛裝甲車，你有沒有興趣進入裏面玩玩？」

我聽得一楞：「你說甚麼？一輛裝甲車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沒見過裝甲車嗎？」

我道：「裝甲車我當然見過的，但外面怎麼會有一輛這樣的車子？」

洛雲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對這種車輛很感興趣，說它的形狀，和他故鄉的厠所十分相似。」

我聽得爲之啼笑皆非：「這人倒夠奇怪。」

洛雲道：「你想不想見他？」

我聳了聳肩，道：「也好，反正我也想坐坐裝甲車。」

接着，我首先回到實驗室，這時候，大庭久島巳甦醒過來。

我把他身上的繩索鬆脫下來，謝卡極力反對。

我道：「現在形勢有了很大的轉變，大庭敎授再也不會成爲危險人物。」

謝卡一怔，道：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

我道：「我的道理。」

謝卡瞪着我：「你敢保證不會再出岔子？」

我道：「我可以保證！」

謝卡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大庭久島却望着我們，忽然道：「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謝卡正要出聲，我巳搶先一步，道：「這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。」

大庭久島臉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：「是不是我曾經做了儍事？」

我道：「沒有，你沒有受傷，也沒有人因你而受到傷害。」

大庭久島喃喃道：「不！我記起了，我曾經襲擊過人，而且……而且好像還曾經企圖切腹！」

我嚥了一口口水，緩緩地道：「但那巳經成爲過去，而且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。」

大庭久島用力搖頭：「不！我是躲不過的！」

我一拍桌子，道：「不要這樣悲觀，事情巳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！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我不相信。」

我又道：「但是這一次你非要相信不可！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相信甚麼？相信你這片面之辭？」

我道：「這不是我說的。」

大庭久島道：「不是你說，又是誰說的？」

我道：「是洛雲，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。」

大庭久島楞住了，他不再說話，但臉上的神情却變得極其怪異。

× × ×

在這古老大洋房外面，果然有一輛大型的軍用裝甲車。

我難以置信地望着洛雲：「你是怎樣把它弄來的？」

洛雲道：「當然是借。」

我道：「向誰借？」

洛雲道：「軍部的史達上校。」

我道：「你向他提出了甚麼理由？」

洛雲回答道：「借來兜兜風，散散悶氣。」

我倒抽一口涼氣，道：「史達上校一定說你瘋了。」

洛雲搖搖頭，道：「他甚麼也沒有說，只是立刻批准了我的請求。」

我陡地一呆：「難道是史達上校巳瘋了？」

洛雲道：「若在平時，他這樣做必然是神經出了問題，但這一次，却不能怪責史達上校。」

我「噢」的叫了一聲，恍然大悟道：「這又是太空腦玩弄的把戲！」

洛雲淡淡道：「這只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巳，可不必緊張成這副樣子。」

我道：「是扎伊爾之星幹的？」

洛雲道：「當然是扎伊爾之星，他和紐約之星一樣，都具有可以改變人類思想的力量，但扎伊爾之星是善良的，它絕不會叫別人去做任何壞事。」

我道：「但最少，它現在巳令史達上校變成了一個糊塗蟲。」

洛雲笑道：「這點小事，是無傷大雅的，你又何苦如此執着？」

我不再和他執拗，甚至連心裏也不敢罵他，一時之間，我覺得自己也變得古古怪怪起來。

× × ×

裝甲車裏巳有三個人，其中一個是唇上蓄着鬍子，看來很威武的軍官。

這軍官坐在駕駛位置上，一言不發，臉上木無表情。

我望了洛雲一眼，本想開口詢問，但後來心念一動，索性不開口，只是在心裏暗暗說道：「這軍官又是誰？」

本來，我在心裏說話，是想再次考驗一下洛雲那種超然能力的，誰知道這一次洛雲沒有開口回答，自己却又巳暗暗道：「他就是史達上校。」

也就在此際，我呆住了。

我怎會忽然知道這軍官就是史達上校呢？接着，我又暗道：「這就是腦電波傳送出來的效果。」

我更驚呆不巳！

因爲這一次，我巳發覺，這答案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用腦想出來的。既不是自己所應該知道的事情，何以居然却會想到了？而且，我還知道得那樣清楚！

「是扎伊爾之星！一定是扎伊爾之星！」這一次，倒是我親自用腦想出來的。

接着，另一個意念又在腦海中盤旋起來：「這是不必驚詫的，你只不過是比其他地球人更早一點懂得用這種方法來談話而巳。」這顯然又不是我本身所能發出的意念。



這是不必驚詫的！

嘿嘿，說得眞是輕鬆之至！試想一想，倘若在幾十萬年前的原始人，忽然遇見了一個性能優異，兼且力大無窮的機械人，你還可以要求原始人鎭定如常，一笑置之嗎？

現在，我就像個原始人，忽然遇見了機械人一樣，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只不過，我此刻難以相信的並不是眼睛，而是自己的腦！

我就算不是個腦筋永遠清醒如兔子的人，也絕不是個渾人。

但如今，我腦子裏，所想像的一切，却簡直混淆得有如雜架攤上亂七八糟的爛銅破鐵！

幸而，我總算最少明白了一件事：「這都是扎伊爾之星在作祟！」

也幸而，在我腦子裏作祟的是扎伊爾之星，而不是凶殘惡毒的紐約之星！

但無論如何，這種現象的確是很古怪的，古怪得足以令人畢生難忘。

但更令我畢生難忘的事情，還在繼續接踵而來。

因爲在這輛堅固無比的裝甲車裏，還有兩個人。

第一個人，年紀和洛雲不相上下，我才看清楚他的臉，便巳知道他就是井上橫志。（當然，這也是扎伊爾之星告訴我的。而漸漸地，我也開始習慣了這種奇異絕倫的談話方式。）

但另外一個人，我「想來想去」，也「想不出」他到底是何方神聖。

這人實在是神秘極了，我甚至不知道應該用甚麼字句來形容他的形貌。

× × ×

這人身披白袍，袍很長，袖更長，我根本看不見他的手，甚至連脚也看不見。

至於他的臉，我也看不見，因爲他這件白袍的式樣很特別，有着高高的衣領。

高高的衣領豎起來，把這人大半截面龐都遮掩着了，而且他的頭上，還戴着一頂老大的墨西哥毯帽。

可以說，除了衣服和帽子之外，我是甚麼也看不見的。

從身形看來，這人似乎十分矮小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他戴的帽子雖然闊大之極，但一點也沒有頭小帽大的感覺。

看來，這人的頭眞的很大，和他矮小的身材半點也不合襯。

我望住他，但却無法看見他的臉。

終於，我蹩不住了，便單刀直入地問：「你是誰！」

那人乾笑一聲，用低沉的聲調說：「我是個遊客。」

「遊客？」

「不錯，你不必問我的名字，只要稱呼我一聲遊客就可以了。」

我思索着，半晌之後才道：「遊客來自何方？」

「遠方。」

「可算是無窮遠嗎？」

「遊客」沉默了一會，才慢慢地說：「對你們地球人來說，眞可以說是無窮遠了，就算再遲十萬年，你們也無法到達我的家鄉……」

我長長的吸了口氣，整個人好像在霎眼之間就萎縮下來。

## 外太空的遊客

裝甲車開動了，它本來是戰場上的工具，但現在「遊客」却把它當作玩具了。

還有史達上校，他在軍部必然是個威嚴十足的將領，但如今却貶爲駕駛裝甲車的司機。

若要形容得貼切一些，史達上校簡直巳變成了一具木偶。

我不知道這輛裝甲車會駛到甚麼地方，但我也不去問，甚至連想也懶得去想。

我並不驚惶，也不是胆怯，而是感到可笑，感到悲哀。可笑的人不單只有我，悲哀的事也並不局限於某一樁、某一件。

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解釋，也不想用灰黯悲觀的筆法來加以描敘，總之，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。

洛雲的神情，倒是最輕鬆的一個。反觀井上橫志，他似乎表現得很沉着，但實際上，他是消極的，我甚至看得出，在他的眼神裏正充滿着說不出的無奈。

裝甲車是十分堅固的，但越堅固的車輛，也往往會令人坐得更不舒適。

遊客却感到很有趣，他忽然說：「這種落後的交通工具，眞的還可以用來打仗嗎？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在你們的星球上，當然不可以。」

遊客道：「但却可做我們的厠所。」

我道：「這並不好笑。」

遊客道：「我也沒有要你發笑。」

我道：「閣下此行，有甚麼目的？」

遊客道：「把早些時失落在地球的兩個箱子帶回家鄉去。」

我道：「就是那兩個太空腦？」

遊客道：「是的。」

我道：「你找到了沒有？」

遊客回答道：「巳找到了好的一個，而壞的一個，也巳朝着我們這個方向趕來了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這兩個太空腦怎會出現在地球之上？」

遊客道：「若以你們地球的時間計算，大約在一百年前，我們有一艘『火燄飛船』，在阿拉伯一個大沙漠上撞毀。」

我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你們留下了兩個箱子在地球上？」

遊客道：「不錯，那是兩個裝着太空腦的金屬箱子。」

我道：「火燄飛船上的人呢？」

遊客道：「全都埋葬在沙漠裏。」

我道：「連你們的人都活不下去了，兩個獨立的腦子又怎能繼續生存？」

遊客道：「因爲這兩個腦子有堅固的金屬箱子保護着。」

我道：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遊客道：「你想知道太空腦是怎樣的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遊客道：「太空腦，是用兩種截然不

同的材料做成的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忙問道：「是那兩種材料？」

遊客道：「第一種材料，是我們星球上兩個偉大科學家的腦。」

「眞的人腦？」我吃了一驚。

「不錯，是眞的人腦，」遊客緩緩地說：「當然，我們星球上的人類，和你們地球上的人類，是有極大分別的。」

我道：「但終究還是人！」

遊客道：「可是，我們的醫術和科技，却比你們最少先進了十萬年！」

我立刻表示不同意：「我們人類的科技發展，是以幾何級數飛躍邁進的，在一百年前，我們還是使用馬車、牛車、騾車，但現在——」

「現在還是差得太遠太遠！」遊客截然道：「就以營養補給的方法來說吧，你們地球人可以在一百歲之內不吃任何食物嗎？」

我陡地叫道：「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。」

洛雲笑了笑，道：「在地球上，根本就沒有多少人可以活上一百歲。」

我道：「而且，無論是一兩歲的小孩，或者是一百歲的老人，都是必須每天進食幾次來維持生命的。」

遊客道：「這就是落後！」

我呆住，半晌才道：「難道你們可以長時間不飲不食，而一直生存下去？」

遊客道：「不錯，在我們的星球上，早已用不着糧食這種東西。」

我更加難以置信：「完全用不着糧食嗎？」

遊客道：「我們每個人只要在出世的時候吸收一點點能量，便已足夠十年使用，而我們星球上一年的時間，大概已等於你們地球年的十倍！」

我吐一口氣，道：「那麼，若以地球的時間來計算，你們可以一百年不吃任何食物了？」

遊客道：「事實確然如此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你們的腸胃還要來何用？」

遊客道：「你說得很對，所以，我們的腸胃早已逐漸退化了，不像你們地球人，單是腸胃就已佔據着身體內部極廣闊的位置。」

我道：「既然連吃食物都可以省却了，還要廁所來做甚麼？」

遊客道：「招待隣近星球的朋友。」

我一怔：「在廁所招待朋友？」

遊客說道：「這又有甚麼不對的？反正他們也和地球上的人類一樣，既要進食，又要排洩，那又何妨就在廁所裏招待他們？」

我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聽來似乎眞的很有道理。」

遊客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們是很難理解得清楚的，因爲我們根本就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」

我道：「即使你們可以一百年不進食，但兩個單獨的腦子，又怎能繼續生存下去？」

遊客道：「若以你們地球人的醫術和科技，想做到這一點，自然是十分困難的了！」

「根本就絕無可能！」我直嚷出來。

遊客道：「一個人的腦子能夠和身體分開，對你們來說自然是無法可以想像的事情，但我們的科學家，却早已成功做到了這一點。」

他略爲停頓片刻，又緩緩地接道：「橫志，讓這位先生看看扎伊爾之星罷。」

井上橫志點點頭，從身邊取出了一隻箱子。

他用一枚會發光的鑰匙，把箱子打開來。

我吸一口氣，道：「神的鑰匙！」

橫志沒有說甚麼，只是把箱子小心翼翼的捧在手裏。

這箱子並不很大，也並不很深，裏面果然放着一副腦，我看得出，它仍然是活的！

但是這副腦並不是孤單地放在箱子裏，在它四周，都裝設着許多極小巧，看來也極精緻的儀器，那情形就像是有另一副細小的電腦，緊緊倚靠着那副「人腦」一樣。

這就是扎伊爾之星！

遊客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：「這一個腦，曾經用千年不變的保存劑塗抹過，這種保存劑，也就是營養劑，據我們的專家估計，它可以使扎伊爾之星生存五百年以上。」

我簡直驚呆得不知道應該怎麼說了。

遊客又道：「這類腦，在我們的星球上當然並不叫扎伊爾之星，但名字是不重要的，至於生存五百年，我現在也是以你們地球年的時間來計算，這樣，總可以使你們更容易瞭解一些。」

我茫然地點點頭，但實際上却是一點也不瞭解。

也許，我的腦袋已弄得太混亂了，過了片刻，才道：「這麼說，扎伊爾之星是用生命和科技結合而成的。」

遊客道：「這種說法相當貼切，當然，我們的科技，比你們地球人所知的一切，要高出很多很多的。」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氣，忽然道：「那個阿拉伯公主呢？」

這一次，遊客默不作聲，回答我的是橫志：「她已到了西方國家。」

我望住橫志：「你怎會捲入這件事情裏？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？」

橫志苦笑了一下，面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：「事情很曲折，我若將之全部講述出來，大概可以寫成一篇緊張刺激的小說了。」

洛雲笑道：「如此最合龍先生的心意，他本來就是個小說作家。」

橫志詫異地望了我一眼，道：「是眞的？」

我聳肩一笑，道：「邯鄲學步，拾人牙慧之流，根本不值方家一哂。」

洛雲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眞坦白！夠老實！但我却懷疑這些說話，是否故作謙虛，矯情做作！」

我拍了拍他的肩膊，哼聲道：「不要太過份了，我是絕對有權可以讓你消失掉的。」

洛雲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我將會在



甚麼地方消失？」

我道：「在我寫的小說裏！」

× × ×

裝甲車駛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，才停了下來。

遊客走了，他是帶着扎伊爾之星一起離去的。

扎伊爾之星的意念，忽然又在我腦海中出現。

若以扎伊爾之星作爲第一人稱，那意念應該是這樣的：「我要回到自己的星球了，這個『遊客』，他年紀比我細小得多，但相當精明能幹，而且樂於助人，就像我的性格一模一樣，遺憾的是，紐約之星太可惡了，他不斷運用腦電波干擾法去害人，連我隱居的古老村落，也受到他的襲擊，使村落裏大量年青戰士介入决鬥，造成極嚴重的傷亡，哼，他是故意要氣一氣我，因爲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曾經是情敵，而且是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……

「現在，我要走了，紐約之星也已答應回家，在你們眼中看來，我們都是異形怪物，但不要緊，因爲我和紐約之星，也只是太空旅遊路綫上的遊客而已，你們也不必担心有別的星球人來侵犯地球，因爲照我看，地球實在一點也不好，而且污染的程度越來越甚，若要我來評分，我們的星球可值九十五分，而地球就只值兩三分而已……」

× × ×

黃昏，夕陽給魏一禾的背脊擋住。

他站在露台前，手裏捧着一杯剛榨出來的鮮橙汁。

洛雲在，我也在。

許多莫名其妙的悲劇，都是紐約之星弄出來的。

「一個太空腦！」魏一禾哼着道：「這算是甚麼玩意？」

「你不相信？」洛雲道。

「怎敢不相信？」魏一禾冷冷道：「你好大的本領，私下裏查得清清楚楚，反而我却甚麼也不知道。」

洛雲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誰知道你心裏打着的是甚麼鬼主意？」

洛雲道：「據我想，戴狄斯和雅丁尼都是給紐約之星所愚弄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兩個人怎會惹上了紐約之星？」

我道：「戴狄斯是個私家偵探，極可能有人想知道紐約之星的秘密，所以惹上了麻煩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但雅丁尼又怎樣？」

我說道：「那却要追溯到普士身上去了。」

魏一禾想了想，道：「不錯，曾經有三個阿拉伯人去找雅丁尼交涉，可能就是爲了普士。」

我道：「普士夫婦逃亡到美國，多半是爲了躲避這三個阿拉伯人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和阿拉伯公主的事有關嗎？」

我道：「阿拉伯那位公主，當年還只不過是小孩子而已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那就可能跟她的長輩有關了，尤其是那枚神的鑰匙。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其中原因，只怕一輩子也查不出來了。」

洛雲道：「我知道眞正原因，因爲普士曾經想盜取神的鑰匙，他以爲那是寶物，但結果事敗，還觸怒了阿拉伯人！」

魏一禾瞪視着他：「你知道？怎會知道？」

洛雲說道：「這是扎伊爾之星告訴我的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洛雲道：「在許久以前，扎伊爾之星運用超然能力，驅使一個阿拉伯土王，把箱子帶到扎伊爾河下游的一個古老村落，他又爲自己定下了『神的說話』，又叫阿拉伯土王帶走『神的鑰匙』，然後，扎伊爾之星就在那裏靜靜地休息下來。」

我道：「這豈不是偸懶嗎？」

洛雲道：「人有勤力與懶惰之分，太空腦也是一樣，扎伊爾之星很貪睡的。」

我又問道：「直到最近，他才靜極思動嗎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但當阿拉伯公主帶着鑰匙趕到非洲的時候，却遭遇了意外。」

我道：「她出了甚麼事？」

洛雲道：「她患上了霍亂，而且好像快要死了，於是，她派人去找吉爾古茲伯爵，希望他可以代替自己到扎伊爾，但吉爾古茲行動不方便，必須找尋另一個人合作，最後，他選擇了井上橫志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吉爾古茲早已認識橫志嗎？」

洛雲道：「這兩人是筆友，互相通訊已七八年。」

魏一禾道：「這眞是妙人妙事。」

洛雲道：「至於紐約之星，他長期以來，都在紐約市轉來轉去，他最後選擇的僕人，就是連勒！」

我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連勒擁有一個這樣的箱子，但却只不過是箱子的僕人，甚至可說是奴隸！」

洛雲道：「一個家財億萬，舉世知名的鉅富，居然給一個箱子玩弄於股掌之上，眞是奇哉怪也！」

魏一禾道：「但你爲甚麼揍了小費一頓？」

洛雲道：「那純粹是誤會，而他的脾氣，也未免是差了一點，但我承認，我早就知道許多事，甚至老早已和橫志有所聯絡。」

我忽然想起了謝卡：「他戴着那個玻璃罩子，是不是眞的可以抗拒紐約之星的腦電波侵襲？」

洛雲道：「那是橫志跟他在開玩笑而已。」

我一怔：「他還有這個心情來開這種玩笑？」

洛雲道：「你以爲橫志是個木頭？永遠也不會做惡作劇？」

我不由失笑起來。魏一禾盯着洛雲，忽然說道：「你眞的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，無論甚麼棘手的情事，只要到了你的手裏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」

我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所以，他才是眞正的男主角……」

（全文完）

武林恩怨錄

# 劍神魔女

文·浪海
圖·飛可



## 雪地逼債　惡奴遭殃

時值隆冬，所謂數九寒天，滴水成冰的時候，鄉農是個閑在的日子。本來該是釀得家醇笑指天，瑞雪六出兆豐年的，但是，這幾年風雨失調，更要命的是朝政不修，縱容一批土豪劣紳，重利盤剝，刻腹小民，可憐，笑是笑不出來，豐年也不是他們的了。酒更是欠奉，能得吃飽不捱餓，已是上上大吉，那裏還敢指望其他。

自己不釀酒，勢必照顧村口的孟氏酒家。故此，孟大爺是笑呵呵的招待着班鄉親。

孟大爺是一個好好先生，生就一張胖圓臉，一部絡腮鬍子，而身材就似隻酒罎那麼樣，生意一好，他就在人堆中滾來走去──

鄉親們是在嘆氣，是在訴苦，借了些酒意是發發心中的寃屈、牢騷……不料，外面却有人在叫：

「趙三，趙三，出來──」

其中有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農，本在與鄉隣談說着自己的不幸，突然，他面色變了，變得萬分可憐的，在應聲，在走動，一掀門簾，他走了出去，外邊還在下雪啊！可是，那個趙三上身衹穿了件破棉襖，下身是條破棉褲，如果沒有這幾杯酒下肚，他眞抵不住這雪地寒冷……

一出門，可就不對啦，叫的叫，罵的罵，打的打，求的求。可憐的趙三是說不出整句話來，因為他的話全讓人給窒住了，打斷了。

「欠了租不還，可以，咱家的少爺祇要你女兒去抵償啊，你女兒呢？」

鬧了半天，為的就是趙三的女兒，村中鄉親可心中明白啊！趙三有四個兒子，就祇一個閨女，現年十六歲，生得挺俊。再說，一直在陽光、雨水下長大，比那些城市的姑娘多幾分剛健之氣。何況，窮人兒女，沒人能來服侍你，相反的，由於四個弟弟不太懂事，而病歪歪的母親，更該有人遞湯傳藥的，因此，她是早懂事，也早就支撑起這個窮門小戶。

就因為這樣，農家女子藏不住在家中，她得上田下圃的幹活，她的美麗就讓人看清了。也因此，引起了有錢人的注意。再說，就算那些大人大戶的老爺、少爺不會親自來看，就有那麼些忘八旦、狗腿子，催租、逼親的上門來，上門來還能不看見？

照他們那些狗腿子的說法是：年紀不適合，虧他一二年。現在，他們算是認為時間已到，好像養的肥豬，肥羊那樣，可以開刀了。不想：趙三的女兒，青子不見了，分明是躲起來啦，嘿嘿，可惜她跑得了和尚，還能跑得了廟？向他家人要啊，趙三就此苦了。

其實趙三根本不知道女兒跑了啊！他今晨出門時，女兒還在料理幾個弟弟呢……一轉眼……不，自己才喝了幾杯酒……時間不多──不，時間是不少了，酒徒是不會計算而已──她又會到那裏去了？

他本……他願意負責找回來……給個期吧……好，明天，這個時候……如果明天不見青子，那就不客氣……

趙三又回到了酒店中，有不少人圍了上來……可是，那個老闆却叫住了趙三：

「我說趙三啊……你還喝酒？不是我不賣，你得找青子去啊……」

「不，不用找，我知道她看我死，要看我死……所以，我今天第一個來……喝早酒……孟大爺，說實在，我……幾時那麼早來過？我心中煩……我怕和家中人……說話……所以……」

「你溜出來了……」孟大爺有些冷冷的，語調透出些不滿來。

「是……我……」趙三有些惘然之感了，他依稀看到不是一個人、或幾個人在看他，用冷冰冰的眼光看他，而是有幾百個人在看，用卑視之眼光注視他。意思是，你──這個可惡的老頭，你能這麼忍心，看住女兒往火坑中跳──

「不，我，可是，各位──我不甘心，但是，鄉親們，我是沒辦法──我是──」他突然蹲了身子，雙手捧面，他哭了，老人家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當衆哭了，那有多蹩扭啊！

人羣中，有幾個是比較了解趙三之家底，他們心中明白，趙三說的沒辦法，是實在的沒辦法，一家七口，一個又是長年病癱在床的沒用人。其他，除了趙三，就祇剩個青子，可以算個整力。兒子們，十來歲到五六歲，吃是挺能吃，帮是帮不了多少。幾年的虧空，又加上重利盤剝的黑心鬼。可憐，他是走投無路了。呂大爺看上了他女兒，他又有什麼辦法。誰也該可憐他啊！他是想盡了辦法，他打過山獸，他佈過陷阱，他更不惜氣力的苦幹……還



是不够，試問：那又有什麼辦法？

賣女兒抵償，當然不該──請教，他除了雙手奉上之外，他還能有什麼好辦法，避免如此慘事發生？

現在，他希望喝酒，是啊！喝了個稀里糊塗，然後倒頭一睡，百事不知，也不必理。他是希望用酒來痲醉了自己，然後，讓女兒出了門──但是，他依然是個人，他依然有知覺，他那會不痛心？他眞能女兒一出門就不再掛念了……他……讓人們阻住了喝酒，也就是說：他祇能清醒冷靜的，讓苦痛事，透心過……

可是，哭也不是個辦法啊？走吧……對啊，去找女兒吧，趙三是跌跌蹌蹌的出了門。

然後，酒店依然恢復熱鬧、飲酒，不過，始終有那麼一點愁意籠罩在四週，明明在講鄉耕之事，可不知怎麼一來，會說到了趙三，講其他雜事的，也會不知什麼一轉，轉到了趙三。趙三反而變成了話題，而一提起趙三，人們就有一種愁然之感，唉──人們是誰也沒能力能管這件事，誰也明白，呂大爺──這個獨霸一方的大人物，和他對碰，能討得好？

突然，有人衝進了門，叫衆人去帮帮忙！說青子吊死在村中社公廟前的老槐樹上。

人們陸續走了，一邊走，一邊在談論着趙青子。一致認為，青子太烈性，而呂大爺……逼人太甚！

趙三是眼淚鼻涕糊住了個面、鬍子……他傻住了眼，看着女兒的身子……有人在叫，快抬回去，別冷僵了──人們七手八脚的抬了青子走……不久，人走完了，祇有一個孩子，冷冷的站在廟門前，看着村衆的背影，他是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我──一定代你報仇，姐姐……」眼淚慢慢的，流下了他削瘦的臉上。

「孩子，你不怕冷？」

孩子讓這突然而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祇見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，站在他身後。孩子一見這笑容，眞想跳上去狠狠的打他一巴！但是，他秉性冷靜，强制了自己……對老人搖了搖頭。

「嗯，眞强項──」老人還在笑：「孩子，肚餓了吧？」

孩子依然冷冷的搖了搖頭。

「跟我走吧……」老人邊說已一手抓住了孩子，這可就令孩子火了！他不想走，你來抓他，他奮力一揮，他希望揮脫了手就走……對不住，孩子可依稀感到了自己的手腕，宛如上了副鐵銬，並且一股大力，拖了他就走。孩子急了，他冷然的說道：「老大爺，你這是用强！」

「是啊，老夫是用些强了！」

「我可心不服啊！」

「能不服嗎？孩子，人，總得向强力低頭的啊！」

「我肯嗎？我會嗎？」

「你想代你姐姐報仇吧？嗯！不留住小命？試問：你能報嗎？啊？」

孩子可幾乎跳起來了……自己想報仇，這是心中事，決不能讓人看出來，也不能風聲稍有外洩……老人……如果，他是呂大爺方面的人，那……孩子頭上有了汗──這冷的天，孩子可是冷汗淋漓。

「你怕了——」

「對！我……怕了……」

「那就得乖乖的聽我話……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沈師說過，士可殺不可辱……」

「啊……看不出啊，你還唸過幾錢書呢！」

「老……大爺……」孩子話未出口，突然，他發現，他已到了門口，而父親正在與呂大爺的爪牙說着話！

「各位，青子能救活……眞……我……我能忍心讓她死……於非命……各位……高抬貴手……」

「不理他，你得跟我們走……爲什麼？別裝傻啦，大爺要你還錢，總之一句話，還錢給人，你揀一條……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人在叫：「醒了，醒了……」好，這幾個狗腿子立即不說了，他們狗顛屁股的，走了過來看……果然，青子已吐出了口中濁痰，一個中年婦人在推她的背部，青子開始飲泣了。

「好……算你運氣不壞，哈，我們留二個人在此地，帮你看住青子，咱們幾個去通知大爺……哈哈……」笑聲中，眞的留下二個惡奴，名義上是照顧，其實是監視。

孩子可如瘋了般掙脫了老人，飛也似的撲上去——一邊哭叫姐姐——可惜，此時的青子是剛從鬼門關上回來啊！她的哭是第二本！第一本是上吊前的序曲！現在，可算是繼續下去——她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不清楚，弟弟的哭叫，她也是覺得在極遠極遠的地方傳來。

「孩子，別哭——別哭——」中年婦人推拿了一陣，又說了幾句話走了。誰也沒看清了此人是誰，老實說，當時亂紛紛亂閧閧的，誰又會注意了她……

但是，那個男孩可留了心，因爲，他是冷靜的孩子，又何況，他得記住，誰救了自己的好姐姐——雖然，他不認識她，更可斷定的是，她不是本村的人。

但是，他依稀記起來了，在沈師的家中，見過她一面。不過，他可能記錯……唉……現在得先看顧姐姐——他想起了姐姐的好處，多好的姐姐啊，寧可自己少吃一口，也省下來給娘，或者幾個兄弟吃。天不亮起身，有月光時，她可以徹夜的代自己兄弟幾個縫這補那的……娘生得和姐姐一樣好看，但是，娘老了，姐姐一直說：是咱們幾個累了娘……可是，姐姐，你可知道你的好看，會變成了你的不幸……他哭了，抱住了姐姐哭了——大聲哭。

「別哭了，小鬼，起身，讓青姑娘好好料理料理——喂，朱狗子，家中有鷄，拿幾隻來……」小鬼在下命令，可憐的朱叔叔是低頭無語，孩子明白啊，朱叔是靠幾隻孵旦的母鷄找些外用，或者，留作孵小鷄買錢……可不能殺！但是，那幾個呂大爺的手下，比陰兵鬼卒更可憎可厭。他們的說話，就是命令，不聽不從，他們有的是拳、脚。朱叔吃了苦，讓兩個惡奴拳打脚踢的，打了個乾嚎苦叫。

打了幾下，叫了幾下，好，兩人走了，自己動手，乾脆明瞭——朱叔是抱住了兩人的一隻大腿，求啊！告啊……當然是不行，朱叔讓兩人踢了個面青鼻腫！幾乎昏死了過去。可到底是阻止不了兩人——看兩人搖搖擺擺的走了。

孩子咬緊了牙，揑緊了拳頭，耳邊傳來了老人的語聲：「又想報仇？唉！小孩子，自顧不暇啊，你能嗎？」孩子是尚未辨清語聲的高低，抬頭一望，祇見一張笑臉向住他，如此的討厭，如此的可憎，老人大概也看出了孩子的心意，走了。

青子是醒了，她看清了週圍，她更看見了自己的弟弟二秀，她十分心痛……她明白自己死不成，她又是悲傷，又是難過，她抱住了二秀的頭，痛哭失聲……

不少鄉隣在勸青子。還不是那幾句話：「好死不如惡活。」「螻蟻尚且偷生。」「什麼什麼的，青子那會不懂；可惜的是，她活着無味，還有，將自己拿去餵那隻惡老虎？她是寧死，也好過讓那個惡人糟踢啊——

現在，死不了，她看到了二秀，她又是一陣刺心的痛！說實在，叫她抛棄了幾個苦命的弟弟，她也實在捨不得。當時是一時之氣，現在，眼見親人……她是難受，誰說……我是不想死啊！但是，好弟弟，我又該怎麼活下去啊？這話，她祇能放在心裏。

咦，兩個狗腿子回來了。奇怪，爲什麼走路時……脚步跟蹌啊，明白了，喝醉了酒。不對，朱狗子家中不能有酒，早已說過，幾年的歉收，家家戶戶有他們的難處，誰也不能再耗費米糧來釀酒。那麼，兩位是幹什麼來啦？

再看一看面色，更不對，面如死灰……唉——我們是苦於吃不飽，我們也苦於應付租、賦，你們是得天獨厚啊，你們——還有，剛才還是意氣如虹，更且，打人踢人挺有力的，那會一下子變成只煨灶貓的？鷄呢？對啊！他倆是去捉鷄的啊！爲什麼手中無鷄？兩個大男人，並且，時時來鄉下，漁肉鄉民的，他倆捉鷄拿鴨，可算是手到拿來，那會捉不着……

再看看淸，兩人在抖。天是冷，他倆穿得好，也不算少。咱們冷死，也輪不到他倆叫冷。這又是個奇怪，什麼件事？沒人能明白，但是，兩人來到了朱狗子面前，四膝跪地，拚命叩頭——又是個怪事，叩什麼頭啊？

「求求你……老朱大哥，饒了我倆，饒了我倆，我們做豬做狗，也記得您老的好處！」

朱狗子是大驚失色，在場人又有那一個不弄了個稀里糊塗？這兩人難道捉鷄捉不着，碰撞了六畜神了？

「你倆是幹什麼啊—我的大爺—」

「不，我是狗，我是忘八，我是——是——畜生。您老饒了我倆……我倆祇是奉命行事啊……」邊說邊叩頭……眞應了那句老話，叩頭似搗蒜。

朱狗子是實在弄不明白啊，他面有難色，他想扶起兩人，不料兩人可又怕朱狗子的手，「別再折騰我倆！我明白了，老人家，你有反彈之力，損人氣穴……你……饒了我們吧。」

什麼？反彈之力？損人氣穴？朱狗子是眞人不露相，剛才他是用了一種怪手法，可以捱打不還手，其實，他已用自己的眞氣反擊對手？不過，鄉村佃戶，他們那



能懂得這些，眞，說了他們也不懂啊！

那麼朱狗子懂不懂？除非他是眞人不露相，否則，他也是不能懂……因爲，有件事是鄉隣清楚的，朱狗子是本村人，可以說生於斯，長於斯從老於斯，極可能最後是死於斯。說他是個勤儉的鄉農，沒人會反對，說他是個隱居於此的湖海大俠，對不起，沒半個人能相信。

朱狗子是一面惘然之色，誰也看得出他是眞的。還有人記起三年前，爲了家計，也進過山打獵。可憐的是，他摔斷了腿，如果不是趙老三進山看見，狗子可能就此完蛋。就算如此，他還得接骨駁筋的，養了半年的傷……家中鬧得更拉下了虧欠……養了幾隻鷄，是他夫婦的性命。爲了鷄捱了打！幾乎給打死了——而今，一反而變得如此模樣，他能不能承認？

「誰說的？」有人問了，對啊，該問問這兩位狗腿大爺，誰說朱狗子有這種功夫的？

「是個老先生。」

那來什麼老先生！眞！你尋我找，村中幾時有過老先生，但是，人羣中有個人他心中一動！二秀！他突然又想起了那張令人討厭的面孔，難道是他……」

「不是我……」

二秀幾乎跳了起來！我祇是心中在想，什麼，他已看出來了？他抬頭循聲一望，祇見老人在人羣一角，露出了那張令人討厭的笑容，這——孩子是個玲瓏的人，雖然冷傲，可不笨，突然他有所發覺，老人不是個沒來由的人。分明，他的說話沒有其他人聽到……他相信，決不是衆人耳朶不靈，也不是人們的疏忽，而是老人的說話，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方法，令他的說話，祇有自己一個人聽到。

「你別不信！嗯，想不到，這兒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啊！哈！小子，別再看我，反正有好戲可看——」

二秀是有些明白，有大半不明白。什麼臥虎藏龍，又說什麼有好戲可看……不過，有一點可以明白，姐姐的事，已引起了俠義人士之不忿，他們會出手，他們會救姐姐出火坑。

二秀是突然乘勢跪地，雙手合什，口中喃喃祝告：「但願俠義人士救姐姐，那麼，自己就算是粉身碎骨，也是心甘情願的。」

青子可不明白兄弟在做什麼？可是，她也看見了兩個狗腿的一切，她當然不能明白，也不會相信朱叔是個俠隱，不過，事出有因，不是無風起浪，否則，兩個狗腿子決不會如此狼狽！

誰呢？誰能做這種事？不是朱叔，總該有個人啊。

朱叔是簡直是啼笑皆非了。他已指天罰咒，你罰你的，他兩可無論如何的要朱叔饒命……

「兩位何必强人所難啊！」

二秀心中又是一凜。是沈師！不是要回家去看看的，怎麼又回來了？但是，人羣是分開了，走出一個文士，此人生得不算清秀，但是一領青衿，別有一股雅緻風度，鄉人當然認得，他是前年暑天來到本村的。然後，設一村塾，教村童唸唸書。有時候，他還帶了幾個村童進山中打獵，人挺和氣，也挺斯文，更可貴處是他個性慷慨，極喜助人，本來，朱叔，趙三還有幾家人家早已支持不下去了，全仗他的帮助。當然，他不是個大財東，祇不過他本身有些朋友，時時寄些錢來。至於他的朋友；很抱歉，沒人見過。祇是在最近，有個中年婦人出現。不過，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……

青子是想到過他，如果這件事，他在的時候，可能他不會想不開。至少，他是會代自己劃策個辦法。三個月前他走了，因爲，他要還鄉去看看，說明過了年再回來，想不到，他回來得那麼快！

兩人一見沈老師——村中人都這樣叫他。除了知道他姓沈外，也眞不知他的台甫，他的外號的。至於兩個狗腿子，由於一直在村中出現，所以也認得他。可是，他來說什麼强人所難……唉！沈老師：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倆的命在他手中繫着吶。如果不求朱狗子點頭，兩人的小命可眞能應了那個老人所說：一過時限，他倆就得死，死得萬分可怖，甚至於死前還得受盡苦痛折磨……

因此，他倆不能因他一言而罷休，性命要緊啊！

「眞的該有所弄清啊…兩位那會知道朱君有如此之功夫……至少，你得說個明白啊。」

「是位老先生——但是，我倆……現在已開始胸口作痛——如果……痛部延開，那……」狗腿子哭了。

「對啊，該拖住他……」一個老人在說話。

「是你……」沈師是面色微變，看清了老人之容貌。

「怎樣，此地了結，還是找幾個帮手，打個熱鬧的？」

「谷先生？唉……想不到，你依然找來了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早就說過，我是陰魂不散的啊！」

「很好！三日後，在平頂山，黑峯頂會面。」

「好啊，」老人微微一笑，可是，他的不得人心的笑，令二秀更爲討厭。不過，他心中萬分激動，因爲，他已有所明白了，原來，沈師不是個沒來歷的人。

沈師看來是無法掩飾自己了，他伸手在兩個狗腿子背後，各人重重擊了一掌，然後，冷冷的說道：「走罷，別再來惹人厭，歸告爾家主人，靜等報應。至於你倆性命是保住了，不過，也該形如廢人……哼哼，別再嚕嗦了，我可不喜歡與人討價還價……」

兩人是走了，沈師是對青子看了一眼道：「我來遲了一步，唉，你是命不該絕，好好保養自己。至於，那些惡人，我會代你們打發。」沈師說完想走了。青子伸手一攔：「沈師——你說過……你還得修養一年！才能復原的啊？」

沈師看了青子一眼道：「何必代我勞心——」說畢，他是走了。並且，一晃眼，不見了他的踪影。看他是走得挺逍遙的啊！嘿，不知什麼一來，人，不見了。村人有的明白，有的懵懵。不過，誰也看出，他不是個平常村塾教書的，青子是怔住

了。誰也沒有她清楚沈師，因爲，是她將他引進了本村，記得是個夏日黃昏，她爲了母親之病，進山採些野菌，熬些湯讓娘開胃，在野菌叢生地，他發現了沈師，誰也知道，野菌生在寒濕陰僻之地。不是熟悉此地山路，不會來到這兒來。何況，這個文士是俯伏在地，姑娘是個好心人。她得叫醒他，和他說明，當其拍拍文士的後肩時，她發現文士不是睡，實在是昏迷——她慌了手脚，仗着力大，她將文士扳過身來。不想，她一反轉文士之身時，看見文士身下壓住了一條蛇，一條山中極不易發現的七星烏梢！那麼，文士是爲蛇所傷，聽父輩人說；爲此蛇咬中，那是無藥可醫，如此說來，文士是死了？

由於看清了蛇是死了，再看見文士胸口有蛇牙，她是勉爲其難的，代他去蛇牙——這是她學過的，因爲，她父親是個山裏通。青子爲了希望減輕老父之辛勞，所以她也學過了！她去蛇牙時，才發現文士心頭尚熱，並且，有微細氣息，姑娘可不讓文士死了……一眼又看見文士手中各執一支草藥，姑娘心中一動，她看清了——正是尅制七星烏梢的斜山蓮：她連忙撬開了文士的咀，很好，可能文士是有心人，很自然的開了口，姑娘餵了文士，用口咬碎了斜山蓮，以口對口的餵下去的。

姑娘祇顧救人，根本沒有想到男女有別——

文士是心中明白……他幾乎想哭，但是，尚幸，姑娘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。自己知道，如果不是姑娘熟悉一切，自己是無論如何的——該死去荒野。

因爲斜山蓮的藥性對症——他睡着了。不過，睡夢中，他又看到了另外一張臉——一張美麗又俏俊的面，他那裏想得到，如此美麗的臉，却已藏了一顆如此狠毒的心。

她會突然發難，無論如何想不到，自鳴爲名門正派，又頗具俠名的谷氏龍鳳的一鳳，向他暗算。爲什麼？爲了殲滅自己這個邪魔。他身中的又是什麼暗器？黎山七煞教中的七煞毒砂！他是想破了腦袋，也想不出，她那來的這種暗器。

中了如此陰毒的暗器，唯恐自己不死的，谷門中的有名人物全露了面……如果不是屢勸自己，而自己豬油矇了心，不理不睬的那位老師姊出手阻了一阻，自己根本無法再活下去。

自己是個傲、狠、冷、毒的人。不錯，人，還是我行我素的好。一直來，自己是根本不顧別人的說話。不聽動，不聽阻，與谷鳳娃的交往，師姊勸之又勸，希望自己有所醒悟。可是，自己是拒絕了——自以爲自己是不會錯。又何況，谷鳳娃對自己的情意，除非是個土人木偶，否則那會不明白。師姊說：言甘而重，其中有詐！怕什麼？自己可是個受人欺弄的。

谷鳳娃招來了不少事故，自己是一直偏袒她，最後，更憑仗自己的功力，代谷鳳娃毀了七個門戶之名宿長老。待得自己看出，谷鳳娃是用自己代她火中取栗時，她出了手，他中了她的毒砂，邪門中極可怕的毒。

自己是師父關山門的弟子。因此，他有不少功夫是師兄姊們沒學過的，也更因此，他懂得如何來醫療黎山七煞砂的毒性。他憑仗自己功力，乘隙而走，他更憑自己機智與易容，趕到了平頂山——他知道，祇有平頂山的半斜蓮可以尅制七星烏梢，而七星烏梢毒蛇恰恰可以吸出七煞砂的毒。

可憐，他來到平頂山，已是筋疲力盡。還有，他根本無法可以引七星烏梢蛇來，他滿山亂走：他最後在山陰處與烏梢蛇兒見了面：可惜他已無法能制止這條毒蛇了。

尚幸他的功底厚，就算是毒砂已發生作用，他已無法可以再仗功力來尅止毒性發作，現在，更且是毒蛇已來——七星烏梢發覺尅制自己的天然尅星在對頭手中時，牠是飛竄上身，張牙就咬。自己無法再作好的打算，祇有一個合撲，將毒蛇硬生生壓住，憑最後一口氣，他希望咬嚼斜山蓮時，烏梢蛇毒已入血中，他再也不能行動……祇有一個念頭，不可丟失斜山蓮。

幸好，或者是命不該絕，來了個農家女孩，並且，她是極具眼光，將他從閻王爺手中搶了下來。

當他醒來時，四肢不能隨意運用，他明白，蛇毒未清。還有，幾日來未進飲食啊——唉，即使如此，自己至少得修煉二年，才能眞正的恢復本來的面目。二年，二年中得隱姓埋名……唉，想得那麼遠幹什麼啊，自己不久就會餓死在這個陰濕的山谷中。

他哭了。英雄一生，傲橫一生，哼，他也會流淚。他苦笑了，但是，他恨的是自己——腦中又浮起了師姊的面容。焦急的神色，師兄們一個個與自己翻了臉，祇有她，始終是照顧着自己，可惜，自己又如何？眼淚是爲她流，不，他不想死，他希望報仇。

可是，自己將餓死在這裏了。

鼻端聞得一陣香味傳來，自己又爲人扶起了，一個農家女孩，將自己又扶又拖的，將自己扶在一棵大樹邊。看清了，四週有着不少竹草交織的短籬，圍住了自己。還有捉野獸夾子，一個小型的陷阱，分明是姑娘化了不少力氣作成的。

現在，姑娘開始餵自己吃飯，可憐的飯！雜麵的糰子，不過，湯挺清鮮。哦，是野菌熬的湯。

吃了一頓從未吃過的美妙早餐——時辰是天色微明，該算早餐了，他來了精神，是了，他可以行動。至少，他已可以對付那些野獸、毒蛇等。

不過，姑娘在笑。對他說：得休息好幾天——她會送飯來——可惜，她家窮啊，不能找來好東西——呃……他眞想笑出來……傲橫一生，他——竟然要憑仗一個小女孩來救自己。要報仇，對……大丈夫能屈能伸……

「谷鳳娃！我會來找你……」突然，他想起來了，我會找她，焉知他們不來找自己？現在，不，在二年中，他是無法與他們見面。他受了傷，他也細細的盤算過，谷門不會輕易放過自己，他們必然會乘自己力弱之時找上門，殺了自己，以絕後患。

一直來，這個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獨行怪傑，今天却是在提心吊胆的情形下，莫



名其妙的恐懼中，糊糊迷迷的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的，過去了一天，也祇能是約莫的時間，他的疑慮未去，好像聽得些脚步聲，他不由自主的警醒了，現在，雖說他的功力尚未全部恢復，却也已有了三成，此君是個不世出的武學奇才，因此，即使目下祇得二三成的原有武功，可也已令他能聽出來，來了三個人，二個落地步聲極輕，一個却是堅沉有力……

「這兒是山陰地啊！我爹說過，常有毒蛇惡物出現……」

「嘿嘿嘿——小姑娘，那你就不怕了嗎？」

「客官，我不是不怕，一來，我是走慣走熟，二來，我跟爹學過設阱啊，捉蛇啊！啊！對了，我還在那片陰濕地設了個圓形阱呢——你走去看看——你倆跟我一塊兒去看看——啊！那個地方啊，有很多山菌，可肥大，又鮮味的，你倆去不去？嗯……至於人，眞不能在這個地方住——尤其是夜深，我爹說了，有山風，有毒霧，能把好人鬧病了——到了，你看，我說的不錯吧，呃，或者，你倆去看看，眞能有你倆要找的人，也不一定，怎樣，不找了，走了？哦，我當然不會說，再說，我也不認識什麼人……此地也不會有陌生人……除了你！」

「不許你說——」有一聲女人呼斥聲，此君不由自主的一凜。

「我早已說過，我不會說。」

「大姊——嘿嘿——怎樣？」語聲極惡。

「艮弟，咱們可是名門正派，那能如此……走吧——」

「兩位走啦——呃——不帶你們走出去啦——」小女孩還挺眞誠熱情的在說話呢！

他是心中明白，這個小姑娘是幫了自己個極大的忙，全仗她——否則，自己是極難走脫了這一對姊弟的踊捕。如果——突然，他由心底泛出個感激來，小姑娘是爲了救自己，她幾乎爲兩個所謂江湖名門正派人士所殺，而且，在這個地方，小姑娘被殺，除了家人因不見她回去，而入山找尋外，她極可能死得不明不白，即使家人找到了她又如何？一具屍身，又怎能查訪出，爲何人下手？就算你知道，也是無可奈何，鄉間民女，又能拿這一對姊弟怎樣了？死了，還不是白死？

她爲什麼帮助自己——即使她不知自己來歷，即使她不是江湖人士，她也該爲保護自己而出賣他——一個她根本不認識的受傷者啊——她這是爲什麼？

「因爲，我是窮人——」

等了好久，才見到了小姑娘——青子。她是十分誠摯地說着，回答着自己的問話。

「因爲我是窮人——」六個字宛如六枚重鎚，打得他頭腦發沉，傷者不禁有所悟，窮人才值得人欽敬，可是，早就說過，此君是個不世出之奇才，因此，他心中感激姑娘。不過，却又另外有了份留心，他再不能一見如故，也不肯將人當作朋友，他吃過虧，他不希望再吃虧，即使實在是個民間女子，决不是有什麼江湖人物，他依然留了分小心。

他對青子說出了自己的姓名——當然是假名——沈景山，然後，他也不再數說其他，祇說他可能會在八鄉村中定居下來，至於自己該仗何爲生，教蒙館，青子是十分懂事的點點頭。

他永遠不明白，這樣個聰慧而不懂事的女孩子，她的智慧從那裏來的，天賦，他可永遠不相信，突然，他更留下了份心，別是有爲而來，更可能的是，敵人的深謀遠慮的伏着，不過，如果是敵人的伏着，他是那會活下來。對啊，他早該死了，可是，他又嘆了口氣，自己的對頭不少了？有名門正派，也有邪魔外道，自己——簡直是天下皆敵啊——他祇有一個想法，不論是敷衍，也不論是受騙，反正已來了，等吧，等他們發動，自己祇有一個願望，就是，希望他們發動得慢一些，最好，讓自己功力全復，那麼，唉！他苦笑了笑道：「到那個時候！朋友，你們不來找我，我也不肯放過你們！」

事實讓沈老師看出來了。孩子因家貧，還有，她是個個性極强的孩子，家貧，令她早已担負起家中的担子，家貧，令她對人對事有個深刻的認識。他更看出了青子十分愛護自己的兄弟，爲了內疚，爲了懺悔自己的看法不對，因此，他將二秀引入了門，他已有了個打算，青子是爲家務，病母所拖，不能好好的習武，那麼，試試她的兄弟們，結果，他看中了二秀。

當師姊在無意中找到了景山時，她已打聽出來，谷家，那個自鳴爲滅魔長老的谷乾用，已開了山門，並且，詳細的詢問着四方追索者的報告，然後，他是決定再來八鄉村深查。

谷乾用是忘了詳細考查自己門下，當他由洛陽北部出發時，他的心腹大患玄魔門中唯一長老，人魔飛天的山玉珮已得門中人之千里魔火傳訊，先走一步的，找到了沈景山！

沈景山見到了師姊，他不免萬分的內疚，但是，山玉珮是善言開導，她希望師門中唯一的傳人能不涉及此禍。她是十分清楚師弟的個性爲人，他强傲，冷狠，因此，她要師弟記住，忍一時之辱，而求能眞正的報仇。

他現在是不敢對師姊再有什爭執，事實俱在，師姊是比他精明得多，他是向村童講了講他有事回家鄉，他走了，誰又想得到，他剛到洛陽附近的七里莊時，他聽到了一個他從未想到的事！玄魔門中三位長老，十七名二代弟子被自鳴爲滅魔門的谷乾用，聯合了所謂名門十三派，將玄魔門挑了，二十名玄魔門中精英是死是活，不清楚！爲可能是爲谷乾用扣押住了。

他知道谷乾用的用心，何況，此老是個陰狠，沉鷙的人。他爲求成功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如果二十位同門爲其所扣，那麼，玄魔門中的秘枝，至少有七種，又得爲其逼出而據爲己有。

又有個訊息傳來，谷乾用率領四大金剛遠去康藏之間的塔布屯，沈景山是不禁大驚，因爲，玄魔門下的唯一傳經長老，貢喀爾在那裏坐修，所謂傳經，那就是說，玄魔門中的秘籍經圖，全由其執掌，如果貢長老有什不測，那麼，秘魔門算是眞正毀了，當然，他是相信這個傳訊。因爲

，谷乾用是掌握了廿名門下同參，極可能有人會吐出口風——他不能再等，他是立即再返八鄉村，不想，他是中了計，現在，他是親眼看到了谷乾用。

沈景山不是個笨人啊，當下已明白，可能有人出賣了他們，至少，谷乾用與他照面，是對他一個說明，突然，他更明白了，貢喀爾長老根本無事，並且，玄魔門的傳經長老，所居地宮，豈是一般人可以找到？即使誤打誤撞的找到門戶，也不是輕易能進了門，別說貢喀爾長老之功力不乏，其人性如烈火，逼得他急了，老人是會甘心一死殉教，他死了！這些經典圖籍全算廢紙。

但是，他又那會輕易上當，他心有所悟，自己實在已墮入谷乾用的圈套中，並且，自己的弱點已為谷乾用瞭如指掌，谷乾用果然是個智慧過人的長才，當然也是自己的照命尅星啊！

他怕了，不是怕死，而是怕不死啊，他希望見到了師姊有所說明，至少，他得救出師姊，她是無論如何不能再陷入了這個惡人手中。

山玉珮是不見了，他是找來找去找不到了，她出賣了自己，難道她也背叛了師門，不會，沈景山是十分明白自己的師姊——但是，在自己如此的窘迫情況下，她是不該躲起來，或者，他不禁心中動了動，極有可能，她已為谷乾用暗中扣住，她已無法擺脫了老妖的糾纏，如果眞的如此，那麼，玄魔門看來就得毀於一旦，罪人是誰，是自己！他頭上已流下汗來！

三天後，在平頂山必需與老妖相會！

也可以說自己必然會為谷老妖扣殺，總該想個脫身辦法，現在，先將呂大爺除了。

當沈景山趕赴土豪呂龍石家中時，他不禁廢然一聲長嘆，因為，他已看到了所謂名門正派的人傑作，人！一個個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全被點了死穴，在等死。

他相信，谷乾用又是走先一步，原可能將自己僅餘的一個據點也毀了！谷老妖是善於花言巧語，騙得趙家一門相信他是個行俠仗義的好人，自己，當然是個十惡不峻的魔頭，就算不是如此，自己又敢不敢與他們見面，自己那會不疑心他們與老妖聯手對付自己，欺弄自己。

沈景山倏然一抬頭，長嘯一聲，想不到自己縱橫江湖，而因一時不愼，毀在谷鳳娃這個「俠女」手中，而今，他是孑然一身，遍地是敵而無人是個件，自己——老實說，以自己尚未恢復十成功力的人，根本無法可以脫出老妖之監視。

「沈師！」青子在叫，沈景山心中更驚，回頭一看，祇見青子是手中執着一根長才尺長的碧沉沉的竹管。「是那位大娘命我轉交給你的。」

「天魔錐……」沈景山幾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——如意天魔錐是師姊保管唯一玄魔門中的利器，不到萬分一之時，她是不會顯露。上次為救自己，她也祇是憑仗自己的功力掙脫重圍，她也不肯顯示這件暗器，現在，分明她比自己更為清楚目前的處境，她怕自己功力不濟，希望自己用天魔錐對付谷老妖，他——一頓脚，立即想到了師姊的用意，分明，她是會先去對付谷乾用了。

滅魔主者谷乾用其實是個江湖知名人物，在江湖正派人士眼中看來，他是個謙謙君子，更是個忠厚長者，但是誰也想不到，他是個深謀遠慮，工於心計的巨獠，他不惜利用自己女兒的俠名——谷鳳娃是江湖有名的萬里神鷲，美貌，借故挑翻了晉南巨豪，桑家無敵堡堡主桑其應。引使生形神魔對鳳娃另眼相看，兩人聯手，毀了桑家七雄。

她的美貌，她的機智，她的溫情柔意，將沈景山陷入了個無形惡障中，他將自己的一切抖了底，並且，為討其歡心，竟然將自己的梵文玄魔訣，細細的解說！一個大翻臉，沈景山是讓谷乾用剽竊了玄魔門中的神訣，反過來倒打一下狠的，景山是仗山玉珮的拚命搶救，掙脫重圍，然而，玄魔門下，在中原傳道的，却為谷乾用殺了個傷亡殆盡，沈景山是成了玄魔門中的罪魁禍首。

如果不是巧遇青子，那麼，他在年前已死於窮山之陰。但是，今天又如何？她害了師姊——而自己——平頂山之役，看來，還得仗師門遺物，來殺出重圍。

師姊為什麼要保護自己這個貽禍師門的不肖師弟？為了師父遺命，對啊！師姊對恩師是敬若天神，師姊對師父之一言一行，全都銘記在心，可是，自己又怎樣，他謝了青子姑娘：「我該走了，但願你我後會有期！」

「大娘說過，你會明白過來的……大娘又說：你會代師門爭氣，你會更好的立起個門戶來——」

沈景山一凜，師姊非但叫姑娘送來利器，她更要自己不可灰心，更說出了，你既然不小心毀了玄魔門，做錯事不怕，能認清錯誤，再興玄魔門，你就有大願力，不再犯錯誤，那才更重要——師姊還將玄魔門的重担放在自己肩頭，又何況，他看見了青子姑娘手中那面三角形的石牌，這是師姊的入門標誌啊，難道她將青子當了傳人？

「大娘說，你會照顧我的——她還說你不會棄下我而抖手一去的，龍師叔！」

沈景山凜然了。看來，師姊將我的眞姓實名也告訴了他，並且，師叔一叫，更可清楚了，師姊已將青子收歸門下，但是，她是不會傳授武功與她了，青子的以後是自己的事了。

他明白了，師姊是留下了個人情担子，交給自己挑。為自己的恩情，為師姊之托孤，他不可以輕言一個「死」字，平頂山是必需去，不去，老妖不會輕易放過他，也就是說，不打一架，不光明正大的，是無法離開此地，更無法代其照顧青子。她是抱一死之心，希望放脫自己，但是，他——不禁淚盈於眶的看了青子一眼！

「師叔，不怕，大娘，我該叫師父了！她是說過，咱們從沒做過害天傷理之事，更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，胡弄世人，照天理人情，咱們沒有被毀滅的道理，你是一定不會有事的，祇不過，她要你小心以後，請你遠走藏邊——」

「我怕我是做錯了一件……永難改過的錯事了啊！」

「不至於一無尅制之道啊，師叔，師



父再三關照我！」

沈景山，龍行仰是淒然的點了點頭，然後，他是一長身，人已飛出老遠，青子在他背後，而青子的背後，是他用作村塾的那幾間房子，他希望在此會合師姊的，但是，師姊是代他先去拖累老妖，然後，他是可以憑仗天魔錐擊斃老妖，然後脫出重圍。

然後，遠走藏邊——然後，覓地靜修——啊，藏邊，找貢長老——

## 以身殉教 仁至義盡

平頂山一片黑暗，他已看到了那個黃袍老人。是這樣的雍容，是這樣的祥和——面上含着慈祥的笑。一見龍行仰來到，他是微微一笑說道：「龍老弟，到得好早啊！」

「你來得更早！」

「是啊，恭候台駕啊，哈哈——鳳兒，出來吧！」

龍行仰幾乎暈過去——一張俏麗清秀的臉，出現在他的眼前。不過，龍行仰是個細心的人，他依稀看得出，她有些愁容！現在，龍行仰是再不會上女人的當了。以前，谷鳳娃那怕有絲毫的不樂意，他也會千方百計的，令她消愁解悶。無論如何不希望她有一毫的不滿。人，會變，想不到會變得如此快，如此厲害。谷鳳娃在他眼中看來，祇不過是在賣弄風情，要自己再上當，他不由自主的冷笑了幾聲，冷冷的對谷乾用道：「對我，你還有什麼可資利用的？」

「不，老夫一生以誠信對人，那會利用他人，以利自己的啊，可是，龍老弟啊，老夫是有事相商！」

「唉，我上你的當還少了？相商？你還會有什麼好事對我……」突然，他怔住了。

山玉珮突然出現在他眼前，還有……看見師姊，她是渾身血跡斑斑，氣息不繼的為人扶了出來。分明，她是受了極重的傷，因此，脚步浮浮！

「仰弟——走！」

「是，我會走。」

「哈哈，龍老弟，我知道你不肯走的，除非你能帶走了她！不過，咱們不妨來做個交易！其實，我也祇不過是一念之仁而已，哼哼，你該清楚了老夫的為人！」

「且慢……我希望咱們能爽爽快快的，別東拉西扯的。」龍行仰忿然的插了一句。

「好，該一矢中的，不可離題萬丈。龍老弟，我是不想你死，就算令師姊，老夫也可以網開一面。祇不過，為求雙方互信，老夫立即放了令姊姊，而你，成為老夫之嘉賓，如果你能脫離玄魔門，老夫立即將小女許配……」

「有這樣的好事，不，谷……先生，我可以留下，你可以任意處置我，如果你眞的放了我師姊。」

山玉珮可發了狂似的在叫：「龍弟！我，我還能有什麼作用？如果你心目中尚有師門，尚記得我這個師姊，你出手，讓他們毀了我！我以身殉教，甘心——」

押住山玉珮的幾個伏魔門下，那能任令她隨意說下去的。一個個對她有所行動，龍行仰看在眼裏，他心痛如絞。但是，谷老妖是看準了自己缺點而安排，自己不能狠心一走，看來，師姊弟兩個，勢必會毀在一起，師姊是甘心殉教，自己又是為什麼？師姊是言有深意，更看得出，她之所以受傷，看來也令對方受損不少。自己走！還是不走？走，忍心看師姊死！不走，成為教中罪人……

「龍弟，一錯不能再錯，」這幾句話是山玉珮垂死之慘呼！龍行仰是剛有所震醒時，一聲極淒厲的笑聲傳來！龍行仰是眼前紅光一現，又有幾聲慘叫傳來。龍行仰立有所覺。師姊……她不惜以身殉教而施展了玄魔門中的解體大法。她是故意示弱，其實，內歛一口最後之眞氣，她是在最後時刻，她借對手在用陰勁行毒刑時，以勁運力，就此一個硬生生的反筋倒血，將自己身子迸震，而血箭激射中，又再毀了幾個惡徒。谷乾用是相隔不遠，更是聞聲而動，血箭才算沒照顧上了他，可是，谷乾用的一行一動，龍行仰是看得十分清楚，老賊有眞氣失馭之象。

師姊已死，他是再也不能作兒女之態，當機立斷，他該走。一聲怒嘯，「玄魔三變」，人已欺身而進，向谷乾用撲到。雖說龍之功力尚未全復，現在，他之六七成功夫已可令谷乾用够受的了。

谷乾用是長身一揚掌，「神龍現」，五指如鈎，向龍之劈面抓來。龍行仰雙掌一迸一開，「陰陽門」，一絞一迸谷之手掌，突然，龍之心頭大震，一聲苦笑，自己實是罪不容誅，老妖分明是已習成了玄魔訣中的運勁方法。老妖本身武功不乏，容易融合貫通其他門中之功夫。仗其本身之修為，再為其將玄魔秘訣習成，勢必是如虎添翼，而玄魔訣却是自己昏了頭，矇了心的傳授給谷鳳娃，一部梵文經咒，由自己一字一句的解釋給她聽——總以為鳳娃之秉賦不够，如無自己之相助，旁人決難修練。那裏想到，自己是中了計，而鳳娃名義上自己不練，却全部偷偷的傳給了這老妖。一個翻臉中，再將自己之玄魔大訣奪去——現在，是養癰為患，惹火燒身了。

老妖是個人才，而自己是個蠢才。

「老夫決不要你死。因為，玄魔門尚有八種秘本在我手中，全得仗你代點迷津。」老妖在笑，龍行仰陡的一驚，轟的一震。什麼？其他八種秘本？玄魔九參……其他的秘本是，龍行仰絕不是個一無是處的玄魔門徒，他幾個轉動，手中出招發招，心中却是連轉念頭，想到自己的師兄弟，唉，連師姊也已為其扣住，那麼，八種秘本為其攫去，也就不必多想了。

龍行仰到底是從小就練玄魔大訣，所以，他的功力純而不駁。可是，由於谷乾用本身功力不乏，再精通了玄魔大訣，龍行仰的幾番騰跳挪變，却難取進展。有幾招如「書護獻杵」，「文殊獅吼」等身形繁複的出手招式，就會讓老妖用深明其中奧秘而從中打斷。

如果不是老妖看來有傷，並且，山玉珮又憑仗最後一口氣，傷了老妖之手下時，龍行仰是早就為老妖所毀。奇怪的是，老妖怎會受傷？一個念頭轉過，龍行仰是

再也忍不住，兩行清淚奪眶而出……淚光中，依稀看見山玉珮在向他笑，笑得如此蒼涼落寞。

師姊她是不懼險危，不知怎樣的，傷了老妖。

是的，谷乾用是爲山玉珮陰謀所中，幾乎毀了功門。山玉珮以奉獻玄魔九參中的第三本神咒：「龍女參」爲名，與老妖見了面，她是祇要求老妖能放過龍行仰。

老妖哈哈大笑中，萬分得意的接見了她，四週是他的得力手下，他答應了山玉珮之要求，不過，要她皈依伏魔門。這根本是强人之難，也可以說，他已視山玉珮爲自投羅網，他敢故示大方，其實，他是借個藉口翻面而已。山玉珮好似面現驚惶之色，不肯再獻出「龍女參」。當時手下合圍，山玉珮是苦笑了笑道：「谷老妖，你希望將它送給外人！」

老妖萬分的得意……他要她將「龍女參」呈上——山玉珮是看來是滿懷不忿的交上，他一邊翻閱，老妖是個精細人，但是，其他幾本在他手中，爲其巧取掠奪到手，他認得那裝璜，那紙張，那勾彎曲拗的梵文書法。他不由心曠神怡的，沉浸在得意中。不料，女兒在大聲示警，他倏的有所震驚，又看見了山玉珮的雙眼——那似可以噴火的雙眼，狠狠的注視着他。他突然身形一動，還是慢了一步，一股又勁又厲的陰勁已直透中宮而入。尚幸他玄魔烝已煉得不錯，以烝卸勁，雖說卸脫了山玉珮之龍女玄煞。可惜，將他的本身功力，却打消了大半，如果不是玄魔烝的帮助，他眞可能爲山玉珮偷襲得了手。

老妖一聲怒喝中，四週的伏兵齊出，山玉珮是懷必死之心而臨，她早已不顧一切，仗以成名的神魔束出手，打了個燦爛繽紛。

谷鳳娃本已仗劍出了手，但是，山玉珮之出手發招，運勁使氣與龍行仰相差不遠。她……一個忍不住，掩面還劍，閃開了一個缺口。山玉珮抱必死之心而來，她希望用死來擊醒小師弟。所以，她是以殺傷對手，代師弟折去老妖之羽翼爲目的。幾個翻折騰跳，玄魔門下，各人有各人的技藝，各人有各人的造詣，山玉珮如果不是早年不愼，與四師弟有了男女之情，失却元陰，那麼，她早已可陞爲座主，得參玄魔門中秘籍……而今爲了師門，她以身殉敎，她的出手是有去無來，她祇顧傷敵，根本不計自身。初時，她的形如瘋虎的打法，可以取得一些效果，時間一長，她被谷乾用的羣妖降魔大陣尅住了。

乾谷用是大聲呼斥，他要活的，是的，他還有私心。他陰謀算計，他取得了不少門派的秘笈拳經，他截長補短的，建立起自己的伏魔門。至於這個名爲羣妖降魔陣法，是雙劍、雙刀、雙槍、雙斧合併而成。其實是衡山之劍招，乾靈刀的刀法，華拳門中的花槍，遼東長白派的斧招湊合而成。可是，老妖也算是個不世出的奇才，他用伏魔門中的招式，貫合在內，以資串連，不是眞的有心人，根本無法看出老妖之陰狠厲害。

本來，雙劍中有谷鳳娃，就因爲谷鳳娃之退出，陣法已有破綻，山玉珮可以奪圍而出。山玉珮不走，時機稍一延遲，立即消失，谷乾用之出現，而使他中了陰勁，劍招功力尚在，這一合圍，山玉珮是失陷重圍了。

在老妖的急叫下，山玉珮是被這幾樣兵刃，闖了個遍體鱗傷。老妖是陰狠的，他不用重招，祇是令山玉珮不斷流血，最後，將山玉珮拖得筋疲力盡。然後，將其生擒活捉。爲了報復，老妖暗使手法，將山玉珮之琵琶骨震裂，冷冷的笑道：「代我好好的解釋『龍女參』。老夫可令你安渡晚年——」老妖是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可資利用，而對其有利的機會的。

可是，現在，他是恨極了山玉珮，如果不是自己一念之仁——他還以爲自己挺有道德的——也不會鬥得傷亡殆盡，而無法阻止這個魔頭。

「鳳娃，難道，你想養虎遺患？」老妖在怒吼了。

現在，祇有鳳娃出手，憑兩人之力，可以尅制龍行仰。或者，逼其退下——退入自己沿路所安排的陷阱中。是的，除了山頂的佈置，沿途還有不少他的徒黨啊！這些徒黨不奉命，他們是不會上來的！

谷鳳娃是勉强的出了手！現在，龍行仰是明白了。他看透了老妖根本是利用自己的好勝，激憤，而爲其所陷。師姊是爲了自己，她是用血，用自己的命來提醒自己。別太傻、傻得死了還以爲是英雄，是義士。其實，老妖就是要自己這樣！

不能死，龍行仰他是突然的有所決定，他必需走，到藏邊求見鐵門長老！傳經師貢喀爾。然後，再開玄魔門，然後，報仇！

谷鳳娃的露面，令他更是求生心盛了。我何必爲個女人自毀自棄的……他是長笑一聲，他寧可運用全力，甚至於用玄魔門中的，最耗眞力的飛星大法來，六七成的功力，突然，暴增了一倍，但見他面色倏的紅光升起，並且，越來越紅，漸漸的，老妖與鳳娃全是由心中感到一陣緊張。因爲，龍行仰是越來越紅，而紅色是越來越怪，看來紅得可以滴出血來。老妖可不能明白——當然，他尚未眞的悟通玄魔九參的眞諦，當然無法能明白龍行仰目下之面色血紅的原因。不過，有一點可以知道的是；龍之出手發招，隱隱另有一股陰勁，附出他本身的玄魔烝中，越來越厲害，也越來越狠厲的，令兩人難以格架。

老妖本來不是龍之對手。實在，爲其深謀遠慮的安排下，又用美人計，再加人多欺人少，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下，才令龍行仰身受重傷，可惜，山玉珮之一搗亂，依然讓他脫了身。

當時，如果山玉珮不拚死來救，龍行仰在心灰意懶之下，他眞能會一死了之，所以，當時他是不肯運用這耗體力的「飛星大法」，現在，他必須自己殺出重圍，他又看出老妖不會如此便宜自己，所以，他是唯一利器天魔錐是不肯輕易出手，首先，他得先衝破第一關。

「飛星大法」令谷氏父女有所震動。突然，龍行仰又是一聲長笑，一個「天魔三變」，好快身法，一條青影翻飛中，谷老妖首先感到全身一緊，宛如有一股無形勁力將他全身束住。谷鳳娃一聲慘叫，長劍似虹，劍光洒出七點星光，罩住了龍之



面部，龍行仰不能不緩一口氣，一吸氣，彈指七點，好功力，將谷鳳娃之長劍幾乎彈脫了手。鳳娃是苦笑一聲，全身已衝入重圍，龍行仰却看見了那樣清麗脫俗，却又滿臉幽怨的俏面龐，而且苦笑。不過，另有一種甘心情願的意思——死也甘心的意思，撞入了龍之禁圍中。

龍行仰是再不考慮，一揚手，一把將鳳娃抓住，就勢一提，喝聲走，其時，老妖早已在谷鳳娃出劍時，掙脫了龍之束縛。翻身一看，女兒被擒，他一聲冷笑，道聲：「那裏去！」老妖可是陰魂不散的，緊追不捨，尾隨而下。

龍行仰身法極快，老妖大呼小叫：「出手，快出手！」但是有人在叫：「大小姐在他手中……」「大姊在惡魔手中。」等等聲音此起彼落，不想老妖是一聲怒嘯道：「殺！一起殺！」眼前，祇見火光四起！暗器似潮的，向龍行仰打到……

「你可以明白了，將我當盾牌吧，你走……吧……」是谷鳳娃哀凄的聲音。龍行仰却無法思索鳳娃的語氣，他得走，突然，他是一回頭，「砰」的一响，一道金虹射出，又聽得老妖的怒叫聲，又聽得衆人驚叫聲：「老龍頭受傷了，老龍頭受傷了！」龍行仰就仗此一陣混亂中，他脚不點地，直向山下奔去，一瞬時，已沒入了黑暗中。

朝曦初上，在八鄉村的蒙館小屋中，龍行仰是癱了一般坐在地下。而另外，却有個美貌女子混身是血的倒臥一邊。現在，龍行仰面色雪白，白得幾乎透明般的，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，變得渾黃無神。

門被推開了，進來的是青子。她十分驚惶的關了門，加上了門，然後，扶起了龍行仰：「師叔，你覺得怎樣？你……呃，我記起來了……」青子是十分靈活的，從懷中掏出一個黑黝黝的瓷瓶——龍行仰一看就知；此是師姊的遺物：「玄晶瓶」。中藏玄魔門中的三絕丹。於此可見，師姊是一切全有了個安排了。他不禁苦笑，自己終以爲是師父最寵愛的一個——因爲自己在師父心目中，是個最具天份，又且機智絕倫的人物，現在，事實證明了，自己一無是處，自己祇是個自以爲是，而毫無用處的莽小子而已。師姊——

「一誤不可再誤——」是師姊的語聲，依稀在自己的腦中盤旋不去。他突有所悟，也突有所震的——現在，不是自暴自棄的時候，更不是自我懺悔的時候，得振起精神，前途方長，還有，唉，他看了臥在血泊中的谷鳳娃。

三絕丹是可以令龍行仰有所補益元氣，可是，功力是又打了個折扣。何況，自己又因使用「飛星大法」，將本身之眞力透支了。如果沒有三絕丹，唉，可能已脫力……現在，至少得三七廿一天的修練。但是，谷鳳娃又該如何？殺了她？對，應該殺了她……可是，龍行仰是眼中有淚，依稀他又聽得她哀凄的語聲，幽怨的面色……

……還有……化一枚……在清水中，敷治她的……血傷……」

青子的奉命唯謹的照辦了……不一會，有了呻吟聲，一頓飯光景……谷鳳娃是甦醒了：「我……在那……裏？姑娘……你……是誰？」

「我，是個農家女娃！」

「呃……我……在那裏……」

「在我師叔家中！」

「你師叔……」突然，她看見了面色蒼白的龍行仰——她立卽驚叫了一聲：「你……」

「我祇能……恨我……我是個沒用的人，也可能……我……唉，你們名門正派做得出的絕滅手段，我……我……做不來。你，快些走，老實說，我……對不起我死去的師姊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青子驚叫了一聲：「師叔，我師父……」

「死了——」龍行仰冷冷的說着：「青子，可我不准你哭，以後，我們即使是死，也得死個剛强。哭，是沒用的人做的事！而我們……得報仇！」

青子咬緊了嘴唇，她奉命唯謹，但是，她却始終記得師父，師父如何救她！師父如何對她剖說：「要聽師叔的話，要記住……一失足成千古恨——要剛强——」是的，青子雖然是個鄉下女娃，但是，她早當家，早懂事，更知道如何要强。師叔叫她不哭，好，她就不哭。但是，心痛似被千虫噬心……萬虫鑽骨……多好的師父，多慈祥的師父，爲什麼，要她死，天……也太沒眼睛了啊……

「你可以走了……鳳娃！以後，別再讓我見到你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殺我？甚至於不理我？讓我自生自滅，而反救了我……」鳳娃言中有着苦澀之味。

「我……祇能恨我自己……我……沒用……師姊……我……」龍行仰說不下去了……可是，他眼中有淚，他睜大了眼，不讓它滾出來……

「我不謝你了……事實上，我也謝不盡那多……我……挺喜歡死，爲你而死，我心甘情願，嘿嘿！」她突然苦笑了一聲：「又有誰會相信我？我也做了太多太多的壞事了啊！仰……不……龍先生，我走了……」

谷鳳娃是一無表情的走出了門……遠處風聲中，傳來了驚叫聲：「大小姐，你在這裏，那好了，那個魔頭怎樣了？什麼？死了！好，咱們去瞧瞧，大小姐，你沒事吧？當時，我們——兄弟也眞是奉命行事啊……」突然，一聲慘號中，龍行仰是心中一凛，憑他的耳音聽得出踏雪聲，漸漸的，越走越遠……他惘然的抬了頭，望着天邊——他心中有個疑團，這個疑團是越來越大，可也越來越使他苦惱。

「我們必需走。」龍行仰對青子說着，因爲，他發覺了老妖可能並不如自己所料那樣，爲自己的如意天魔錐所傷。因此，他還是能發號使令，命令他手下來追殺自己。方才分明是他的一個手下，却讓鳳娃毀了！

自己應該乘此時機走，可是，青子又該怎樣？

為什麼青子是如此的泰然，說走就走……應該通知她家中人一聲啊。至少，得編個藉口，一個令人信服的藉口。否則，即使沒人會在鄉村中，理會一個女孩子的出走，家人總得有個對人解釋的應付之詞啊！

一出門，雪是停了，但是，遍地白茫茫，並且，時間又不太好，正是辰末巳初時分。說早飯，已過時，說午餐還在準備中……人，閑在的多啊！試問一個大姑娘，扶了個大男子，成何體統。總該有幾個三姨姨，六姑姑的多問多話……奇怪，青子是隨口應付，她說得那麼自然，再說，有着前後幾日的奇事，一些也不令人有所奇怪的，看着青子扶着龍行仰出了村口！

突然，龍行仰却發覺有人在打掃着自己的脚跡，他回頭一看。是二秀。他是十分堅韌的在掃……分明，他是代自己毀滅脚跡……龍行仰，眼中不禁又看見了山玉珮的冷淒的笑容。是她——代她安排了一切……他心中一定。是的，事到如今，他是不該再有什麼顧忌、思慮，他該設法，脫出老妖的糾纏！

報仇，是的，他必需報仇。否則，他更對不住師姊之死。可是，想起了鳳娃，他又是一聲淒然的笑！自己，還是個傻子，依然是不可救藥的傻子而已。

咦！青子，幹什麼？又到了平頂山陰，那個自己趕來捉蛇療毒的所在……為什麼？又一想？可能師姊的另一個安排，唉……一切全讓個心細如髮的師姊安排好了……唉……

「師叔，這裏是個極幽濕的所在，而且，你，看來，呃……我說不上來……你是……太倦了……該找個地方修養幾天。此地，我以為，他們不會再來，也相信他們不以為你會再在老地方療治修養……師叔，我陪你……我以為，至少，有十來天，讓他們猜不到……」

青子的說話，令龍行仰大為震動。不錯，人是不會蠢到自陷死地。何況，谷乾用的想法，是不會重犯覆轍之誤。但是，以險犯險，讓自己自陷絕境，其實是個極佳的妙法。他想問是否山玉珮的遺着，不過，他漸漸的看出來，不是師姊的遺意了。因為，青子匆匆的搜過一個紙卷後，她是走了。她說：必須代自己去擋煞避災。

看來，孩子想為自己拖時間……手中的紙卷……他看了一眼，不禁陡然的一震……他幾乎脫了手……

也不知過了幾天，青子是打來了野兔，山鼠……分明她是千方百計的搜羅着山中的可供食用的肉類……而自己，你看……她的兩隻俏麗有神的大眼睛，全讓紅筋佈滿了。龍行仰想哭……青子笑着說：「師叔說過，不許哭——」對，是不能哭，該笑，但是，他笑得比哭還難聽。

一天，二天——咦，奇怪，青子那會一連二天不來，難道出了事？龍行仰現在是一步也不能走錯，即使他餓得不堪，但是，他不能不挺過去……

隱隱的，他聽到了有步聲響……聽得出這步聲是走三步退二步的，分明是在故佈疑陣。分明，來人已發覺有人追踪——他是萬分緊張的諦聽着。

不多時，祇見青子竄了進來，她面色蒼白，氣喘吁吁的……「師叔，快，搬個地方……」

這全在龍行仰的意料之中，可惜，他的担心青子是依然中了計，看來，自己是已被監視了。

「我不肯說，我爹更不能說，別說殺了我二個弟弟……」青子眼中有淚，龍行仰不禁大吃一驚，什麼？殺了人？是的，那些狗爪牙是殺了人，而且，殺了二個小孩子。為了威逼利誘，為了套取龍之行踪，前天，青子被扣住了。二秀是被押進了山中，二秀被慘打，被酷虐，但是，窮人的孩子，別的沒有，骨頭可是硬的——他說什麼也不肯說，他寧可死。

青子是忍不住了。她露了面，然後她解救了二秀，可是，二秀在怪姊姊的不懂事，青子是承認了。不過，她不能忍心自己弟弟受苦受難！她甘心情願的代兄弟受罪，不想那個老婆婆是如此祥和，慈悲：：她溫言細語，她斥責那些大漢，說他們太暴……太可恥……青子雖然有戒心，何況聽二秀說，家中已死了兩個弟弟……她雖不懂得「口蜜腹劍」的成語，不過，她可懂戴了佛珠的老虎是不會不吃人。她也怕有人會跟踪，她是東走西竄，在山中打圈圈——在她以為沒人跟踪時，她來了龍行仰之藏身之所——她是別有打算，即使是錯了，她是尚有一拚之力。

「我們走得了嗎？青兒……」龍行仰是苦笑了笑。

洞外又傳來了淒厲的叫聲：「二秀！」青子面色大變的叫着。

「不錯，乖孩子……」是那個老婆婆的語聲——又是一陣挺柔和的笑聲傳來：「龍先生，你該出來了吧！」

「媽……你……不能……太不……講情理……」

龍行仰是渾身發震！什麼？是她，又是她谷鳳娃，我，不該不殺她——我——不是對不起了師姊，我簡直是將自己條命開玩笑了，常言道：「悔之已晚」。其實，根本是不可悔，也不允你後悔。因為，事情已到了尊駕你的面前了。

「情？禮？哈哈哈，對付邪魔外道，還能講情，講禮？孩子，難怪你父親說你變得陷溺日深了。就算女生外向，你自己也說過，你根本不喜歡這個魔頭。何況，你父親現在是險死還生，你竟然毫不動容，你還幫着他……你殺了衞三，你以為瞞過了你兄弟，也可以瞞得過我……哼哼，鳳娃，我是欲擒故縱而已。他在此地，你如果要講什麼情，談什麼禮！好，去勸他跟我們走——我們可以不殺他，為了報他傷父之仇，你一劍毀了他的手筋！我們留他一條命！」

「不！不！」谷鳳娃是萬分艱苦的吐出這兩個字，突然，她的語氣轉為激昂：「是的，本來，我是聽了你們的教訓，本來，我自命為名門正派的俠士，我更以你們為榜樣，因此，我奉命唯謹，我勾引他，我結識他，但是，我們是不是名門正派？不！我們比他還不如。你們是一心看中了他的玄魔秘笈，你們是不顧一切，卑污險狠，為求達到目的，你們不惜濫殺無辜，本來，我是不應該指說你們的不是，可是，那兩個孩子何罪？」



「住口！我問你，你是否想落一個忤逆叛上的惡名？你是否想為江湖人士所不齒？是否想成為萬人斥罵的罪人？你？你說——說——說——」

「哈哈——」谷鳳娃在狂笑：「是你們逼我，是你們要我背上這些罪名。好，我就成全你們——」

「且慢！」半空响起了一個霹靂般的二個字，令谷鳳娃手足無措。本來，她左手執劍，已向頸項抹去……而一怔一呆之間，手腕一麻，而一柄長劍已為人劈手奪去。一張冷漠的臉，向她苦笑了笑——是龍行仰。

「快走，快走。」

「他能走得了？」老婦的陰惻惻語聲在空間搖曳着。是如此的無情，如此的得意。

「原來是你！」

「是我！龍世兄！」老婦人冷冷的回答。

「你以為我是無路可走了？」

「我已說過，我不要你死！」

「你們是要養我一個殘廢，代你們譯出經文——」

「還有，引我們到鐵門嶺——魔宮去嗎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龍行仰突然一聲長笑中，劍如飛虹的，向老婦圍到，谷老妖的妻子，一直不在江湖露面的白靜吟——原來玄魔門中的侍者。無論如何想不到龍行仰在這個時候，會使出魔宮中從來不使的劍法！而且，這一劍是如此震人心胆，如此的令人眼花撩亂……白靜吟一聲怪叫，好個白靜吟，一個旋風轉，人已滴溜溜的一個大旋轉，竟然硬生生的躲過這雷霆萬鈞的一劍！

不想龍行仰是借劍出招，是一招得手，二三四招如長江大河般，綿綿不絕，滾滾翻翻的捲來……四外又是一片怒嘯，十二個長身力士，各執斧、戟、鎚、鐧、撾、牌、鞭、鏟、棍等……十二種重型兵刄，向龍行仰壓到，十二種重傢伙也眞得有力士般的身型，才能舞動。並且，看得出十二個人個個有不凡的功力，令人難以捉摸的身法，一步步，一步步的，將龍行仰擠在中心！

「龍君快走！」谷鳳娃不知從那來的刺激，一長身，而憑仗一雙肉掌，直向十二力士圈中投到。

×　×　×

谷鳳娃不是個泛泛之輩，否則，她也不會引起龍行仰的注意，而上了個大當，可是，今天，她突然的反戈一擊，當然，她是明白這些人的功力、技藝。她敢仗一對肉掌出手，說明了她有自己的把握，因此，谷鳳娃的突入陣中，一瞬間，的確令十二力士有了個措手不及，陣脚隱隱有所不穩，不過，二三個回合一過，十二力士有了個疑問，大小姐那會這樣個打法，這是拚命的打法啊……

龍行仰何嘗看不清楚？可是，心中大具戒心，唉，實在，他是怕了這位大小姐，怕她打鬥之間，突然又來個反戈，背後再來一刀——他想活下去，他不能再受這種打擊，他得小心，決不可糊裏糊塗，莫明其妙的倒下來。

「畜生，你在做什麼？」白靜吟在喝問！

「我在做叛逆忤上之事！」鳳娃是冷冷的說着。

「你不怕為江湖人所不齒？」

「娘，這或者是我最後的一聲——叫你了。」邊說邊打，「你們已殺了我一次，全仗龍君的救助，你們是名門正派，他是邪魔外道，可惜，我做名門正派已經做厭了，他救了我一命，我還他一命，天公地道。」

突然，二聲慘呼，兩條長大人影摔出，鳳娃是不禁一凜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，在這一個稍停，而讓十二力士注意力稍鬆之間，龍行仰不知什麼一來，也不見他如何出手，二個大力神，一個又一個的手腕中劍！

「神魔四七式！」白靜吟宛如見了鬼魅一般，她語聲未畢，而又聞一聲長笑噹噹，一片繁响，一聲聲慘哼！又是三個力士中了「神魔四七」劍式。

白靜吟是看得目眩神搖，果然，果然有這種輕靈狠絕的劍招，一直以為玄魔門是西藏密宗的旁支，總以為是粗、劣、狠、煞的武功，決不會有劍式劍招流傳，雖然聽是聽說過，玄魔門中有一部劍訣，可是，三十年來，從未有人使用過，自己用盡心機，出盡辦法，仗着敵明我暗，更且出動了不少人力、物力，才算將魔宮十八大弟子，引入了掌握，祇有一個山玉珮，現在是看得清楚，如果有什失閃，那麼，壞事是壞在山玉珮手中，分明，山玉珮掌握了神魔九參中的幾件秘訣。

第一件是重傷了自己丈夫谷乾用，而第二件是四七神劍式，並且，全是在自己認為是穩操勝券時，突然出現，突然發難的——

「白先輩，我還有一樣東西——孝敬你！」

「什麼？」白靜吟開始有點心驚了！所謂孝敬，分明，又是件厲害傢伙！

突然，不知龍行仰對谷鳳娃說了些什麼，谷鳳娃是攔腰一把，將龍行仰抱起，又是一個沉勁用力！龍行仰已為谷之雙手托起，一聲嬌喝，龍行仰為其一彈之力，人像一道青虹，向白靜吟投落，又聞得龍行仰哈哈一笑，白靜吟發覺不妥，一個旋風轉——剛想轉出龍行仰以上罩下之勁力圈時，「砰」的一聲响，白靜吟發覺，自己勁風竟然是將對方暗器引進，大吃一驚，邊抖袍袖，邊往後退，再一看淸暗器，知道上當，「如意天魔錐」是暗具生尅黏貼之力，自己的功力越高，這魔錐越不易擺脫，它是借你力，消你力，直到碰着實物，爆炸消滅。

谷乾用就是吃了這東西的虧，而今，嘿，自己看來也不免，一個不得其法，可能吃的虧更大——今日，是不能討得了好，還是走的好，走，還得走一個有技巧，至少，她得打發如意天魔錐！

身形一動，長嘯聲中，白靜吟是帶了七枚魔錐彈出老遠，尚剩下的門下，力士，全巳看出不妙，一個個脚底抹油，逃之夭夭，遠處傳來了爆炸聲。

「快——追——上去——」龍行仰在

叫——「殺」突然，他跌翻在地了，看了看谷鳳娃一眼，不禁廢然一聲長嘆：「我原是要求您太高——了——」

「你不怪我——」

「我——」龍行仰是說不下去了！

「她，總是我生身之母——」

「呃——唉——」龍行仰祇有嘆氣的份。「現在，你可——殺我，或者，捉住我，廢我武功——」

「我會嗎？」

「至少，你可洗脫了自己的罪名，你依然是名門正派的肖子賢孫——」

「我——做够了名門正派，我也做厭了肖子賢孫，龍——大哥……唉……我陪你去……」

「不必！」是青子的說話。

「是啊……不必——反正……我多謝你——」

「何不恨我？」

「我恨過你！非常非常的恨你，可惜，我……唉，我是個沒用的人，我對不起師姊——」

「我何嘗對得起我父母了？」一陣狂笑聲中，谷鳳娃已飛奔出山去了。

二秀是僥倖沒事，龍行仰是近乎脫了力，青子是聽說了家中出事。可是，她沒時間顧全這些，要馬上將龍行仰調離出山，雖然，師父第一個錦囊有了用，第二個，又該如何？師父知道自己不識字，她是早有安排，快走，並且，她是斷定了對頭，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師叔——必需要拚死……必需依照師父妙計，才可脫出了重圍。

她沉着的對師叔說着師父的最後遺言。龍行仰是不肯，無論如何不能讓人代跳火坑，青子是十分有力的唸着一句話：「玄魔門不可斷送！」

龍行仰簡直有如被重棒擊中，他怔怔的，喃喃的道：「太難了，太强人所難了啊……」

第二天早晨，一輛大車，一個重傷者，由青子護持着，上了車，然後，車夫是抖動了轠繩，馬是慢吞吞的，走出了，鄉村口，慢慢的，走，走，走，一直到不見了。

一路上，青子是十分的豪放，錢是用得極爽氣，無論是衣食住……她是必需用最好的，車夫可是個老江湖，他可發了毛，再三的對青子說，小心，路途不太平，別讓强人們看上了——青子却笑了笑，淡淡的說道：「我怕他們不來呢？來了就好了——」

小姐，你在說什麼啊，你是在求强人來光顧啊，可我又該如何？不成，我可沒道理來陪你犯險啊，不想青子是再三苦求，並且，更說明了，祇要找到第二輛車，她就讓他回去，鄉下人全是股戇直氣，果然，在判官鎭個大車馬行，代她找了輛新車，專走長路，可以送她們到四川去。

青子是先付了一半車資，說明，到了地頭，再付另一半——就這樣開始了長途跋踄，一連走了七天，奇怪，沒有一個人來阻路，青子可忍不住了啊，沒人來，那該怎辦？難道，對頭比自己師父估計的更厲害，或者，惡人受傷太重，而不能前來阻攔——

當夜在南鄭落了店，再走二天，就可進入四川，再折入青海，開始進入西藏，照道理……不該無人來麻煩自己啊，難道，以假作眞的，就這樣走到了目的地，不，目的地自己也不知道啊，不成讓他們看出來了！難道……她開始怕了，她不得不對二秀——那個假的傷者說了話：「怎辦？」二秀雖說是個聰慧早熟的孩子，可惜，對這種詭秘莫測的江湖事，他又能懂得些什麼？

第二天啓程之時，總算看見了有幾個豎眉立目的大漢看了看他們，他們個個騎了馬，個個有個青布包袱，是兵刄傢伙之類，走入了山中，那個車夫可留了心。不，他有些行動不靈了，說話也是抖抖戰戰的：「小姐，有强人……您——得小心！眞，我——不怕，强人有個明文規定，不殺咱們這樣的人，而您……」

「放心，沒人可以動他們一根毫毛——」空中傳來一聲朗朗的語聲，青子心安了，哼哼！看來，果然有人盯住自己呢！好吧，咱們走吧，說實在，祇要有人跟來，就算成功，師叔就不能有事。

有馬蹄之聲傳來，十分急驟，青子想，他們來了！咦……很快，車子給人阻住了。

「下來吧！哈哈，咱們早就盯上了，一個雛兒，挺美的，一個病得快死的傢伙，銀子嘛，至少有那麼三五千。哈哈，你們可眞大胆——」

「我說是你們大胆——」半空有人接口了。

「呃，原來有暗鏢保着——好，想省了買路錢，成！有種！替我滾出來——」

「我勸你們快走！免得送了命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强人幾乎異口同聲的開了腔。

「嗨——可不能怪我啊，是你們一定要向閻老五報到！那好！」好字才說完，二聲慘叫已傳來……誰？什麼，殺人無厭的宗師紹，有幾個開始下馬叩頭，求饒，唉，不成了，啪啪，嘭嘭聲中！幾聲慘號，然後，靜了，比死還可怕的靜，車夫是嚇得抖不成轠繩了！

一陣令人心震的怪笑聲中：「走吧，哈哈，沒事！不過，到了地頭，可就難保有沒有事，嗯，小姑娘，你可挺有種啊，把我們全當成了個大傻瓜，可是，我們不忙，反正，我們是找不到鐵門嶺魔宮，你們也不會找，可是，我們祇要死扣住你，哈哈——他總得出現，他總得要上鐵門嶺，對不對？唉，滅虎老師是不會半途而廢的！」

「可是，我倒是害怕你的命，保不成了！」

「呃——是誰？敢和我殺人無厭宗師紹開玩笑——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你——是誰？你——呃，青袍，面色蒼白，嗯，是了！你是魔龍！」

「對——」是龍行仰的說話！

青子不禁又驚又喜，驚的是師叔那會在此地露面。他不該露面的啊！喜的是，聽他的語聲，分明，他已按照了先師遺命，他果然養好了傷——看來，他已脫出了重圍，並且，聽語氣，他是反盯住了跟踪他的人了。



黃雀在後啊，可是，他也不該出頭露面……

龍行仰是十分的斯文，鎭靜，他是冷冷的看着。那個獨霸西川的殺人狂徒宗師紹，這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竟然會讓龍行仰看得背心發毛，頭皮發麻，剛才，他一擧手之間，殺了五個强人，而今，嘿，見了鬼了，看見龍行仰，讓他驀然間，有了陣心凜之感。

「不必怕……我不會殺你，因爲，我見你還不算個無恥可惡之徒，至少，你代我殺了這關中瓦虎，雖然你是別有所奉，另有所圖，不過，你並未對我師侄有所不規之意，無禮之言，好，我放你走，歸告谷、白兩人，他們創立了伏魔門，我是一定會翻了他的名門正派——三年後，我會重現江湖，叫他們小心，三年後，龍某如不殺他一個乾乾淨淨，我算對不起我師姊，我更對不起我本門神魔！」

宗師紹當然是明白了龍之說話用意，他是以本命神魔來起誓，而誓言到期，他如未有所行動，那麼，他是會本身應誓。

這是一個「血誓」。這是一個永不可解的死結，要麼他死盡死絕，要麼他殺對頭一個乾乾淨淨！

依目前的情形來說，龍行仰他是會完成他的誓願的，殺人無厭是不必再講其他廢話，他雙手作揖，揚長而去了，可是，他心中是有所担心，担心三年後，武林中有一場大風波，有一場驚天動地的血光大禍——

宗師紹是看準了，他的估計一點不錯，三年後，龍行仰果然再在中原江湖上出現，白靜吟這個魔宮侍者，爲了一念不忿，希望倒翻魔宮不遂，結果，她與丈夫谷乾用雙雙受到了極酷烈的報應，更可憐的是，殃及無辜，十三門派中，有不少谷家好手，受到波及。

故佈疑陣的青子，果然在山玉珮的遺命安排下，將谷、白兩人的爪牙，全部吸在車輛上，雖然，他們明知其中有詐，不過，他們却想不到龍行仰死中求活，從未離山。待得龍行仰大功恢復，再憑仗師姐不顧性命盜來的另外二件魔宮重寶：「如意天魔錐」，「神魔四七式」，龍行仰是反客爲主……暗中反盯住了監視着青子姊弟的伏魔門下。

青子又興奮，又激動，可又有幾分傷感的看着那位師叔，但是，龍行仰看到青子時，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的師姊！如果沒有師姊，他，早已爲谷乾用所毀，一次又一次，最後，她更以身殉。

「我，一定會代你師父報仇……」

「我相信師叔你會！」

「好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「到那裏去？」車夫得問個清楚明白了。

「崑崙山——」

「啊……崑崙山——到西藏邊，充軍啊，但是，車夫一看見那位大爺的面孔，那對眼睛，他乖乖的，抖動轠繩，喝動馬兒去了。

在後面，有個女子在望，深情的望，她明白，她此生是再也見不到他了——她就是谷鳳娃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龍虎雙傑故事

# 舞男（上）

文·騰飛
圖·馬可

## 橫禍飛來　涉嫌殺人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鈴聲一陣接着一陣，在夜深人靜時分响起來，份外响亮吵耳，卡凡正是被這一陣驟發的鈴聲，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。

驚醒的刹那，在下意識中，他還以爲是鬧鐘响了，該是起床的時候了，聽清楚一下，却又不像，而鈴聲一陣接一陣，响個不停，甩甩腦袋，他終於完全清醒過來，也終於弄清楚了，响着的原來是電話鈴聲。

眨眨眼，望一下窗外，黑沉沉的，離天亮只怕還有一段時間，他不禁有點氣惱地罵了一聲，霍地跳下床，赤着脚，跑出客廳。

鈴聲依然像催魂鈴一樣响着，眞討厭，卡凡沒好氣地一把將話筒拿起來，粗聲粗氣地：「喂！」了一聲。

聽筒中立刻傳來一聲急逼的語聲：「唏，是卡凡麼？」

卡凡接口沒好氣地道：「你是誰？這個時候打電話來，擾人好夢！」

「卡凡，對不起，你連我也聽不出麼，泰迪啊！」

卡凡怒氣全消，有點不好意思地道：「泰迪，原來是你，我被鈴聲吵醒了，一時間弄不清楚是你，你三更半夜打電話來，到底有什麼事啊？」

話筒中傳來泰迪焦急的聲音道：「卡凡，你聽着，我惹上了麻煩，你快來帮帮我！」

卡凡心頭跳動了一下，不由亦緊張起來，急聲問：「泰迪，你這傢伙到底又闖了什麼禍？」

「卡凡，這是飛來橫禍！」泰迪在電話中急急道：「我如今在東區帝國酒店左面的一條橫街的一間各叫大水桶的酒吧中，你快來吧，一切見面再說！」

「卡」一响，泰迪已收了綫，卡凡本來還有話想說的，却只好放下話筒，站着呆了一下，馬上衝入房中，快手快脚地穿上衣服，像一陣風般，衝出客廳，撲到大門前，將大門鐵閘打開，匆忙間將大門鐵閘關好，心急地速速捺着電梯按鈕，只覺電梯出奇地慢。

其實，是他心急才對。

這也難怪他的，泰迪是他的好友死黨，兩人一向比親兄弟還要親，也一同經歷過不少兇險，泰迪在電話中那種焦急緊張的語氣，他還是第一次聽過，若非是遇上了什麼重大的事故，以泰迪的爲人，是不會那樣緊張的。

卡凡與泰迪乃是自幼玩到大的朋友，彼此自然十分了解，他知道泰迪不是那種大驚小怪的人，否則，他也不會幹上那種危險的職業——特技演員了。

在他的感覺中，那部電梯慢得就像蝸牛爬行般，終於「爬」了上來，門才開，他已一閃身衝了進去。

急步走出大廈，街上水靜河飛，與日間那種車水馬龍的繁囂情形，簡直有天壤之別，不但不見一個行人，甚至連一輛出租汽車也見不到。

他急得在街上左右不停地張望走動着，口中發出一陣咒罵聲。

也難怪他罵出來的，這時候雖然是三更半夜，但在往常，仍有疏落的出租汽車經過的，偏是今晚就像遇上鬼般，足足十分鐘，一輛車也不見駛過。

後來，他猛地停下來，自己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，自己罵了自己一聲：「眞是急昏了頭，居然省不起，前面路口那一段要修路，所有的車輛皆要繞路而行，只怕等到天亮，也截不到一輛車！」

嘟喃聲中，他已轉身急急向側面一條橫街走去，穿到大厦後面那條大街。

才穿出大街，便看到一輛出租汽車駛來，他忙招手將之截停。

對司機說了地址後，汽車便載着卡凡向東區駛去。

× × ×

東區一帶，不但是遊客區，亦是紅燈區，所有的消遣娛樂塲所，皆是通宵營業的。

載着卡凡的那輛出租汽車才在大水桶酒吧門前的路邊停下來，卡凡便巳一手塞給司機一張十元鈔票，一手推開了車門，跳了出去，也不理會那司機的一聲「多謝」，快步走向酒吧。

酒吧內鬧哄哄的，塞滿了人，有人在引吭高歌，有人在吐着口沫亂說二十四，有人則伏在枱上，也不知是醉了還是睡了，卡凡一步才走進去，便被一股熱氣與酒氣薰得他幾乎窒息。

目光在酒吧內掃視着，但一時之間，却找不到泰迪。

他一邊往裏擠，一邊搜尋着，終於看到泰迪坐在裏面的一個角落的卡座內，正向他擧手招呼着。

他皺了一下眉頭，不明白泰迪怎會揀上這種廉價酒吧與他見面，擠着往裏面走去。

那卡座很窄小，只可以容兩人對座，泰迪看着卡凡坐下來，那雙眉始終緊蹙着，拿着面前的杯子，喝了一大口啤酒，語聲有點沉重地問道：「你喝什麼？」

卡凡一看泰迪那樣子，便知道他「惹」上的麻煩一定很嚴重，不然，憑泰迪那種樂天的性格，很少有這種心事重重的樣子的。

他不由心急地脫口問道：「泰迪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泰迪却低沉地道：「快叫一杯什麼喝吧，出去再告訴你！」

卡凡這才省覺到，在這種龍蛇混集的地方，說話是不大方便的，於是點點頭，招手叫侍者送一杯啤酒來。

泰迪沒有再說什麼，只是默然一口一口喝着啤酒，令到卡凡心中怪不舒服。

他也無心慢慢喝那杯啤酒，大口大口地喝完，才放下杯子，泰迪已摸出兩張鈔票，放在枱上，拉着卡凡就走，

卡凡雖然心中納悶好奇不巳，但却只好忍着，跟着泰迪走出酒吧。

走在五光十色的行人道上，卡凡再也忍不住了，邊行邊低聲道：「泰迪……」

泰迪却截斷了他的語聲：「我帶你去到一處地方才告訴你。」

說着，脚步急急向着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走去。

卡凡只好不再出聲，悶着頭跟着泰迪向前走去。

轉入了那條僻靜的街道，在幽暗的街燈下，除了他們兩人之外，整條街道沒有別的行人，走在這樣的一條街道上，若是胆小一點的人，不疑神疑鬼才怪！

卡凡與泰迪兩人却不是胆小的人，所以，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驚的。

寂靜的街道上除了响着兩人急速的脚步聲外，便只有兩人時而拉長，時而縮短的投影，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。

泰迪一直不响地走着，接轉入一條堆滿了雜物的橫巷中。

卡凡只好亦悶聲不响地跟着走：雖則，他有幾次想開口問問泰迪，但還是忍住了。

這條橫巷的那條街道更幽黯，因爲巷內完全沒有街燈，只能夠靠外面的燈光投射入去，巷口那一截還比較「光亮」，越往裏走，越走越黑暗。

巷內的兩邊堆放了不少垃圾的傢俬雜物及木頭車之類的物件，地上也滿是垃圾，發散出一種怪異的氣味，卡凡走着，再也忍不住了，開聲道：「泰迪，半夜三更的，來這種地方……」

泰迪即時「噓」了一聲，阻止卡凡說下去，依然往前走去，忽然間停了下來，定定地站在一堆物體面前。

卡凡急忙止步，忍受着那股難聞的氣味，雙眼大瞪着，努力想看清楚附近的情形。

「卡凡，我可能殺死了一個人！」泰迪忽然吐出這句令卡凡感到震慄的話來，

而他的語聲却是平板的。

卡凡確是心裏震撼了一下，吃驚地瞪着泰迪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。「泰迪，你說什麼？你殺死了一個人？」

泰迪的目光在黑暗中一閃，「噓」了一聲：「卡凡，你不是想將全市的人皆驚醒吧？」

卡凡這才驚覺到，自己剛才在震驚之下，失了控制。話聲很响，忙壓低了聲音，說道：「泰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眞的殺了一個人？」

泰迪木然地點點頭，伸手指一下蜷伏在牆脚邊的那堆物體，語聲有點顫抖地道：「卡凡，你看清楚一下牆脚邊那人！」

卡凡倒抽了口涼氣，目光一閃，定睛向牆脚邊那堆物體望過去，這一看之下，他的心神猛震了一下，全身發冷，忍不住發出一聲强自壓抑不了的低呼聲。

巷內雖然黑黯，但不至於什麼也看不到，乃是一具人體！

而且，從其形狀看來，絕無疑問，那是一具屍體。

卡凡忍不住又打了個寒噤。

這太可怕了，泰迪會殺了一個人，但眼前看到的，却又不是假的，所謂殺人者死，雖然現在已無死刑，也不管泰迪是什麼情形殺了那人的，總之，這可是極之嚴重的刑事罪行，就算是誤殺，也要瑯璫入獄，嚐試一下那種鐵窗風味，這實在是太意外，也太無法接受的事實。

卡凡一時間呆住了。

他是替泰迪感到難受！

說起來，他們以前曾經歷過不少兇險，也面對過死亡，但却從來沒有殺過人，如今泰迪却殺了人怎不叫他震驚得呆了。

泰迪一個人就像木頭人一樣，呆木地站着，不用說，他此刻的感受，一定是非常之複雜的了。

無論如何，殺了一個人，在這種講究法治的社會裏，那是法律所不容許的，難怪他的心情如此沉重及難過了。

死一般的沉寂持續了足有五六分鐘之久，卡凡才從驚震混亂中回復過來，語聲澀澀地道：「泰迪，你怎會殺死這人的？你怎會走入這條骯髒的橫巷內？死者是否向你搶刦？」

卡凡之所以這樣問，乃是抱着一綫希望，若泰迪是在死者向他搶刦的情形下，他為了自衛，錯手殺死了死者，那在法律上來說，是情有可宥的，甚至不用負上法律上的責任，因為在法律上，自衛殺人，是可以免負法律責任的。

泰迪木然地搖搖頭：「卡凡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在凌晨二時五十分從一家地下賭場中走出來，想到金殿酒吧喝兩杯才回家睡覺，為了貪方便，我便從那邊穿過這條橫巷，那起碼近一半路有多，想不到為了貪方便却無端端惹上這種瀰天大禍！」

卡凡靜靜地聽着，一顆心却緊張得「卜卜」直跳，泰迪口中的地下賭場，乃是一些有勢力的人物暗中開設的非法賭檔，因為在本市，賭博乃是非法的，除了「御准」的例外，以前，卡凡與泰迪也曾經到過這種地下賭場消遣過，而他們都是喜歡刺激的人，與之所至，到那種場所消遣一下，無疑是十分刺激的！

因為賭博本身就是一種刺激，而偷偷摸摸地進入那種見不得光的場所，亦是一種刺激，賭博時還要時刻提防警方之掃蕩——冚檔，那亦是一種刺激，三重刺激之下，那確是一種十分强烈的刺激！

這就是為什麼有那樣多的人，明知道那種場所是不合法的，但依然趨之若鶩，那自然是為了刺激，亦是為了賭一賭自己的運氣。

卡凡在泰迪停下來重重喘口氣時，沒有開聲說什麼，只是靜靜地望着泰迪，他知道泰迪一定會說下去的。

果然，泰迪喘過一口氣後，接說下去：「這條橫巷我以前走過兩次，雖然骯髒一點，却沒有什麼危險（泰迪口中所說的危險，是說橫巷內沒有匿藏着不法之徒，截刦行人），所以我才會摸黑進這條巷子，那知道我才進到這裏，驟然間身後响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我心頭一跳，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——莫非有人欲向我打刦？於是本能地一閃身扭頭向後望去，一眼瞥見一條人影朝我奔撲過來，很自然地，我便立刻一矮身，掃出一脚！」

泰迪說到這裏，連喘了幾口氣，卡凡看出泰迪此刻的心中，非常之緊張不安及沉重，心中不由一陣難過。

「在直覺上，我以為那人撲上來向我下手搶刦，我那一刻的反應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，除非是胆小怕事，又不會技擊的人，才會撒腿便跑。」泰迪目光閃閃地望着卡凡，見卡凡點頭同意他的見解，才續說下去。「那傢伙可能料不到我反應如此敏捷，被我那一掃，掃得斜跌向那牆邊，重重地撞在牆脚上，撲跌在地上，只是「哼」了一下，便什麼動靜也沒有了，就像一條死狗一樣，我當時一脚掃跌他之後，還以為他必定會起身反撲，於是一步搶上前去，一脚踏落他的身上，那知道這人却一點反應也沒有。初時，我還以為他詐死裝暈，脚下用力一踩，軟軟的一點反應也沒有，我便以為他跌暈了，俯下身伸手一探他的鼻息，却一絲氣息也沒有，我吃了一驚，還不相信他死了，及至我伸手摸了他的心胸，完全感覺不到心跳，我全身不由一陣發冷，再摸一下他的額頭手脚，冰冷的，我整個人也彷彿一下子掉進了冰窟般，刹時間僵呆住了。」

粗重地喘了兩口氣，泰迪忽然間顯得異常激動，扯着自己的頭髮，嘶聲道：「我從來沒有殺過人，也沒有想過要殺人，想不到却殺了一個人……」

卡凡忙上前伸手輕拍泰迪的肩頭，安慰他道：「泰迪，安靜點，不要激動，冷靜點，你那一脚只是絆了他一下，無論怎樣說，也不可能會殺死他的，你沒有再向他下手吧？」

泰迪用力地搖搖頭：「我只是掃了他一脚，他便倒地不動了，我又怎會再向他下手！」

這一點，卡凡是相信泰迪所說的，他對泰迪的為人了解頗深，泰迪是絕不會再向一個不會動的人下手的，就正如他自己一樣。

「當時巷內沒有其他別的人？」卡凡仍然輕拍着泰迪的肩頭。

「沒有！」泰迪肯定地道：「在我知道人死後，驚慌震駭之下，我雖然呆了一下，但馬上就下意識地朝巷子的兩頭張望，連鬼影也看不到一個！」



「你沒有報警？」卡凡一顆心直向下沉。

「沒有，當時我實在是驚呆了，心裏亂糟糟的，空空虛虛的，沒有想到要報警，大概是太驚駭的關係吧，我第一個想到的念頭是——打電話給你，於是，我便撇下這具屍體，急急走出巷子，在大水桶酒吧打電話給你！」

「那時候是甚麼時間？」卡凡長長吐口氣。

「我打電話時，無意中望到牆上掛着的鐘，長短針指着的時間是三時二十三分！」泰迪這時已慢慢冷靜下來，求助地望着卡凡。「卡凡，我現在怎樣做？」

卡凡嘆口氣道：「自然是報警了！」

泰迪雙眼一睜。「那我豈不是成了殺人兇手……」

「泰迪，別說得那樣難聽；那人雖然死了，但却有可能是死於意外的，諸如心臟病猝發，又或是甚麼其他未可知的症狀也說不定，就算那人是被你那一脚掃踢致死的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也是情有可宥的，相信不會負上多大的法律責任的，不過，無論如何，都要報警，也只有經過法醫的剖驗，才能夠確定此人致死的眞正原因！」卡凡瞥了一眼那具屍體，充滿信心地道：「泰迪，我相信你那一脚不會是此人致死的原因，可能另有別情！」

泰迪聽得精神一振，一把抓住了卡凡的手臂，急切地道：「咱們何不現在查看一下死者，看看可有甚麼特別的發現？」

卡凡遲疑地沉吟着看到泰迪那種熱切的目光，雖則知道私自查看死者的情形，於法不合，有可能會妨碍了警方人員對這宗命案的偵查，但他的好奇心亦確實很大，他極想知道，死者致死的原因是甚麼，因為他知道，泰迪掃出的那一脚無論力道怎樣强勁，也不可能將死者一脚掃死的，至多只會將死者的脚骨掃斷，趁這時候看一下是好的。

於是，他點頭同意。

也幸好直到這時巷子的兩頭皆沒有人走過。否則，兩人就不可能不被人懷疑，他們也就逗留不下去了。

泰迪從身上摸出打火機，打着了，藉着那一點火光，蹲下來，動手察看那死者的情形。

卡凡亦蹲下來，並用身體擋着那點火光，不讓外洩，以免被路邊的人察覺到而有所思疑，好奇地走進來看一下，那就水洗也不清了。

在那點火光的映照下，卡凡泰迪兩人看清楚了那死者的模樣。

死者衣着趨時，留着時下最流行的新潮髮型，年紀大約二十五六歲左右，皮膚白皙，相貌頗俊，身材適中，臉上沒有絲毫痛苦之色，而他的頭臉上也沒有任何傷痕，那即是說，死者致死的原因，不是因為頭腦碰撞在牆上，受到强烈的震盪或是損傷而死的。

卡凡抬頭望一眼泰迪，問道：「你有沒有看到，他被你掃跌時，是否頭部跌撞向牆脚？」

泰迪不敢肯定地道：「這一點我不敢肯定，因為我當時看得不大清楚，只看到他整個人被我掃得跌撞向牆脚那邊，便不動了，若是頭部撞在牆上，那總應該有損傷的，看來應該不是了。」

「那他怎會一跌便死的？」卡凡困惑地嘟喃一聲，目光在那死者的身上不停溜着。

泰迪這時翻起了死者的雙袖，眼前金光一閃，死者的左手腕上，赫然戴着一隻名牌金錶！

而左手的中指上，亦戴着一隻價值不菲的白金鑽戒，頸上戴了一條粗粗的金鍊，穿在裏面的那件絲質恤衫，一看就知道是名牌貨，以這人身上的穿戴，怎麼說，也不可能是一名歹徒，而他的身上，也沒有利器，泰迪不由抽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卡凡，這人肯定不會是刦匪之流的歹徒，只會是分分鐘怕被人打刦的富有人士！」

「嗯，他身上的穿戴，少說點，也值萬元以上，確實不像刦匪，但他為何半夜三更在這種被一般人視為危險地帶的橫巷？難道他不怕被人打刦？再說，以他這種穿戴的人，也不應該是行走這種橫街窄巷的，這與他的穿戴不配！」卡凡懷疑地說道。

「說不定此人亦像我一樣，是從賭場出來，貪近便。才走這條橫巷也說不定！」泰迪繼續在死者的身上翻看着。

「這可能不大。」卡凡蹙着眉頭道：「你想一下，若換轉你是那人，手上戴着鑽戒名牌金錶，穿着名牌衣服，會不會貪近便，冒着有被可能打刦的危險，為了貪近便而走這樣黑的巷子？」

泰迪不由搖了搖頭。

「嗯，那麼，此人有大街不走，而走巷子，其中就耐人尋味了？」卡凡用手輕輕地捏摸着下頷。

泰迪心中一動，脫口道：「卡凡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泰迪，你試想一下，此人既不可能是刦匪，而他當時正向你奔撲過來，那只有二個解釋較為合理，一是他當時正被人追，情急慌張之下，見路便走，所以走入這條巷子內，也就引起你的誤會；二是他可能暗疾發作，急於求醫，為了貪近便或是慌不擇路，才走這條巷子，他意外地發現了你，大喜過望之下，便向你奔撲過來求救，可惜……」

泰迪一掌拍在自己的後腦上。「我眞是慌亂得昏了頭，卡凡，你說得極之有理，也只有這兩個可能最合情理了，如今想來，這人不可能是我殺死的，他的死亡，可能另有原因！」

說完，如釋重負般，長長吐了口氣。

卡凡肯定地道：「無論如何，你掃出的那一脚，肯定殺不死此人，除非他是紙紮的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不管如何，還是去報警吧！」

泰迪頭皮一抓，一顆心立時又亂了起來，好一會，才咬咬牙道：「好吧，咱們現在就去！」

卡凡却搖搖頭道：「不，你去報警，我留在這裏看着，以免有甚麼閃失。」

泰迪遲疑了一下，才點點頭，轉身向巷外走去。

× × ×

在警局中，探長陳坤的辦公室內，卡凡心急地道：「陳探長，幾時才有驗屍報告？」

陳坤與卡凡泰迪兩人可謂素識，那是因爲卡凡泰迪兩人曾協助過警方偵破不少罪案，並受到警方的嘉獎，而與他們打交道的，一直是這位重案組的探長陳坤，自然而然的，便成了朋友，對於這兩位年輕人的爲人，他是頗爲欣賞的。

「最快也要在後天早上才能夠知道。」陳坤蹙着眉道：「但願驗屍報告對泰迪有利，否則，他就麻煩了！」

「陳探長，你本人的意見如何？」卡凡問。

「卡凡，請原諒，我暫時不便說甚麼，不過，我是很了解泰迪與你的爲人的。」陳探長有點抱歉地說。

「那麼，你們是否要扣留泰迪？」卡凡有點緊張地問。

「站在我的立場，我是極之不願扣留泰迪的，但這是一宗殺人案，屬於嚴重案，爲了方便調查，暫時是會將他扣留協助調查的，法例如此，請你原諒。」陳探長抱歉地望着卡凡，伸手拍拍他的肩頭。「不過，請你放心，我會關照我的手下照顧他的。」

「眞的不可以保釋？」卡凡抱着一絲希望問。

「不是不可以，但起碼要等驗屍報告做出，若是驗出死者另有死因，他立刻就可以保釋，甚至撤消他的控罪，就算驗屍報告對他不利，憑着他自動報警這一點，也可以向法官請求，保釋外出候審的，法官鑑於他的表現，多數准許他保釋的。」陳探長安慰卡凡。「卡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盡我所能，帮忙泰迪的。」

「那我先多謝你。」卡凡放心不少。

「陳探長，我可以見一見泰迪麼？」

陳探長點頭道：「不知他錄完口供未，待我去看一下，你在這裏等一下。」

陳探長說着便走出了辦公室。

由於泰迪是命案的當事人，所以，警方人員自然向他詳盡地錄取事發經過的口供，至於卡凡，他當然亦要接受警方的盤問，但由於他不是當事人，只是就他所知的，向警方人員說出來便成，所以時間不太長，有空與探長陳坤談論一下。

一會，探長陳坤推門進來，朝卡凡招招手道：「卡凡，請跟我來。」

在一間房子中，卡凡見到了泰迪。

泰迪的神情有點疲倦惶然，這是難怪他的，被警方人員盤問了差不多兩個小時，而且又要被扣留調查，相信任何人的心情也不會輕鬆舒服的，尤其是泰迪從來未遭遇過這樣難堪尷尬的境地，畢竟，被警方扣留，那不是光彩的事情！

所以，泰迪在看到卡凡與陳探長走進來時，不禁露出一絲苦笑來。

卡凡看到泰迪那樣子，心中一陣難過，上前緊執住泰迪的雙手，一時間不知說甚麼才好。

泰迪卻澀聲道：「卡凡，別這樣，大不了坐他幾年監牢，大概我命中注定會惹上官非，時候巳經不早了，你明天還要上班，快回去吧！」

卡凡緊緊地執住泰迪的雙手，激動地道：「泰迪，不要沮喪，我敢相信，那人致死的原因，不是由於你那一脚的，你一定會沒有事的！」

探長陳坤心中感嘆不已，走上前拍拍泰迪的肩頭。「泰迪，憑我多年辦案的經驗，及在現場檢查死者的情形所得，我亦同意卡凡的看法，你放心吧，我會盡力去辦的！」

泰迪苦笑道：「唉，現在唯有希望驗屍報告做出來之後，對我有利吧，否則，我也只好認命了。」

「泰迪，別這樣灰心喪氣的，就算萬一……那也只是誤殺罪，法官鑑於你過往曾協助警方偵破不少罪案，一定會輕判的。」陳探長說話時，以眼示意卡凡該離開了。

卡凡再緊緊地握了握泰迪的手，才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
陳探長再拍了一下泰迪的肩頭，亦走了出去，接着，便有一個探員走了進來，客氣地將泰迪送到扣留室。

× × ×

這一天，卡凡在工作時，一直心神恍惚，如坐針氈，加上昨晚只睡了三四小時，精神困倦，一直提不起勁工作，只盼望快些下班，好到警局探聽一下情形，看望一下泰迪，這對泰迪來說，無異是一種安慰。

下班後，他連晚飯也顧不了吃，便直趕警局，可惜，陳探長却因事外出，所以，探聽不到甚麼消息，自然，亦見不到泰迪。

翌日，卡凡由於急於要知道驗屍報告，向報館請了半天假，匆匆吃罷午飯，便乘車趕往警局。

趕到警局後，陳探長却外出吃飯未返，他只好眼巴巴地在警局內等着。

這一段時間對他來說，眞長，但實際上他只是等了三十分鐘左右，陳探長終於回來了。

卡凡立刻趕上前去，急不及待地道：「陳探長，驗屍報告做出來了麼？」

陳探長伸手拍拍卡凡的肩頭，笑笑道：「卡凡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正想打電話到報館找你！」

卡凡心頭「卜」地跳動了一下，急急問道：「陳探長，是否……」

陳探長却神秘地眨了一下眼，拉着他就走，道：「別急，先到我辦公室坐下再說吧。」

卡凡雖然這時急得什麼也似的，但也只好懷着忐忑的心情，走向陳探長的辦公室。

陳探長拉着卡凡進入辦公室後，好整以暇地先將門關好，然後坐下來，摸出一包烟來，抽出一支，刁在唇上，再摸出打火機，「擦」地打着了，湊到烟頭上，點燃起來。

卡凡却已忍不住了，焦急地說道：「陳探長，不論是好是壞，請你快些說出來吧！」

陳探長輕鬆地聳聳肩，吐出一口長長的烟圈來，翻眼望了一眼卡凡，悠然道：「卡凡，你不是急昏了頭吧？我如今這樣的神情，你難道這也看不出來？」



卡凡雙眼倏睜，閃了陳探長一眼，接驚喜地一跳上前，急促地道：「陳探長，驗屍報告對泰廸有利？」

陳探長抽了口烟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笑着道：「你終於猜到了！」

卡凡歡喜得幾乎整個人跳了起來，一把抓住陳探長的一條手臂，急切地道：「驗屍報告上怎樣寫？」

陳探長這時亦正經地道：「死者的屍體經過醫生的解剖化驗，得出的結論是：死者致死的眞正原因，是因爲服食過量的毒品致死的！」

「這樣說來，泰廸不用負什麼法律上的責任了！」卡凡歡呼起來。

「嗯，現在你滿意了吧？」陳探長笑望着卡凡。

「那麼，你們爲何還要扣留泰廸？」卡凡望着陳探長。

「既然泰廸與那死者的死沒有關係，那自然要放了他，不過，手續是要辦的，我剛才說想打電話給你，就是想你接泰廸出去！」陳探長說着坐下來，撥了個電話，說了一陣，放下話筒，對卡凡道：「手續快辦完了。泰廸等會就出來，不過，他仍要協助警方偵查這宗命案。」

「陳探長，你應該了解泰廸的爲人的，相信就是你們不要他協助偵查，他也會主動偵查的！」

「卡凡，這一次我並不鼓勵你們插手這件事，這也是我叫你來的原因之一。」陳探長嚴肅地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卡凡脫口問。

「這一點，恕我不能透露。」陳探長直視着卡凡。「我只可以說一句，這宗命案內情重大，你們若是貿然插手，說不定有生命危險！」

卡凡看着陳探長那嚴肅凝重的臉色，知道陳探長不是藉詞阻止他們插手偵查，只好道：「陳探長，眞的這樣嚴重？」

陳探長點點頭，正想說什麼，外面却有人敲門，於是扭頭道：「進來！」

門一推開，當先走進來的是一名探員，卡凡認出那是陳探長的一名得力助手！—探目王超，後面跟着的，是泰廸！

卡凡大叫一聲：「泰廸！」衝前去一把抱住了泰廸。

泰廸亦激動地抱住了卡凡，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。

陳探長與探目王超含笑望着這兩名狂喜的年青人。

泰廸的神態顯得有點憔悴，可見他被扣留在警方的羈留室內時，是如何的難熬，才只不過一日一夜，臉頰頷下長滿了鬍渣子，頭髮也亂糟糟的，相信他一定是度日如年的了。

「泰廸，你無事了！」卡凡高興地說，同時放開了泰廸。

泰廸吐口氣，笑道：「這要多謝陳探長……」

陳探長却急急搖手道：「泰廸，你千萬不要多謝我，我沒有爲你做什麼，我做的都是一個警務人員應該做的事情，驗屍報告上說死者是死於服食毒品過量而死，亦即是說，他不是你殺死的，那就不用負上法律上的責任，所以，你是無罪的，那自然要放你！」

「唉，總算還我清白！」泰廸高興得手舞足蹈。「卡凡，你知道麼，被關在羈留室內的滋味眞難受，我發誓這一輩子也不要再嚐試那種滋味！」

「泰廸，先坐下來舒服一下吧。」陳探長扭頭朝探員王超道：「你去弄杯咖啡來，給他提提神。」

王超應了一聲，走了出去。

泰廸果然舒舒服服地坐下來，笑對陳探長道：「最好再借個鬚刨用一下，我這個樣子怎樣見人？」

陳探長拉開抽屜，笑說道：「確是要刮一下，否則，走在街上，不被人誤作那些流浪漢才怪。」

說着拿出一個鬚刨，放在桌子上。「等一會才到洗手間將鬚刮掉吧。」

泰廸點點頭，忽然道：「陳探長，那死者到底是什麼人，姓什名誰？我想知道一下。」

陳探長猶豫着，望着兩人，卡凡即時道：「探長，你放心，相信泰廸沒有別的意思，你就是不說，我是幹什麼的，只要我一查，便查到。」

陳探長眨眨眼，道：「好吧，我告訴你們，希望你們千萬不要私自偵查，明白麼？」

卡凡與泰廸笑着點了一下頭。

陳探長於是道：「死者姓于，名仲生，英文名叫亞拔，年齡二十六歲，是一名應召男郎，用現今新潮術語應該稱爲舞男，而據驗屍報告指出，死者生前沒有吸食毒品的嗜好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陳探長忽然不說下去了。

泰廸與卡凡也識趣地沒有問下去。

泰廸忽然省起要刮鬚，便拿了探長那個鬚刨，到浴室去將臉上的鬍子刮去。

而王超恰好將咖啡捧進來。

× × ×

泰廸雖然很疲倦，但回到家後，却一點睡意也沒有。

卡凡是陪他回家的，見到泰廸一點睡意也沒有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「泰廸，你又在胡思亂想什麼？」

泰廸將自己拋在沙發上，舒舒服服地斜躺着，眨眨眼笑道：「卡凡，你就像我肚內的蛔虫一樣，我想什麼，你總是知道的！」

卡凡亦倚在沙發上，將雙脚擱在矮几上，道：「別忘記，咱們是死黨啊！」

泰廸吐了口氣，抓抓頭。「卡凡，我以爲我這一輩子完了的，那死鬼舞男害得我幾乎揹上殺人罪，想想，眞倒霉！」

「泰廸，別顧左右而言他了！」卡凡定定地望着泰廸：「你到底想怎樣？查個水落石出？」

泰廸正經地點點頭。「卡凡，難道你對那舞男的死因不感興趣麼？」

卡凡道：「不是不感興趣，而是我沒有忘記陳探長的勸告，陳探長要咱們別私自偵查這宗命案，一定有他的理由的。」

泰廸却不以爲然地道：「卡凡，你幾時變得這樣『循規蹈矩』了？爲了這件事，我被扣留了一日一夜，在那侷促悶熱的羈留室內，捱了一天一夜，說什麼我也是心有不甘的了，除非將事情查清楚，否則，我會耿耿於心的。」

卡凡噓口氣，有點無奈何地道：「泰廸，若是讓陳探長知道了，咱們怎麼好意思？」

「卡凡，你是怎麼了？變得婆婆媽媽的？」泰廸就像是第一次才認識卡凡般，目光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卡凡。

卡凡被泰廸的目光，弄得渾身不舒服的，嘆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，眞是拿你沒有辦法！」

泰廸高興地道：「嘻，這樣才像以前的卡凡！」

一想，接道：「我若不將那死者的致死內情查出來，等於洗脫不了我的殺人罪嫌！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卡凡坐直了身子，「算我服了你，你快去洗個澡吧，我似乎嗅到了一點異味！」

泰廸用力地嗅吸了兩下，皺皺眉頭道：「卡凡，你的鼻子幾時變得比狗還靈的了。」

卡凡笑道：「難道你自己嗅不到的麼？你已經差不多兩天兩夜未洗過澡了，別忘了，現在是大熱天時，眞難爲你能夠忍受得了！」

泰廸被卡凡說得一下子從沙發上彈了起來，像一陣風般，衝向浴室。

卡凡搖搖頭，將頭仰枕在沙發背上，將雙眼閉了起來。

但他却不是因爲困倦，想假寐一下，而是在想着那宗命案的死者于仲生的死因，及他的特別身份。

說眞的，他其實亦對那宗命案感到莫大的興趣，尤其是死者的身份及死因，那是基於一個記者的職業本能，若是能夠得到有關的第一手資料，那可是頗有價值的報道新聞。

「唏，卡凡，你不是睡着了吧？」泰廸的語聲令到卡凡從迷矇睡意中驚醒過來，他這才知道，自己在不知不覺間，陷入了睡態之中。

張開眼來，泰廸就站在自己面前，赤着上身，只穿一條短短的球褲，頭髮濕濕的，看來是從頭洗到落脚，將身上的一身霉氣洗掉，眨眨眼，他不由好笑起來：「泰廸，你幾時變得像那些三姑六婆一樣迷信的？」

泰廸正用手巾在擦抹着頭髮，聞言怔了一下，隨之失笑道：「這不是迷信，唉，在那種地方呆過，若不從頭洗到脚，很難洗得乾淨，不信，有機會你在那種地方待上一晚半日試試。」

卡凡忙道：「那種地方，那種滋味，不領教也罷！」

接望一眼泰廸：「我眞佩服你，看你的樣子，似乎比我還要精神。」

「這全是拜拍戲所賜。」泰廸坐下來。「有時要趕戲，連拍兩三個日夜，根本不算是奇事，我的精神，就是那樣捱出來的。」

一頓又接笑道：「看來，你也要去洗個澡了。」

卡凡甩甩腦袋，起身道：「洗澡則不必，用冷水洗個臉才是眞的。」

說着走向浴室。

× × ×

喝着冰凍的啤酒，精神爽利了很多，泰廸望着卡凡道：「卡凡，難道你對那宗命案的內情，一點興趣也沒有？」

卡凡呷了口啤酒，才道：「怎會無興趣，你忘了我是幹那一行的麼？只是碍着陳探長……」

泰廸揮揮手，截斷了卡凡的話。「卡凡，你幾時變得這樣胆小的了？咱們只要不讓他知道，不就成了麼？」

「泰廸，看來你是不查一下，不會甘心的了，我眞拿你沒辦法，好吧，我帮你一齊去查就是。」

「哈，這才是我的死黨！」泰廸高興得將剩下的啤酒，一口氣「吞」下肚中。

放下啤酒瓶，他興緻勃勃地道：「卡凡，依你看，那舞男生前既沒有吸食毒品的嗜好，但他的死因却是因爲服食過量的毒品，而引致死亡的，那會不會有人强迫他服食，抑是他自願服食的？」

卡凡蹙着眉想了一下，道：「依我看，他自己服食的可能性不大，九成九是被人强迫他服食的！」

一頓接道：「你想一下，此人既然沒有服食毒品的嗜好，那就是說，他不是一名癮君子，那麼，他又怎會服食過量的毒品呢？那只有癮君子才會發生，不過，若他是自殺的話，那就有可能了！」

「那依你看，他自殺的成份大不大？」泰廸邊說邊開了一罐啤酒。

「這很難說。」卡凡邊思考邊道：「若照你所說的當晚的情形看來，似乎自殺的成份少些，當時他有可能是被人追着，才會慌不擇路地奔入那條巷子，還有，他當時好可能在驟然發現你時，想向你求救，但你在當時的情形下，自然會誤會他向你打刦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換轉是任何人，也會那樣以爲的，從當晚的情形推斷，似乎被殺的成份大些。」

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」泰廸道。「若他是自殺的話，他若不想死，大可以打電話報警求救，如今我想眞一下，當晚那死者確是顯得有點慌急愴惶，也才會令到我以爲他是向我打刦，但有一點我想不明白的是，那舞男既是被人追趕，爲何却見不到追趕他的人？」

「這一點很簡單。」卡凡道：「一是追他的人追得不太緊貼，追到巷口時，見你將他掃跌，便閃到牆邊隱藏起來，窺看着，那就表示追他的人不想被別的人看到他的樣子，後來見你呆了一會，然後忽忽離去，而那舞男却倒地不起，那人自然估到是怎麼一回事，待你走出巷子後，便走前去察看一下死者，見他死了，他竊喜之下，便匆匆溜走了。而另一個可能是，追他的人追掉了他，那自然不會被你看到的了。」

泰廸邊聽邊點頭，臉上露出佩服之色。「卡凡，你的頭腦越來越精細了，我建議你改行去做私家偵探，否則，眞是糟蹋了！」

卡凡笑駡道：「你幾時學得這樣油咀滑舌的？總是說着正經事情的時候，就打岔。」

泰廸嘻嘻笑道：「輕鬆一下，可以令到神經鬆弛一下，這樣不好麼？我們在拍戲的時候，若是拍到那些緊張驚險的場面時，總是說些輕鬆惹笑的說話，藉以鬆弛



緊張的神經，以免由於心裏太過緊張而令到反應及手脚不夠靈活，因而出事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我現在的神經已鬆弛下來，腦筋也很靈活，到底你想不想再探討下去了。」

「當然繼續探討下去。」泰廸急忙道：「現在才五時許，離吃晚飯還有一段時間，今晚要好好地吃它一頓！」

卡凡揮揮手道：「泰廸，我懷疑這可能與毒品有關。」

「你怎會這樣想的？」泰廸問。

「你想一下，幹舞男這種人，由於職業的關係，他們也像那些歡場女子一樣，就算沒有染上毒癮，但多少也會沾上關係，說不定此人就是一名毒品的拆家，由於某種關係，被人殺之滅口的。」卡凡認眞地推考着。

「但我認爲他是由於男女之間的關係，而惹上殺身之禍的成分多些。」泰廸說出他的推想。「幹他們那一行的，就幹像妓女接客一樣，所不同的是，他們的顧客大多數是女性，當然，亦有好唱後庭曲的男人光顧他們，而找上他們的女性，不是因爲性苦悶，就是怨婦或是心理不大正常的，說不定他無意中窺探到別人的一些隱秘，挾之加以勒索，因而惹來殺身之禍，這是最常見的。」

卡凡點點頭道：「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，而且可能性很高，但這只是咱們的臆測，一切有待查證，好了，到此爲止，咱們去吃晚飯吧。」

「咦，原來已經七點鐘了，你等一等，我去穿件衣服。」泰廸說着急步走入房中。卡凡望着他背影，不由搖頭笑一笑。

× × ×

泰廸今天很帥，這是他經過一翻刻意的打扮的。

他人本就生得高大英挺，再配上一身全夏天最流行的充滿陽光活力的服裝，不少女孩子皆情不自禁地多看他兩眼。

無疑的，他那瀟洒英挺的形貌，確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。

他來到了一幢大約三十多層高的新型商業樓宇前，抬頭略爲打量了一下，便走進了大厦中。

就連大厦中的那位「看更」，也不禁多看他兩眼。

這時候是上午十一時十三分。

他乘電梯直上十六樓，在一個單位的門前停下來，看一下大門上的號數，便伸手按門鐘。

那知道他按了足有兩三分鐘，却沒有人來應門。

他不由苦笑了一下，自語般道：「莫非我仍然來早了？」

雖然他知道住在這單位的人，乃是一位日夜顛倒的歡場女子，他也揀上靠近响午時分才來拜訪的了，原以爲總應該醒了的，現在看來，他要找的人，仍然高臥未起來。

他只好耐心地繼續按門鐘。

幸好這時差不多是午飯時間，其他單位的住客大約忙弄午飯，沒有什麼人出入，否則，一定會招來奇怪的眼光。

按了大約總有十分鐘了，令到泰廸不耐煩起來，以爲要找的人出外了，正準備離開的剎那，屋內却有了响動——那是一陣「拖沓拖沓」的走動聲。

他立刻將半轉的身形停下來，雙眼定定地望着那扇大門。

一陣開鎖聲後，大門打開來，隔着那道鐵閘，現出了一顆頭髮蓬鬆，臉上睡意惺忪，雙眼似開似閉的臉面來，漫不經意地道：「誰啊——」

泰廸的臉上立時展露出一抹充滿男性魅力的笑容來，趕緊道：「我叫泰廸，你就是麗麗小姐麼？」

那女子半開半閉的雙眼倏地睜大，詫異地打量着泰廸，訝然道：「泰廸？」

泰廸從那女子的神情，已猜到她就是他要找的人——朱麗麗，臉上的笑容更盛，急急道：「麗麗小姐，我是亞拔的朋友，亞拔沒有在你的面前提過我麼？」

屋內的女子確是朱麗麗，聞言之下，雙眼睜得更大，疑惑地望着泰廸，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亞拔從來沒有提起過你，你眞的是亞拔的朋友？」

泰廸認眞地道：「我當然是亞拔的朋友，這裏的地址及妳的姓名，都是亞拔告訴我的，不然我怎會知道。」

朱麗麗眨了眨眼，閃過一抹神采，大概是被泰廸英挺的外貌吸引了。望了泰廸一眼，臉上終於展露出一抹笑容來，有點輕佻地道：「你知道亞拔死了麼？」

說時，那神態就像說一個與她毫不相干的人一樣，而泰廸却知道，那位差點害他揹上殺人罪的死鬼舞男于仲生——亞拔，生前與這位朱麗麗的關係是很親密的，而他之所以找上這位朱麗麗，是他花費了不少時間，也使了點錢，從一名歡場女子的口中，探聽到的。

爲了多了解亞拔的背景，他今日專門找上門來的。

泰廸點點頭，有點傷感地道：「知道，所以我才會來找你。」

朱麗麗道：「泰廸，你以爲是我殺了亞拔？」

泰廸搖搖頭：「妳別誤會，我怎會認爲亞拔是妳殺的呢，我來是想找妳談一下的。」

聳聳肩，接說道：「麗麗，可否讓我進來坐一會？我這樣站着和妳談話，隣居看到了，不大好看。」

朱麗麗挪雙媚眼一轉，風情地瞟了泰廸一眼，笑道：「好吧，看你不像個壞人，進來吧。」

說着將鐵閘打開。

泰廸眼前不由一亮，全身發熱。

站在門前的朱麗麗，只穿一件長及大腿，背心式的薄紗睡衣，裸露出白膩的雙臂及一雙大腿來，最要命的是，那件近乎透明的睡衣內，那雙挺聳的豪乳尖上，突現的兩點暗紅，與及小腹下隱現的黑色賁起的地帶。

朱麗麗在睡衣的內面，竟然什麼也沒有穿，這是極具誘惑的！

饒是泰廸不是未見過世面的青頭小子，在乍然之下，也感到一陣心跳，臉紅耳赤。

朱麗麗却毫不感到羞赧不安，反而曖昧地笑望着泰廸。「唏，你是怎麼哪？還不進來！」

（下期續完）

**前文提要：**前文書至管練霞從插花廟觀音殿前救了雲飛白，來到小茅屋中，春雨、秋霜迎入去，管練霞先爲他口對口度氣，用玄門正宗內功將「百步聞香」之毒逼出，然後再爲自己將毒逼出，之後再分兩撥人馬離開，雲飛白、秋霜在路上先遇上九毒觀音，在觀音殿裝神騙人的就是她，又想將雲飛白矇騙，幸管練霞趕至，直斥其非，將她點了臂穴，她雖然遁去，却指使被迷去神志的七色劍士、藍如玉、甘明珠、佟元璋攻來，管練霞、雲飛白連忙閃入林中躲避，暫時不敢招惹他們，管練霞叫雲飛白去找瓊天逸士增援，雲飛白來到白石山發現兩個瓊天逸士……



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

東方玉・文
可飛・圖

# 七色劍

## 勝負分眞假　逸士傳武功

使人難以區別的，也就是這兩個瓊天逸士。

因爲管練霞臨別之時，只說隱居白石山的瓊天逸士，是文人裝束，黑鬚垂胸，手持白紙摺扇，口吟道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」，可沒說瓊天逸士的貌相如何？

本來這事很簡單，只要找到白石山，又符合這幾點特徵的，自然就可確定他是瓊天逸士了，但如今符合這幾點特徵的，居然會有兩個人，這就使人有眞僞莫辨之感。

雲飛白在這一瞬間，自然楞住了。走在前面穿月白長衫的和迎面而來穿藍衫的人，兩人這一對面，也同樣是楞住了。

「哈哈」穿月白長衫的不覺打了個哈哈，朝藍衫人拱拱手道：「兄弟喜歡這兩個句詩，所以時常臨溪流而吟詩，不想兄台也喜歡這兩句詩，倒是難得得很。」

藍衫人也抱抱拳，發出清朗的笑聲，說道：「兄台隱迹白石山，經常吟詩明志，一幌數十年，沒想到今日巧遇同好，眞是好極了。」

只要聽兩人的口氣，好像他們都以瓊天逸士自居！

雲飛白站在一旁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？

穿月白長衫的輕搖摺扇，含笑道：「兄台雅人，兄弟本待和兄台一敍，但這位小友特地趕來找兄弟有事，兄弟只好失陪了，兄台有暇，可去盤根古松之下稍事盤桓，俾作良晤，告辭了。」說完，回頭朝雲飛白一笑道：「小友請隨老夫來吧！」

雲飛白心頭暗暗感到爲難，這兩人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？」

如果穿月白長衫的是眞，自己不跟他去，豈非失之交臂？但如果穿藍衫的是眞，那麼自己跟着月白長衫的走了，豈不也當面錯過了。

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，只聽穿藍衣的口中叫道：「兄台且慢！」

穿月白長衫的脚下一停，含笑問道：「兄台還有什麼見敎？」

穿藍衫的淡淡一笑道：「有一件事，兄弟倒想請敎兄台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說道：「不敢，兄台請說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兄台方才好像要兄弟去盤根古松之下？稍事盤桓，俾作良晤，不知可有此言？」

「不錯，」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這話正是兄弟說的，兄弟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，流連忘返，兄台如果有暇，不妨到那裏等候，兄弟和這位小友說幾句話，就可趕去，不知兄台有此雅興否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看來這穿月白長衫的，眞是瓊天逸士了！」

「兄台這句話可就奇了。」穿藍衫的有意無意的看了雲飛白一眼，才道：「兄弟卜居此山，已有數十年之久，只要天色晴朗，或是月白風清，幾乎可說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，吟詩飲酒，汲泉烹茗，却從未見過兄台，不知兄台邀約兄弟，前去盤根古松之下見面之言，是眞是假？」

他不說穿月白長衫的是假冒瓊天逸士之名，但這話已極明顯的指穿月白長衫的是假的了！

雲飛白聽得暗暗一怔，心中忖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難道穿月白長衫的竟是假冒之人了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口中「咄」了一聲，大笑道：「兄弟經常盤桓古松之下，也從未見過兄台呀！」

他雖未明言，但也隱約的指出藍衫人是假冒之人。雲飛白眞是越聽越奇了，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，這兩人互爭瓊天逸士，又是爲什麼呢？

「哈哈！」穿藍衫的仰天長笑一聲，道：「在白石山經常盤桓盤根古松之下的，只有一個人，照兄台的說法，倒似有兩個人了。」

「不！」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兄台說得沒錯，確實只有一個，絕不會有第二個人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對了，那在古松下盤桓的，就是兄弟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這就不對，在古松下盤桓的應該是兄弟才是。」

穿藍衫的眼孔中射出兩道稜稜精光，朗笑道：「兄台不必爭論，因爲卜隱白石山，自號瓊天逸士的，只有一個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同樣目閃異芒，冷然道：「難道說瓊天逸士會是兄台麼？」

穿藍衫的大笑道：「不是兄弟，難道還會是閣下不成？」

現在他們兩人已隱指對方是假，變得挑明了說了。

雲飛白也已退後一步變成了局外人，至少也要靜看他們二人爭出一個結果來。眞者自眞，假者自假，怕的是他們二人含糊過去，眞假難分，只要有了爭執，眞假自可立辨。

穿月白長衫的看了穿藍衫的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這就難怪，閣下行來之時，口中也吟着兄弟常吟的詩句，也搖着兄弟常搖的白紙扇，原來閣下是想混充隱逸，假冒兄弟之名，兄弟只是山野之人，終日與閒雲野鶴爲伍，不求聞達，閣下這麼做，究是所爲何來？有什麼企圖呢？」

「可笑呀可笑，可歎呀可歎，人心不古，一至於此……」

穿藍衫的微微搖頭，感慨的道：「兄台這番話，應該是兄弟說的才對，如今倒讓兄台說出來了，兄台既能說出這番話來，自然早有預謀，這也是兄弟不解之處，兄台假冒兄弟，究竟爲了什麼？欺人乎？欺天乎？」

雲飛白眼看二人爭論不休，心中不僅迷糊，也大感焦急，這就大聲道：「二位不用再爭論了，因爲再爭論下去，依然各執一詞，互指對方是假，自己是眞，這眞眞假假，除了二位自己心中明白，愈爭愈難辨別眞僞，在下覺得二位不妨想想看，有那一點足以證明自己是眞，對方是假，對方若是提不出證明來，眞假豈不可以立判了麼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一下摸着垂胸黑鬚，頷首道：「小友此言甚善。」

穿藍衫的也頻頻點頭道；「小友說的正合老夫之意！」

兩人全同意了。

穿月白長衫的輕輕搖着紙扇，略爲沉吟，才道：「老夫山野之人，隱迹深山，一無所長，只是昔年浪迹江湖，略解技擊，閣下既然假冒兄弟之名，那就只好在這方面一較長短了。」

「兄台說得極是！」

穿藍衫的微微一笑道：「兄弟也正有此意。」

他一擧手中白紙摺扇，又道：「兄弟

數十年來，手中只有這把白紙摺扇，常相追隨，咱們就在扇上展示一下功夫，兄台意下如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大笑，說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他朝雲飛白一指，說道：「這位小友，是咱們兩人中的第三者，這件事，請小友作個公證人，閣下認爲如何。」

穿藍衫的立即表示同意，點頭道：「這個當然有此必要，咱們各展所長，勝負誰屬，自然要有第三者裁定，眞假也就立判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位要如何較量呢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孔老夫子說過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，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今日之事，有人假冒瓊天逸士，夫瓊天逸士，乃隱逸之流，淡泊名利，悠遊林泉，要爭，自然是君子之爭了，必也扇乎，咱們就以這柄紙扇，各展功夫，至若用扇當作兵刄近身相搏，各展招式，攻拒斯殺，那是江湖俗子好勇鬥狠之舉，老夫所不爲也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頭道：「兄弟提出較技，也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雲飛白遲疑的道：「那麼二位要如何比試呢？」

穿藍衫的摺扇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比試摺扇，是老夫提出來的，要如何比法，就該讓他說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哼了一聲，朝雲飛白招招手道：「小友，你去找兩塊一樣大小，像拳頭大的石塊來。」

雲飛白答應一聲，俯身尋去，這條溪流邊上，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塊，要找兩塊同樣有拳頭大的石塊，並不十分困難，一回工夫就撿到了兩塊圓形的石塊，他用手掂了掂，連重量也差不多，這就回身走了過去。

穿月白長衫的問道：「小友，這兩塊石頭，大小輕重都一樣的麼？」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那好。」穿月白長衫道：「你隨手拿一塊給老夫，另一塊暫時由你拿着。」

雲飛白答應一聲，隨手拿起一塊，遞了過去。

穿月白長衫的沒有用手來接，他右手「豁」的一聲，打開白紙摺扇，扇面平攤，送到雲飛白面前，說道：「小友把它放在扇面之上。」

雲飛白依言把拳頭大的石塊，輕輕放到他打開白紙扇面之上。

要知白石山的石塊，都呈白色，故有白石山之名，這種白色的卵石，質地極爲堅硬，份量也極重，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石，若是放在打開的白紙扇面上，扇面是絕對承受不住的；但這是一般常情，練武的人，內功火候到了相當精深之時，就可以把眞氣貫注到扇面上，那自然又當作別論了。

雲飛白把手中的卵石，放在扇面之上，穿月白長衫的右手平伸，一動不動，好像就在表演他能把眞氣貫注在扇面上，可使拳頭大的卵石，四平八穩的放在白紙扇上很久時間。

這一點功夫，如果在今天來當衆表演，因爲武術界有於門戶之見，各種功夫，都日趨式微，能在一張白紙扇面上，平穩的放上一塊卵石，巳可贏得大家鼓掌了，但在那時候，這點微末之技，也就不足一哂了。

這點功夫，雲飛白巳可辦得到，因此他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這一手，頗感失望，心中不禁眞有「技止此乎」的問號。

穿月白長衫的，依然右手平伸，扇面平攤，上面放了一塊卵石，一動不動，但他身上一襲月白長衫却無風自動，飄拂起來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這有什麼好表演的？」

目光一瞥，忽然發現白紙扇面上拳頭大的一塊卵石，似乎比方才小了甚多。

這下心頭感到奇怪，再一定睛瞧去，只覺那一拳卵石，似在不停的消蝕，好像雪球照到了太陽，慢慢的在溶化！

只是，一，卵石消蝕得十分平均，是以石頭的外形並無改變。二，消蝕得十分緩慢，是以你不凝足目力看它，是不容易看出來的。三，石塊雖在消蝕，但却沒有一絲粉末從扇面上飛散下來，是以更不引人注意。

雲飛白這下看得暗暗吃驚，心中忖道：「這是什麼功夫」

堅硬的白色卵石，在穿月白長衫的扇面上，不停的無形的消蝕，你說它消蝕得緩慢，其實也並不太慢，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石，從雲飛白把它放在穿月白長衫的白紙扇面之上，前後不過盞茶工夫，卵石由大而小，由小而再小，最後完全在白紙摺扇上消失了。

穿月白長衫的摺扇輕輕搖了兩搖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兄弟巳經練過了，現在該由閣下來練了吧。」

穿藍衫的微微一哂，舉步跨上，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把石塊放到這大石上。」

雲飛白依言把手中一塊卵石，放到身右大石之上。

穿藍衫的又道：「還要勞動小友，再去抓幾把細沙，鋪在卵石四週。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不知他用細沙鋪在卵石四週，是要如何施展功夫。」

心中想着，就依言在溪邊捧了幾把細沙，在卵石四週鋪好，然後，就退下了兩步。

穿藍衫的深沉一笑，搖着摺扇，走到大石前面，相距還有三尺來遠，就站停下來，緩緩吸了口氣，舉起了白紙摺扇，朝那卵石搧去。

他摺扇先前搧得極爲緩慢，但愈搧愈快，身上一件藍衫，也隨着他愈搧愈快，漸漸的鼓了起來，就像燈籠一般，鼓得幾乎快要脹破了。

雲飛白的目光，只是注視在那塊卵石之上，但覺他白紙摺扇每一扇搧下之時，那卵石就在無形之中，暗暗消蝕了一層，他愈搧愈快，卵石消蝕得也很快，這情形和方才卵石停在白紙扇上，無形中消蝕，差相彷彿！

現在雲飛白明白了，他要自己在卵石四週，舖了一層細沙，那是證明他摺扇搧動，卵石四週的細沙，却紋風不動，並沒有把細沙搧起一粒來。

這兩人使的功夫，都是以本身內家功



力，煉化卵石，光憑這份驚世駭俗的功夫，在武林中巳可說是難得一見的了。

如今居然在白石山上，同時遇上了兩個，而這兩個人，又同以瓊天逸士自居，指責對方是假冒之人。

以這一場比試而言，雖然顯示了兩人舉世無儔的功力，但仍然無法可以確定誰是眞的瓊天逸士。

卵石和剛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一樣，由大而小，小而再小，終於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卵石四週舖着的一層細沙，依然絲毫不損。

穿藍衫的手中白紙摺扇巳然停住，身上一襲藍衫也很快恢復原狀，他得意的朗笑一聲，回頭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，你是咱們的公證人，你倒說說看，咱們這場比試，應該勝負誰屬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站在邊上，咀角微噙冷笑，點頭道：「小友，你是第三者，你說句公平話，這場比試如何？」

雲飛白望望兩人，爲難的道：「二位老丈神功蓋世，在下後生晚輩，以蠡測海，實在難以評章……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只管把你心裏想到的說出聽聽！」

「不錯！」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依你所見，只管直說，就是說得不對，咱們也不會怪你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位老丈既然這麼說了，在下只好就管見所及，說出來了，不知對是不對？」

穿藍衫的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你但說無妨。」

雲飛白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這位老丈把卵石放在扇面之上，只是催動本身眞氣，煉化卵石，這是靜態的，至於這位老丈（指穿藍衫的）用扇搧動乃是動態的，如此動靜二字來說，應該靜態較勝，但這位老丈（指穿月白長衫的）把卵石放在扇面上，是直接可以貫注內力，這位老丈（指穿藍衫的）雖是動態，但扇和卵石相距足有三尺之遙，並沒有直接接觸到卵石，是則直接的較易，間接的較難，所以以在下看來，這一場應該是各擅勝場，勝負各半，秋色平分，很難說誰勝誰負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頷首道：「小友說得很有道理，事實也確是如此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但咱們之間，今日總得分出個高低來，才能確定誰眞誰假。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

穿月白長衫嘿然乾笑道：「今日若是不分勝負，何以辨別眞僞？」

雲飛白心中却有些不以爲然，因爲瓊天逸士之事，也不一定要以武功高低來分別，但想想除了以武功高低來分別眞僞之外，實在也想不出第二個辦法來了？

穿藍衫的道：「勝負當然要分，但不知閣下要如何一個分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勝負之分，就是考驗咱們兩人的內力究竟誰强誰弱？那只有一個辦法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如何一個辦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森然一笑道：「咱們二人都以瓊天逸士自居，手中又各有一把白紙摺扇，這考驗內力之法，自然仍以這柄白紙摺扇爲主了。」

「很好。」穿藍衫的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閣下說吧！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咱們這場比試，不分出勝負，就絕不中止，現在咱們相距正好有五尺光景，就以這五尺距離爲限，你用扇朝兄弟搧來，兄弟也用扇朝你搧去，看看誰的內力悠長，優勝劣敗，自可分曉了。」

穿藍衫的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回過頭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，咱們這場比試，仍由你作公證人，但你必須退出去一丈之外，在咱們未分勝負之前，不可走近過來。」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在下省得。」

說着，依言退出一丈之外。

這一瞬間，穿月白長衫的和穿藍衫的巳經開始了，你一扇搧來，我一扇搧去，別看他們手中只是一柄白紙摺扇，但這一互相搧來搧去，雲飛白站在一丈開外的人，已可感覺到從兩人中間湧出來的一股無形潛力，雖無怒號狂捲的風聲，也使人有被推動得幾乎站立不住，一時心頭大感凜駭！

就在此時，但聽身後有人緩緩吟道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……」

一個頎長的人影，沿溪緩步行來！

× × ×

這人髮綰古木簪，身穿淡青長衫，手持白紙摺扇，生得長眉入鬢，朗目如星，膚色白潤，胸垂五綹黑鬚，豐神清朗，看去年在四旬以外，飄然行來，眞如閑雲出岫，不帶絲毫塵俗，使人有沖淡君子、恂恂儒雅之感！

雲飛白看得不禁一怔，兩個瓊天逸士，巳經鬧得眞假難分，勝負未判，如今又多出一個瓊天逸士來了！

不知這白石山到底有幾個瓊天逸士？

就在他望着來人，怔怔出神之際，這青衫文士巳經臉含微笑，緩步朝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中間走去，口中說道：「二位請住手。」

要知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，此時正在各展功夫，全力相拚，兩柄白紙摺扇，你搧來，我搧去，互搧不停，而且也愈搧愈快，愈搧愈猛！

這兩柄扇上，幾乎巳凝聚了他們數十年修爲，每一搧都有沉重如山的內力，像怒潮汹湧，朝對方捲撞過去。

一來一往兩股力道，不時在兩人中間互撞擊，形成了一陣又一陣人爲的龍捲風，從中間激盪飛旋而出！

這是兩人搧出的力道集中排出之處，推力之强，就算你武功最高的人，也休想跨得進去。

青衫文士却若無其事的走入他們一丈之內，這等於是進入了暴風圈，壓力之大，無與倫比；但他依然從容舉步，幾乎連他身上衣衫都沒飄動一下！

在外人看來，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，雖然只是你搧來，我搧去，各自搧着白紙扇，實則此時雙方都在白紙摺扇上貫注了全部精神，誰也不敢先停下來。

因爲雙方藉着紙扇，巳經比拚上眞力，只要有一方稍作退讓，或是內力不繼，

對方立即會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，乘勢反擊。

以他們兩人的功力，這全力一襲，力能搧石成粉，何況是血肉之軀？是以誰也不肯退讓，青衫文士那一聲要雙方住手，自然沒人理會他了。

這種內功眞力的拚搏，外表看去平淡無奇，但却是練武的人的大忌，因爲這種拚搏，全憑眞功實力，和內家修爲，分毫取巧不得，只要直等雙方耗到筋疲力盡，一方後力不繼，受了重傷，或當塲殞命，才能停得下手來。

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互相搧扇，相持了已有一刻工夫之久，彼此頭上都已見了汗水，頂門上也在直冒熱氣，他們從他們扇上搧出來風愈大，他們却似愈搧愈熱，愈不肯停下。

青衫文士緩步走入，現在已停身在兩人中間，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，手不停揮，本來每一扇都搧向對方，現在中間站了一個人，他們兩人搧出的勁氣，自然也都變成搧到青衫文士的身上。

青衫文士依然面露微笑，徐徐的道：「二位現在可以住手了吧？」

兩人中間既然多了一個人，兩人的比拚內力，自然也受到了阻碍，不得不停下手來。

穿月白長衫的長長吁了口氣，目注青衫文士，驚怒的道：「閣下何人，何故阻撓咱們比試？」

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：「因爲這裏是白石山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這裏是白石山又如何呢？」

青衫文士朝二人笑了笑，緩緩說道：「自從在下卜居白石山，二十年來，就有一個規定，不准武林中人在此動武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隨卽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青衫文士含笑道：「在下有四句詩，吟出來二位就知道了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你且吟出來聽聽？」

青衫文士口中朗朗吟道：「我住瓊貞洞，溪聲松下聞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大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是瓊天逸士了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你是瓊天逸士，那麼我是誰呢？」

雲飛白暗暗攢了一下眉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下可好，方才只有兩個人爭瓊天逸士，現在却變成三個人爭了！」

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：「二位若在旁的地方，和在下爭瓊天逸士，那是沒有人證，只得由二位去說了，但在白石山上，二位就不如在下有利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你有人證？」

「哈哈！」青衫文士朗笑一聲道：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缺一不可。」

他伸手一指，說道：「二位請看，那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兩人轉臉看去，果見沿溪小徑上，正有一個身著青色衣裙的美婦人，一手扶着一個十四五歲丫鬟的肩上，碎步行來！

這青衣美婦，蛾眉淡掃，看去不過三十來歲，體態輕盈，風韻勝仙，看去直是圖畫中人！

穿藍衫的問道：「這位少夫人又是什麼人？」

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：「她就是拙荊，閣下二十年前，不是在九宮山見過的麼，怎麼會健忘乃爾？」

穿藍衫的聽到這裏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，急忙一個轉身，雙足猛頓，人化長虹往山外急射而去。

穿月白長衫的眼看藍衫的忽然遁走，心知不妙，大笑道：「原來你是眞的瓊天逸士了！」

突然反身一扇，朝青衫文士搧去，同樣雙足一頓，急如離弦之矢，浮空掠去。

青衫文士劍眉微微一攢，笑喝道：「鼠輩怎地暗算起我來了？」

手中白紙摺扇輕輕搧起。

這一扇雲飛白還沒有看出什麼異樣來，但耳中却聽到數丈外一陣「嗤」「嗤」輕响，急忙迴目看去，但見左首五丈外一片山石上，忽然冒起一蓬淡綠輕烟，差不多有一丈方圓，山石全似被火燒焦了一般，心中大爲驚駭，忖道：「這是什麼功夫？竟有這般厲害？」

這時那青衣美婦業已行近，目光一抬，問道：「這兩個人怎麼會找到白石山來了？」

青衫文士含笑道：「他們大概是跟踪這位小友來的了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想起在北峽山看到兩頭飛鴿，莫非就是給這兩人傳書報訊的了。

青衣美婦盈盈目光看了雲飛白一眼，才含笑道：「那穿藍衫的是第五曦嗎？所以一看到你就逃走了，後面那一個呢？他使的是無形之毒，是不是九毒老魔？」

雲飛白聽得暗暗一驚，他聽管練霞說過，南山十戾，如今已僅賸三戾，那是天狐令狐楚，地龍第五曦（第五是姓），和癩蝦蟆莫元奇。方才那穿藍衫的原來竟是南山十戾中的老二地龍第五曦。穿月白長衫的竟會是九毒老魔！

只聽青衫文士笑道：「若是九毒老魔親自來了，豈會輕易被我驚走，此人（指穿月白長衫的）大概是他不成材的師弟九毒書生所喬扮的。」

青衣美婦口中輕「嗯」一聲，抬眼道：「這位小兄弟怎麼會惹上這兩個魔頭的呢？」

雲飛白因一時之間，被方才兩人一走，給驚楞住了，此時經青衣美婦一說，不由暗暗叫了聲：「糊塗！」眼前這位青衫文士明明是眞的瓊天逸士了，自己差點當面錯過了！

一念及此，趕忙走上前去，神色恭敬，朝青衫文士作了個長揖，說道：「前輩一定是瓊天逸士了，晚輩雲飛白，是專程叩謁前輩來的。」

青衫文士朝他微笑問道：「小友怎知我是瓊天逸士呢？」

青衣美婦輕「嗯」一聲，在旁插口道：「人家專程上白石山找你，自然有人指點他來的了，你怎不問問指點他來的是什麼人呢？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指點晚輩來的，是晚輩義妹管練霞……」



青衣美婦目中神光閃動，含笑問道：「她是你義妹？嗯……她要你到白石山來找外子，可曾交付你什麼信物沒有？」

雲飛白恭敬的一道：「有。」

他從身上解下玉珮，雙手呈給了青衫文士。

這是管練霞交代的，雙手呈上玉珮，不用多說。

青衣美婦看了玉珮一眼，又看看雲飛白，臉上忽然有了喜容，回頭朝青衫文士微微一笑。

青衫文士一手接過玉珮，只看了一眼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好，這玉珮還是由小友帶着，莫要失落了。」

雲飛白應了聲「是」，雙手接過玉珮，依然佩到身上。

青衣美婦深情欵欵的望着丈夫，問道：「你現在準備如何呢？」

青衫文士大笑道：「妳同意了？」

青衣美婦柔聲道：「我看這孩子不錯，你就成全他了吧？」

「好、好！」青衫文士點着頭道：「只要妳同意就好，但能有多少造化，那就要看他的了。」

青衣美婦道：「你把扇子給他咯！」

青衫文士笑道：「此子資質還不錯，只是拘謹了些！」

青衣美婦淺笑道：「拘謹就是敦厚，總比油腔滑調的好。」

青衫文士大笑道：「看妳看中意了，就一直帮着他說話了。」

青衣美婦淺笑道：「難道你還不中意麼？」

青衫文士笑着轉過身，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隨我來。」

雲飛白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？但隱約可以聽得出一些口風來，好像瓊天逸士夫婦都已經同意了。

他本來不知管練霞要自己來找瓊天逸士有什麼事？管練霞只說：他問一句，自己答一句，他不問，自己就不用多說，好像瓊天逸士看了玉珮，就會知道來意，因此瓊天逸士究竟同意了什麼，他根本一無所知？如今瓊天逸士要自己跟他去，他自然只有跟着他走了。

雲飛白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轉身朝青衣美婦抱拳行了一禮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夫人成全，晚輩告辭。」

青衣美婦看着他甜甜一笑道：「你快去吧，他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。」

這話管練霞也說過，雲飛白又恭敬的應了聲「是」。

青衫文士已轉身朝山中走去，雲飛白緊記着管練霞的話，跟在他身後三尺距離，亦步亦趨，他沒有問自己的話，就不敢開口說話。

青衫文士走得不徐不疾，正好讓雲飛白跟得上，兩人一前一後，走了約莫十幾里路，盤過幾重山脚，山勢逐漸險陡！

青衫文士引着他一路往上，走的盡是崖壁間陡狹的危磴，這樣，差不多走了半個時辰，才登上一處崖壁間突出的岩石之上。

這塊崖石，巨大無比，却在石縫中間，生了一棵覆蓋如傘的古松，排空拏雲，狀若老龍，因爲崖石上沒有泥土，許多如藤如爪的松根，就盤曲在崖石之上。

雲飛白暗忖道：「這大概就是盤根古松了。」

從崖石上臨空俯瞰，但見崖高谷深，令人胆怯，再縱目遠望，可以看到羣峯羅列，羣巒叠翠，綿連天際，浮雲舒卷，盡在眼底，心中暗道：「瓊天逸士口中常吟的兩句詩：『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』，在這裏更可體會出詩中意境來了！」

青衫文士伸手一指松樹底下一片光滑的石上，說道：「小友可在此處坐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前輩……」

青衫文士沒待他說下去，已把手中一把白紙摺扇遞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好好在此參詳，能有多少造化，看你自己的了，三日之後，我再收回此扇。」

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，望着他，說道：「前輩，晚輩此來……」

青衫文士截着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把扇接過去，在這三日之內，好好參詳參詳，飲食自會有人送來的。」

雲飛白只得伸出雙手，恭敬的從青衫文士手中接過白紙摺扇，他原想說出自己此來，是希望瓊天逸士相助，前去救人，但他剛接過白紙摺扇，還沒來得及開口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但覺眼前青影一閃，青衫文士已經很快的往石崖下走去。

他明明看到青衫文士走下石崖，但轉眼之間，就已不見了他的蹤影！

雲飛白手中拿着他交給自己的白紙摺扇，怔怔出神，心想：「自己要跟他說出來意，他却說知道，他交給自己這把摺扇，又有什麼用呢？還說三日之後，再收回去。」

「哦，他要自己參詳，又說：能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的，好像他這柄扇上，隱藏着什麼了？」

想到這裏，不覺在地上坐了下來，隨手打開摺扇，這是一柄竹骨白紙摺扇，因爲瓊天逸士天天拿在手裏，竹骨已經經汗氣侵蝕，變得紅中透紫，扇面白紙也已發黃。

但白紙摺扇就是白紙糊的，上面沒有名人書畫，再用幾十年，就算白紙發了黑，還是白紙摺扇。

雲飛白仔細察看，這柄白紙摺扇，和平常的白紙摺扇，並無異處。

「他說能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的，這樣一柄白紙摺扇，又有什麼造化好參詳的？」

「哦，要他把這柄扇子給自己，還是那青衣美婦說的，好像要他成全自己什麼呢？」

他想起青衣美婦，總覺她有些面善，好像那裏見過？只是一時總是想不起來。

這時想到青衣美婦說話的神態，和她笑的時候那種嬌柔的神情，心中不覺驀然想起一個人來！

這人就是三妹管練霞！

不錯！就是她！

那青衣美婦的一顰一笑，看去和管練霞十分相似，難怪自己總覺得她好像和自己甚是熟悉了。

聽瓊天逸士的口氣，好像要自己在這裏躭上三天，一點事也沒有，自己爲什麼要在這裏躭上三天呢？

心念轉動，接着又暗自忖道：「自己不如去找瓊天逸士，好把這摺扇還給他，一面也好跟他說明自己來意，在這裏枯坐，多沒意思。」

這一想，不覺站了起來，把白紙摺扇往腰間束腰帶上一插，正待離去！

這時已快到午時，就在他站起身來之際，只見青影一閃，從崖下跳上一個身穿青衣的小女孩來！

這小女孩雲飛白自然認識，她就是青衣美婦身邊的丫鬟，此時手中挽着一個竹籃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雲相公，你肚子餓不餓，我給你送吃的東西來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小姑娘，謝謝妳了。」

青衣小女孩道：「我不叫小姑娘，我叫雲雀，雲相公以後就叫我雲雀好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我想請問妳，瓊天逸士在不在家裏？」

雲雀眨動了下烏溜溜的眼睛，問道：「雲相公問我家主人作甚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要去看他，當面把扇子還給他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你要走了？」

雲雀小臉上流露出驚異之色，問道：「這爲什麼呢？雲相公要把扇子還給我家主人？有許多人只想看上一眼，還看不到呢，你已經到了這裏，千萬不可走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雲雀說道：「主人把扇子借給你，這是小……啊，這面子可不小……呢，對了，我是奉夫人之命，給雲相公送吃的東西來的……」

她小手伸入懷中，取出一顆核桃大的蠟丸，然後又從竹籃中取出一個瓷瓶，交給雲飛白，說道：「夫人說，這顆是『坎離丹』，這瓶是『百花露』，要在空着肚子的時候，一起服下，對你會有很大的帮助，這三天當中，你雲相公不能吃熟食，所以我只給你摘了四顆水蜜桃來，肚子餓了，就用水蜜桃當飯吃，我明天早晨，會再送水果來的。」

放下竹籃，臉色鄭重的說道：「夫人要我告訴你，我家主人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，千萬要忍耐，哦，對了，還有，夫人要我轉告你兩句話：『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……』」

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？」

雲飛白接道：「夫人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雲雀道：「是什麼意思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啊，雲相公，我要走啦！」

話聲一落，身子輕輕一縱，往崖下躍落，身手靈活已極！

雲飛白想起管練霞也叮囑過自己，瓊天逸士要自己做什麼，自己就要做什麼，如今青衣美婦也要雲雀這樣叮囑自己，看來自己急着要走，委實太急躁了。

當下就把「坎離丹」蠟殼捏碎，裏面是一顆葡萄大硃衣藥丹，納入口中，輕輕嚼動，已然隨津化開，再打開瓷瓶，把一瓶「百花露」當作開水，和藥吞下，但覺滿口異香，一股清涼，直下丹田。

雲飛白自幼從師，有許多事情，總聽師父說過，青衣美婦賜自己的這顆「坎離丹」，顧名思義，就是調濟水火，增强內功的靈丹，何況方才雲雀傳言要自己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」，這不是暗示自己靜坐運功麼？心念一轉，立即就盤膝坐下，緩緩運起功來。

那知不運還好，這一運功，但覺從丹田升起一寒一熱兩股氣流，到處流竄，自己竟然無法控制得住！身上一會熾熱如同火炙，一會寒冷如同冰窖！

正當寒熱交織之際，突覺身後微風一颯，有人舉手一拳，當頭劈落，頂門腦骨如裂，人也隨着昏了過去。

雲飛白的人雖昏迷過去，但在迷迷糊糊之中，似覺自己一個身子陡然往下沉，宛如從千仞高峯，跌落萬丈深淵，口中要想呼叫，又瘖不成聲！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似覺置身在洪爐之中，全身被火炙一般難受，除了張口喘息，已是氣若游絲！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又感覺全身經脈，逐漸的粗脹起來，幾乎快要炸裂，連五臟六腑都在翻滾，人像天旋地轉，再也沒有感覺了！

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感到一股陽和之氣，在體內流轉，有如水到渠成，通行無阻，頓時有着無比的舒泰，人也隨着清醒過來！

就在此時，只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老夫助你打通玄關，小友任督二脈已通，至於能領悟到如何一個境界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，小友好自爲之！」

這是瓊天逸士的聲音！

雲飛白急忙睜開眼來，只見滿天繁星，明月在天，差不多已是子夜，原來自己依然好好的盤膝坐在盤根古松之下！

方才竟似做了一個夢一般，急忙回頭看去，那有什麼人影？但方才明明是瓊天逸士的話聲，要自己「好自爲之」！

這一轉身，發覺自己全身衣衫盡濕，好似淋了一場大雨。

同時他這一回顧，又發現了一件奇事，因爲此刻雖已黑夜，但自己目光掄轉之際，四週景物，竟然看得比白天還要更清楚！

先前還有些不信，再舉目看去，十丈之內，果然可以明察秋毫，心頭這一喜就幾乎要跳了起來！

瓊天逸士說的，替自己打開玄關，那果然不是夢境了！

他想起瓊天逸士交給自己摺扇之時，說過要自己好好參詳，後來青衣美婦又叫丫鬟雲雀傳言，要自己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」，莫非這柄紙扇上，果眞有什麼奧妙不成？

一念及此，急忙從身邊取起摺扇，隨手打開，寧神靜志，凝足目力，全神注視在扇面之上！

白紙扇咯！任你再盯着它看，還是白紙糊的，一片白紙！

但這回雲飛白下了決心，青衣美婦要他「目透紙背」，他只是全神貫注在紙上，尋求如何才能「目透紙背」？

如今瓊天逸士化了好大的功夫，才替自己打通玄關，目力已非昔比，他相信只要鍥而不捨，注視着扇面，目力一定能透過紙背的。

時間如白駒過隙，他從子夜看到黎明，再全神貫注，白紙摺扇上依然是一層白



紙，依然一無所獲！

現在晨曦，已經漸漸大白，他仍然手捧摺扇，端坐如故。

這盤根古松，正好面對正東，現在從遠山低坳處，漸漸昇起一輪旭日，霞光滿天！

突然，雲飛白只覺扇面上隱隱顯示了人像！

這下，使他精神爲之一振，急忙凝足目力瞧去，扇面上的人像，隨着旭日升起，逐漸明顯，那是用硃筆畫的，人像一共有三個，在人像上，寫着「一」，「二」，「三」，三個正楷。

第一個和第二個是坐像，不過一個是正面，一個是背面，第三個人像的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後的站立姿勢，右手執一柄摺扇，作朝前點出之狀。

雲飛白心頭大喜過望，心知這扇上三個人像，必是一種高深的武學無疑，難怪瓊天逸士說過要成全自己，又說：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之言！

他有了這一發現，自然要全心全意仔細凝視。

前面第一、第二兩個坐像，全身用硃筆畫着許多條紅綫，正似人身脈絡一般。

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，內功原有相當火候，這一仔細觀看，靜心參詳之下，頓時領悟這一正一反兩個坐像身上的紅綫，乃是運氣行功的路綫圖解。

他雖然不知這兩個坐像，是那一門的內功，但可以想得到絕非一般內功。因此他從紅綫由丹田升起，如何循行，都默默緊記在心。

因爲練功行氣之時，須心意全在行氣之上，不能做到一半，再去看扇上的人像，是以非把運氣行功的路綫，全盤記住不可。

任何內功，在運氣行功上，差不多都大同小異，這一點小異，就分出各門各派的內功來了。雲飛白自幼練功，自可很快就記憶在心，但他還是很仔細的反覆看了幾遍。

這一陣工夫，他一心全貫注在兩個人像的紅綫之上，不知不覺間，已經日上三竿，扇面上三個人像，却漸漸淡了下去，終於消失不見！

現在雲飛白明白了，瓊天逸士扇面內畫的人像，只有在旭日初昇時，才看得清楚，而且還須玄關已通的人，才能目透紙背。所幸自己已經記下了第一、第二兩個人像的行功路綫，從現在起，就可依照路綫練功。

瓊天逸士昨天交給自己扇子的時候，曾說三日之後收回，自己還有兩個早晨，可以參閱。

想到這裏，就收起摺扇，緩緩舒了口氣，就一手提過竹籃，裏面放着四個比拳頭略大的水蜜桃，當下剝着皮，吃了兩個，覺得已經很飽。這就盤膝坐好，寧神調息，提吸眞氣，從丹田升起，依照方才默記的行功路綫，緩緩導氣行去。

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，又服了青衣美婦的「坎離丹」，氣機凝固，對練習任何內功，都能事半功倍，是以一經行氣運功，雖是初學作練，就像從前練過的一般，水到渠成，毫不費力；但雲飛白還是十分謹愼，按着路綫，緩慢的做了一遍。

等到氣機緩降丹田，只覺週身活力充沛，有着說不出的舒適之感，心頭也自暗暗高興，自己雖未學會，但總算做對了，當下就繼續練了下去。

這一天，他絲毫不敢鬆懈，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練着，直到傍晚時候，雲雀又挽着一個竹籃，躍上崖來。

她看到雲飛白，就咭的笑道：「雲相公，恭喜你啦！你總算不負主人期望，已經入門了！」

雲飛白站起身含笑道：「姑娘如何知道的？」

雲雀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小婢自然是聽到主人說的了，主人還一直誇奬你悟性高呢！」

雲飛白驚奇的道：「瓊天前輩怎麼會知道的呢？」

雲雀嬌笑道：「雲相公已經領悟主人扇上的行功圖，主人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是夫人指點之功，不然，在下也不能很快就能看到了。」

雲雀笑道：「雲相公眞會說話，難怪我家小……」

她忽然住口，一張小臉脹得紅紅的，生似說錯了話，尷尬的笑了笑，就沒再說下去。

雲飛白沒有聽得出來，問道：「姑娘說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雲雀咬着下咀唇，狡黠的笑道：「小婢是說，夫人說的：雲相公在這裏只有三天時間，務必好好用功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夫人垂愛，在下萬分感激，姑娘回去給在下向夫人多多致謝。」

雲雀咭的嬌笑了一聲，抿抿咀道：「你當夫人是誰？」

雲飛白聽了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夫人是誰？」

「夫人自然是我家主人的夫人了。」

雲雀兩顆靈活的眸子一轉，望着雲飛白問道：「雲相公，小婢問你，那……那……管姑娘，眞的和你是結義兄妹嗎？」

雲飛白說道：「結義兄妹難道還有假的？」

「小婢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雲雀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小婢是說雲相公怎麼會和她結爲兄妹的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她是我三妹，還有二妹和四妹，我們是一起認作兄妹的。」

雲雀好奇的啊了一聲，問道：「這麼說，雲相公是她們大哥了，那你二妹，四妹，又是什麼人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妹是藍如玉，四妹是甘明珠，現在都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，所以三妹要我到這裏來找瓊天前輩的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只聽遠處有一個小女孩嬌稚的聲音叫道：「雲雀……雲雀，夫人叫妳，夫人叫妳……」

雲雀忙道：「那是小翠在叫我了，牠是一隻綠鸚鵡，雲相公，小婢要走啦！」

她放下挽在手臂上的竹籃，然後把昨天拿來的竹籃挽起，正待要走！

只聽頭上有人叫道：「雲雀，雲雀，夫人叫妳，要打……要打……」

（未完・八）





俠義中篇傳奇故事

# 雲飛揚外傳

黃鷹．文
可飛．圖

**前文提要：**

前文書至安樂侯府被劉瑾抄家，殷天虎和常勝正在搜索，陸丹被他們發現，這是一名欽犯，居然藏在侯府內，殷天虎、常勝當然對陸丹追逐不捨，却不防朱菁照迎面截鬥，二人只好罷手，回去便有話題向劉瑾交代，向寧王府寧王和徐廷封要回欽犯，更可以藉口要脅，上報皇上，正在洋洋得意，却不防又殺出一個蕭三公子將他們二人收拾，殺掉滅口，劉瑾另方面派天地雙尊去刺殺江彬，因爲他不肯將兵權交出，天地雙尊以爲十拿九穩將他殺害，却又遇上南宮世家插手保護，鍾大先生、徐廷封也及時趕至，雙方互相拚鬥，未分勝負……

## 翦除白蓮教　擒獲大奸臣

鍾大先生左手揑劍訣，喝一聲：「天龍第一式——」徐廷封應聲仗劍靠到鍾大先生身旁，身形齊動，雙劍齊展，劍訣迎向來掌，長劍迎向另一掌，劍掌還未接觸，身形又變，棄地尊，斜刺裏只攻天尊，鍾大先生劍截天尊掌勢，徐廷封一劍隨即乘隙攻向天尊的中府穴。

天尊面色一變，身形一縮，雙掌暴翻，截向徐廷封的劍，應變之迅速，連鍾大先生的劍也追截不及，鍾大先生也沒有追截，身形一動，沿徐廷封身旁繞過，長劍再展，亦是刺向天尊的中府穴。

地尊的動作絕不慢，可是鍾大先生這一繞，實在他意料之外。

天尊也一樣意料之外，這一次却沒有再縮，也不理會鍾大先生，雙掌連消帶打，撲擊徐廷封，鍾大先生立時醒覺天尊已然將死門從中府穴移開，劍勢立變，轉刺向天尊的左太陽穴，他是考慮天尊已然將死門移到太陽穴，只是不能夠肯定左右。

「咦——」天尊身形不由一頓，雙掌棄徐廷封，轉護向左右太陽穴。

鍾大先生劍勢不絕，一劍接一劍，左右交替，刺向天尊左右太陽穴。

天尊悶哼一聲，雙掌連接十二劍，又由守轉爲攻，急攻向鍾大先生。

徐廷封那邊已經被地尊截下，他的劍勢展開，守中也帶攻，一有空隙，劍立即攻向地尊的中府穴，靈台穴，左右太陽穴，他能夠找到的空隙雖然不多，但劍勢一展開，一搶入空門，立即能夠給予地尊相當的威脅。

地尊顯然不習慣，顯得有些手忙脚亂，天尊的情形一樣，他們絕無疑問已然將白骨魔功練成功，也知道死門所在，却是未考慮到對方也知道。

鍾大先生雖然年紀一大把，但內力之深厚却是少有人能及，「天龍八式」在他施展開來，那一份矯捷迅速，絕不在徐廷封之下。

天龍八式的變化也是任何方向都兼顧到，他身形凌空，居高臨下，長劍便能夠接連攻擊天尊的「靈台穴」，天尊在下應付，也顯然很不習慣，能夠身形凌空，連連居高臨下攻擊的也到底不多。

鍾大先生一口眞氣尙未用盡，天尊已然將死門從靈台穴移開，鍾大先生也沒有繼續飛舞半空，身形倒翻，已凌空落在天尊身後，正好與徐廷封背靠在一起，雙劍隨即合璧，天尊地尊却被他們隔開。

雙尊結合，白骨魔功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威力，也等如天龍八式，雙劍合璧，威力更大，現在非獨雙劍合璧，而且將雙尊分開，雙劍非獨能夠此消彼長，相互配合，而且專攻向死門的所在，天地雙尊應付得來也當然吃力得多。

他們一再要靠攏在一起，但始終不能夠衝破鍾大先生與徐廷封的雙劍阻截，開始也只是懷疑，到這個地步，已完全肯定徐廷封鍾大先生是知道白骨魔功的秘密。

天尊忍不住脫口一聲：「是那一個告訴你們白骨魔功的——」

鍾大先生冷截：「天下間還沒有一種武功是毫無破綻，合在你們一身本領練來不易，今夜到此爲止。」

地尊搖頭。「那有這麼容易。」

「再不走，我們師徒只好下殺手。」鍾大先生一口眞氣運行，衣衫獵然作响，手中長劍也彷彿更明亮。

徐廷封一身衣衫亦同時無風自動，配合鍾大先生，同時擺開天龍第五式的開手式。

說話間天地雙尊亦隨着鍾大先生徐廷封的劍勢緩下，聽鍾大先生說得認眞，一顆心中不由十五個吊桶也似的，七上八落。

南宮世家南偷小子等人看見鍾大先生徐廷封佔盡上風，亦蠢蠢欲動，天尊看在眼內，不由一聲：「老二，好漢不吃眼前虧。」

地尊一聽亦發覺形勢不妙，點點頭。

鍾大先生即時又是一聲：「還不快走——」

地尊悶哼，天尊冷笑。「好，我們兄弟走，只希望兩位一路平安，讓我們兄弟好好的算清楚今夜這個賬。」

語聲一落，二人身形齊動，斜刺裏拔起來，倒掠上瓦面，正好會合在一起，身形再

展，眨眼間便消失在這夜色中。

江彬看到這裏，再也忍不住，急奔上前。「侯爺，何不就此將他們解決，免留後患？」

「進去說話。」徐廷封轉身舉步。

× × ×

在內堂坐下，江彬劈頭便說道：「天地雙尊今夜的行動不待言一定是劉瑾的主意。」

「毫無疑問。」徐廷封一頓一歎。「所以我不能不担心——」

「侯爺担心的是……」

「皇上——」徐廷封又一歎。

江彬搖搖頭，正要說什麼，老太君已奇怪地問：「方才看侯爺與大先生雙劍合璧，天地雙尊白骨魔功無所施其技，何不乘此機會一舉將他們殺掉？落得乾淨？」

徐廷封目光在鍾大先生面上一轉，微喟。「實不相瞞，我們並無把握將他們殺掉。」

「哦？」老太君有些懷疑。

徐廷封解釋：「破解白骨魔功的秘訣我們乃是碧玉令中得來，事實無疑有效，但時間倉猝，無暇練習，方才雖然能夠將他們分開，卻未能夠乘機將他們擊倒。」

「是這樣——」老太君點着頭。「老太婆還以為你們眞的是一點惻隱之心。」

鍾大先生笑了，道：「雙尊所為，天理不容，難得有機會將他們殺掉，替天行道。」

南偷插口道：「幸好你門當時沒有將碧玉令的秘密說出來，否則雙尊又那會走得這麼容易？」

鍾大先生沉吟道：「一再失敗，劉瑾面前，倒要看他們怎樣交待。」

南偷打了一個「哈哈」。「以我看，他們是絕不會回去劉瑾那兒的了。」

徐廷封截道：「不管怎樣，我們與劉瑾這一戰是難免的了。」

「皇上——」江彬有些猶疑。

「這個地步只有將劉瑾殺掉才能夠救皇上，事不宜遲，我們現在就點起兵馬，一天亮出發，殺劉瑾一個措手不及。」

「侯爺明見。」江彬完全沒有異議。

「兵馬是劉瑾方面强大。」「富貴劍」高陞忍不住插口。

「顧慮不了這許多的了。」徐廷封雙拳緊握，視死如歸的。

然後他突然想到了蘭蘭，他不知道劉瑾的勢力到底强大到那一個地步，是否又所有人對劉瑾都是一片忠心，也當然不知道生還的機會有幾分，戰場上的厮殺並不同武林道上的搏鬥。

只有上過戰場的人，才知道戰場的凶險。

× × ×

憶蘭在傅香君陸丹保護下亦進入五軍大都督府，到底是小孩子，又怎會看出大都督府裏的緊張，只是日前的遭遇尤有餘悸，難免做惡夢，睡得並不好。

一驚而醒，她不由脫口大叫：「爹，爹——！」

徐廷封才部署好一切到來，一聽連忙衝進房間去，憶蘭一看見，撲進他懷中。

「爹，那兩個老怪物又來了。」憶蘭淚流披面。

徐廷封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安慰道：「有爹爹在這裏，不用害怕。」

憶蘭看着周圍，隨又道：「我要回家去。」

徐廷封一怔。「今天太晚了，就留在這裏——！」

「我現在就要回家去，我不喜歡這個地方。」

「不留也得留，我們暫時還不能夠回去。」徐廷封歎了一口氣。「爹爹也必須留在這裏處理一些事情，事情完了，立即就與你回去。」

「我一定要現在。」憶蘭跺足大嚷。

徐廷封心煩意亂，脫口大喝一聲：「住口——」

憶蘭一呆，隨即放聲大哭起來，徐廷封一顆心立時又軟下來，低聲道：「蘭蘭，你聽爹爹說——」

憶蘭偏過臉去，不理會徐廷封，繼續哭，徐廷封正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傅香君已走進來，她是經過聽到憶蘭的哭聲，以為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蘭蘭——」她停在房間門外。

憶蘭應聲抬頭，破涕為笑。「姐姐，我要回家去。」

傅香君立即知道是什麼回事，看看徐廷封。

「傅姑娘——」徐廷封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。

「蘭蘭，姐姐在這裏陪伴妳。」傅香君走前去將憶蘭抱起來，一面替她抹乾眼淚。

徐廷封看在眼內，搖搖頭。「傅姑娘，我心情不大好，不難又嚇着蘭蘭，還是到外面去。」

「蘭蘭交給我好了。」傅香君一笑。

那刹那，徐廷封心頭突然怦然震動，怔怔的望着傅香君，傅香君却若無其事，也沒有在意，抱着憶蘭走到床前面。

徐廷封突然驚覺，苦笑了一下，轉身走出去。

「在這裏睡覺會做惡夢的，我要回家去。」憶蘭還是念念不忘回家。

「蘭蘭，你不喜歡你爹爹了。」

憶蘭搖頭，傅香君再問：「這你說，你爹爹有煩惱，不快樂，你會不會帮助他解決？」

憶蘭沉吟着。「可是我又沒有多大氣力。」

「不用氣力的，只要你跟他說話做，讓他安心去做要做的事情，已經是在帮助他的了。」

「只是這樣？」憶蘭到底是一個頗為懂事的小孩子，冷靜下來，也已發覺自己不對。

傅香君看見憶蘭這樣子一顆心亦放下來。

× × ×

徐廷封一直呆在院子裏面，好不容易等到傅香君出來，立即迎上前去。「憶蘭她——」

「已經睡着了。」

「又要你費心。」徐廷封歎息。「我的父女欠你太多了。」

「侯爺言重——」

「香君——！」徐廷封脫口叫出來。



傅香君一怔，徐廷封連忙分辯：「我這樣稱呼你，只是不希望你再侯爺前，侯爺後的稱呼我。」

「這——」傅香君沉吟起來。

徐廷封截道：「彼此江湖中人，又何須這樣拘束？」

傅香君笑了。「侯爺什麼時候又回到江湖上了。」

「我以為你會明白我的心情的。」徐廷封苦笑了一下。

傅香君一正面色，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徐廷封立時又高興起來，情不自禁的突然抓住傅香君的手，道：「香君，你答應我。」

「答應你什麼？」傅香君想不透，目光一轉，看似要將手抽回，但到底沒有。

徐廷封話到了口邊又嚥回。「明天一戰，你最好還是不要去。」

傅香君很奇怪，徐廷封隨即解釋。「陣上交鋒不同比武，實在太危險了。」

傅香君搖搖頭。「我還以為你很了解我，其實不是。」

「哦——」徐廷封又是一怔，脫口一聲：「不會。」

「這不是已經解決了？」

徐廷封苦笑。「若是我能夠像師父那樣了無牽掛便好了。」

「你身為朝廷中重臣，食君之祿，焉能放棄責任，不担君之憂？」

徐廷封仰首向天。「這件事之後我實在想帶着蘭蘭離開京城，傲笑江湖，不再過問朝廷中事。」一頓霍地望着傅香君。「你可否願意跟我們一起？」

話說到這樣實在很明白的了，傅香君要裝作不明白也不能，搖頭一聲歎息。「一切還是留待明天事了之後再說。」

「明天事了——」徐廷封苦笑。「若是我有什麼不測，蘭蘭便會成為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。」

「孤兒——」傅香君有些感觸，自言自語。「我認識一個孤兒，最後不也是成為一個大俠，名揚天下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傅香君目光一轉。「我還是回房間去看看蘭蘭可睡得安穩。」

「也好。」徐廷封只有同意。

目送傅香君的背影消失，徐廷封也只有歎氣。

他沒有追進去，隨即走進南偷的房間去。

南偷還沒有入睡，也正在與鍾大先生閒聊，看見徐廷封進來，立即道：「客氣說話你這個師父全都說光了，你最好就不要再多說。」

徐廷封一笑。「這一次若不是老前輩告訴我們碧玉令暗藏破解白骨魔功的秘訣，眞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」

「又是這種說話。」南偷搖搖頭，道：「接下來你是不是要問清楚我到底是那一個？」

徐廷封正要說甚麼，南偷已接道：「白蓮敎敎主不老神仙本姓蓋名霸天，我叫蓋嘯天，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。」

徐廷封震驚，鍾大先生却若無其事，顯然早已經知道這個秘密。

「老前輩原也是白蓮敎的人。」徐廷封追問。

「現在也是的。」

「只是不滿白蓮敎的現在的行事作風，恥與為伍。

「多少也有一些。」南偷仍然一面笑容。「却不是現在，我沒有跟他們走在一起經已有數十年。」

「那是因為與不老神仙老前輩意見不合？」

「我說既說不過他，打也打不過，只好躲開去。」

「老前輩，現在應該考慮清理門戶的了。」

「我已經一把年紀，只有看小子的造化。」

「不老神仙老前輩臨終也有悔意，所以將碧玉令交給晚輩，要晚輩代覓傳人，現在可好了。」徐廷封懷中取出那塊碧玉令，雙手送到南偷面前。

南偷沒有立即接下來，只是問：「你也覺得小子是一個理想的人選？」

徐廷封不假思索的道：「他是的，只不過尚欠成熟，這不是問題，假以時日，必成大器。」

南偷這才將碧玉令接下，小心翼翼的藏進懷中，徐廷封接問：「小子現在在那兒？」

南偷笑了笑。「若是我沒有猜錯，是必與南宮明珠那個小丫頭在一起。」

「明珠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子。」

南偷突然省起了甚麼的站起來。「說起來，我也該去跟老太君陪個不是。」

「去也無妨，不去也無妨。」鍾大先生有些感慨的。「當然還是去的好。」

對南宮世家鍾大先生是另有一種感受，既感慨女兒木蘭的遭遇，也感慨南宮世家的不幸。

× × ×

小子這時候果然與南宮明珠在一起，在南宮明珠面前，小子連說話也變得有些遲鈍，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，明珠却沒有覺得怎樣。

說到最後，話題還是落在明天的一戰之中。

「明天你也一定要去的？」明珠隨即問。

「怎能夠不去？」小子的胸膛挺起來。「劉瑾禍國殃民，難得有這個機會跟他拚一個明白。」

明珠垂下頭。「我却是不能去，老太君說我經驗不足！起不了作用。」

小子反而開心起來。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甚麼？」明珠冷睨着小子。「你也不要我去，我的武功是眞的那麼糟？」

小子立即搖頭，心意不住轉動，總算轉出一個理由來。「南宮世家總該有一個人留下來打點的。」

明珠道：「我可是沒有處理那種事的經驗。」

小子連忙道：「戰場上更需要經驗，沒有經驗，就是有十分本領也使不出三分來。」

明珠說道：「那最低限度，我也有三分……」

小子接問：「你可曾殺過人。」

「沒有。」明珠看着小子。「戰場上一定要殺人？」

小子道：「不殺不成，不管對方是不是壞人。」

明珠點頭，她沒有忘記帮助江彬解圍的時候，南宮世家的人，都不得不大開殺戒，只有她，跟在老太君身後，狠不了下手。

「你總算明白了。」小子吁了一口氣，從腰間取出一個相連着鍊子的小飛鉈。「這是給你的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明珠接在手裏，有些奇怪。

「救命飛鉈，不難使用，護身救命，多少也有一些帮助。」小子態度很誠懇。

「你這樣關心我——」南宮明珠話說到一半，嬌靨已羞紅起來。

小子感觸隨即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明天之後，又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你的了。」

南宮明珠沉吟着：「我會在紫竹院等你的。」

「只要我活着。一定會到紫竹院來找你。」

明珠頷首，心頭突然一陣極其蒼涼的感覺，鼻子也隨即一酸，只差一點沒有掉下淚來。

× × ×

南偷道歉的時候也當然收起笑臉，老太君聽着連聲言重，南宮博與謝素秋唐月娥梅傲霜鍾木蘭也是客客氣氣的，只有姜紅杏記恨在心，聽南偷說到：「我也是老糊塗，居然懷疑到南宮世家的，實在該罰，立即接上口問道：「這你說，應該怎樣罰？」

老太君立即喝住：「對前輩怎能這樣無禮？」

姜紅杏方自一怔，老太君又喝一聲：「還不跪下來？」龍頭杖接一頓。

姜紅杏不由自主跪下來，老太君搖搖頭，接向南偷。「南宮世家家敎不嚴，倒教你老人家見笑了。」龍頭杖再一頓，喝令姜紅杏：「還不叩頭陪罪？」

姜紅杏不敢違命，重重的叩了一個响頭，南偷阻止不及，只有避開，連隨岔開話題：「這是小事，大家也不要記在心上了，倒是明天一戰——」

「南宮世家定當悉力以赴。」老太君義正詞嚴的：「劉瑾禍國殃民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

× × ×

劉瑾也知道危機迫近，久候天地雙尊不見回來，白蓮敎五燈使者一樣沒有消息，坐立不安，終於召來皇甫兄弟，還有北盜。

他吩咐北盜安排人手，小心看守豹房，不要讓他人進入，待北盜離開，才吩咐皇甫兄弟坐下。

皇甫兄弟到底追隨了劉瑾多年，一看劉瑾這個樣子便知道有困難解決不來，却不敢多問，劉瑾也不用他們問，一聲歎息：「我實在很担心。」

皇甫忠連隨追問道：「九千歲担心什麼？」

「天地雙尊去了這麼久不見回來，白蓮敎的五燈使者亦不知所踪，事情是必有變。」

「九千歲其實大可以放心，兩位敎主白骨魔功天下無敵，怎會連一個江彬也對付不了？」

劉瑾搖頭：「沒有事是絕對的，爲防萬一眞的有變，萬事還是小心爲上。」

「九千歲明見。」

「我有一種預感，總覺得事情很快便有結果。」劉瑾又歎息一聲。

皇甫義隨即接上一句：「這是說九千歲很快便成爲萬歲，君臨天下的了。」

「希望就是這樣。」劉瑾乾笑：「以你們看，要是來一場明刀明槍的爭奪戰，我們這方面勝算如何？」

「九千歲早已穩操勝券。」皇甫兄弟異口同聲。

「未必——」劉瑾的語聲更陰沉：「我一向事做都喜歡爲自己留下一條後路，以防萬一。」

「九千歲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你們立即挑選一批心腹手下，將這兒值錢的東西搬上我早已準備好的馬車內，一見形勢有變，立即護送我離開京城，再作打算。」

皇甫兄弟相顧一眼，皇甫忠懷疑的道：「九千歲眞的認爲江彬那方面……」

「江彬不足爲患，我顧慮的只是徐廷封這個人——」劉瑾一拳擊在案上。

× × ×

皇帝今夜却是在豹房內顯得前所未有的輕鬆，侍候他的妃嬪固然奇怪，張永這個心腹太監也不例外。

「皇上駕幸豹房以來，以奴才記憶，好像從未這樣子開心。」張永到底忍不住試探。

「我怎能不開心？」皇帝却是這樣回答。

「奴才不明白。」

「一切可能就在明天有一個清楚明白，到底會變成怎樣，雖然不能夠肯定，但能有一個清楚明白總是好的。」皇帝目光一遠：「我現在人在這裏，心可不是。」

「奴才看得出，只是皇上如何肯定就是在明天？」

「這些日子以來，劉瑾留在豹房監視我的人不足三十個，那是他信心十足，根本不將我放在心上，可是今夜突然多了十倍也不止，可見他在外面的行動並不順利，而且一定又有了重大變化，不得不小心防範。」

「難道安樂侯已經採取行動？」

「絕無疑問。」

「皇上神機妙算。」

「又來這種說話了。」皇帝苦笑了一下：「明天以後我的命運會變成怎樣，我還未算得出來呢。」

「皇上聖明，一定會平安無事的。」張永跪拜地上。

皇帝只是笑。

× × ×

惡戰終於在清晨爆發，當然慘烈，尤其是到巷戰。忠於劉瑾的人也實在不少，也所以劉瑾才放胆，才不惜決一死戰，但到底理虧，是以人數雖然比徐廷封方面爲多，並未能夠發揮應有的威力。



也就在這個時候，寧王的親兵在蕭三公子與四季殺手的帶領下，從城中殺出，裏應外合，劉瑾的人腹背受敵，立時陣脚大亂。

寧王一直都表示站在劉瑾那邊，却在這個時候這樣子採取行動，對劉瑾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。

消息一直都有探子迅速報進，劉瑾也一直都無動於中，可是接到寧王出手助徐廷封方面的消息，還是不由得勃然大怒。

「好——」他咬牙切齒。「事情到這個地步，我唯有用這最後一招！」

× × ×

劉瑾隨即帶着皇甫兄弟直闖豹房，看見劉瑾這樣子闖進來，皇帝心中有數，雖然是更高興，表面上却若無其事，不露形跡。

劉瑾將一件平民衣服拋到皇帝身上，喝一聲：「換上這衣服。」

皇帝怔住，下意識將衣服拋下。「爲什麼我要穿這種衣服。」

「因爲是我要你穿。」

「大胆——」皇帝脫口一聲。

劉瑾揮手，道：「皇甫兄弟，替皇上更衣！」

皇甫兄弟應聲上前，在他們二人的手下，皇帝不換上衣服也不成。

劉瑾也不再逗留，帶着皇甫兄弟脅持皇帝從秘道離開。

他們進來的時候北盜知道，離開的時候却沒有跟北盜說，北盜也只以爲他們仍然住在豹房內，到徐廷封等人殺進來仍然負隅頑抗，他雖然一身本領，但連南偷也不敵，又怎能夠抵擋得住徐廷封等人。

徐廷封他們也因而以爲皇帝仍然在豹房內，解決了北盜一夥，進去才知道皇帝已經在劉瑾的威迫下換上平民衣服，被劉瑾帶走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分頭前往追尋。

陸丹小子是一組，也是他們二人先打聽到劉瑾上了馬車，往西而去。

他們一路上打聽，出城十里，只見拖車的兩匹健馬都已力竭倒地，馬車棄置在路旁，再追，到了河邊，終於看見皇甫兄弟保護劉瑾，脅持皇帝，正要登上一條小船。

若不是丢不下那幾箱子的珠寶，劉瑾這時候早已經上了船，順流而下遠去。

那幾箱珠寶非獨令皇甫兄弟往來奔走，浪費氣力，也令他們延誤了上船時間。

小子也可謂機靈，先跳進水裏，將船底弄破了一個洞，斷了劉瑾的去路。

皇甫兄弟來不及阻止，到這個地步也只要拚命一戰，希望先將陸丹與小子擊殺，再尋生路。

陸丹看見劉瑾，也是怒火中燒，一心要衝殺過去，找劉瑾算賬，自然奮力出擊，小子雖然沒有陸丹那股衝動，但天性刁鑽，尋隙抵瑕，也不是容易應付。

皇甫兄弟單打獨鬥，原就不是他們的對手，應付陸丹，雖然還不成問題，但多了一個刁鑽的小子，不時聲東擊西，難免手忙脚亂。

小子陸丹將皇甫兄弟格殺當然也不容易，可是弄翻了皇甫忠之後，聯手再對付皇甫義，實在輕鬆。

劉瑾看在眼內，面上不免露出了驚惶之色，仍然不肯罷休，一柄匕首在手，架在皇帝的咽喉上，厲喝：「那一個再動手，我先將皇帝殺掉！」

小子陸丹不由怔住，劉瑾目注陸丹，又喝：「你那個做老子的三番四次與我作對，你這個做兒子的竟然也是一樣，不要命了。」

小子冷笑。「你這個老匹夫，死到臨頭，還是這樣囂張。」

劉瑾咬牙切齒的。「皇帝在我手上，有什麼損傷你們承担得了。」

陸丹咬牙切齒要衝上，脚步舉起又放下，小子亦無計可施，嘴巴却不肯饒人。「好，倒要看你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，我們能夠找到來，其他的人也一樣能夠，就是你，除了皇甫兄弟，還有什麼手下？」

陸丹不由接上口，「殷天虎常勝都已死在蕭三公子劍下，難道白蓮敎的人這個時候還會到來救你？」

劉瑾試探着問道：「天地雙尊又怎樣了？」

「他們敗在鍾大先生與安樂侯師徒劍下，只有逃命的份兒，連他們也不是對手，五燈使者更加不是，又怎敢再多管閒事。」小子大笑。

劉瑾雖然心中有數，但知道事實才眞的絕望，緊張之下，冷汗迸流。

「我看你還是束手就擒的好。」小子目光一轉。「說不定皇上一下高興起來，將你的死罪免去。」

劉瑾不由得偷看皇帝一眼，皇帝面無表情，也彷彿沒有聽到。

「只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饒——」小子還有話。

「住口！」劉瑾斷喝。「若是你再廢話……」

「千萬不要衝動。」小子搖搖頭。「看你啊，滿頭冷汗，手脚顫動，連匕首也快拿不穩的了。」說着他將手中短匕拋高又接下，動作是那麼輕捷。

「將刀丢下！」劉瑾喝令。

小子笑問：「一定要丢下？」

「快！」劉瑾雙手一緊，皇帝不免又是一陣辛苦，不由得一聲嗆咳。

小子連忙將刀丢掉，丢得遠遠的，劉瑾冷笑。「算你知情識趣。」霍地轉向陸丹。「你的劍——」

陸丹看看小子，悶哼一聲，反手將劍遠遠的丢開去，劉瑾這才鬆過一口氣，移動拿匕首的手，舉袖擦掉額上的汗珠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陸丹小子沒有兵器在手便沒有那麼危險。

也正當此際，小子一枚飛鏢從袖中飛出，閃電般擊在劉瑾右腕上，「托」地骨碎聲响，劉瑾的右掌雖然沒有被擊斷，匕首再也把持不住，脫手飛開。

陸丹配合得恰到好處，一個箭步離弦箭矢也似射前，探手扣住了劉瑾的左腕，硬硬將劉瑾從皇帝身旁拖開，連隨一陣拳打脚踢。

他盛怒之下拳脚並沒有用上內力，但已經將劉瑾踢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死去活來。

小子一眼看見，連忙上前一把拉住。

「你這樣將他打死，不是便宜了他？」

（未完・廿二）



俠義傳奇中篇故事

# 飛花逐月

臥龍生・文

**前文提要：** 前文書至蕭寒月、朱盈盈的長劍、飛刀配合得有條不紊，果然發揮了極佳的效果，銀月飛霜既是寶刀，將劍陣的七絕劍迂迴削斷，加上蕭寒月的七煞劍招，已將一劍手開了殺戒，此時楊方鶴用千里傳音和中州四奇細語之後，四奇揮手，劍陣後退一丈多遠，仍然佈守四方，似等候令諭，蕭寒月看機不可失，抱住盈盈柳腰，天馬行空一連三個起落，脫離劍陣，回到湖邊，見白玉仙，閑雲大師等人仍在等候，連忙上船開走，在湖中商議劍陣作用，和四奇的劍法類似劍帝，得出結論，可能劍帝被刦持傳授劍招，被迫傳藝，頗令人懷疑……

## 細說因由寧可信　商談出擊莫遲疑

常九道：「劍帝是一代武學宗主，雖然現爲階下之囚，但亦有他的氣度，他如堅拒傳授劍法，二先生對他亦是無可奈何的。」

白玉仙突然接口說道：「還有一點，明的，就是傳授中州四奇劍法，二先生自然亦可偷竊；暗學，中州四奇的資質並不很高，但二先生却是一個絕對聰明的人，他學到的，只怕要超過中州四奇很多了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白姑娘說的有理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賤妾在被誘入彀後，二先生曾替我引見了不少的江湖高人，就算沒有引見，也聽他提過那些人的姓名，用來炫耀，頗有天下英雄，都入吾掌握的自豪，但却一直沒有提過中州四奇。」

常九道：「這是一股秘密的力量，非不得已，他們絕對不肯亮出來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白姑娘，過去，是不是從未聽聞過大先生的事？」

白玉仙點點頭，道：「沒有，只聽過二先生的令諭，但却從未聞過大先生的事跡。」

聞百奇道：「奇怪的是，怎會憑空多了一個大先生出來？」

常九道：「也許眞的是有一位大先生，那才是主腦人物，只是非得到危難之處，他不肯露面罷了。」

蕭寒月心中突然一動，忖道：大先生，會不會是文雀口中的那位主人呢？他們駐在金陵城中……

難道這所謂的大先生，並非是出身江湖的人物，不是江湖人，他會是什麼身份，能在金陵城中，建立起一股龐大的勢力……？

想到此處，頓覺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只聽閑雲大師低喧一聲佛號，道：「看來



，事情愈來愈複雜了，劍帝如也被他們囚禁，天下還有什麼人能和他們頡頏？」

場中立刻鴉雀無聲。

良久之後，蕭寒月才歎一口氣，道：「如果他老人家眞被利用，也是出於被迫。」

墨非子道：「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先要找出劍帝現在何處？」

閑雲大師長眉聳動，欲言又止。

原來，他突然想到了，就山中秘谷所見，任何人都可以改換容貌，劍帝爲何不能？以劍帝的修養、定力，或許會留有後手，但蕭寒月却未必能分辨得清楚，只要劍帝的假形出現，也許就可能使蕭寒月稟劍就縛，但目下對抗二先生的重點、重力，似已集中在蕭寒月的身上了……。

老和尚也不敢再想下去。

想下去實在太可怕了，不禁黯然一歎，道：「豈眞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乎？」

常九看了閑雲大師一眼，沒有多問。

原來，常九也有了閑雲大師同樣的想法，所以，他能聽出閑雲大師語中之意。

聽懂了，但却不能說出來。

但見蕭寒月抬頭望天，口中緩緩說道：「如若找到他老人家，必可指點我們一個應對之法。」

白玉仙一拉常九，低聲說道：「常兄，我仔細的問過了小郡主，就所得而言，蕭寒月和朱姑娘的配合，應有大半勝算。」

常九道：「白姑娘的意思是……」

白玉仙接道：「想辦法先把中州四奇這一股力量給擊潰。」

常九道：「噢！」

白玉仙接着說道：「就賤妾所見，中州四奇率領的劍手，很可能是二先生手下最强的一股力量，他們動作靈活，比起鐵甲人更爲可怕了。」

常九苦笑一下，道：「目下敵人掌握了主動，如何選擇搏殺的對象，恐怕非我們所能夠掌握的……」

白玉仙接道：「常兄，咱們不但實力單薄，而且要務繁多，下一步，應該如何呢？」

常九沉吟了一陣，低聲道：「應該先到那座密谷中去，不過，咱們恐怕已無法掌握主動了。」

蕭寒月突然轉望着閑雲大師、墨非子，道：「兩位前輩，可認識家師？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老衲見過兩次，不過，和蕭少俠形容的不同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大師的意思是……」

閑雲大師接着說道：「老衲所見，令師是一位面貌清瘦的中年，黑髯飄胸，一派仙風道骨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此事有多久了？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施主今年幾歲了？」

蕭寒月道：「二十四歲。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那時施主還未出生了，大約在三十年前吧！不過，就老衲所知，那時劍帝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那現在就是……」

墨非子道：「劍帝化身千百，常以各種不同的身份，出現江湖……」

蕭寒月苦笑一下，接道：「果眞如此，那多病殘廢的老人，只是家師化身之一，晚輩就是當面遇上家師，也是認不出來了。」

「大概是如此了……」墨非子說：「除非令師想和你見面，否則，對面相逢亦難識。」

蕭月寒歎息一聲，道：「那場大雨之後，晚輩遍尋家師不着，心中一直在暗暗自責，晚進應該冒着風雨去探望他老人家才是，怎的待風雨過後才去看他，莫非是他老人家生氣，故意不再和晚進相見？」

「不會……」常九斬釘截鐵的說道：「如若你是一個人，在那麼大的風雨中，忘記了看望他老人家，也許他眞的會生氣，但你還有一位母親，在那狂風暴雨之中，她更需要照顧，百行孝爲先，令師是何等人物，怎麼會如此的小氣……」

白玉仙道：「常兄說的對，令師已是神仙一流的人物，絕不會爲此小事生氣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那麼他老人家爲什麼突然間不留片言隻字，飄然而去，至少，也該留一點蛛絲馬跡，晚輩以後也好追尋他老人家的踪跡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蕭兄請再仔細想一想？」

蕭寒月道：「想什麼？」

白玉仙道：「令師失踪之後，是否有什麼可疑的地方？」

蕭寒月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白姑娘，妳是說家師是被人擄走的？」

墨非子接道：「這個不大可能吧！以劍帝的成就，天下有什麼人能夠使他俯首聽命，制服住他？」

白玉仙道：「道兄，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，平常時候，以劍帝的成就，相信是很難對他下手，以他精深的內功，應該已到了十丈內能辦落葉的至高境界，那晚風雨交作，是……」



蕭寒月接道：「還有雷聲閃電……」

「這就是了……」白玉仙道：「雷電聲，風雨聲，會不會影响到劍帝的耳目呢？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迅雷疾風，大雨如注，任何高明的人，耳目也會受到影响，難防有人接近……」

常九道：「也可利用雷聲、風雨聲的掩護，暗施算計，估計時間也很脗合，劍帝先傳授了蕭兄弟，然後再被擄去。」

墨非子望着閑雲大師，道：「大和尚，你說說看，什麼樣的武功，才能制服劍帝，使他甘心就縛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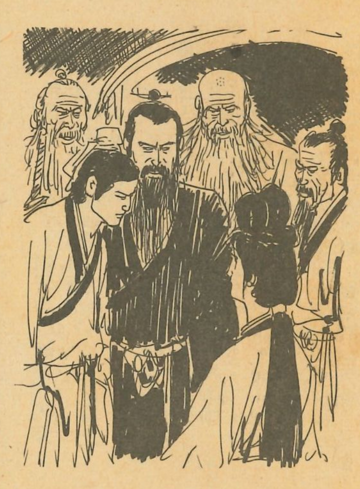
閑雲大師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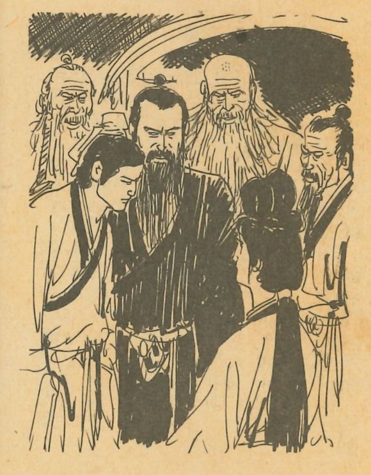
「大師是有道高僧，自然不會知道江湖上的鬼蜮伎倆，叫人防不勝防……」白玉仙說：「連小妹都至少能擧出三種以上的辦法來制服劍帝。」

墨非子肅然道：「姑娘請說，貧道洗耳恭聽。」

白玉仙說道：「江湖上最難惹，最神秘的白羽令門，目下已經完全在二先生的控制之下了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白羽令門的可怕，似乎是傳言，言過其實了。」





白玉仙道：「不！你們見到的是文天魁，古上月雖然是白羽令門中的高手，還不是最厲害的人物，何況，我們相見之時，都已經得到了二先生的令諭，非不得已，不許傷到官府中人，對你蕭大俠，似是更爲垂愛，要捉活的蕭寒月，所以，他們也沒有全力施展。」

常九點點頭道：「白羽令門是江湖上最神秘，也最可怕的一個門派，老實說，白羽令門的威名和難纏，就是少林、武當兩大門派，聽到了也是頭疼的很，不敢稍存輕敵之心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所以，二先生就利用他們和少林、武當談判去了……」

「談判……」閑雲大師流露出無限的關心，道：「姑娘知道的有多少……」

「不多……」白玉仙說：「我只是聽到一些消息，但可以保證，這消息絕對正確，白羽令門中，除了留下兩個高手，和三五從人之外，眞正的力量，在他們的令主領導之下，北上中原和少林、武當談判去了……」

閑雲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，道：「姑娘可知道談判的結果麼？」

白玉仙道：「不太清楚，至目前爲止，白羽令門中人還是未回來。」

心中卻在暗暗忖道：看閑雲大師如此關心少林，難道這位老和尚也是少林寺出身不成？

只聽閑雲大師歎道：「少林寺不答應助紂爲虐的條件，只怕難免有一場血雨腥風的大戰了。」

常九道：「白姑娘，這件事有多久了？」

白玉仙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大概有四個月以上了。」

常九道：「這是武林中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如若兩方有一場血戰，不要一個月就會哄傳江湖了……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少林寺還沒有什麼變化了。」

「大師！」常九說道：「在下只能說，少林寺如和白羽令門有一場血戰，不論雙方的勝負如何？一個月的時間，一定會傳遍江湖，如若有了其他的變化，那就很難說了。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常施主，你所謂其他的變化，是指什麼？」

常九道：「第一，譬如說，血戰發生不久，還沒有人傳揚江湖，第二，少林寺和白羽令門有了某種協議，免去了這場惡戰。」

閑雲大師合掌當胸，又喧了一聲佛號。

常九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在下斗胆提出一得之愚，不知是否可行，還請諸位公决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常兄江湖閱歷無人能及，言必中的，有什麼高見，還是早些說出來吧？」

常九道：「在下覺着目下最爲要緊的事，是先查出劍帝的下落，是否已經落入了二先生的手中？」

此言正中蕭寒月的下懷，他却不便作主，望着閑雲大師，道：「大師的看法呢？」

閑雲大師道：「常施主所言，正是當急之務，老衲亦有同感。」

常九道：「大師既有同感，咱們應該有所



行動……」

目光一掠白玉仙、向中天、聞百奇，接道：「這件事要三位多用點心機了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常兄的意思是……」

聞百奇接道：「老朽明白常兄的意思，是要咱們提供一點救助劍帝的方法。」

常九道：「對！諸位和二先生共事很久，至少應該知道救人的方法？」

聞百奇望了向中天一眼，道：「向兄，可知道有關劍帝的消息？」

向中天搖搖頭，道：「沒有聽過……」

聞百奇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常兄，千百年來，江湖上出過不少個英雄人物，希望能一統武林，但却一直沒有一個人完成這個心願，而造成了江湖同道的大火併，捲入的人數之衆，傷亡之多，比起黑、白兩道的義理爭執，又不知嚴重多少倍了，他們却有一個明顯的統合組織，森嚴的法例，冷酷的控制，以便力量集中，行動隱密，但却從未有過類似二先生這般的組織……」

向天中接道：「我們只覺到二先生是一個胸羅萬有的高人，滿懷濟世的想法。跟了他數年之久的工夫，才覺悟到我們投入的，是一個黑道組合，最可悲的是，我們對這個組合，一點也不瞭解，直到那些訓練有成的殺手，一批一批的出現，我們這才知道，這是個很龐大的組合。」

聞百奇道：「而且，新一代出現的殺手，完全不是武林中出身的人，他們來自民間的普通百姓之家，在一處十分隱密的所在受着嚴厲的訓練，他們一出現，就各具奇技，那才是二先生的眞正實力、本錢，我們這一批原被他收聚的江湖人物，都不過是過渡時期利用的工具，想一想實在可悲得很。」

常九望望蕭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蕭兄弟，只怕很難找出綫索了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有盡人事聽天命了，在下去找中州四奇……」

朱盈盈接道：「我也去！」

蕭寒月道：「好！妳的『銀月飛霜』是他們的尅星，咱們殺回去……」

白玉仙接道：「這辦法不好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照妳這樣說，那麼，姑娘有什麼高見呢？」

「我提出追查劍帝下落的辦法，但我覺着現在至少可以忍下去……」

白玉仙望着蕭寒月好一陣，緩緩的說道：「以蕭兄的才慧，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，中州四奇雖然練的是劍帝絕學，但，他們的成就不如蕭兄了，這顯然是劍帝有所保留，我想劍帝是有其原因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如若家師還在人間，那麼，今日一戰之後，他們必加緊搾取老人家的劍法，唯有早日把他救出，在下才能安心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唉！蕭公子，目下不知劍帝身在何處？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所以，就只有逼問中州四奇……」

白玉仙接道：「中州四奇，初試身手，就算他們瞧出劍法和蕭兄同出一源，回去逼問劍帝，以劍帝的才慧，亦必有應付之法，同時，也會把蕭公子出現江湖的事傳入他的耳中，賤妾的想法是劍帝可能會想辦法傳出消息，如若蕭公子現在苦苦相逼，這對劍帝未必會有什麼好處？」

常九道：「白姑娘說的甚爲有理。」

蕭寒月想了一下，道：「目下咱們應該如何？」

白玉仙道：「最好約請一部份的江湖朋友助拳……」望了朱盈盈一眼，接道：「動用官府中力量亦無不可，咱們的人手太少，實力太過單薄了。」



蕭寒月道：「這個！這個……」

常九接道：「這個我去安排，張嵐也算武林中人，不論他以什麼身份參與都屬應該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這件事最好不要驚動到官府中人……」

常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「我會和譚老前輩及張嵐商量。」

蕭寒月低聲道：「陰陽傘如能有三五把集中一處施用，應該有很大的威力。」

常九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白玉仙道：「唐兄、向前輩，都受傷不輕，應該好好休息幾天。」

唐明、向中天都齊聲說道：「這個請放心，我們還可以支持得住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不！兩位請和常兄同回金陵，養息幾日，再和常兄一起接應我們……」

暫時擺開對劍帝的掛念，蕭寒月靈台恢復了清明，當下說出了一番計劃。

他胸有韜略，雖是紙上談兵，但却聽得塲中人，個個心服口服。

常九連連應是，目光中是讚賞之色。

閑雲大師、墨非子、白玉仙也聽得連連點頭。

常九、唐明、向中天離舟登岸，直向金陵城中行去，蕭寒月一行，却掉轉船頭，直入湖心。

聞百奇負責守望，蕭寒月等舟中坐息。

一切，都如蕭寒月所預料，他們的行動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中。

但回船却是重入湖心，却大大出了對方的意料之外，這就使得對方一時間難測蕭寒月等人用心何在？

初更時分，蕭寒月等突然下水，借夜色掩護，悄然重回對岸，就湖岸草叢中，隱伏着身蹤。

（未完・五十六）

中篇武俠故事／陳瑜·文　可飛·圖

# 劍中劍（八）



**前文提要：**

前文書至周友成帶領狄少青、單逢春到李青店，住在一家酒館的客店，內進的客房都是在後花園的長廊中，頗具亭台樓閣之勝，來到李青店，還找不到總武館的所在，衆人正在納悶，此時客店總掌櫃暗中叫侍女細細請周友成去，查詢狄、單的爲人，周友成才知道他就是總敎練霍天成，見狄、單沒有可疑，才接見他們，狄少青在未見霍天成之前，由侍女娟娟將「劍盟」暗中調查總武館的不法行動告知，狄少青才知道劍盟已派人臥底在總館內，比自己還早，至於單逢春還不知底細，估計不會是總館的人，而總館亦想撲滅劍盟的人，雙方展開暗鬥……

## 臥底瞞不着　龍王廟棲身

霍天來說罷，一把握住了狄少青的臂膀，並肩往裏行去。

室中果然擺好了一張圓枱，連酒菜都已放好。

霍天來拉着狄少青坐到上首，衆人因單逢春、周友成是新任敎練，大家一致推讓，坐到狄少青下首，狄少青二人再三謙讓。

霍天來大笑道：「狄兄三位，不用客氣了，大家奔波了一夜，想必早已腹中飢餓，再謙讓下去，不是躭誤時間了麼，用過酒菜，大家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了，何況狄兄三位又是新來，這是大家的意思，是自己人咯，坐下來就是了。」

狄少青三人只得坐下，大家也依次入席，一名青衣使女給衆人斟滿了酒。

霍天來首先擧杯道：「來，兄弟先敬狄兄諸位一杯，大家昨晚辛苦了。」

說罷一飲而盡。

霍天來又擧杯道：「這一杯，兄弟是敬狄兄的，狄兄年事雖輕，武功出衆，少年老成，總館方面對狄兄期望頗殷，能派到這裏來，今後對兄弟是一莫大臂助，兄弟先乾爲敬。」

又擧杯一飲而盡。

狄少青道：「總座好說，屬下愧不敢當，應該屬下敬總座才是。」

他也乾了一杯。

接着霍天來又敬了單、周二人，席勝衣等人又依次敬了狄少青等三人，大家又互相敬酒。

這一席酒，名雖宵夜，實則天色已經大亮。

遇上喝酒的場合，就算不是江湖人，也一樣觥籌交錯，杯到酒乾，何況這一席上，坐的都是江湖人，自然更是一番豪邁本色。

這一席酒吃得盡歡而散，狄少青也不知什麼時候回到天風樓來的，反正他喝醉了，好像是有人扶他回來的，回到房中，連衣衫也沒脫，就躺下去了。

現在，他雖然清醒過來，但還是覺得頭腦昏脹，翻身下床，連脚步都飄飄的，感到頭重脚輕，這是他從未有過的事，心頭不禁有些奇怪。



房間裏有了聲音，細細很快就推門而入，端來了一盆熱水，說道：「狄爺清洗一把臉。」

狄少青睜眼問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一面走過去洗了一把熱水臉，稍稍感覺好了些。

細細回道：「現在快是酉時啦，狄爺已經整整睡了一天啦！」

她一直伺候着，等他洗完了臉，才道：「方才總掌櫃已經派人來過兩次，小婢因狄爺未醒來，不敢驚動，聽說好像有很重要的事，等着狄爺去商量呢！」

剛說到這裏，只聽樓下有人叫道：「細細。」

細細忙道：「是鮑爺來了，方才兩次，來的都是鮑爺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好，我下去。」

細細跟在他身後下樓，走出客堂，只見鮑叔寒站在那裏，見到狄少青，趕緊抱拳道：「屬下鮑叔寒見過副座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鮑兄方才已經來過兩次了，眞是抱歉得很。」

鮑叔寒躬着身道：「是總座要屬下來請副座的，他交代過屬下，如果副座沒有醒來，要屬下不可驚動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總敎練有什麼事嗎？」

鮑叔寒道：「總座沒有說，屬下就不好問了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那好，我們走吧！」

鮑叔寒抬手道：「副座請。」

狄少青也不和他客氣，當先擧步走出天風樓，鮑叔寒只是垂手相隨而行。

不多一回，到了院落前面，鮑叔寒搶在狄少青前面，在階前說道：「副總敎練來了。」

只聽到霍天來的聲音說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

狄少青擧步走入，鮑叔寒就沒有跟着進去。

狄少青跨進客室，周友成已經坐在那裏，只是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。

霍天來起身含笑道：「狄兄睡到這時候才醒麼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屬下大概是早晨酒喝多了，這時候頭還有點昏脹。」

霍天來微笑道：「也許是狄兄酒喝得太快了，哈哈，酒喝得快，就表示狄兄是個性子爽直的人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總敎練見召，不知有何指示？」

霍天來一臉滿是皺紋的臉上，綻出一絲深沉的笑容，徐徐說道：「兄弟正有一事，要向狄兄請敎，狄兄請隨兄弟來。」

一面朝正襟危坐的周友成含笑道：「周兄請在這裏稍坐。」

周友成連忙欠身道：「是，是，總座請。」

狄少青不知霍天來找自己有什麼事，但看周友成的神色，似乎甚是凝重，心頭覺得有些奇怪！

霍天來已經擧步往後行去，只好跟着他走去。

霍天來一路沒有說話，他領着狄少青走到一間密室前面，伸手推開木門，說道：「狄兄請進。」

狄少青依言走入，霍天來隨手帶上了門，還下了閂才轉過身抬抬手道：「狄兄請坐。」

這間密室，四周本來有三扇窗戶，但却全部關着，室中除了一張小圓桌，圍着四把椅子，就別無他物。

霍天來已經拉開了一把椅子，坐了下去。

狄少青就在他對面拉開椅子坐下，問道：「總敎練……」

霍天來沒待他說下去，含笑道：「這裏是本座的密室，本座有一件機密大事，要和狄兄商量……」

狄少青道：「總敎練有什麼事，但請吩咐。」

霍天來目光一注，鄭重的道：「狄兄和單逢春的交情如何？」

「我們是在江南武館認識的。」

狄少青接道：「單兄到江南武館比屬下早了幾天。」

霍天來點着頭，又道：「你看此人如何？」

狄少青一怔，不知他這話什麼意思，只是說道：「屬下初次見到單兄之時，覺得他生性十分冷傲，對人也愛理不理，但相處久了，他爲人倒是不壞。」

「哈哈！」霍天來笑了一聲，才道：「狄兄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表而已！」

狄少青愕然道：「總敎練……」

霍天來又道：「狄兄還知道他些什麼嗎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屬下說不出什麼來？」

霍天來道：「你眞的不知道單逢春什麼了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屬下和他一路同行，日常也只談些普通事兒，屬下想不出有什麼來？」

霍天來含笑問道：「你有沒有感覺他行動可異之處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屬下看不出來。」

霍天來臉上泛起詭笑，點了點頭。

狄少青問道：「總敎練怎麼會問屬下這些話呢，莫非總敎練覺得單兄有什麼不對麼？」

霍天來沒有回答，接着問道：「那麼狄兄在江湖上，可曾聽說過有一個叫做劍盟的組織？」

「劍盟？」

狄少青心頭一懍，但臉上絲毫不露，說道：「屬下從未聽人說過，不知這是什麼組織？」

霍天來嘿然道：「專和咱們作對的組織。」

狄少青望望霍天來，問道：「總敎練可是認爲單兄是劍盟的人嗎？」

「哈哈，狄兄完全說對了。」

霍天來大笑一聲，接着道：「而且他正是劍盟的人，是對方派來臥底的。」

狄少青瞿然道：「單兄會是劍盟的人？這……」

「千眞萬確。」

霍天來一陣嘿嘿乾笑道：「本座從不冤枉好人。」

狄少青問道：「總教練如何會知道的呢？」

霍天來道：「昨晚咱們前去搜山，就是爲了得到極可靠的消息，有劍盟的人在伏牛山與熊耳山之間活動，但咱們昨晚搜山的結果，却是一無所獲……」

他不待狄少青開口，接着道：「昨晚一無所獲，本是本座意料中事……」

狄少青帶着問號的眼睛，望着他，並未開口。

霍天來已經繼續說道：「因爲昨天午前，有人在山間截獲了一頭信鴿。」

狄少青更不好開口，只是「哦」了一聲。

霍天來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捲，隨手遞了過去，說：「狄兄請看。」

狄少青只得接過，打開紙捲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預定今晚兩路分抄在嶺、廟子一帶。」

字是用木炭寫的，雖然字寫得很潦草，但一看即知是女子筆迹！

狄少青暗暗一驚，抬目問道：「這是什麼人寫的呢？」

霍天來發出一聲冷傲沉笑，說道：「本座早就懷疑咱們之中有了內奸，後來證實昨晚的行動，果然洩漏了消息，賊人得到了信息，等咱們趕到時，他們早已退走了。」

狄少青疑惑的道：「但這張字條到了總教練手裏，那就證明他們沒有接到信鴿了，這消息如何會洩漏的呢？」

「哈哈！」

霍天來笑得很得意，因爲狄少青問出這句話來，就證明他江湖經驗不夠老到了，接着說道：「這是何等重要之事，他放出去的信鴿，就不會只是一頭，通常這種消息，至少放出三頭信鴿，就算途中有一兩頭發生了事故，也會有一頭可以把消息帶到了。」

他話聲一落，又接着說道：「狄兄可曾看得出這紙條上的字迹，像不像女子所書？」

狄少青聽得心頭不禁一緊，又注意看了字條一眼，說道：「屬下讀書不多，這倒看不出來。」

他從小只是青城山下的砍柴童子，自然不會認識太多字了。

霍天來嘿然道：「這字條上的字迹，極爲稚嫩，自然是女子寫的了。」

狄少青鬆了口氣道：「這就和單兄無關了。」

他雖然故意裝出鬆了口氣，其實心頭可一點也不鬆，和單逢春無關，和娟娟就有關了！

「事情也許會使狄兄大出意外！」

霍天來神秘不笑道：「咱們這裏，一共只有十幾個使女，只要稍加推敲，任她狡猾，也無所遁形了。」

狄少青吃驚的道：「總教練已經有了眉目麼？」

「豈止眉目？」

霍天來陰森的道：「本座昨晚回來之後，不但把她找出來了，而且一問就把同黨也招出來了。」

這話狄少青聽得更是吃驚，但他藝高胆大，總算沒露出形迹來，一面問道：「不知這內奸是什麼人？哦，還有同黨？」

霍天來徐徐說道：「派在天風樓的使女娟娟。」

狄少青故作一怔，失聲道：「會是娟姑娘？只不知她的同黨會是誰呢？」

他口中雖在問，雙目也關切的注視着對方，擱在桌上的雙手，也暗暗凝聚功力，只要有任何動靜，立可出手。

「就是單逢春。」

霍天來面含慍怒，一手摸着鬍子，嘿然笑道：「若是和他無關，本座會問你關姓單的情形麼？」

狄少青心中暗暗罵道：「好個老奸巨猾之人，你故意說得慢慢的，那是在看自己神色了。」

一面嘖嘖說道：「這眞是出人意料之事，太出人意料了，單兄會是對方派來的奸細，只不知單兄是否承認了呢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霍天來面上飛過一絲厲色，爲難的道：「本來人到了本座手裏，不怕他不招供，只是他是總館派來的人，沒有證據，不好嚴刑逼供……」

口氣一頓，接着道：「所以本座把狄兄請來，就是希望狄兄帮兄弟一個忙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總教練要屬下做什麼，但請吩咐。」

霍天來乾笑，道：「本座想狄兄去勸勸他，勸之以利害，只要他說出同黨來，本座保證他無事。如果狄兄勸說無效，他還是執迷不悟的話，那就莫怪霍某辣手的了。」

他說話之時，目中厲芒飛閃，表示他這總教練有生殺之權，不招供，就會下毒手，而且這話，也含有一種威脅的意味！

狄少青自然聽得出來，微哂道：「這是總教練交辦的事，屬下自當盡力而爲，單逢春若是不肯招供，屬下也是沒有辦法之事，總教練還是另委他人的好。」

霍天來笑笑道：「不論如何，狄兄和單逢春總是在江南武館相處過一段時日，本座是希望狄兄以朋友的立場，去勸勸他，如果本座要嚴刑逼供，早就動刑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站起身道：「好了，咱們進去吧！」

他引着狄少青跨出密室，向右拐彎，走到甬道盡頭，隨手拉開一扇木門，那是一間狹小只容四五個人站立的斗室。

霍天來一直行到壁下，不知伸手在那裏摸了一下，迎面壁間，忽然緩緩裂開一道門戶，露出一道往下的石級。

霍天來當先舉步走下，狄少青跟在他身後，心頭思潮甚爲紊亂！娟娟和單逢春出了事，自己應該怎麼辦？

救他們，自己混入武館來的心血，就付之東流；不救他們麼？他們是劍盟的人，自己豈能置身事外？

還有，霍天來拏下了娟娟和單逢春，却要自己勸單逢春招供，莫非他已懷疑到自己，故意以此相試？

沉思之際，已經跨下最後一級，這間地下石室，地方不大，燈火螢螢，只能看到左首壁下，被綑綁着兩個人，雙手被牢牢扣在兩個鐵環上，幾乎連半分都掙動不得。

狄少青目光一注，不由得心頭猛然一



驚！這兩人，不用說，一個是娟娟，另一個是單逢春了。

娟娟雙手吊在鐵環上，長髮披散，一顆頭垂得低低的，看不清她的面貌，但一身衣裙，已是破碎不堪，有幾處現出肌膚，血痕狼藉，萎頓如死，可見已經飽受酷刑。

使他大吃一驚的却是單逢春，他雙手也被鐵環高高吊起，似乎還被點了穴道，雙目緊閉，胸前衣衫已被撕開，露出雪白的肌膚。

不，最使人觸目驚心的，是他胸前衣衫撕開之處，露出一條深凹的乳溝，和兩堆像玉球渾圓的雙峯，掩映可見！

單逢春竟然會是女人！

地室右首，放着一張案桌，和兩把木椅。霍天來跨進地室，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一面深沉的笑道：「狄兄，你想不到單逢春會是女子喬裝的吧？嘿嘿，劍盟不敢和咱們正面爲敵，却盡使些小丫頭來咱們這裏臥底，豈不可笑？」

話聲未落，突然身軀一顫，沉喝一聲：「狄少青，你……」

狄少青心頭暗暗憤怒，還沒聽出霍天來的口氣有甚不對，突聽一個尖細聲音說道：「總教練是要你把這兩個女娃兒放下來。」

狄少青回頭看去，却不見有人，只有霍天來大馬金刀坐在木椅上，臉有怒容，但一句話也沒說。

狄少青暗暗覺得奇怪，一時只當自己聽錯了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總教練要屬下怎麼做呢？」

只聽霍東來的聲音道：「老夫要你把她們兩人放下來。」

這話明明是霍天來說的，但他說話之時，連咀皮也沒動一下。

狄少青看得更覺奇怪，正待再問問清楚！

只聽先前那尖細聲音又道：「我沒有說錯吧！小伙子，你還不快去把兩人放下來，更待何時？」

這回聽得清清楚楚，那就證明方才確實有人說話了，這說話的人呢？

狄少青心知有蹊蹺，一面問道：「閣下是什麼人？」

只聽霍天來的聲音道：「老夫自然是總教練了。」

接着又是尖細聲音說道：「小伙子，你現在相信了吧！」

狄少青仔細聽着尖細聲音說話，却始終辨聽不出話聲發自何處，他當然明白方才霍天來說話的聲音絕非霍天來，也就是尖細聲音模仿霍天來的聲音說的。

那麼霍天來呢？他自從跨入地室，坐到椅上之後，就一直沒有動過，莫非已經被人制住了？

這似乎不可能，自然雖沒見過霍天來的武功；但只要試想他能担任南北武館的總教練，一身功夫絕不會差到那裏去。

自己和他第一次見面之後，就感覺到霍天來身上好像有一股肅殺之氣，如果某一個人身上透着肅殺之氣，那麼此人一定練成了某種可怕的武功。

由這兩點證明，霍天來的武功，絕非尋常，那麼又有什麼人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他制住呢？

狄少青忍不住又回頭朝霍天來看去，他依然端坐如故，一直沒有動過，連他一張老臉上的怒容，也絲毫未變，這一情形，分明被人制住了穴道。

這眞是詭異之至，狄少青縱然藝高人胆大，也不禁滿腹狐疑！

就在此時，只聽那尖細聲音又道：「小伙子，小老兒的話你不聽，總教練的話，你也不聽麼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閣下究竟是何人，你怎麼不現出身來，讓狄某瞧瞧？」

那尖細聲音笑道：「你這小伙子也眞奇怪，放着如花似玉的兩個小妞不瞧，要瞧我小老兒，小老兒乾乾癟癟的，好像柴梗一樣，有什麼好瞧的？」

他不待狄少青開口，又嘻的笑道：「反正咱們這朋友今天是交定了，你一定要我小老兒出來，小老兒也只好出來了。」

直到此時，狄少青才聽清楚聲音起自霍天來身後，話聲甫落，果然從霍天來身後，閃出一個縮着頭聳着肩的禿頂瘦小老頭！

這人一張尖瘦臉，短眉小眼，酒糟鼻，嘴上留着幾莖黃蒼蒼的鼠鬚，生相猥瑣而滑稽，年齡也很難看得出來，差不多五十來歲，也有些像六十出頭，就是七十五六，也差相彷彿，反正這小老頭很古怪！

從他閃出來的身法看去，就像一頭老鼠。

小老頭霎着兩顆小眼珠，朝狄少青嘻嘻一笑道：「小伙子，你現在看清楚了。小老兒是不是又乾又癟，像一根柴梗？」

現在狄少青當然看清楚了，而且心頭也明白過來，他一直躲在椅子後面，難怪霍天來坐下去的時候就被他一下點住了背後穴道。

霍天來並不知道椅後有人，因爲自己是跟在霍天來身後進來的，是以懷疑是自己出的手，他一身功力，果然十分驚人，雖被制住穴道，但還是喝出：「狄少青你」四個字來。

狄少青望望小老頭，問道：「總教練是老丈制住的麼？」

小老頭聳聳肩，笑道：「不讓他安安穩穩坐着，咱們怎辦事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老丈要辦什麼事？」

小老頭兩顆小眼一瞪，說道：「小伙子，難道你不想救人？一個是你同黨，一個是你朋友，你忍得下心看他們受盡折磨？小老兒本來可以不管，但你小伙子可不能不管呀！」

狄少青被他說得一怔，問道：「這裏是他們的勢力範圍，能夠救得出去麼？」

小老頭咄了一聲道：「只要有小老頭插手，就是天牢裏，也一樣篤定泰山把人救出去。」

狄少青問道：「老丈究竟是什麼人呢？劍盟的人？」

「非也，非也。」

小老頭搖着頭，然後伸手指指娟娟，湊過頭來低聲道：「小老兒是小妞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，他娘的老子一向瞧不起小老兒，其實也可以說小老兒瞧不起他，幾十年來，小老兒從沒跟人說起過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，今天還是第一次告

訴老弟，你說小老兒既是這小妞的娘的老子的堂兄弟，眼看這小妞落在姓霍的手裏，能不把她帶出來去麼？不過老弟你可別忘了，咱們把人救出去之後，等小妞兒醒過來，你就說和小老兒是朋友，小老兒完全是幫你的忙，千萬別說小老兒是她娘的老子的堂兄弟，說了，她也算不清，還是不說的好。」

狄少青看他說話拖泥帶水，嚕囌得可笑，一面問道：「老人家尊姓大名呢？」

小老頭聳聳肩，嘻嘻的笑道：「小老兒名號可多着呢，你要問那一個？譬如從前有一個東方朔，到瑤池王母娘娘那裏去偷了蟠桃，這一偷就出了名，小老兒上不了王母娘娘的瑤池，但也不能讓東方朔專美於前，這就一下趕上京城，找到了皇太后住的慈寧宮，喝了她一碗參湯，還把她最喜愛的翡翠鼻烟壺帶了出來，那時小老兒滿心歡喜，就自稱西方叔……」

他說得口沫橫飛，還怕狄少青不信，伸手從懷裏掏摸了一陣，果然摸出一個翡綠翠色欲滴，雕刻精細的翡翠鼻烟壺來，攤在手掌，說道：「你看，小老兒可不是吹牛吧，這鼻烟壺就是當今皇帝老子的娘當年用的東西。」

狄少青點點頭。

小老兒又道：「後來……咳，有一年冬天，天氣冷得要凍死人，又有人告訴小老兒，說天底下只有皇帝老子不怕冷，小老兒問他爲什麼，他說皇帝老子身體佩有一塊溫玉，天氣一冷，佩了溫玉，就會渾身暖洋洋，小老兒又動了心，第二次找上京城，找到皇帝老子的寢宮，在他身上摸遍了，也摸不到一塊溫玉，但既然進去了，總不能空着手出來，就把皇帝老子身上一塊佩玉順手帶出來了，這件事給許多朋友知道了，從前有個展昭，皇帝老子封他爲御貓，小老兒摸遍了皇帝老子的御體，應該稱小老兒爲御鼠，嘻嘻，小老兒原來屬老鼠的，叫御鼠倒也不錯。」

狄少青心中暗道：「原來他是個老偷兒！」

小老頭又道：「這都是小老兒中年時候的事兒，後來年紀老了，看人家成家立業，兒孫滿堂，小老兒依然孑然一身，連親人都沒有一個，就想到天下之大，惟有一樣東西最了不起……」

狄少青道：「老丈說的是什麼呢？」

「嘻嘻，自然是錢了。」

小老頭擠着小眼睛，笑出聲來，說道：「只要有錢，就算是最老，最醜，一樣有人侍候你，你可以一呼百諾，把你說的說話，奉若綸音，如果你沒有錢，連老婆兒子都不會理睬你，小老兒這一想，什麼西方叔，御鼠，却把它丟棄了，所以小老兒馬上改名叫做錢老大，老弟叫我錢老大就沒錯。」

狄少青笑道：「錢老大很喜歡說話，打開話盒子，好像把正經事都忘記了。」

「這叫做話逢知己千句少。」

錢老大聳着肩叫道：「不要緊，反正如今天已經黑了，到天亮有的是時間。」

他朝狄少青招招手，又道：「老弟，你先把長衫脫下來，這姓單的小妞，只是穴道受制，拍開穴道，就可以活動，她衣衫撕破了，如何出得去，還有這小妞一身衣衫已經稀爛，小老兒也得跟總教練借一件長袍才行。」

說話之時，已經走到霍天來身邊，細聲道：「總教練，小老兒跟你打個商量，借你的長袍一用。」

口中說着，雙手動作極快，已把霍天來身上一襲藍袍脫了下來。

狄少青也已把自己身上長衫脫下。

錢老大顛着脚尖走到娟娟身邊，伸出兩個手指，像剪刀般一樣，就把細縛着娟娟身上的繩索夾斷。

狄少青看在眼裏，心中暗道：「看來他一身功力，倒是甚爲可觀！」

錢老大一面用手剪着繩索，回頭催道：「老弟，你也快動手呀！」

狄少青點點頭，也迅速走到單逢春身前，手掌輕拂，就把她身上的繩索拂斷。

錢老大回頭笑道：「老弟這一手，果然要得，哦，別忘了替她們穿上衣衫，再解穴道。」

他說話之時，也已把娟娟身上的繩索一齊夾斷，輕輕放下身子，取過霍天來的長袍，替她裹住了身，口中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這小妞傷得不輕，要是給她娘看到了，不知多疼心呢！」

狄少青也已放下單逢春的身子，給她穿上了長衫，然後輕輕拍了兩下，替她解開穴道。

單逢春穴道一解，雙目乍睜，口中「咦」了一聲，一躍而起，望着狄少青說道：「是狄兄救了小弟！」

錢老大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之地，快些走吧！」

單逢春目光一注，看到霍天來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切齒道：「該死的老賊！」

正待欺身過去揮拳劈出。

錢老大抱着娟娟，趕緊身子一橫，說道：「小姑娘不能殺他。」

這聲「小姑娘」聽得單逢春臉上驟然一紅，說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錢老大聳聳肩道：「小老兒覺得留着他，比殺了他好！因爲殺了他，事情就鬧大了，南北總館，必然會派出大批高手，追緝二位，事情就痲煩，不殺他，總館就會責成他追緝二位，他手底下幾個人，就容易對付得多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單兄，錢老大說的有理，咱們先出去了再說。」

單逢春恨恨的哼了一聲，目光一注，發現自己的兵刃，和一些從自己身上搜出來的零星東西，都放在一起，就在壁角右側，就過去一一收拾。

這一伸手入懷，才發現身上穿的竟是狄少青的長衫，裏面衣衫，業已全被撕開了，這不是說自己身子，都被狄少青看到了？他才會把長衫脫給自己穿上的，一時又羞又急，又是感激，一張臉脹得通紅，當眞羞得無地自容。

錢老大低聲催道：「咱們快些走吧！哦，二位跟着小老兒走，咱們不到萬不得已，儘量不要出手。」

話聲一落，當先朝石級上走去。

狄少青道：「單兄，快走了。」

單逢春故意落後一步，低頭的道：「狄兄，謝謝你。」

狄少青笑道：「咱們自己兄弟，何須



說謝。」

兩人匆匆拾級而上，跟着錢老大身後，出了地室。

錢老大對地形好像極熟，尤其在他手上還抱着一個人，脚下居然點塵不驚，出了後院，就是花園，他走在前面，躲躲閃閃，當眞活像一頭老鼠。

狄少青、單逢春很快就發現花園中不少樹陰、暗陬，都有暗崗，但錢老大好像摸得清清楚楚，他走的地方，正好避開了這些暗崗。

不大工夫，便已縱身飛出牆外，錢老大展開脚程，一路奔行，越跑越快，狄少青、單逢春兩人提吸一下眞氣，也只能和他保持着不落後而已，心中更是暗暗驚訝不止！

單逢春偏頭問道：「狄兄，這位錢老丈是甚麼人呢？」

狄少青說道：「我也是今晚才遇到他的。」

單逢春道：「他是救娟娟來的，那是劍盟的人了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聽他口氣，好像不是劍盟的人。」

單逢春想到自己胸前衣衫被人撕開，心頭氣怒已極，憤憤的道：「該死的娟娟，她爲甚麼要說我是劍盟的人呢？不是她硬咬我一口，我怎會……怎會……」

狄少青道：「會是娟娟說的，單兄那是劍盟的人了。」

「我……不是。」

單逢春道：「我和她無冤無仇，她居然招上了我！你說氣不氣人？」

狄少青想到了一點，娟娟在霍天來嚴刑逼供之下，求死不得，除了招供，別無他法，但她不能供出自己來，只好胡亂說一個人了。

那一定是今天早晨之事，霍天來是個多疑的人，他在酒中暗下迷藥，把自己和單逢春都迷翻了，也都搜了身，結果發現單逢春是個女子，這一來，證明娟娟招供可信了。

他心中想着，但却沒有說出來，只是點頭道：「就是娟娟招供出單兄，只怕霍天來也會懷疑到單兄頭上了。」

單逢春偏頭問道：「爲甚麼呢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霍天來生性多疑，昨晚咱們回來之後，那頓宵夜，在酒菜之中暗使手脚，他一定搜過在下和單兄的身子，一旦發現單兄是姑娘，不用娟娟招供，也會懷疑單兄是娟娟的同黨，而且也許娟娟未招出單兄來，而是霍天來因單兄女扮男裝，不無可疑，才把單兄拏下的，故意說娟娟招供的，亦可不知。」

單逢春聽他說出她女扮男裝，又想到自己衣襟被人撕破，露出了玉體，不禁羞紅了臉，口中輕嗯一聲，說道：「不瞞狄兄說，我從小隨家師學藝，就穿慣了男裝了……」

接着又恨恨的道：「霍天來這老賊，我非殺了他不可……」

狄少青抬目看去，自己只顧和單逢春說話，錢老大已經走得很遠，急忙說道：「錢老大走遠了，我們快追上去。」

兩人脚下加緊，一路提氣疾行，不多會，就趕上了錢老大。

錢老大回頭，笑道：「你們說完了麼？其實你們說你們的，小老兒也不會偷聽的。」

兩人被他說得不覺臉上一熱。

狄少青問道：「錢老大，咱們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錢老大道：「這裏是霍天來的勢力範圍，只要咱們脚一停，他就會跟踪追來，你們兩個空着手，還可對付，小老兒手裏抱着一個小妞，不是要了老命！咱們總得找個清靜所在，才能歇足。」

狄少青說道：「錢老大，娟娟傷得不輕……」

錢老大道：「不要緊，小老兒早就餵過她一顆傷藥，現在只是點了她睡穴，等找到地頭，歇上一兩天，就可沒事了。」

單逢春道：「咱們這樣躲開他，躲到幾時去，霍天來要找來，我就敎他有來無去。」

錢老大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霍天來不是一個人，他背後有一個很强大的勢力，別說咱們區區三個人，只怕連江湖上幾個大門派都惹不起他們呢！」

單逢春道：「南北武館有這麼大的勢力？」

錢老大聳聳肩道：「小老兒雖然還不大清楚，但想來也差不多八九不離十，南北武館這幾塊料，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們後面的人。」

狄少青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南北武館後面是甚麼人呢？」

錢老大聳聳肩道：「小老兒不是說過不大清楚麼？不過小老兒總會把他們摸出來的。」

他雖然回過頭來，口中說着話，脚下依然毫不慢，一路疾奔，地勢越來越荒涼，山嶺起伏，已經進入山區。

單逢春發現這條路，看來極熟，好像就是自己四人來搜山所經之路，不覺叫道：「狄兄，這裏不是昨晚搜山來過的地方麼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不錯，從這裏去，好像就是龍王廟了。」

「沒錯，沒錯！」

錢老大回過頭來，嘻的笑道：「就是龍王廟，那裏地勢僻遠，難得有人去，廟裏住的是一個跛脚道士，和小老兒也算是酒肉朋友，嘻嘻，酒肉朋友。」

狄少青忽然發現這位錢老大在回過頭來說話之時，別人往後回頭，頸子只能轉到一半，他這一回頭說話，整個頭臉都轉了過來，好像和你面對面說話一樣。

狄少青心中暗暗詫異，忙道：「這錢老大，眞是一位異人！」

心中想着，但這些話可不好告訴單逢春。

單逢春當然也發現了，說道：「錢老大，你和我們說話，把臉都轉過來了，這樣好像倒退一樣，還走得這麼快，不怕跌跤？」

錢老大聳着肩笑道：「習慣就好了，小老兒已經習慣了，不信，你們看，小老兒閉上眼睛，也一樣跑路。」

說着，果然閉上眼睛，一路朝前奔行，他一顆頭依然面對着兩人，奔行的雖是高低不平的崎嶇山徑，他却毫不在乎，脚

下如飛，那份滑稽模樣，直看得兩人又好笑、又驚奇。

單逢春看得心中大樂，方才那股子氣憤，全忘記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錢老大，好啦，我們相信你了。」

錢老大才睜開眼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小老兒別的本領沒有，這點本領可沒人比得上我了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老丈突梯滑稽，眞不愧是西方叔。」

錢老大得意的道：「你們和小老兒相處慣了，就會離不開小老兒，哦，到……到……」

他抱着娟娟轉身朝一處山坳間走去，兩人跟着他穿過一片疏林，果然看到一座黑黝黝的廟宇。

錢老大繞到廟宇左側，回頭道：「你們隨我進去。」

雙足一點，身子一弓，忽的朝圍牆上躍去，一下落到第二進的小天井中。

兩人跟着越過圍牆，飛身而下，錢老大已經舉步跨上石階，折入迴廊，走到一間房屋門首，推門而入，那是一間黝黑的臥房，對面有兩個床舖，他把娟娟放到床上，才道：「這裏地方不大，你們就在床上坐吧！」

單逢春道：「這裏沒有廟祝？」

「有。」錢老大道：「小老兒不是說過麼，這裏住着一個跛了脚的酒肉道士，他大概喝醉了睡了，不是小老兒吹牛，今晚如果不是小老兒領着你們進來，什麼人也進不來呢！」

剛說到這裏，突聽遠處傳來一陣犬吠之聲！

錢老大口中「噫」了一聲，奇道：「奇怪，怎麼會有犬吠的聲音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大概是野狗了。」

「你們不知道。」

錢老大忙搖着手道：「這裏是酒肉道士住的地方，別說狗了，附近連耗手都不會剩一隻。」

單逢春問道：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錢老大聳肩，笑道：「酒肉道士喝酒難道不要下酒的東西？」

單逢春道：「他連耗子也吃？」

錢老大口中嚕了一聲道：「山裏的耗子才肥呢！小老兒有一次給他帶來了兩罈好酒，他心裏一急，出去找了半天，才捉來了兩條蛇舅母……」

單逢春問道：「蛇舅母是什麼？」

錢老大聳聳肩道：「蛇舅母就是蜥蜴嘛。」

單逢春噁心的道：「這也能吃？」

錢老大道：「怎麼不能吃？烤了下酒，入口鬆脆，倒蠻不錯……」

那遠處犬吠之聲，大概只叫了幾聲，就沒再聽到聲音。

錢老大抬頭笑道：「酒肉道士明天又可以飽餐一頓了。」

單逢春道：「老丈怎麼知道的呢？」

錢老丈道：「那狗只叫了幾聲，就不叫了，送上門來的東西，酒肉道士還會不要？」

單逢春問道：「老大不是說他已睡了麼？」

錢老大道：「有好東西，他就是睡得再熟，也不肯放過的了。」

狄少青忽然側耳細聽了一陣，瞿然道：「廟外好像有脚步聲！」

錢老大道：「你們別出去，小老兒去去就來。」說完，一溜烟往外奔去。

不多一會，只聽遠處又响起一陣犬吠之聲，好像在邊跑邊叫，漸漸遠去。

狄少青因房中只有兩張木床，一張躺着娟娟，只剩下了一張，是以不好意思坐下去，一直站着。

單逢春究是女孩兒家，昨晚一晚未睡，又被繩索綑綁了一天，方才又趕了幾十里路，覺得有些困累，這就在床沿坐了下來，一面說道：「狄兄，你也坐下來歇息呀！」

狄少青如今已知她是姑娘家，怎好和她並肩坐下，只是點點頭道：「我還不累，站一會沒關係。」

單逢春看了他一眼，含笑道：「狄兄怎麼和我也客氣起來了，你大概是……避嫌吧，其實你早就把我當作兄弟，我也……把你當作大哥，還避什麼嫌呢？」

狄少青訕訕的道：「單兄。」

話聲未落，只覺一隻柔軟的手掌，伸過來握住了自己的手。

單逢春低聲道：「狄兄不用說了！這裏只有這張床可坐，你也跑了不少路，坐下來又有何妨？」

狄少青只覺一陣溫馨從他手上傳來，只得傍着她坐下，身上熱烘烘的，一面說道：「謝謝妳。」

一時握着她的手不放，單逢春也沒有縮回去，任由他握着。

兩人誰也沒有說話，也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才好！

這樣沉默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，單逢春才輕輕抽回手去，說道：「狄兄不會怪我以前沒告訴你吧！」

狄少青道：「這怎麼會呢？也許單兄另有不得已的隱情，不願人知。」

單逢春口中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狄兄日後自知。」

她不待狄少青開口，忽然低低的道：「其實我並不姓單。」

她既然女扮男裝，姓名自然也不會是眞的了！這一點狄少青自可想得到，這就點點頭道：「單兄不說，在下也可以想得到。」

單逢春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狄兄那就猜猜看，我姓什麼呢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百家姓還不止一百，這個在下如何猜得到？」

單逢春笑了笑道：「很好猜，因爲我這姓，寫起來和單字差不多，這樣你總可以猜得到吧！」

「寫起來和單字差不多，那是什麼字呢？」

狄少青手指寫着「單」字，但寫了半天，還是猜不出來，搖頭道：「單兄別打啞謎了，在下想不出來。」

單逢春低頭笑一笑，輕輕的說道：「華。」

「哦！」狄少青一拍手道：「對，對！不過那要寫行書才像！」

單逢春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如果寫正楷，單就是單，還會像華字麼？」



狄少青問道：「那麼，單兄妳的芳名呢？」

單逢春臉上一紅，幽幽的道：「我叫惜春。」

狄少青點頭道：「華字和單字差不多，單兄單逢春三個字，等於只換了中間一個字了！當時眞虧單兄想出來的。」

華惜春（單逢春）含笑道：「你呢，你這狄少青三字，是不是眞姓名呢？」

「如假包換。」

狄少青道：「在下一點不假！確是眞姓名，哦，以後在下該怎麼稱呼妳呢？單兄，還是叫華姑娘吧？」

華惜春低聲道：「我只告訴你一個人，你還是叫我單兄弟好了，因爲以後我還要用單逢春這名字呢！」

「我只告訴你一個人，這句話聽得狄少青心頭不禁一蕩，欣然道：「好，好，單兄弟，在下從現在起，我就叫妳單兄弟了。」

「你們又是兄弟，又是哥哥的，好像還說得蠻起勁！」

錢老大一閃了進來，用手搥着腰，說道：「這趟可眞把小老兒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！」

狄少青趕忙站起身道：「錢老丈快請坐下來歇息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出去學狗叫呀！」

錢老大一屁股往床沿上坐了下來，才道：「你們當小老兒那裏去？小老兒這下一去，一來足足跑了一百二十里路。」

華惜春問道：「錢老丈，你做什麼去的呢？」

錢老大道：「你們方才不是聽到遠處狗叫的聲音麼，我老人家早就想到他們這一着了。」

華惜春問道：「錢老丈，你慢慢的說，說得清楚點嘛！」

錢老大長長舒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咱們這樣一走，霍天來沒得交代，自然不肯甘休，但咱們已經走了，他到那裏去找？所以小老兒想到他一定會要獵犬領路，一路追踪下來……」

華惜春問道：「他們追下來了？」

錢老大聳聳肩，嘻的笑道：「你們方才又是聽到了麼？」

狄少青道：「那好像還在樹林外面，離這裏很遠。」

「當然很遠。」

錢老大接道：「酒肉道士聽到的聲音，就像遇上了寶貝，還會讓牠跑進樹林裏來？」

華惜春聽出興趣來了，問道：「老丈是說這裏的住持人把狗抓了，那不是有很多人追了下來麼？」

「嘻嘻！」錢老大笑得很得意，幌幌腦袋，說道：「酒肉道士抓狗的本領！別說區區幾個三脚貓了，就是在千軍萬馬之中，他要抓你騎着的馬下酒，也不會讓你看得到他的人。」

狄少青心中暗道：「聽錢老丈的口氣，好像住在這廟裏的道人，竟是一位風塵異人！」

華惜春又道：「但後來我們怎麼又聽到狗叫的聲音呢？」

錢老大摸摸鼻子，說道：「那幾個三脚貓平空丟了狗，要不要找？他們這一找！就發現這裏有一座破廟，狄老弟耳朵很蠻靈，他不是聽到廟外有脚步聲麼？那就是幾個三脚貓找來了，小老兒一想不對，若是讓他們找進來，總是麻煩，所以，嘻嘻，小老兒就出去把他們引了開去。」

華惜春笑了笑道：「原來後來哪一陣狗叫聲，是老丈學着狗叫，把他們引開的了。」

「沒錯，小老兒就這樣把他們引到六十里以外去了。」

錢老大縮着頭，偏頭朝他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鷄鳴狗盜，是小老兒最拿手的了！不吹牛，小老兒從小就學什麼的，像什麼，那時大家還叫小老兒天才兒童呢，沒想到幾十年一幌就過去了，現在成了天才老童，嗨，這老童兩字，可有出典，你們沒看到有些人從童年提着考籃子趕考，考了一輩子，還是老童生，不是和小老兒一樣麼？」

華惜春道：「老丈說話挺風趣的，一點也不老。」

「眞的，小妞兒說小老兒不老，那就眞的不老了。」

錢老大一下跳了起來，高興得嘻嘻笑道：「小老兒其實也不算老，今年，咳咳，咳，今年……還小得很。」

華惜春若是別人叫她「小妞兒」，她早就跳了起來，但錢老大叫她小妞兒，她不但不生氣，還覺得他很好玩。

這就問道：「錢老丈，你今年有多少歲了呢？」

「不多，不多，還小得很！」錢老大聳着肩，說道：「小老兒有一個文縐縐的笑話，從前有一個很風流自命的人，到了五十歲，還跟小伙子一樣，臉孔刮得光光的，裝出風度翩翩的模樣，有一次在酒筵上遇上一位美嬌娘，就問他：「『這位相公瀟洒俊逸，不知比奴家大上幾歲。』」

他學着女人的口氣，居然聲音又嬌又嫩，聽得狄少青，華惜春不覺都好笑了起來。

錢老大接着說道：「那位老相公一聽，不禁心花怒放起來，一時詩興大發，隨口吟道：『佳人問我年多少，三十年前二十三。』」

華惜春笑道：「三十年前二十三，那不是五十三歲了麼？」

「是呀！」錢老大道：「小老兒可比他還要癡長幾歲，那句詩就得改上一個字：『四十年前二十三』。」

華惜春道：「老丈有六十三了？眞的看不出來。」

「嘻嘻，看出來了那還得了。」

錢老大聳着肩接着道：「閻王老子不是要請小老兒喝酒去了麼？所以小老兒四十年前的舊帳，統通不算，現在正好二十三歲。」

說到這裏，兩顆小眼球一掠二人，接着道：「唔，你們兩個，蠻對小老兒的胃口，你們說說看，有多大了，咱們如果差不多，就結了兄弟，你們說好不？」

華惜春高興的道：「好啊，我今年二十。」

她看了狄少青一眼，忽然臉上一紅。

（未完．八）

**前文提要：**

前文書至岳小玉、水瑩兒被一班老而不的前輩簇擁住趕去飲血峯，一些要說剷平血花宮，一些說和練老魔鬥一鬥看誰個武藝高强，岳小玉却一點不糊塗，目的是爲郭冷魂大哥向練驚虹取到解藥，衆老亦一聲附和，來到飲血峯下，原來峯下有一鎭甸，熱鬧非常，飲血峯看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險峻，在血花宮脚下，居然會有一座這樣的鬧市，一入市鎭，江東五傑的鮑正行便中了一支弩箭摔倒，雖未受傷，都提高警惕，原來是鎭長張三和退職的名捕勸他們不要闖上血花宮，引起爭執打鬥，應伏和逍遙雙刀三人受挫離去，岳小玉、許不醉等人聽勸告留下……

## 論武林恩怨　邪正難分清

中篇俠義奇情故事

# 虬龍倚馬錄

龍乘風·文
可飛·圖

許不醉道：「有人要殺他！」

岳小玉怒道：「但郭大哥目前巳身受重傷，甚至一直暈迷不醒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但有人担心，他終究有一天會清醒過來，所以就想趁着這個機會，把他剷除。」

岳小玉眉頭一皺：「是誰要把郭大哥趕盡殺絕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是神通教教主。」

「神通教！」岳小玉悻悻然道：「又是這個他媽的王八神通教！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你也知道這一個江湖組合的事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所知不多，但總算見識見識過這些兔崽子的混帳手段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這一夥江湖組合，絕非一般尋常帮會可以比擬，尤其是教主的武功，更是高得不可思議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教主是何方神聖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據說，是『提龍王府』中人。」

「提龍王府？這又是甚麼東西？」

「江湖上有不少勢力龐大的家族，例如慕容、南宮、公孫及容氏世家等等，而提龍王府，却是最神秘莫測的一個武林世家。」

「提龍王府中人，是否姓龍？」

「非也，」許不醉搖搖頭，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在歷代提龍王府高手之中，沒有任何一人是姓龍的，在八十年前，提龍王府的主人，是『武聖金面王』萬烈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八十年前的王府主人，如今只怕早巳化爲一堆枯骨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那可不然。」

岳小玉一凜，道：「難道他仍然活着麼？」

許不醉搖頭道：「那又不是。」

岳小玉奇道：「既沒化爲枯骨，却又不是仍然活着，這豈不是十分矛盾嗎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並不是每個人死後，屍體都會腐化起來的。」

岳小玉「噢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萬烈死後，他的屍體一定用藥料塗抹過。」

許不醉淡然笑道：「你很聰明，但事實却又不是這樣，萬烈的屍體，是在北極寒苦之地，給厚厚的冰層封住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萬烈死在北極嗎？」

許不醉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他死的時候，才只有四十五歲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是怎樣死的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他死於決戰中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能够擊敗萬烈的，自然也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了？」

許不醉點點頭，道：「你猜的不錯，他是一個出家人。」

岳小玉作出恍然大悟之狀，道：「原來是個和尙。」

許不醉却道：「這出家人並不是和尙，而是道人。」

岳小玉「哦」一聲，道：「道教之中，也不乏頂尖兒的一流高手，好比太乙眞人，他的武功就十分厲害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使萬烈葬身於冰層的道人，就是太乙眞人的師父！」

岳小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一戰倒是驚人得很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那一戰的結果，萬烈固然是當場氣絕斃命，而太乙眞人的師父也活不到三天，就因傷重不治身亡。」

岳小玉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高手決戰，往往兩敗俱傷，眞是兇險之至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你將來若練成了絕世武功，也會有無數高手向你挑戰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」

岳小玉哼一聲，道：「將軍不離陣中



亡，既是江湖中人，又怎能畏懼江湖中的事？」

許不醉笑了笑道：「果然够胆色，但你現在距離高手這兩個字，還有十萬八千里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我會苦練，一直達到成功目標的。」

許不醉搖搖頭，道：「練武是一件永無止境的事情，你若有一天認爲自己眞的成功了，說不定馬上就會遭遇到慘痛的失敗。」

岳小玉吸一口氣，道：「許軒主教訓得對，小岳子會記住了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太乙眞人的師父叫天音子，武功如何，見過的人少之又少，但連萬烈那樣的高手也抵敵不住，自然是厲害之極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神通教教主若是提龍王府中人，那又怎樣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那當然是不妙之極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提龍王府中人，近年來經常在江湖上走動嗎？」

許不醉說道：「明裏沒有，但是在暗中煽風撥火，移兵佈陣，却是一點也不出奇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若是神通教傾力要殺郭大哥，豈不是很麻煩了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這個自不待言。」

岳小玉急道：「許軒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許不醉嘆道：「單憑我的力量，那是保不住大局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還有我師父呢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你師父自然是個很了不起的老傢伙，可是，提龍王府和神通教，眞是令人爲之頭痛萬分！」

岳小玉眉頭緊皺，道：「那個『張公子』，又是甚麼來頭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他的來頭當然很大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到底有多大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比起我的頭再加上你的屁股還大，總之，他的來頭眞是很大很大，也就是了。」

岳小玉盯着他，疑惑地說：「原來連你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？」

許不醉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想提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爲甚麼不想提？」

許不醉忽然生氣了，他怒聲道：「我說不想提就是不想提，他就像是一個瘡疤，你何必一定要把它從膏藥裏挖出來？」

岳小玉呆住，半晌才道：「很抱歉，小岳子實在不知他會令你這樣生氣的。」

許不醉默然片刻，聲音巳變得很是傷感：「我一直都不想再遇見他們，甚至不想見他們的名字，可是，命運却不斷地在作弄我，嘿嘿，姓布的，你們眞是許某的寃家啊！」

岳小玉心下駭然，忖道：「姓布的？難道那『張公子』也姓布？」

許不醉却沒有再說下去了，他轉過身子，又搖搖幌幌地走了出去。

驀地，在黑暗中忽然閃起了兩道寒光，分從左右向許不醉腰間直射而至。

這兩道寒光從暗裏飛來，可說是極之突然，許不醉陡地叫了一聲：「來得好！

」同時聽見錚錚兩聲，他已從懷裏抽出一柄短刀，在電光石火之間把這兩道寒光的來勢堵截住。

那兩道寒光，也是刀光。

只見兩個黑衣幪面人雙雙殺出，用一種極古怪的刀法，與許不醉緊緊纏鬥在一起。

岳小玉立時大聲呼叫：「不好啦，有刺客——」才叫到這裏，只覺腰間一痳，首先動彈不得，連聲音也叫不出來。

又有另一個幪面人出現。

這幪面人一身灰衣，頭戴鑲玉高冠，身手敏捷之極。

灰衣幪面人很快就刼走了岳小玉，把他帶離了這間客棧。

許不醉驚怒交集，但却給兩個黑衣幪面人苦苦相纏，無法抽身追趕上去。

岳小玉心中又是驚惶，又是慚愧，忖道：「老子雖然人在江湖，但却完全沒有半點江湖人的本領，眞是他媽的武林大飯袋！」

但給人擄刼的經驗，岳小玉却是豐富之極，所以雖然心中一陣驚惶，但很快却已平靜下來，心中只是尋思：「這廝若要宰殺老子，只怕早已得手，所以老子實在毋須怕得嘴裏飛出大鳥來。」

這灰衣幪面人挾着岳小玉疾馳了片刻，忽然有一陣勁風迎面撲來。

幪面人立刻提氣躍高七八尺，而就在這一霎間，岳小玉已看見鐵髮、木眼二人雙雙衝至。

只聽見木眼沉聲喝叫道：「應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對張公子的貴賓不敬！」

岳小玉暗吃一驚，忖道：「原來擄刼小岳子的傢伙，就是那個白髮妖怪！」

應伏閃開了兩人的截擊，突然一掌接住岳小玉天靈要害，冷冷道：「我要見布狂風！」

「布狂風！」岳小玉心中又是大吃一驚：「果然是布狂風！那個甚麼張公子，一定就是布北斗的寶貝兒子布狂風！」

只聽得木眼冷冷一笑，接着沉默了良久才道：「既已知道公子眞正來歷，你還敢如此狂妄，眞是胆大包天！」

應伏道：「我是逼不得已，才會出此下策。」

木眼冷冷道：「你要怎樣？」

應伏道：「我已說過，想見一見布狂風！」

木眼道：「他已離開了本鎭。」

應伏道：「在半天之前，他還在這裏，怎會忽然就不見了人？」

木眼說道：「眞正的理由，你無權過問。」

應伏冷冷道：「好，我不問，但這姓岳的小子，我要把他暫時帶回去。」

木眼道：「不行！絕對不行！」

應伏怪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人已在我手中，怎會不行？你若敢阻攔我的去路，嘿嘿！」

木眼的眼色變了，鐵髮面上却是沒有半點表情。

顯然，這兩人都有所顧慮，不敢輕易把岳小玉的性命來作爲賭注。

岳小玉心中不禁一怔，暗忖道：「老子這條性命，怎麼居然大受別人重視起來了？」

應伏乾笑兩聲，又道：「應伏告辭了，待布公子回來之後，我一定會跟他聯絡的。」

「走不得！」在應伏背後，突然响起了一個人陰冷的聲音。

這人的聲音，雖然並不响亮，但却有着一種懾人的力量，甚至使人爲之不寒而慄。

應伏沒有回頭，身子却忽然猛烈地一震。

他已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了，即使是鐵髮和木眼，也未必可以勝得了他。

可是，當應伏聽見那人的聲音之際，背心部位竟然已給一件利器直抵着。

他從來也沒有過這種可怕的經歷。

他練了三十年武功，耳目聰敏，機靈利銳，就算在十丈之內有蚊子飛過，也絕對瞞不過他的眼睛和耳朶。

可是，現在居然有人能够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，一上來就制住了他。

應伏的手發抖了，甚至連聲音也在發抖。

他說：「是，是……布公子嗎？」

背後那人冷冷笑道：「布公子不在本鎭。」

應伏道：「那麼，尊駕是甚麼人？」

那人乾笑兩聲，道：「老夫姓練，江湖中有人叫我『茹毛飲血鬼獨夫』，也有些叫老夫做『六親不認斷腸人』。」

「是……是練老宮主？」應伏的聲音倏地充滿了恐懼之意。

背後那人冷冷道：「好說！老夫就是練驚虹？」

岳小玉傻住了，他也和應伏一樣，完全無法看見那人的面貌。

但岳小玉怎樣也想不到，來者竟然就是兇名遠播，聲威一時無倆的血花宮宮主練驚虹！

× × ×

練驚虹是否邪派第一高手，江湖上一直都有人爭論着。

但縱使他不能算是邪派中的第一高手，武林中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人，只怕還數不出五個來。

應伏怎樣也想不到，練驚虹居然會在此時此地出現。

他也沒有懷疑，這人是不是練驚虹。

因爲他相信，除了練驚虹之外，江湖上已沒有甚麼人，能够一出手就制住了自己。

「練老宮主，你若要殺應某，儘管動手好了。」應伏只能這樣說。

練驚虹冷冷道：「殺你不難，快把老夫的乾兒子放了再說！」

應伏一懍：「誰是你的乾兒子？」

練驚虹冷笑道：「老夫的乾兒子，就在你左脅之下，他叫練無敵！」

岳小玉傻住了，他當然不會忘記，自己在百鳥林遇上强盜的時候，曾經亂吹法螺，說自己是練驚虹的義子，名字就叫練無敵！

他做夢也想不到，練驚虹一出現，居然會把這件本來並不存在的事情，說了出來。



應伏聞言，却是不禁哈哈一笑，道：「練老宮主，你誤會了，這黃毛小子並不是甚麼練無敵，叫岳小玉。」

練驚虹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岳小玉就是練無敵，練無敵就是岳小玉！」

應伏一呆，道：「有這種事？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老夫說得出口，這種事情，就算本來並不存在，也得要變成事實！」

岳小玉心中怔了一怔，暗忖道：「這豈不是硬嘴巴咬死小鴿子，一味蠻不講理嗎？」

應伏又呆住了。

只聽見練驚虹的聲音又道：「你是否要賭一賭命？」

應伏道：「我不想賭。」

練驚虹冷笑道：「既不想賭，就得馬上放了本宮主的乾兒子。」

應伏道：「我放了他，你還會放過我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老夫保證，只要乾兒子平安無恙，決不向你追究！」

應伏似是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，我相信你不會食言！」果然解了岳小玉的穴道，然後把他輕輕放下。

練驚虹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很好，應大掌教，你可以離去了。」

應伏還是不敢回頭去看練驚虹，身形一展，瞬即去如黃鶴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岳小玉這才緩緩地站了起來，想看看練驚虹到底是個怎樣的人。

可是，他只能看見一條人影，在夜色之中遠遠飄去。

岳小玉不禁吁一口氣，喃喃道：「眞的是練老魔救了小岳子？」

木眼慢慢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剛才的確是練驚虹來了。」

鐵髮目注着岳小玉，道：「你好大的面子，居然連練驚虹也收爲義子。」

岳小玉忙道：「沒這種事，沒有這種事！」

木眼道：「那麼，難道是練驚虹在胡謅了！」

鐵髮道：「若然是胡言亂語，怎會連『練無敵』這三個字也用上了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正因爲胡言亂語，所以無論甚麼說話，或者是甚麼名字，都不足以證明任何事情。」

木眼說道：「縱使是事實，那也不是壞事情，常言道：『樹大好遮蔭』。你有練驚虹那樣的義父，將來又還有誰敢欺負你？」

岳小玉冷然道：「正邪不兩立，小岳子絕不會認他做義父！」

就在這時，許不醉已趕了上來。

「許軒主，那兩個刺客呢？」岳小玉連忙追問。

許不醉道：「吃不了兜着走，每人的臉上都掛了彩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兩人都蒙住了臉孔，不知道是何等樣人物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是皇甫虛、司馬實兩位使刀高手。」

岳小玉笑道：「許軒主的刀法也不錯嘛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徽天之倖，許某總算可以險勝這一對難纏得要命的逍遙雙刀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三個老江湖，爲甚麼要向小岳子下手？」

許不醉說道：「眞相如何，我並不清楚。」

岳小玉眉頭一皺：「這豈不是太奇哉怪也嗎？」

木眼雙眉一聚，道：「因爲布公子不會讓你死，所以這三個兔崽子就想抓住你，來威脅布公子，要他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是否只有布公子才做得來？」

木眼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鐵髮却搖搖頭，道：「布公子雖然是武林一大奇人，但這件事，他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。」

木眼道：「但最少，布公子若肯插手，事情成功的可能就會大大地增加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

鐵髮道：「據說，玉山羊已在血花宮中！」

岳小玉吃了一驚：「甚麼？原來又是爲了那一隻玉山羊？」

鐵髮道：「不錯，就是那一隻令到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的玉山羊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它眞的在血花宮中。」

鐵髮道：「傳聞的確如此。」

岳小玉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應伏和逍遙雙刀，一直都在動玉山羊的腦筋！」

鐵髮道：「若不是爲了它，應伏還在海南，逍遙雙刀也不會冒險來到這裏。」

岳小玉哼一聲，悻悻然道：「就算他們要找玉山羊，也不應該把我扯進漩渦裏去。」

鐵髮說道：「應伏老謀深算，他顯然已知道，布公子對你很好，若然用你的性命來要脅布公子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效。」

許不醉說道：「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他又怎能想得到，練驚虹會突然殺將出來？」

岳小玉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小岳子也想不到，萬萬的想不到。」

木眼道：「你是練驚虹的乾兒子，這就更出乎別人意料之外了。」

岳小玉苦笑道：「我已說過，根本就沒有這種事，你們若不相信，小岳子也是無話可說的。」

木眼道：「這件事暫且不要再提，現在時候不早了，你回房去休息罷。」

岳小玉嘆道：「只怕我很難睡得着覺了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你若眞的睡不着覺，可以陪我喝酒。」

鐵髮道：「小岳子有傷不能喝酒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那麼他喝茶，我喝酒，也是一樣的。」

鐵髮道：「你最好去喝尿！」

許不醉一怔：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鐵髮道：「喝酒使人糊塗，喝尿却可以使人更加清醒！」

許不醉笑了，他牽着岳小玉的手，道：「來，我教你下棋，大家一起喝清水好了。」

× × ×

兩人果然眞的在燈下對奕

許不醉下子的速度很慢，但話却說了不少。

他說話又多又快，好像想在幾個時辰之內，把自己畢生所知道和所遭遇的事情全部說出來似的。

他說話很生動有趣，笑起來的時候居然還有些孩子氣。

像這樣的一個人，應該是個無憂無慮的人。

但他有情，最少對於武林公主，他一直還是念念不忘的。

而只要是有情的人，就會有憂愁，有悲哀。

上天賜予人類快樂，却又同時給予人類無窮無盡的煩惱。

這就是人生。

有些人生活得很美滿，但却有更多人事事皆不如意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

上蒼不喜歡做太公平的事，所以世間上有最英俊的王子，也有畢生坎坷倒霉，經常要在貧苦和罪惡淵藪中掙扎的窮醜殘廢漢子。

許不醉本來活得不錯，人也不壞，但却壞在遇上了武林公主這個女孩子。

武林公主對他很好，這當然也不是甚麼壞事，甚至是好到不得了的好事。

但最後，布北斗却把他嫁給一個波斯富商！

這是一件既可悲復可笑的事，而許不醉除了苦笑之外，又還有甚麼辦法可想？

這時候，他跟岳小玉下棋，居然覺得是一件賞心樂事，而岳小玉也不覺得沉悶，絕對沒有半點想睡覺的感覺。

到了天快亮之際，許不醉忽然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布狂風決鬥的時刻快到了。」

岳小玉一楞，道：「布公子要跟誰決鬥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布狂風約戰之人，是神通教的一位殺手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殺手很厲害嗎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他綽號『冷面鐵血王』，姓嚴名一初，大概五十歲左右，據說，八年前這人曾經在長白山暗殺太乙眞人，但結果却失敗了。」

岳小玉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個草包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此言差矣，嚴一初暗殺太乙眞人雖然失敗，但却已使太乙眞人脖子受了創傷，據說，只要再差一點點，太乙眞人就會死在嚴一初的劍下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可不簡單了，太乙眞人是絕世高手，一代大宗師，這嚴一初居然差點就可以把他幹掉，這份能耐實在不容小覷。」

許不醉道：「嚴一初刺殺眞人失敗，他也捱了眞人一記內家重掌，當時一般估計，這位『冷面鐵血王』大概命不久矣，誰知他竟然能够殺出一條生路，並未葬身於長白山內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布公子何以要跟嚴一初決戰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布狂風要嚴一初脫離神通教，但嚴一初不肯。」

岳小玉一呆，道：「就是爲了這點小事，兩人就不惜展開生死決戰了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當然還有別的原因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還有甚麼原因？」

許不醉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你既不知道，又怎能肯定一定別有原因？」

許不醉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因爲我是許不醉，所以我就知道了。」

這答覆是很玄妙的，甚至是很驕傲的，但岳小玉却只是覺得很有趣。

這時候，他心裏想着的是：布狂風這一戰是否可以勝利？

× × ×

陽光甫自林葉中透出，布狂風就開始練劍。

每天在這個時候練劍，是他近十年來從未間斷過的習慣，即使在今天，情況也不例外。

嚴一初是個很出色的殺手，據木眼說：「我若和他比劍，三招之內就可以分出勝負。」

鐵髮一怔：「你眞的有這個信心？」

木眼道：「當然有。」

鐵髮大不以爲然：「你似乎是太狂妄了。」

「我半點也不狂妄，」木眼慢慢地說：「因爲我並不是對自己有信心，而是對嚴一初的劍有信心。」

鐵髮呆住，木眼接着說道：「我若和他比劍，能接得下他兩招，已算是走運得很。」

當時，布狂風並不在場，後來鐵髮把木眼的說話告訴他知道。

布狂風默然半晌，才道：「嚴一初的劍，並不比木眼快，但木眼若和他比劍，可能連一劍都抵擋不住。」

鐵髮傻住了。

這些話若是別人說的，他一定會嗤之以鼻，甚至或者會勃然大怒。

但布狂風却不同。

因爲布狂風的判斷，幾乎從來也沒有出過甚麼錯誤。

鐵髮認識了這位布公子已十五年了，在這十五年之內，布狂風只判斷錯誤過一件事。

那是在四年前的一個秋天，鐵髮和木眼在魯東要捉拿長刀馬賊頭子周黑鬍。

周黑鬍也同樣要消滅這兩個神捕，於是，雙方展開了追逐戰。

有一晚，鐵髮忽然感到有點不妙，急用「地聽術」俯伏在地上靜心的傾聽，最後，他發現了馬蹄之聲，從東北方直傳而來。

當時，布狂風也來了，他對鐵髮說：「周黑鬍帶着二十三個手下來了。」

鐵髮怔住道：「你怎會知道這麼清楚的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很簡單，因爲我已聽出，總共有二十四匹馬正向我們這個方向衝過來。」

當時，鐵髮和木眼都不相信，一個人的耳朵，竟然可以聽得這樣清楚準確。

結果，布狂風的判斷的確錯了，但却不是聽錯了馬匹的數目，而是周黑鬍總共帶了二十四個手下殺將過來。

原來馬兒總數的確是二十四匹，但其



中有一匹馬却是兩個人共騎。

所以，儘管那一次布狂風的判斷稍有點偏差，但木眼和鐵髮還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這一天早上，布狂風要和嚴一初決戰，他是否具有必勝的把握？

× × ×

人在風中舞劍，劍在旭日之下發出燦爛的光芒。

鐵髮不在，木眼也不在，並不是他們不想跟隨在布狂風左右，而是布狂風不讓他們來。

劍舞罷，林外一人輕輕喝采：「果不愧是一代劍聖！」

喝采之人比布狂風還要年輕幾歲，所以，他絕不會是嚴一初。

布狂風看了這人一眼。

只見這人穿一襲細繡金綫，看來悅目異常的青色長袍，在他的腰間，繫着一雙玉墜，而這一雙玉墜的形狀，乃是振翅欲飛，栩栩如生的蝴蝶。

只要是識貨之人，都看得出這對玉蝴蝶絕非凡品。

布狂風自然是很有眼光的，他一眼就已看了出來。

他甚至可以憑着這一雙玉蝴蝶，認出這人的來歷。

「你姓律？」

「不錯，律人蝶就是區區賤名。」

「你已知道我是誰？」

「布公子，狂風兄。」

「不敢。」

律人蝶道：「區區是奉了教主之命，來向布公子議和的。」

「議和？」布狂風淡淡道：「那是甚麼用意？」

律一蝶道：「敝教教主認爲，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況敝教與令尊布天王一直毫無嫌隙……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父已死。」

律人蝶訝然道：「布公子，這不是眞的罷？」

布狂風瞳孔收縮：「你認爲我會用這種事來開玩笑嗎？」

律人蝶默然半晌，才道：「那眞是很不幸的事，須知令尊在江湖上德高望重，一直深受武林中人所擁戴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謝謝律兄對先父的讚賞，但在下今天約見的並非尊駕，而是嚴一初。」

律人蝶道：「嚴先生不會來了。」

布狂風說道：「據在下所知，老嚴是個重言諾，決不肯隨便失信於人的老牌殺手。」

律人蝶道：「但很不幸，嚴先生已看破紅塵，出家爲僧去了。」

布狂風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他何以突然出家爲僧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也許，他已算出這一戰絕無取勝的把握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所以他就借出家爲名，來逃避這一戰了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相信這種解釋嗎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，每個人都想活下去的，嚴一初自然也不例外。」

布狂風却搖搖頭，道：「老嚴不是貪生怕死之輩，絕對不是！」

律人蝶道：「你很瞭解他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他若貪生怕死，也不敢去行刺太乙眞人。」

律人蝶說道：「但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，人是會變的，而且往往越老就越是怕死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嚴一初並不老，他還是一隻很壯健，很勇猛的雄鷹。」

律人蝶道：「但他的心却已老了，再也深受不起沉重的打擊，而且在這幾個月以來，他一直都在做夢。」

「做夢？甚麼夢？」

「噩夢，」律人蝶輕輕地嘆了口氣，「他經常在夢裏看見面目猙獰的野鬼寃魂，尤其是以前死在他劍下的江湖人物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是說，他快要瘋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不是快要瘋了，而是已經瘋了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他在那一間寺院落髮出家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寒星寺。」

布狂風一怔，道：「這寺院在甚麼地方？」

律人蝶道：「這是一座細小而簡陋的寺院，主持大師法號苦寒，而嚴一初現在的法號就是清寒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要見一見他。」

律人蝶道：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

布狂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他只是又問：「寒星寺在甚麼地方？」

律人蝶默然半晌，才道：「飲血峯西南三十里外，有一條淺水溪，寒星寺就在這條溪水的東邊。」

布狂風向律人蝶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多謝賜告，再見。」語聲未落，人已有如狂風一般消失在密林之中。

律人蝶的面上，同時掠過了一絲古怪而神秘的笑容。

× × ×

寒星寺果然細小簡陋，它看來甚至不像是一間寺院，只像是一座殘破不堪的農舍。

布狂風在寺院門外，看見了一個小沙彌。

「這位小師父，請問清寒大師在寺裏嗎？」布狂風向小沙彌作了一個揖。

小沙彌用手指挖了挖鼻孔，看了布狂風大半天才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在下姓布。」

「姓布？布甚麼？」

「布狂風。」

「唔，這名字很不錯，」小沙彌伸了伸懶腰，淡淡說道：「清寒和尚睡着了，他不會見任何人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但我不是尋常人。」

小沙彌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你不是微服出巡的當今聖上罷？」

布狂風笑道：「這當然不是的。」

小沙彌「唔」的一聲，點點頭道：「這還好一些，否則，小僧馬上就把你趕出去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不喜歡當今聖上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昏君無道，除了吃喝玩

樂放屁之外，就只懂得濫殺無辜，自然是人人憎厭，恨之切骨的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這說話，不怕惹禍上身嗎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禍事若要來了，就算把咀巴封掉也是擋不住的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既然清寒睡着了覺，那麼在下想拜會拜會苦寒大師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苦寒大師圓寂了。」

布狂風一楞：「甚麼？是甚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就在今天一早。」

布狂風苦笑，道：「現在還是一天之晨！」

小沙彌道：「但苦寒大師却在半個時辰之前圓寂了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怎會這樣突然的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因爲清寒和尚看見他就感到討厭，所以叫他不如早點去西方極樂世界會見如來佛祖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就是爲了這緣故，苦寒大師就自萌短見了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那也不是自萌短見，而是病死了。」

布狂風一怔，道：「苦寒大師早就生了病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那也不是，他昨晚還吃得下三碗飯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怎會忽然圓寂去了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因爲清寒和尚討厭他，叫他快點生病，快點去死，所以他今天一早就害了大病，而且在半個時辰之內就圓寂去了。」

布狂風呆了一呆，接着嘆道：「只怕那不是病，而是毒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是病也好，是毒也好，總之，苦寒大師已經圓寂，你是再也見不着他的了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幸好我也不是想見他，我想見的人只有一個——嚴一初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嚴一初已死了，世間上再也沒有這一個人。」

布狂風看着這個小沙彌，覺得這小沙彌相當怪異，便道：「嚴一初死了，清寒大師又怎樣？」

小沙彌苦笑道：「他不配被稱爲大師，就算叫他一聲『和尚』，也已是勉强得很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那麼該叫他甚麼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禿顱！」

布狂風不由一笑，問道：「你又是如何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小禿顱！」

布狂風奇道：「爲甚麼要這樣辱罵清寒？還要這樣辱罵自己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因爲我們都不是甚麼好東西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不是好東西，又是甚麼東西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既不是好東西，自然就是要不得的壞東西了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小師父怎樣稱呼？」

小沙彌道：「小僧叫嫩衲。」

「嫩衲？」

「不錯，是幼嫩的嫩，老衲的衲。」

小沙彌抿嘴一笑，道：「一般老和尚都自稱『老衲』，既有老衲，也就自然有年青衲和嫩衲啦。」

布狂風笑道：「小師父眞會說笑。」

小沙彌瞪着眼，很不滿意地說：「我說的都是眞話，一丁點兒沒有騙人。」

布狂風一怔，小沙彌又道：「苦寒大師是我的師父，我拜他爲師的時候，他問我喜歡一個怎樣的法號，我聽見他經常自稱『老衲』，於是就說道：『弟子就叫嫩衲可也。』師父聽了眉頭大皺，其他師兄更是無不掩嘴失笑，但後來，師父却眞的接受了我的建議，就以『嫩衲』二字作爲弟子的法號。」

布狂風呆住，良久才道：「這眞是妙人妙事。」

嫩衲道：「我可不怎麼妙，最妙的還是師父，他忽然就死了，而且死得不明不白，糊裏糊塗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師父圓寂了，你不感到悲傷嗎？」

嫩衲道：「我爲甚麼要悲傷？人總是要兩腿一伸歸登極樂世界的，凡夫俗子固然難免，出家人也是一樣，該活的就活着，該圓寂的就圓寂去也，這種事是誰也勉强不來的。」

布狂風說道：「但你師父是給人害死的！」

嫩衲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那也只是天理循環，報應不爽。」

布狂風奇道：「小師父何出此言？」

嫩衲道：「我師父雖然是個很不錯的老和尚，但却在兩天之前犯了戒條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他犯了甚麼戒條？」

嫩衲道：「他宰了一隻鴨，然後烤熟吃掉了。」

布狂風一怔：「是你親眼看見的？」

嫩衲道：「我不但親眼看見，而且還分甘同味，也吃了一條鴨腿子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滋味如何？」

嫩衲道：「極佳！」

布狂風說道：「這似乎不算是甚麼壞事。」

嫩衲道：「在凡夫俗子眼中看來，這當然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，但對我們出家人來說，咳咳！咳咳！那可眞是很大的罪孽，佛祖爺爺一定會加以怪罪的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難道你沒聽人說過：『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。』這兩句說話嗎？」

嫩衲說道：「怎會沒聽說過，所以我每次犯了葷戒，都會用這兩句話來安慰自己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師父呢？」

嫩衲道：「他是個老糊塗，吃掉一隻鴨子之後，就再也不肯原諒自己，說自己快要上西天了。」

布狂風嘆道：「既然大師如此執着，又何苦去偷吃鴨子？」

嫩衲道：「他是非吃不可的。」

布狂風一怔：「何以非吃不可？」

嫩衲道：「因爲他若不吃一隻鴨子，清寒和尚就要敲碎我的腦袋。」

布狂風吸一口氣，道：「清寒眞的瘋了！」

嫩衲道：「清寒和尚本來就是個瘋子



，雖然我師父對他很好，但他却恩將仇報，完全不把我師父放在眼內。」

布狂風嘆道：「世事如棋變幻不定，但誰也想不到，像嚴一初那樣的人，居然會有這樣的變化。」

嫩衲說道：「你是不是非要看看他不可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他若眞的瘋了，不見也罷。」

嫩衲道：「你好像是個會家子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皮毛功夫，我是略爲懂得的。」

嫩衲道：「清寒和尚害死了我師父，將來一定還要害死很多無辜者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嫩衲道：「我要你殺了他，爲天下蒼生除一大害。」

布狂風沉吟片刻，終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，你帶我去見他！」

嫩衲精神一振，連忙引路。

這小沙彌有時候看來很天眞，有時候看來却又十分古怪。

布狂風跟着他進入一座佛殿，殿內香火居然燃燒得很是旺盛。

嫩衲向佛殿後面一指，道：「清寒就在殿堂後面，他很兇，小僧不敢進去。」

布狂風淡然一笑，道：「我自己會進去了。」忽然閃電般伸指，點了嫩衲身上五處穴道。

嫩衲登時呆若木鷄，既不能動彈，也不能開口說話。

布狂風這才望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有點像一個人，他叫岳小玉，你們的年紀不相上下，胡說八道的本領更是各有千秋，眞是令人拍案叫絕的很。」

× × ×

佛殿後面，是一座練武廳。

這寺院外表，看來簡陋得不像話，但在佛殿後面的練武廳，却是佈置得頗具氣派。

在兵器架上，居然有一根黃金棒和兩把鑲滿了珍珠的寶刀。

練武廳很寬闊，最少可以容納好幾百人。

但這時候，廳裏只有一個人，那是一個披着銀披風，頭髮直瀉到腰際，容貌美麗異常的紅袍女子。

布狂風的臉忽然一陣抽搐，喉嚨感到說不出的乾燥。

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，自己竟然會在這裏遇見這一個人！

「是妳？」

「不錯，就是我！」

「嚴一初呢？」

「死了。」紅袍女子幽幽地嘆了口氣，她秀眉輕蹙，使她看來更添幾分說不出的美麗：「是小律動手的。」

布狂風吸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是妳的主意？」

紅袍女子輕輕地點點頭：「不錯，這是我的意思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不相信。」

紅袍女子凝視着他道：「你不相信甚麼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不相信，憑律人蝶的武功，可以殺得了老嚴！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若以一對一，律人蝶當然不是嚴一初的敵手，但嚴一初被殺的時候，圍着他的殺手總共有十二個。」

布狂風臉色一沉：「妳太過份了！」

紅袍女子眨動着濃密而細長的睫毛，道：「我做錯了甚麼事，你要這樣向我瞪眼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老嚴對神通教一直忠心耿耿，他不應該得到那樣的收場。」

紅袍女子訝然道：「難道你認爲，嚴一初應該得到善終？」

布狂風說道：「嚴一初縱然絕非是正人君子，但也絕不該死在你們姓萬的人手上！」

紅袍女子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對我們提龍王府的事，知道有多少？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只知道，老嚴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們萬家的事情。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可是，他却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他犯了甚麼大錯？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他不該和你決戰！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但我却看不出，這場決戰會對你們姓萬的有何不利之處。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他最錯的一點，就是忽略了我這位萬大小姐！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不懂。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他要殺你，但事前却完全沒有向我禀告。」

布狂風皺皺眉，道：「禀告！妳認爲嚴一初是甚麼人？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是本教的黑衣殺手，在我們神通教的殺手團裏，地位僅次於銀披風殺手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妳現在已經是銀披風殺手了？」

紅袍女子嫣然一笑道：「感到很意外嗎？」

布狂風搖搖頭：「就算妳現在已經是神通教教主，那也不能算是甚麼奇事。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除了我爹之外，誰都不配做教主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我不想提及令尊。」

紅袍女子說道：「你担心他會把你殺了？」

布狂風冷然道：「生死之事，在下從來沒有放在心上。」

紅袍女子道：「嚴一初也是這樣說，所以，他一直都是個很出色的殺人者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但和妳這位銀披風殺手相比，却顯然有所不及了。」

紅袍女子說道：「他只是輸虧在形勢上。」

布狂風道：「妳能有這份自知之明，實在值得慶幸。」

紅袍女子俏麗的臉龐一陣發白，顫聲道：「姓布的，你太過份了！」

布狂風冷冷道：「我只知道，本來要和我展開決戰的嚴一初死了，而且是給卑鄙的陰謀所殺害的！」

紅袍女子的聲音有點尖銳起來：「你以爲這一戰，你一定可以穩操勝劵？」

布狂風閉上了嘴，紅袍女子接着道：「嚴一初已練成了一種可以尅制你的劍法，你若和他決戰，他最少有八分勝算！」

（未完・二十）

緊張恐怖神奇　俠情故事

西門丁・文
可　飛・圖

# 女媧古琴

**前文提要：**前文書至抱琴道長將史耀祖的獨生子帶回連雲山，改名太清，敎授武藝，然後再打發他下山找尋養母汪氏，再找尋親生父母，太清先來到三星鎭在一座荒廢的城隍廟落脚，晚上又來了幾個無賴，商議到楊家寨敲詐一筆錢財，因楊家寨有一個叫楊長的大財主，原是無賴，因勒索毒死拜把兄弟，把贖金吞沒致富，準備扮鬼詐騙楊長，他們來到楊家寨，先串通道士廣通找楊長，事前在楊長家裏鬧鬼，楊長作了虧心事，只好言聽計從的任由他們勒索五百両銀子，太清爲了除害，跟踪來至先將他們全部捉住，懲戒楊長得來不義之財，要他修橋補路做善事……

## 小道士耍雷霆印　桃木劍弄日月符

太清離開楊家寨，骨頭都好像輕了幾斤，恨不得找個平地打幾個觔斗！

下得了山，他想道：「唉，我該去那裏了？」想了一陣，不知去向，只得自己開解自己，「貧道濟世爲懷，那裏有鬼怪妖魔，便去那裏！」

話雖如此，他又怎知何處有妖魔？太清便胡亂朝幾個方向前進。

這樣走了半天，有點累了，又見日頭頗猛，便向一座樹林走去，來到村外，忽然聽見裏面傳來一陣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，他心中十分奇怪，忖道：「是誰在裏面打架？啊哈，貧道鋤强扶弱的機會來了！」

想到此，他立即三步併作兩步，悄悄竄進樹林，匿在樹後偷看，只見林中一男一女，鬥得正兇，那男的使一柄大砍刀，年紀約在二十七八歲，刀法十分嫻熟，而且氣勢如虹，一柄刀使起來，呼呼作响，那女的身着一身白衣，使的是一口青鋼劍，可惜背向着自己，看不到她的年齡和相貌。

那女子十招之中，倒有八招是防守的招式，看樣子不是那男的對手，那男的五官端正，一張國字形的面龐十分威武，忽然將劍格住，道：「你只要向咱道歉，在下便放過你！」

那女子道：「呸，是你的錯，該由你道歉才對！」

男的惱怒地道：「你小小年紀便不講理，大了還得了，誰是你的師父？」

「你管不着？」

男的怒道：「在下雖然管不着你，但我這柄刀可管得了你！」說着又揮刀急攻起來，白衣女子接了十多招，已經嬌喘細細，男的道：「你眞的不道歉？」

白衣少女又道：「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！」

「好，我就殺了你！」

太清再也忍不住，跳了出去，喝道：「你一個大男人，欺侮一個小姑娘，算得什麼英雄！」

那男的住手退了一步，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小道長有所不知了，剛才明明是她不對，她還罵人！」

太清大刺刺地道：「她如何不對，你說來聽聽，讓貧道評評理！」

白衣少女說道：「你敢說，我便殺了你！」

那男的道：「在下光明正大何畏懼！道長，在下剛才在林內小解，那知這女子撞了進來，俺聽見聲音，忍不住轉過頭來，嘿，她就罵人，罵得好不難聽，你聽清楚，在下只轉過頭來身子可沒有轉動！」

太清料不到他們是因此而打起來的，抓抓頭皮，轉頭問道：「姑娘，你罵他什麼？」

那女子轉過頭來，剎那間，兩人却齊啊地叫了一聲：「是你！」原來那女子便是較早前與太清打了一架的紅衣少女。

太清暗叫倒霉，那男的道：「你們認識的，那倒好辦，小道長，你一定知道這個女子是不講理！」

太清忍不住點頭道：「是極是極，貧道與你英雄所見略同！」

那女子大怒，忽然舉劍向太清刺去，太清叫道：「你瘋了麼？」他連忙閃開，少女一口氣攻了七劍，把太清迫得手忙脚亂。

那男子忍不住抽刀將她的劍格住，道：「小道長，你讓開，讓在下教訓教訓她一頓！」

少女道：「你們兩個男人欺侮我一個女流，是英雄麼？」

太清長長一嘆：「無量壽佛，貧道能夠不給你欺侮，已是上上大吉，誰敢欺侮你？」

少女嗔道：「你未老先衰！」

太清一怔，問道：「貧道如何未老先衰？」

「若不，你爲何長嗟短嘆的！」

那青年道：「不錯，任何男人碰到她都會頭痛！」

少女臉色一紅，罵道：「臭道士，你幾時頭痛？」

「現在就痛！」

那青年看他們像是好朋友，不由皺一皺眉，道：「算啦，在下也不跟她計較！」言畢轉身而行。

少女喂地叫了一聲，青年轉首怒道：「你還有何不滿意？」

太清見少女臉上仍有不快之色，一面向她打眼色，一面陪笑道：「她想請教施主的大名！」

那青年昂然道：「在下乃『鐵刀門』的弟子顧一平！」

太清接道：「貧道乃連雲山抱琴道長的門人太清！」

少女道：「原來你是『鐵刀王』鐵老英雄的首徒！」

那青年問道：「你認識家師？」

少女道：「我曾聽見家師提及令師而已！」

顧一平問：「令師是哪位高人？」

少女道：「家師乃峨嵋派的『飛鳳』李湘湘！」

顧一平道：「聽聞令師是峨嵋派俗家弟子第一人，難怪姑娘年紀輕輕，武功便不錯！」

少女心中暗道：「何止不錯！」顧一平又問：「尚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。」

太清側着頭傾聽，少女道：「小妹姓葉，小名青青！」

顧一平抱拳道：「所謂不打不相識，女俠原來系出名門，今日之事就當沒發生過，在下尚有事待辦，異日有機再向女俠討教！」他嘴上雖然說得客氣，實際心中芥蒂未消。

葉青青年輕識淺，聽不出來，也抱拳道：「你慢走，恕小妹不送了！」

顧一平向太清抱一抱拳，轉身大步出林，太清道：「葉施主，咱們也眞有緣份，想不到幾日不見，又在這裏碰上了，嗯，你要去那裏？」

葉青青嬌嫩的雙頰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你這出家人說話怎地如此難聽，什麼叫緣份？」

太清笑嘻嘻地道：「咱們出家人最講究緣份兩字！」

葉青青不跟他瞎扯，反問：「你要去那裏？」

「貧道雲遊四海，到處爲家，鋤强扶弱，普渡世人，萍踪不定！」

葉青青「嗤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：「你有什麼本領，敢這樣自吹自擂？」

「貧道懂得捉鬼驅魔，剛剛才在楊家寨，大顯神通捉了幾隻小鬼！」

葉青青見他一本正經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眞的？鬼是什麼樣子的？」

「鬼的相貌可多了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，有美有醜，還有……」

「算啦，你這種話只能騙騙鬼！」

太清急道：「你不相信？」

「除非你能捉幾隻給本姑娘看看！」

「這裏又沒有鬼，叫我去那裏捉？」

太清心頭一動，忽然說道：「對啦，我可以施展法術……」可是他話到一半便住口了。

葉青青忙道：「好啊，你快表演一下，你若眞會法術，我便服你！」

太清抓抓頭皮，原來他學到的只是一些小法術，却不能登大堂之雅，做得最乾淨俐落的，最得心應手的是「脫褲」，但可又不能在葉青青的臉前表演，更不能拿她做試驗品，是以急得他抓頭搔腮的。葉青青小嘴一撇，道：「我早就懷疑你在自吹自擂！」

太清一急之下，道：「貧道施展法術後，你絕不怪我？」

葉青青道：「怎會怪你？」

「也不罵我？」

「不罵你，也不打你！」

「好！」太清咬一咬牙，立即唸起「脫衣咒」，他一邊唸，一邊担心，他實在無胆將手指向葉青青的身上，那幾百個字的咒語，眨眼即唸畢，他下意識地將手抬起，眼光一掠，見葉青青髮上紮着一條紅絲帶，心頭一動，將手向絲帶指去，喝聲：「脫！」只見那絲帶倏地自動解開，葉青青的秀髮，瀑布般湧了下來。

葉青青呆了一呆，幾難相信，太清笑嘻嘻地道：「你服了沒有？」

葉青青道：「這是姑娘的絲帶自個鬆脫了，與你何關？」

太清道：「難怪師父說，女人與小人最麻煩！」

葉青青不屑地道：「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！哼，除非你再施展一次讓我看，我才相信！」

「好，你將絲帶紮好，貧道再施展一次，讓你見識見識！」

「不許拿姑娘來開玩笑！」

太清抓抓頭皮，道：「待貧道想想！」他忽見地上有一隻蟋蟀在爬動，於是又唸起了咒語，喝了一聲：「退！」只見那隻蟋蟀忽然向後退行，太清又喝了聲停，蟋蟀依言停下，隨即鑽入草叢中，他得意洋洋地問：「你現在該相信了吧？」

葉青青驚訝不已，心中甚是羡慕，却故意板起臉來，道：「你能不能捉鬼，姑娘還不知道，不過……算你有一點小小本事！」

太清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！喂，你們峨嵋派離這裏不下千里之遙，你怎地跑到這裏來了？」

「我回家省親！」

「你一個姑娘走路，不怕遇上了歹徒麼？」

葉青青冷冷地道：「若有不長眼的小賊，犯在姑娘手中，就算他們倒楣！」

「貧道不相信，一定是你師父送你來的！」

葉青青粉臉發紅，太清估料自己沒有猜錯，便續道：「你師父呢？」

「師父說她有點事要辦，叫我在三星鎮等她，但我已等她三天啦，她老人家還不來，所以我四處找她！」葉青青道：「姑娘想回三星鎮了！」

太清道：「這可不必，你師父知道你家在何處麼？」

「怎不知道？我四歲時，家師路經我家，求家父讓她將我帶上山，說明十年之後，將姑娘送回家中的！」

「原來你今年十四歲！」

葉青青說溜了嘴，粉臉泛紅，嗔道：「出家人沒一點正經，探聽姑娘家的年紀作甚！」

太清忙道：「無量壽佛，這是女施主自己說出來的，可與貧道無關！」他一頓又道：「令師既然知道府上的地址，她到三星鎮找不到你，自然會去你家找你，你何必再走回頭路？」

「不錯，說得有理，那我也可以回家了！」

太清見她要走，自己沒了伴兒，忙道：「喂，貧道問你一件事！」

「姑娘沒名給你叫麼？有話快問！」

太清道：「十年前你師父爲何會到你家？」

「那天是家父五十壽辰，街上熱閙得很，乳娘抱我站在門外看熱閙，是以才被家師看中！」

「那麼令尊的六十壽辰，不是將屆了麼？」

「三日之後便是！」

「那你還是趕快回去吧……嗯，六十大壽，一定也熱閙得很，貧道最愛熱閙，就去跟你們熱閙一番吧！」

葉青青「噗嗤」一笑，道：「小道士，你要跟着我，又何必轉彎抹角！好吧，我就代爹請你吃壽筵！」

太清向她扮了個鬼臉，道：「賀禮我不會少你的！嗯，你家在何處？」

「葉家鎮！我問過了，離這裏只有二十里路！」葉青青拉着馬跟着太清走路。

太清道：「只怕你認不得你爹！」

「我家是葉家鎮的首富，隨便找個人問一問也知道了，我才不担心！喂，你師父的法術豈不是很厲害？」

「這還用說？他只教了我三天，貧道便有此成就，假如貧道再跟他學上兩年，哈，那我便是天下第二了！」

「天下第一是誰？」

「當然是貧道的師父抱琴道長了！」

葉青青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那我師父排第幾？」

太清看了她一眼，見她大眼睛閃也閃的，不忍氣她，軟聲道：「貧道排第三，令師排第二好不好？」

葉青青朝他皺皺鼻子，道：「不好，我師父排第一，你師父排第二，我排第三，小道士排第四！」

太清跳了起來，道：「那女人不是壓在男人的頭上去了？」

「男人有什麼了不起！道士不過——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！」

「什麼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？」太清不服氣地道：「貧道聽人說，道士也可以娶老婆的，不過我師父自己不娶罷了！」

葉青青粉臉一紅，啐道：「你說到那裏去啦？出家人也敢說……」

「好好，算貧道輸了，好施主你走快一點吧，貧道肚子餓了！」兩人走了一程，見路旁有爿酒寮，兼賣麵食的，便走了進去。「你要吃什麼？」



葉青青大剌剌地道：「叫他們拿最好的來！」

太清說道：「掌櫃，拿最好的東西給這位女施主，貧道要一碗鹵麵，一碟醬牛肉！」

店內的食客見一個小道士跟一個小姑娘走在一起，已經十分奇怪，又見他們旁若無人，道士不像道士，姑娘不像姑娘，都不時斜眼望過來。

太清道：「你不要跟貧道爭，這頓貧道請！」

「姑娘沒錢麼？要你請！」

「你爹是大財主，怎會沒錢吃飯？不過你既然請貧道去吃你爹的壽筵，這頓由貧道請也很應該！」

葉青青這才釋然，一忽，菜送上來，擺滿了一桌，太清道：「咱們才兩個不大不小的人，怎地送了這許多菜來？」

那店小二不慌不忙地道：「這全是本店最好的！」

葉青青道：「小道士不要吝嗇，都試一試吧！」兩人開始吃菜，葉青青忽然問道：「小道士，你家在那裏？」

太清冷漠地，說道：「連貧道也不知道！」

「你師父沒告訴你麼？」

太清將自己的身世簡述了一次，道：「師父叫貧道下山，便是爲了到三星鎮找一個姓汪的女人，因爲她可能知道貧道的身世，可惜那女人不知去了何處？」

葉青青不由對他生了同情之心，忙安慰他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家人多，我回去便求爹派人替你查一查，也許能找到你的養母！」

「貧道記得那女人十分兇狠，不時用籐條打我！你告訴你爹，說要找一個以前住在三星鎮，姓汪的惡女人，這樣範圍便縮小很多了！」

葉青青笑得前俯後仰，店內的食客看不過眼的，都輕聲議論起來，太清心中有氣：「貧道與女施主說話，與你們何關？」他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女施主還想不想看貧道的法術？」

葉青青喜道：「好極了！」

太清暗暗念動咒語，倏地轉身向隣座桌上的一隻碗一指，喝道：「退！」那隻碗無風自動，慢慢向後退，那幾個食客，看得目定口呆，忽然「砰」的一聲，碗兒退至桌緣，仍不停止，終於摔個粉碎！

葉青青拍掌道：「妙，再試一次！」

那幾個食客倏地站了起來，喝道：「臭道士，你找死？快賠！」

太清不慌不忙地道：「諸位施主相信，貧道還有更厲害的法術麼？」說着又念起咒語來，一個大漢忍不住標前，碗口般大小的拳頭，直奔太清的肩胛，太清連忙離座閃開。

那大漢喝道：「往那裏跑！大爺打死你這不三不四的妖道！」

太清驀地轉過身來，手指向他腰一指，喝道：「斷！」只聞卜的一聲，那大漢的腰帶倏地自中而斷，褲子登時滑了下來，那大漢大吃一驚，連忙抓住褲子，轉身走到人叢中，葉青青又羞又覺好笑，忙道：「小道士，够啦够啦，不要再胡鬧！」

太清見店內的食客都不敢吭一聲，不由得意地道：「貧道剛在楊家寨捉了鬼，你們不相信的，大可以去問一聲！哼！竟敢動手動脚的，也不把『招子』放亮，小二算帳，他那碗菜值多少錢，也算在貧道帳上。」

店小二忙來算帳，態度恭謹得很，葉青青剛才嫌其傲慢，此刻又覺不忍，道：「你不用怕，咱們不是壞人！」

那店二唯唯諾諾，太清袋內有錢，拋了一塊碎銀給他，道：「剩下的，都賞給你。」兩人出店，都有點得意。

葉青青問道：「小道士，你還有什麼法術？」

太清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

「哼，臭美！」葉青青本來還想奚落他幾句，但一想到他有「脫人褲子」的法術，心頭一寒，想道：「可千萬別惹他發火，要是他將法術施展在我身上，姑娘我那還有臉見人。」當下陪笑道：「小道士，可惜這裏沒馬買，要不然，你買一匹，咱們便可以早點到我家了，省得遭人指指點點！」

「怕什麼？萬事有貧道替你擋着。」

「小道士，可是咱們若不走快一點，今晚可趕不到了！」

「唏，貧道沒名給你叫麼？不是叫小道士便是臭道士！」

兩小果然加快步伐，在日落之前來到葉家鎮，葉青青來到一爿藥材店，問掌櫃道：「請問葉蓮舟家在那裏？」

那掌櫃上下看了她幾眼，向前指一指：「你沿此路一直走去，見到一座大莊院，門口放着一對石獅子的便是了！」

葉青青謝了一聲，帶着太清走去，太清道：「咦，你爲何走得這樣慢！」

葉青青道：「我有點怕。」

太清一怔，問道：「你怕什麼？」

「我說不出來，只知未到之前，恨不得插翅飛來，但來了之後，又……」

太清抓抓頭道：「不奇怪，以前有什麼詩人寫過一句詩……嗯什麼近村……」

葉青青笑道：「是近鄉情更怯，你眞不學無術，你師父沒教你讀書麼？」

「有有，要不然貧道怎看得懂那些經文咒語！」太清向前一指，道：「那敢情就是你家！」

葉青青結結巴巴地說道：「好……好像是的……」

「待貧道替你去問一問！」太清忽然生了一股義無反顧之情，大步走上前，葉青青拉着馬，怯生生地跟在他後面，那莊院雖有人進出，但臉上却沒一絲辦喜事的樣子，太清暗暗嘀咕，不由踮起脚向內探望。

忽然門內走出一個健壯的漢子來，喝問：「小道士，你來作甚？」

太清學大人的樣子，抱拳道：「這位施主請了，請問此莊是否葉蓮舟府上。」

那漢子看來是一個護院的身份，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道：「不錯，閣下有何指教？」

太清喜道：「快向葉莊主稟報，說他女兒回家了……」他閃開一步，讓護院看到背後的葉青青。

那護院又看了葉青青幾眼，問道：「你眞的是莊主的小千金？」

葉青青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是青青，十年前爲家師抱上峨嵋山學藝！」

那護院仍有猶疑，太清道：「葉施主，貧道跟你進去！」

護院這才道：「兩位請進，」他在前引路，將葉青青與太清引至廳上，又道：「兩位請坐一下，春花，你過來一下！」

俄頃，帳後閃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丫頭，生得甚是清秀伶俐，護院道：「春花，快去通知老爺，說二小姐回來了！」

春花哦了一聲進內，太清拱手道：「尚未請教施主姓名。」

護院道：「在下姓周名成，乃夫人之同鄉，在莊內任職護院領班，小道長也是峨嵋派弟子。」

太清笑道：「佛道有別，貧道怎會是峨嵋派弟子？貧道太清，乃連雲山抱琴門下弟子。」

那周成也不知有沒有聽過，連忙拱手道：「久仰！」

太清也忙道：「貧道也久仰周施主之大名！」

葉青青「噗嗤」一笑，道：「你剛下山，又怎知道我家護院的大名？」

太清有點尷尬地說道：「禮多人不怪嘛！」

周成忙問：「是極！小道長與敝莊主二小姐是朋友。」

「方外之交也！」

說着帳後已閃出一簇人來，爲首一個乃一雍容華貴的老婦，身裁略胖，白淨豐腴，一望便知是富貴之家的大奶奶，後面還有幾個男女，還有一個身穿華服，長鬚半白的老人，那老人由兩個丫頭摻扶着。

葉青青神情甚是激動，霍地站了起來，那老婦人走到他身前，上下看了幾眼，忽然嗚咽叫道：「我兒，你眞的是我的青青！」

葉青青伏在她肩上哭道：「娘……」

周氏喜極而泣：「青兒，你想煞你爹娘了……快，快去拜見你爹！」

葉青青走過去，向老人跪下，那老人雙眼濡濕，忙道：「我兒，不用多禮，請起來說話，嗯，你師父怎地沒來？」說着向太清看了一眼。

「師父奉送女兒同來，但在五十里外，忽稱有事，因此叫女兒到三星鎭等她，女兒等了兩三天，不見她來，又記掛着爹娘，所以先回家了！」

「青兒，快跟你兄姐見面。」

原來葉蓮舟生了兩男兩女，大子葉揚宗，次子葉揚祖，大女葉玉青，那揚宗揚祖，都已成家立室，玉青也已十八歲，早已訂了婚，只因玉青要等妹妹回家才于歸，所以將婚期延後了。」

當下葉青青與父母兄嫂姐姐都見過面，然後道：「爹，娘，這位太清小道長，陪女兒回家的，女兒斗胆代爹請他到咱家吃壽酒，爹你不會不高興吧！」

葉蓮舟堆一下笑容：「歡迎道長駕臨，只怕怠慢了道長，不好意思！」

太清見他笑得勉強，心中有點不快，暗忖道：「莫非他怪我沒帶賀禮來？」當下稽首道：「貧道太清，恭祝莊主壽比南山！」

葉玉清見他一切學大人的模樣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葉蓮舟道：「道長請坐，嗯，你們都坐下吧，春花，奉茶。」

那兩個丫頭扶着葉蓮舟往太師椅坐下，周氏與葉青青在旁相陪，葉氏兄弟則坐在太清兩旁，葉蓮舟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次多謝道長護送小女回家，老朽與拙荊感激之至！」

「莊主客氣，出家人濟世爲懷，何況貧道與令愛乃方外之交乎！」太清側頭看了葉蓮舟幾眼，道：「莊主似抱恙，待貧道替你把把脈！」他不待葉蓮舟有所表示，便走了過去，去搭葉蓮舟的腕脈，葉蓮舟只好由得他，心中却忖道：「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？」

太清把了脈，又叫葉蓮舟吐出舌頭來，看了幾下，眉頭鎖起，輕聲道：「奇怪奇怪……」

葉青青忙問道：「我爹患的是什麼怪病？」

「不是怪病，不過十分奇怪，令貧道揣測不出耳！」

「你就說說吧！」

太清說道：「令尊脈搏虛而亂，舌垢帶微青，脾虛火盛，這分明是驚慮交集而引起之症，但令尊富甲一方，家內大小健全，還有什麼事好驚慮的？若是記惦着你，也不用驚慌，因爲令師言明要送你回家的！」

葉青青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那就是你診錯了症狀，你還是坐回去等吃飯吧！」

那知葉蓮舟道：「青兒，莫失禮，道長診得一絲都沒錯！」

太清大喜，忍不住悄悄向葉青青扮了一個鬼臉，然後問：「請問莊主，因何事驚憂？」

葉蓮舟乾咳兩聲，道：「慢慢再說，道長請坐，晚飯即將上席。」

「莊主不說也罷，待貧道開個藥方與你，你叫人去草藥店買齊藥物，今晚貧道親自替你煎熬，三服之後，保證症狀減輕，不過……」

葉青青急問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不過此症不同別的，這藥只能治標，不能治本！」

「難道你沒有治本之方？」

「非也，要治本也簡單，便是莊主要寬懷靜養，不可多思慮方可。」

葉蓮舟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多謝道長，不過道長也不用勞心，老朽早看過大夫，他們開了方，老朽服了都無效……咳咳，道長所言乃至理……」

葉青青問：「爹你因何事驚憂？」

葉蓮舟咳了兩聲，道：「吾女回家，爹還驚憂什麼？」

葉青青問周氏道：「娘，眞的是如此呀？」

周氏擠出一絲笑意，道：「你爹還會騙你不成？」

葉蓮舟道：「揚祖，你去看看，飯煮好了沒有，青兒，爹不知道你要回來，沒有預備什麼好菜，剛才只叫灶房宰了一隻鷄，你不會怪爹吧！」

葉青青道：「女兒回來正要跟爹娘團聚，可不是爲了吃的！」



「吾女有孝心，爲父老懷安慰！」

太清把這一切看在眼中，暗道：「莫非碍着我在這裏，所以他不敢言？」當下咳了一聲，道：「莊主，貧道肚子忽然有點不舒服，請問茅厠的地方在何處？咳咳，失禮之至！」

葉揚宗道：「不用客氣，請道長跟我來！」他引太清穿過暗廊，到了第二進，那中間有個小庭院，院子中種着棵大槐樹，還有些花草，時已日落，天上只剩下一絲黯淡的紅光，樹上的歸鳥啾啾而叫。

葉家上下的人不少，因此在院子角落，設上了一個尿缸，圍以竹蓆，葉揚宗道：「道長請。」

太清謝了一聲走了進去，也許勤洗的關係，茅厠的氣味並不濃烈，茅厠外面有盆清水，太清淨了淨手，又跟葉揚宗回去，忽然他心底無端端地一寒，忙道：「且慢！」

葉揚宗道：「何事？」

「貧道不想去打擾令尊跟令妹敍濶情，等施主可否帶貧道在貴宅走走！」

葉揚宗沉吟了一下，說道：「道長請跟我來！」他在小院走了一遍，再到第三進。

太清又問道：「葉施主，你們住在那裏？」

葉揚宗臉色有點古怪，道：「都在二進。」

「那麼後院住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沒人住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住人？」

葉揚宗臉上有爲難之色，乾咳一陣才道：「因爲寒舍房子多，用不着使用後院，所以後院就封閉了。」

「哦，那麼令尊六十大壽時，來賀者必多，屆時自然要打開後院了。」

「嗯，不用……家父六十大壽，因爲身子不適，所以不擬驚動親戚！」

太清年紀雖小，但眼睛很利，見他說話吞吞吐吐，因此更加動了疑念，道：「大公子可否帶貧道到後院走走？」

不料葉揚宗聽了這話之後，臉色竟然大變，連聲道：「不可不可！」

「那麼咱們只遠遠看一下。」

「道長要去那裏看什麼？」

太清道：「貧道覺得貴宅有點不對，想去看一看，公子不會拒人千里吧？」

葉揚宗考慮了一下，毅然道：「好吧！」說着踏上一條小石子路，不久便達到後院，那後院有一道矮垣橫着，月洞門鎖上。「道長，這便是後院了，可惜在下沒有鑰匙……」

太清忙道：「不必！」時天色已暗，太清走至矮垣之前，倏地飛身而起，立在牆頭，忽然一陣風吹來，太清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，他定睛一望，只見後院還很乾淨整齊，看來封鎖並不久，裏面却似有一股陰森之氣，他心底一寒，連忙跳回原地上。

葉揚宗問道：「道長看到什麼？」

太清沉吟了一下，忽然大聲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！」

葉揚宗臉色又是一變，忙道：「那麼請道長用飯！」兩人直趨飯廳，桌上已擺滿了酒菜，正在等候他倆。

葉蓮舟怨道：「宗兒，你爲何去這般久！」

太清忙道：「莊主勿怪令郎，是貧道央令郎，帶我到院中走走！對不起，累諸位施主久候了！」

葉青青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主人家不請，客人倒要求起來，你師父沒教過你麼？」

太清笑嘻嘻地道：「家師當然有教，只是貧道不肖而已！」

葉蓮舟道：「菜快凉了，請道長舉箸罷！」

葉揚祖替太清斟酒，太清舉杯道：「貧道先敬莊主一杯，祝莊主早占勿藥，無憂無驚！」

「多謝道長！」葉蓮舟一飲而盡，太清在山上喝慣了酒，酒量甚豪，也一口喝乾。葉蓮舟大喜，道：「想不到道長年紀輕輕，酒量却豪，來，老朽回敬三杯！」

「一杯就好，三杯可不行！」

葉蓮舟道：「道長一杯下肚，臉不變色，心不跳，就是十杯也喝得！」

太清道：「貧道確有十杯之量，但莊主却不能急飲，蓋驚慮之人，酒一入肚，最易發作，對身體有損！」

葉蓮舟咳了一聲，苦笑道：「患了這病也實在苦！那就敬道長一杯吧！」兩人飲後，衆人便開始動箸。

葉青青道：「爹，你不是說女兒回來之後，你便不再驚憂了麼？」

葉蓮舟連咳幾聲：「青兒，菜凉了快吃！」

太清說道：「你爹不是因爲你而驚憂的！」

葉青青小嘴一暼，道：「難道你知道我爹的心事？」

太清哈哈笑道：「山人自有妙算，怎會不知？」

葉蓮舟連連向太清打眼色，太清低頭吃菜，嘴上却道：「莊主你這樣瞞令愛，終不是辦法，豈能解決問題！」

葉青青道：「小道士，你快說！」

太清望向葉蓮舟，葉蓮舟道：「道長難道眞的知道？宗兒你是不是告訴他？」

葉揚宗忙道：「孩兒沒有。」

太清道：「莊主莫怪令郎，這是貧道自個瞧出來的！如貧道沒有看走眼的話，貴宅一定是鬧鬼！莊主正是因此而患病的，也因此連六十大壽也不敢驚動親友！」

葉蓮舟與夫人臉色均是一變，他乾咳一陣，道：「道長是如何看出來的？」

太清道：「剛才貧道到後院，便發現有股陰森的鬼氣，又見後院封閉，還不清楚嗎？」

葉青青忙問：「爹，這小道士是否胡說八道？」

葉蓮舟搖搖頭，葉青青大驚，急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？」

周氏道：「大概是半個月前發生的，唉，也不知是犯了什麼的孽，竟然會惹來這種東西！」

葉青青又問道：「爹沒有請人來捉鬼麼？」

「怎麼沒有？」葉蓮舟苦笑一聲：「找了兩撥道士來捉鬼，誰知騙不了鬼，連道士們也幾乎丟了生命！」

太清道：「原則上邪不能勝正，鬼不能勝道，照莊主所言，實無其理，大概莊主找來的道士都是低能之輩！」

「老朽何嘗不想請些法術高强的道士，奈何這種人去那裏找？何況那對鬼還聲明，假如咱們再找人來驅捉他們，便要教本莊上下家無安寧。」

太清心頭一跳，反口問道：「一共有兩隻鬼？」

「一男一女，據說是一對夫妻……」

「平時他們只霸據後院？」

「是的，只是家內的鷄犬，經常無故而死，也只有一個家丁被嚇死……」

「他們在家丁臉前出現？」

葉蓮舟道：「那家丁是替第一批道士捉鬼時被嚇死的……」

太清眉頭一皺，道：「他們爲何要霸佔貴宅？」

葉蓮舟看了夫人兒媳幾眼，乾咳不已，葉揚祖忙道：「小道長，菜凉了，吃了再說。」

衆人又再舉箸，葉青青忽道：「太清，你說的話都是眞的？」

太清一怔，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貧道幾時騙過施主？」

「你在楊家寨捉鬼的事也是眞的？」

太清心頭一沉，道：「也是眞的？」

「到楊家寨鬧的鬼一共有幾隻？」

「四隻。」

「都讓你驅掉了？」

「拘住了。」

葉青青大喜，說道：「爹，你聽見沒有？」

葉蓮舟還有點不信，葉青青將太清施法術的事，說了一遍，葉蓮舟越聽越高興，太清却越聽越驚，暗暗叫苦不絕，葉蓮舟忽然推席而起，向太清拜下，太清大驚，急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這個使不得！」可是他手足無措之際，忘了去扶葉蓮舟，葉蓮舟順順利利地跪倒，還叩了一個响頭。

周氏也道：「老身也向道長跪拜，請道長慈悲，救救咱們一家大小。」

太清「臉無人色」，急道：「你們快起來，否則貧道便要走啦。」

葉蓮舟與夫人長身，道：「道長你是答應啦？」

「我……貧道只怕……」

葉青青道：「你天不怕地不怕，怕什麼？喂，朋友有難，難道你能坐視不理？啊，對啦，爹，他要找一位姓汪的惡女人，這女人是住在三星鎭的，爹您……」

葉蓮舟道：「爹等下就派人去打聽，道長請放心！」

葉青青道：「太清，你還有什麼條件呢？」

太清結結巴巴地道：「我……貧道……沒有條件……只是我怕……」

葉青青笑道：「你連鬼也怕，還敢捉鬼？」

「貧道不是怕鬼，……貧道怕……」

「怕被他們吃掉？」

葉蓮舟道：「道長慈悲，千萬辛苦一下，老朽願意長遠供奉你。」

葉青青道：「對，你還是早點施法吧，拘了鬼魂，好辦壽筵。」

「只要道長能拘得了鬼，老朽立即大擺筵席，廣宴親友，而且開倉派米。」

「聽見沒有，出家人濟世爲懷，你該爲貧苦人家着想一下！」葉青青道：「太清，你需要什麼，要開列清單，今晚就施法！」

「不，不，今晚來不及！」太清一雙手掌左右亂搖。

葉蓮舟道：「明晚也不遲，道長請舉箸，等下老朽再與你商量。」

太清心中忖道：「大不了一死而已，怕什麼？」當下道：「好吧，明晚貧道便替你拘鬼。」

葉家上下大喜，葉氏兄弟舉杯邀請，太清仰頭一飲而盡，但醇酒入肚，却似苦水一般。

× × ×

葉青青飯後便被周氏及大姐拉去敍家常，葉蓮舟與葉揚宗則領太清到書房，春花送上香茗，便悄悄退下。

太清心頭怦怦亂跳，呷了一口茶，道：「這茶眞香。」

葉揚宗道：「此乃碧螺春，珍貴得很，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。」

葉蓮舟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道長，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！」

太清眉頭一皺。「好吧，請莊主說一說上兩次捉鬼的情形。」

「詳細情形咱們也不知道，因爲咱們父子都沒到現場。」葉揚宗說道：「那些道士，因爲大敗虧輸，所以事後也含糊其詞。」

「那兩隻鬼爲何會到貴莊後院，按說這必有緣故。」

葉蓮舟思慮了好一陣，道：「據說他們……咳咳，他們說那院子是他們的……」說到此葉蓮舟一張圓臉早巳變了顏色。

「後院是他們的，這話怎說？」

「不是後院……是後院的土地……」

太清看了他一眼，恍然道：「那土地是被莊主霸佔來的？」

葉蓮舟雙手亂搖，「老朽不是那種人，道長千萬莫誤會。」

「那你倒給貧道說一說！」

「後院那塊地是葉某用錢買來的，當時旱災，屋主逃荒，便把屋地賣與老朽，老朽在翌年便大興土木，建成後院。」

「那麼，兩隻鬼跟那原屋主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老朽等無人知道，」葉蓮舟說道：「宗兒，快拿紙筆來，道長請列出應用之物。」

葉揚宗拿出筆紙，磨了墨，奉上毛筆，恭敬地道：「道長請寫。」

太清接過毛筆，似有千斤重般，他從未眞正捉過鬼，有關拘魂捉鬼的事，只由師父口中得悉一二，當下他想了好一陣才下筆列了一張清單，葉蓮舟說道：「宗兒，你立即交給與福照辦，明日下午便要備齊。」

葉揚宗應了一聲，太清道：「其實莊主也無需驚慌，貴宅房舍衆多，就讓後院與他們住又有何妨？」

「這怎行？所謂睡榻之旁不容鼻鼾，何況，何況是那種東西。」

「莊主家資萬貫，大可以搬家。」



「搬去何處？萬一他們追上去，那又如何，何況就算要建新房，也不是一年半載辦得了的事，現在如蛆附背，豈等得這許久，總之請道長盡心盡力，事後老朽絕不會叫你白忙。」

太清咳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麼貧道替你盡力就是，萬一貧道力有未逮，尙請莊主原諒。」

葉蓮舟說道：「道長何必謙虛，楊家寨四隻鬼，都讓你輕易拘了，何況是兩隻，嗯，時間不早了，老朽帶你到客房休息吧！」

太清跟他走出書房，很想找葉青青談一談，但又知男女有別，不敢開腔。葉蓮舟送他到廂房，推開房門，道：「裏面都收拾好了，道長請早安歇。」

「莊主晚安！」太清向葉蓮舟打了個稽首，然後進房，他摸出火熠子來，點亮之後，再引亮桌上的蠟燭，坐在床緣，想起明夜要捉鬼，他立即不自在起來，對自己昨天向葉青青吹噓捉鬼之事，深覺後悔，可是如今已騎上虎背，後悔也不能把鬼驅掉。」

他脫了鞋躺身下去，將頭枕在兩手上，不斷地盤算着有什麼特別的辦法，他盡量回憶師父述及捉鬼的經過，希望他找到辦法，可是師父捉鬼都是用符咒鎭壓，自己雖然也學過幾道符咒，不過都不管用。

太清越想越驚，眞想在半夜溜走，又怕那兩隻鬼知道消息，提早來找自己，是故竟睡不着覺，到四五更天才模模糊糊睡着。

到太清醒來時，陽光滿窗，桌上的蠟燭已不見，却多了一盆清水，太清匆匆盥洗完畢，便走出房，只見春花遠遠站着，見到太清便向他福了一福：「道長醒來啦？嗯，請跟婢子去飯廳用膳。」

太清跟着春花到飯廳，只見葉蓮舟與葉揚祖坐在那裏，桌上蓋着紗罩，春花將紗罩揭開，葉揚祖道：「道長請用膳，咱們已經吃過！」

太清道：「莊主也吃吧！」

葉蓮舟今日的氣色看來甚佳，含笑說道：「老朽也用過，道長請，嗯，道長今午喜歡吃什麼請指示一下，老朽好叫人去辦！」

太清忽然想起楊家寨的事來，忙道：「今夜貧道要施法，所以只能吃齋！」

「使得使得，春花，聽見沒有？快通知廚房，午晚都得弄一席齋菜。」

太清吃過早膳，便坐着跟葉氏父子閑談，葉氏父子輪番問些太清學藝的事，太清又將師父師兄吹噓了一番。「師父叫貧道下山歷練一番，今冬回山，則要教貧道一些更厲害的功夫！」

葉揚祖甚爲羨慕：「像道長那樣，眞是勝似神仙！」

太清道：「這樣的神仙有什麼好？還不是要吃飯拉矢？」

葉氏父子齊是一怔，太清又道：「莊主替貧道調查那姓汪的女人……」

葉揚祖道：「派去的人，還未回來？一兩日內，必有消息！」

說着一個家丁匆匆進來，道：「老爺，史親翁偕未來姑爺來了！」

葉蓮舟長身道：「快準備迎接，道長請稍坐一下，小女未婚夫及未來家翁來了，老朽得去迎接！」

「莊主但去不妨，貧道在貴宅看看……嗯，不知令愛青青可在家否？貧道有幾件事要跟她商量！」

「小女跟拙荊，一早便去進香，下午才能回來，老朽叫春花陪你吧！」

太清忙道：「不必，貧道不慣跟女子說話！」葉氏父子出去後，太清獨自一個十分無聊，心中忖道：「這葉家的親翁，必也是一位大富之人，不知那姑爺長得什麼模樣，我何不去前廳看看？」主意打定，太清便信步走向大廳。他走到大廳外的大院，假裝看花草，却不時拿眼偸望大廳，只見葉蓮舟對面坐着一位肥胖的老漢，這老漢年紀看來比葉蓮舟還大，鬢髮幾巳全白，額上的皺紋甚是深刻，他旁邊坐着一個青年，面貌一般，衣服華麗，舉止頗爲斯文大方，估計是葉玉青的未婚夫婿，但其面貌與那老漢，却不大相像。

太清那裏知道廳上那位老漢便是他親生之父史耀祖！自經那場大水之後，史耀祖失去他唯一的兒子，與夫人雙雙大病一場，四處打探都沒孩子的消息，甚是痛心，一年之後，他夫人唐氏因憶子成病，不久便歿了！唐氏死後，史耀祖便將金氏扶正，奈何金氏雖然有心，四處求神拜佛，都無所出，二年後，史耀祖便將唐氏的一個侄兒收來繼任香燈，改名史承家，父子相稱。

史承家進了史家不久，金氏也死了，史耀祖與子相依爲命，所幸史承家十分孝順，讀書學商，都十分勤奮，而史家雖經一場大難，家底仍厚，不久也漸漸恢復昔日的家聲。

十年後的今日，史承家已經十八歲，史耀祖便爲他找了葉家這位媳婦兒，雖然史承家並非親生，但史家再無別人，也屬門當戶對，這段姻緣一說即合。

廳上的人，輕聲細語，太清聽不到什麼，甚覺無癮，便返回客房睡覺，午飯也叫春花端到房中吃，葉蓮舟不想驚動親家，也樂得他不出來。

到下午，葉青青也不來看他，太清有點悶悶不樂，推開窗子，見小院子有幾隻鷄正在啄食草叢中的小虫，他心頭一動，大聲叫道：「春花春花！」

葉蓮舟早暗中指派春花在服伺他，她在外面聽見呼叫，便推門進來，問道：「道長有事？」

「日落之後，叫灶房將家內的公鷄全宰了，鷄血得貯存起來，今夜貧道施法有用。」

春花問道：「道長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你們二小姐回來了沒有？」

「回來了，正陪大小姐跟未來姑爺奕棋！」

「哦，暫時沒事啦，你去吧！」

俄頃，葉揚宗將他今夜要用之物，用布袋裝着拿進來。「道長，一切均準備妥善了！」

「香案備了沒有？」

「有，道長是否要叫人抬進後院？」

「後院大門上的靈符不能撕。」

「這……這又怎抬得進去？」

「叫周成跟貧道抬進去！」太清懶

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叫他到後院等我！」

× × ×

太清與周成將香案抬着踰牆搬進後院，將其放在後花園中，周成放下布袋，便急不及待地道：「道長，在下出去了！」

「怕死鬼！」太清哼了一聲，將三牲、香爐、燭台、果品、桃木劍、酒水、白米、古錢、鷄血、一叠黃紙、一管毛筆，還有一碟硃砂，都放在香案上，如今日頭還未落，陽氣極盛，太清看了一下，不覺其可怕，便在後花園裏蹓躂起來，只見花草都有枯萎的現象，他搖頭暗呼可惜。

後院的房子都關着，還加了靈符，料是以前捉鬼道士的傑作，太清看了一回便出去了，他很想對葉青青說清楚，最低限度也要他們準備一下，萬一他抵擋不住惡鬼，也得提防他們到前面去作祟，可是偏偏葉青青不知是眞的無空，還是有意躲避他，竟日不見芳踪，使太清惴惴不安，不時在房內亂踱步。

太陽終於隱在西山後，春花又將晚飯開到他房中，太清沒好氣地道：「貧道要見二小姐！」

春花道：「小婢替道長說去，她來不來可不關小婢的事！」

「你去你去，就說貧道有最要緊的事，要跟她商量！」太清說着便舉箸吃起來，那些齋菜做得十分精緻，奈何太清却吃不知其味。

不久，春花再回來，道：「二小姐沒有事明早再說！」

「明早？」太清苦笑一聲：「只怕來不及了！」

春花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是什麼要緊的事？」

太清搖搖頭，示意她出去，忽又道：「你叫人準備蘭湯，還有貧道包袱裏的那件道袍，你替我用檀香薰一薰，今晚要等用。」

春花去後，太清忽覺有點冷清清，連忙將燈點亮，待春花來收拾碗筷時，太清問道：「春花，你今晚跟貧道去後院捉鬼，敢不敢？」

春花花容失色，連聲說道：「奴婢不敢……道長……你……莫拿這種事跟我開玩笑！」

太清有點得意：「原來她年紀雖比我小，胆子比我還小！」當下一挺胸，道：「你不用怕，貧道不會爲難你，等下你早點睡吧！」

春花收了碗，過了一個時辰，便將道袍拿進來，說道：「道長，你看一看香不香？」

太清拿到鼻端嗅了一下，道：「香，香！」

春花怯生生地問道：「道長……你眞的能够捉鬼？」太清唔了一聲，春花又問：「你捉了鬼之後，將鬼放在那裏？」

「貧道將他們放在瓶子裏，給你玩耍好不好？」

「婢子不要……道長，你，你不怕鬼麼？」

太清一挺胸，道：「貧道自小便與鬼玩在一堆，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「鬼不會吃人害人的麼？」

「那就要看是什麼鬼和對什麼人了，遇到貧道，他們脾氣再大，也不敢發作！」太清忽然想到一個問題：「春花，你自小便在葉家長大的？」

「婢女八歲才被賣進來……」

「你爹娘將你賣掉的？」

「是拐子……」春花低下頭，「婢子在門外被拐子拐走了……」

太清同情之心，油然而生，喃喃地道：「想不到你竟跟我一樣！」

春花睜着一對濕潤的大眼睛，問道：「道長也是被拐子拐走的？」

太清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差不多，唔，你將蘭湯捧進來，貧道要沐浴更衣了！」

× × ×

二更將盡，三更將屆，太清換了那件經過檀香薰過的道袍，又換了一對新鞋，然後出房，長廊上沒有一個人，靜得像死了一般，太清心靈無端端地一寒，快步走過去。

到了小院，太清忽見村後有人影閃過，他大驚，脫口呼道：「誰？」

樹後露出一個高大的人來，正是周成：「道長，時候不早了，你請早點施法術吧！」

「莊主他們呢？」

「都在房內安歇了！」

「你在這裏作甚麼？要陪貧道去捉鬼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！」周成一顆頭搖得像賣貨郎的搖鼓般，「在下是來查看一下……」

「哼，你怕貧道會臨陣退縮？」太清冷笑一聲，大步挺胸自他身旁走過，直赴後院，他輕吸一口氣，雙脚一頓，飛越圍牆。

一進圍牆，太清便感覺到那股陰森之氣，他一對眼睛向四周瞥了一下，立即向後花園跑去，邊跑邊嘀咕：「怎地今晚的情況跟下午，好像有點不同？」

到後花園，香案上一切仍擺得好好的，太清抬頭一望，天上月亮幾像圓盤，照得大地一片光亮，太清暗道：「這是個好天氣！」他立即摸出刀石，用力敲打着，好不容易才將香燭照亮。

太清抽出桃木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他面對圍牆，背靠房舍，揮動着桃木劍，忽然一陣陰風吹過，燭光搖幌，大地忽然一暗，太清心中奇怪，抬頭一望，天上不知何時吹來一片烏雲，將月亮遮住！

太清口中嘀咕，急唸咒語，忽然抓起一把白米，往地上一拋，喝道：「何方野鬼，有貧道在此，還不趕快離開！」

他不說猶自可，話音一落，天地更暗，陰風一陣緊似一陣，圍牆上忽然升起幾點綠幽幽的鬼火，太清大驚，桃木劍一指，喝道：「孤魂野鬼，速速退！」

那些鬼火不退反進，向香案飛了過來，任太清如何大叫，都沒效，眨眼間，自圍牆外飛進來的火越來越多，在太清香案上空飛舞，好像要將太清吞沒。

太清含了一口酒，向上一噴，喝道：「退！」

話音剛落，鬼火倏地一落，在太清眼前搖幌，陰風吹來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太清驚極而叫：「野鬼，你有種的便出來吧！」說着又唸起咒語來，然後大喝一聲：「疾，還不給我現身！」（未完・三）



# 無情國

司馬洛傳奇故事

馮嘉・文
可飛・圖

## 難解秘密　逃離險境

（續完）

**前文提要：**

前文書至吐高見司馬洛從懸崖上滑下去，正是一個好機會，取了一塊大石，沿崖邊滑下去，司馬洛被石打中肩膊，失手跌落去，幸好沒有跌到崖底，只跌落在十尺左右的地方，昏暈過去並沒有受傷，醒來時還見吐高站在上邊，把石頭掉下來，以爲將司馬洛打死，但還不放心，自己爬落崖下看看，司馬洛乘其不備，將吐高打下崖底，司馬洛怕他不死，跟着落去看看，證實他已死了，從他的身上搜出一具哨子，然後回到谷口，從飛機殘骸內找回一支手槍，進入谷內找到莉莎，準備離去，從談話中才知道莉莎和吐高合謀要將他殺害……

「你能出去？這種路？」

「我能够出去，」司馬洛點着頭道：「我只是担心你，你一個人就可能出不去了！」

莉莎考慮一下，搖搖頭：「我還是留在這裏吧！」

「留在這裏幹什麼？」司馬洛問：「這裏還有什麼你要的？」

「也許我可以收拾一下殘局，」莉莎說：「也許我還可以把秘密研究出來。」

「你眞的那麼想長生不老？」

「我知道你不想活得太久，你告訴過我的，但我却不是這樣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很久，活很久很久！」

「好吧！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留在這裏活下去吧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，司馬洛！」莉莎伸手來握住司馬洛的手，「我會很想念你的！」

司馬洛和她一握，便轉身走了。

當他到了走廊的時候，瑪嘉烈妲已在等着他。瑪嘉烈妲諷刺地微笑着看着他：「是不是，司馬洛，我有沒有說錯？」

司馬洛沒有甚麼表情。他說：「我要走了，在外面的世界裏，你有甚麼事情需要我替你做的嗎？」

瑪嘉烈妲的眼睛忽然變得失神了。她搖着頭。「沒有！我相信，從今以後，我與外間的世界是絕緣了。我和他們沒有甚麼關係了！」

「那麼，再見吧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希望你長命千歲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瑪嘉烈妲點點頭。

「我得拿走你們一匹馬了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很抱歉！」

「沒要緊，」瑪嘉烈妲頹喪地說：「你要甚麼就拿走好了！現在甚麼都沒有關係了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司馬洛點點頭，便催着那匹馬，動程離開這座山洞。他不需要帶走甚麼食物，因爲他身上有槍，而這山區之內有的是鳥獸。他相信一面走，一面行獵裹腹，已經可以讓他安全地到達外間世界了的。

× × ×

莉莎在一個高高的山洞口望下來，看着司馬洛離開，臉上有一種很古怪的表情，似乎是痛苦，也似乎是快樂，沒有人知道她的心裏在想着甚麼。

後來，司馬洛走了許久之後，她才轉身，慢慢地走向她的房間，在鏡子的前面，她又慢慢地把身上那件衣服脫下來，她那青春而晶瑩的肉體就呈露在鏡子的面前，好像本身能發出亮光似的。

「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，」她半呻半吟地說：「我有美麗，有青春，我要保持我的美麗，保持我的青春，保持——保持——」她覺得心裏像有一團火，那團火燒着她，使她有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。她知道這是吐高給她的那種藥的影响了。吐高臨出走之前給她吃了另一種藥，不過他是聲明過的，他聲明過這些藥對她是含有一種特別的影响的。不過，她就是想不到，

這藥的影响力是這麼强，影响到她神智有點不清不楚的，連言語都含混起來了，在司馬洛的面前，她也亂說話。

而且，她現在需要一個男人。

而且，她現在有一種很狂野的想法。

「我要殺死司馬洛！」她低聲地說。

身後的門外有一個人動了一動，莉莎向鏡中閃了一眼，一個人驚鴻一瞥地從門口的外面縮開了，但是莉莎已經知道他是誰。

「李安納！」她柔聲地說，當門外的人沒有應她時，她又把聲音再提高了一點：「李安納！」

一個高大的男人踏進來了。和吐高一般高大，但是比吐高英俊一點，不算是一個英俊的人，不過比吐高好看得多了，起碼，他顯得比吐高斯文，他就是和吐高一起陪瑪嘉烈姐出去的那二個男人的其中之一個。

「過來吧，李安納！」鄭莉莎說。

李安納踏前了兩步，鄭莉莎並沒有轉身，仍然是由背對着他。但沒有分別的，通過鏡子，李安納一樣可以看到她的正面的。

「李安納，你剛才是在偷看我！」鄭莉莎說：「我知道的，你一直都在偷看我的！」

李安納的臉通紅起來了，他的手在發抖，他全身的血脈都在奔馳着，他不斷地咽着唾沫，按捺了不知多少年的慾火，現在給挑了起來。

「你今年幾歲？」鄭莉莎問。

「一百——五十！」

她的心有一種奇妙的癢。忽然之間，她記起了吐高在高潮時的狂熱的噴射，那積了二百年的熱情，那感覺是美妙的，難以形容的。司馬洛並沒有給她這種感覺。李安納呢？李安納會不會給她這種感覺？

「抱我到床上去吧，李安納。」莉莎說。

「不——我不能——」

「不要緊，」莉莎微笑着：「你想要我的話，你可以就要了我！」

「我不能——」李安納吶吶着：「這對於我們的壽命是不大好的！」

莉莎微笑：「現在還有關係嗎？你不知道，吐高已經死了，因此，你們都要老死的！早一些死與遲一些死實在沒有甚麼關係，你們反正都要老死的！」

李安納用手背抹汗。莉莎微笑着說：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想要我，你就過來好了！」

她退到床邊，在床上坐了下來，兩腿微微地張開着。

李安納的喉嚨裏發出哽咽的聲音，這個女人對於他的誘惑性，實在太大了！接着，李安納就撲到了莉莎的身上，他連衣服都沒有脫，就作起了那撞擊的動作來了。莉莎吃吃笑着推開他。「你怎麼了，李安納，你是從來沒有跟女人做過愛，抑或是因爲隔了那麼久，你已經忘記了？」

「噢，對不起！」李安納離開了她。

「來吧，」莉莎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：「讓我替你脫下來吧！」

× × ×

後來，在兩個小時之後，他們一起躺在床上，李安納疲倦欲死的攤開着四肢。

莉莎說：「李安納，你想不想繼續吐高的地位？」

李安納勉强地睜開了眼皮，詫異地看着莉莎。「你——說甚麼？」

「繼承吐高的地位，」莉莎說：「吐高已經死了，羅定也已經死了，這裏是需要一個人領導的！」

李安納的眼睛閃動着。「你——能夠這樣做嗎？」

「你們這裏似乎沒有甚麼人是有領導才能的，」莉莎說：「但是我有，配合了我的手腕，你可以做這裏的領導人。」

「可以這樣？」李安納的眼睛發着光采。人是都有領袖慾的，儘管他活了一百幾十年，他也沒有悟到，這種慾念是毫無意義的。

莉莎微笑着點頭：「是可以的！現在，李安納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殺死司馬洛，現在人人都知道，是司馬洛殺死了吐高的，如果你殺死了司馬洛，那麼大家都會擁護你的！」

「殺死司馬洛？」李安納緊緊地皺着眉頭，「怎能呢？他有槍！」

「我也有槍！」莉莎說。

「甚麼？」

「我也有槍！」莉莎再說一次，「加上了槍的威力，你就一定可以成爲領導人物了！」

「我——我可以這樣！」李安納的眼睛發着光采。

莉莎微笑，拉拉李安納：「來吧，李安納，第一步，我們去找出那把槍來！」

× × ×

他們又是到了那飛機的殘骸。原來，莉莎在上機的時候也帶來了一把手槍的，她也是把手槍收了起來，以免碍着她的身體的動作，而且，她的槍還是收藏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，就是那座椅的座墊下面。

這把槍在飛機撞了之後，仍然是好好地留在那裏，在破曉的微光之下，莉莎把它找了出來，站在飛機的頂上，她勝利地把槍舉了一舉，反映着第一綫陽光。

「現在，我們可以起程去找司馬洛了！」莉莎說。

「這——槍裏有多少顆子彈呢？」李安納問。

「六顆，」莉莎說：「並不多，但殺人也用不着太多子彈的，一枚子彈，就已經可以置人於死了！而且，雖然我們子彈不多，但是總比司馬洛多一點！」

李安納呆呆地看着莉莎手中的那一把槍。

莉莎擺擺頭：「現在，李安納，召集你那五位好朋友，我們起程吧！」

李安納露着一個兇殘的微笑，把兩隻手指伸進咀巴裏面，吹响起來。

五騎人馬分別從那些岩石後面出來。

這五個是李安納的「死黨」，顯然，當李安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之後，這五個人就會輔助他，成爲他的大臣了。

他們七騎人馬緩緩地馳向谷口，準備登上谷頂。

不時，李安納會深情地望一眼莉莎，而莉莎則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、鼓勵的微笑。



× × ×

司馬洛已經比他們先走了差不多一夜，而他們不會比司馬洛走得快多少。第一次，司馬洛也許會不熟路，但是司馬洛已經來回各一次，起碼，在第一段路之內，司馬洛是駕輕就熟的了。他們要追上司馬洛，起碼要等經過了那座古怪的密林，在那邊，司馬洛要摸出路來，進度自然會慢得多了。

他們趕了一天路，在入黑之後，就在山上紮營。

七個人分兩處，李安納和莎莉在較高的地方，其餘五個人則在較低的地方。

這是李安納的提議。莉莎知道這個提議是甚麼用意的，不過她倒並沒有反對，她和李安納睡在一起。

當下面的人已經睡着了之後，李安納把一隻手放在莉莎的乳房上。莎莉說：「你不怕明天沒有氣力趕路嗎？」

「我們昨晚已經幹過，今天不是一樣有氣力趕路嗎？」李安納道。

「那麼來吧！」莉莎微笑。

李安納拉開了她的衣服，然後騰了上去，在火光之中，他一時並沒有馬上動作，而只是坐在那裏，欣賞着她。那新鮮的刺激已經稍爲過去了，他可以比較從容地欣賞她的美麗。不全是欣賞她的肉體，並且同樣地欣賞她的美麗了。

反而莉莎在他的身下開始表示不耐煩了，她慢慢地把盤骨動了起來，催促着他。她發覺她現在開始享受男人了，不論是那一個男人，她不知道，這究竟是由於司馬洛的誘惑，抑或是由於那種藥的影响？

很可能是由於那種藥的影响，因爲，她以前不是這樣的呀。

莉莎的盤骨的蠕動，發揮了難以抗拒的誘惑感。李安納再也不能僅安於靜靜的欣賞了，於是他動起來，他很雄勁地動着，那積蓄了一百年以上的銳氣，是不容易就這樣挫敗的，他瘋狂地，近乎野蠻地，把莉莎帶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，直至她大聲地呼叫起來。

下面的營地中那另外五個人很可能被吵醒了，但是李安納和莉莎都沒有理會，因爲現在，正是他們金光流瀉的一刻。

× × ×

司馬洛獨自生了一堆火，在火前坐着，喝着一杯熱茶，以調和一下塞在他的胃裏，就要引起他消化不良症的那些硬的乾糧。

他的眼睛看着那堆火，但是却心不在焉的，他仍然是在想着莉莎，他很希望莉莎肯跟他一起來，因爲實在在深心裏，他還是很喜歡莉莎的。莉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人，聰明在女人身上是很難找到的一種質素，莉莎却有着比美男人的聰明，也許，還是過份聰明一點了。

他相信莉莎留在那山中，是一定會失敗的，她一定會死在山中了。如果司馬洛不帶她出來，她多數是自己不懂得出來的。然而，司馬洛也是永不會再進那山中去探望她的了。

司馬洛聳聳肩苦笑。女人世界上多的是，他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莉莎更能令他感到刺激的女人，以前他也遇到過了，以後應該也可以遇到。而且此外，還有安娜，安娜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。他回到去，還可以得到安娜。

司馬洛喝下了最後一口茶，就在地上舖好了被舖，準備睡覺，就在他耳朵貼在地上的時候，他就聽到了那偷偷摸摸的脚步聲。

地下是傳音很靈的，黑暗中看不到的，貼耳在地上却可以聽到，他聽到有馬蹄移動的聲音，以及至少有五個人偷偷摸摸地步行的聲音。

那些人！他們是正在企圖包圍他！甚麼人？吐高已經死了，甚麼人？

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，坐起身來，若無其事地抓起一些沙泥撒在那堆野火上，把火弄熄了，就像，他是嫌那火光太刺眼了，那火熄掉了之後，周圍便完全黑暗下來了。

司馬洛再躺了下來，耳朵又貼在地面上，一隻手拿着槍，另一隻手却伸出去，在地上找尋適合他投擲的石頭，槍中的子彈是不够用的，因爲他已經數過，只剩下了兩顆子彈了。

司馬洛全身都緊張着，雖然外表看來，他似乎是很安全的，究竟是誰來了呢？這樣偷偷摸摸地來，總是來意不善的了。

那些偷偷摸摸的脚步聲是更近了。司馬洛聽着，在他的脚的那邊，有一個人接近得很快，那人而且走路不大小心，把一塊石頭踢脫，而使它滾下山去了。

接着司馬洛就坐了起身，看見一個黑影正向他疾衝過來，手上舉着的那件武器，乃是一把大刀，這件武器，是很明顯地顯出了此人的來意了。

司馬洛並沒有應用那把槍，那兩顆寶貴的子彈，他是要留在最危急，他的力量無法控制的關頭才加以應用的。

「停止！」司馬洛喝道。

但那人反而衝得更快，而且發出着使人的血液也快要凝結的呼喊。司馬洛一塊石頭擲出去，中了他的肩，這人發出一聲驚叫，打了一個轉，但是沒有倒下，他穩住了脚步，又再向司馬洛撲過去。司馬洛第二塊石子擊中了他的額。

這一塊石子使他頹然地仆倒下來了。

另外四個黑影忽然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騰起。司馬洛以十分迅速的手勢拔出了手槍，放了一彈。

槍聲在山岩的反射之下，十分之刺耳，不幸中槍的那一個整個離開地面，打了一個轉，仆倒下來。

另外的三個忽然停住，呆一呆，然後轉身就逃。石頭還可以考慮，槍是他們絕對無法抗拒的武器！

司馬洛靜靜地，緊張地等待着，片刻之後，他聽見馬蹄聲遠去了，有三四匹馬，陸續馳去了。他舒了一口氣，走到那個中槍的人身邊去，開亮了電筒，看一看，那個人是已經死了。

司馬洛的槍射得很準確，射進了他的心臟。

看這人的打扮就知道他是來自無情國的，當然，不看他的打扮，也一樣可以知道這一點的。這裏根本就沒有別的人。

司馬洛再走到那第一個倒下的人，這人就是李安納。司馬洛不知道他就是李安納，亦不知道他可能成爲無情國的最新承繼人，在司馬洛的眼中，他只是另一個無情國的人而已。

這一個人並沒有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，他只是被一塊石頭擊中而暈倒吧了。司馬洛在他身邊坐了下來，等着，他終於會醒來的，當他醒來的時候，他就可以告訴司馬洛，他們是爲什麼來襲擊他的了。

也許這是瑪嘉烈妲的主使？很可能是的！似乎，除了瑪嘉烈妲之外，就沒有別人了。當然，司馬洛的猜測是錯誤的，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。

他把那堆火再生了起來，把行囊中一些咖啡放進壺中，準備燒一壺咖啡。

就在他把咖啡放進了壺中的時候，身後就響起了槍聲！

一顆子彈擦破他的手臂上的衣服，擊中咖啡壺，使那隻壺砰一聲飛走了。

司馬洛也是整個人飛了起來，不過他却不是因爲給子彈射中而飛走，他是雙脚在地上一彈，整個人便飛了起來。

不過他並不是中彈而飛，他只是認爲，來了第一彈，一定還會再來第二彈，他還是及時跳開的好。

他落在一塊大石的後面，槍巳經掏出來了，轉身，對着槍聲的來處。那邊，一個黑影兩手持槍，繼續放槍。「砰」一聲響，子彈旣沒有射中司馬洛的身邊，亦未射中他剛才所在的地方，只是不知射到何處去了。

接着司馬洛的槍就響了，他只放了一彈，因爲他只有一顆子彈，而這顆子彈沒有虛耗！

那個人的雙脚也離開了地面，仆倒下來了，一面發出一聲尖叫，一聲女人的尖叫！

「莉莎！」司馬洛震驚地叫着。「莉莎！」他認識莉莎，所以他認得這把聲音的！

司馬洛好像一股旋風似的竄到那女人的身邊，開亮了電筒，向她的臉上照射着，沒有錯，果然是莉莎。

莉莎的左肺中了一槍，她雖然還活着，但是司馬洛知道，他是不能救她的了！沒有人能救她。

「莉莎！」司馬洛驚詫地說：「你！是你！爲什麼？」

莉莎的眼睛慢慢地張開來，咀唇扭曲，成爲一個苦笑。

「爲什麼，莉莎？」司馬洛又問。

在他後面，那個暈倒了的李安納動了動，但司馬洛並沒有察覺。

「莉莎！」他輕撫着她的臉。

莉莎苦笑：「我要死了，是不是，司馬洛？我要死了！」

「對不起，」司馬洛柔聲地。「我不知道是你！」

「你應該這樣的，」莉莎說：「我對你開槍，你也應該對我開槍的！我眞後悔！眞眞後悔！」

也許這一句話是眞的了，一個人，難道臨死時還說假話嗎？

「我應該跟你走的，」莉莎嘆息着：「但我不能！我感到那麼羞恥！羞恥！我曾和吐高睡覺，我曾經受不住虛榮的誘惑！我那十全十美的形象不能保持了！」

「唉！你是個傻瓜！」司馬洛說：「難道你不知道，我是不會洩漏你的秘密的嗎？」

「我不敢相信你，」莉莎搖頭。「我從來不相信人！你也許巳經是我最相信的一個了！但是我還是不大相信你！祇有把你殺死了，我才可以放心！」

司馬洛不知道怎麼回答，他祇是把莉莎的頭托起，擱在他的大腿上，輕輕撫在她額上的汗珠。

後面，李安納的眼睛張開了，他霎了幾次眼皮，再思索了好一陣，才記起發生了什麼，他看見莉莎躺在司馬洛的大腿上，發見莉莎正在說：「我眞喜歡你，司馬洛，我眞眞喜歡你，在所有男人之中，你是我最喜歡的一個！」

「謝謝你，莉莎！」

李安納看見了那把大刀就在他前面的地上，他慢慢地伸出手去，把這大刀的刀柄握住了。

「吻我！」莉莎嬌弱地說：「司馬洛，吻我最後一次！吻我最後一次！」

司馬洛彎下身來，輕吻她的眼皮。

李安納跳了起來，擧着那把大刀，就向司馬洛直撲過去，但是，衝到了半路，忽然「托」一聲，他的背上插進了一把短刀，就像那短刀的柄是從他的背脊裏長出來似的。他就呆在那裏了。

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叫，拚盡最後一分氣力，忽然再度飛身而前，又向司馬洛撲下去。司馬洛轉身滾開，那把大刀刺下來，刺進了莉莎的身體。莉莎叫了聲：「呀……」

司馬洛呆呆地躺在五呎之外看着，李



安納死了，莉莎也巳經死了。

他們好像兩座塑像，兩座充滿了痛苦表情的塑像。

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，同時，他也深深地爲莉莎感到難過，人是總有一死的，但是，在這樣一個地方，這樣一個遙遠的，荒僻的地方，而且是這樣死法。

他也看着李安納背上插着的那把刀子，一把飛刀，這刀是從那裏來的？不是他擲出去的，那麼，一定是另有別人在這裏了，這把刀子，不會毫無目的地出現在李安納的背上的。

「誰在那裏？」司馬洛提高聲音叫着問。

沉默。

「誰在那裏？」司馬洛再問一次。

這一次有反應了，馬蹄聲，一匹馬從黑暗中出來，馬背上馱着一個女人。

「瑪嘉烈妲？」司馬洛問。

那個女人到了他的面前，下了馬，果然是瑪嘉烈妲。

「是你把這刀子丟過來的？」司馬洛又問。

瑪嘉烈妲又點點頭。「你沒事吧，司馬洛？」

「謝謝你救了我的命！」司馬洛說。

瑪嘉烈妲低頭看着那死去了的李安納和莉莎，搖搖頭：「他們都是傻瓜，我知道他們要來殺你，於是我暗中跟隨着。」

「那把刀子！」司馬洛說：「你也眞會用刀？」

「這祇是運氣，」瑪嘉烈妲聳聳肩，「我祇是盲目地擲出去，就剛好刀尖刺中吧了！不過，即使刀柄擲中，也一樣可以救你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！」司馬洛點點頭，即使刀柄擲中了，使李安納窒一窒，他也有時間轉過去對付他的，不一定刀尖，瑪嘉烈妲就是用任何其他的物件，甚至用一塊石頭擲過來，也一樣有效，至於剛剛刀尖刺進了李安納的背，那是她的運氣，也是李安納的不幸。

「我很高興李安納死掉了，」瑪嘉烈妲說：「我們那裏面需要的不是一個統治而領導的領導者，我們需要的領導者，是要能夠領導我們和衷心合作的！」

司馬洛點點頭。「和平和友誼，那才是最可愛的，有和平和友誼，即使時間活得短一些，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瑪嘉烈妲凝視着司馬洛：「你年紀不大，司馬洛，但是，你却有着高超的智慧。」她遲疑了一下。「我是來求你做一件事的，我猜你會肯帮忙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司馬洛問。

瑪嘉烈妲從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玻璃瓶，那瓶中就是有那種藍色的藥粉，此外她又取出一隻那種小型香蕉一般的哨子。「我想託你替我把這個交給羅定！」

「羅定巳經死了，」司馬洛詫異地說：「我不是巳經告訴過你了嗎？」

「把這些放進羅定的墳墓裏，」瑪嘉烈妲說：「伴着他一起！那麼他在地下可以長生，如果他遇到危險，他也可以用這哨子驅除危險！把這些放進他的墳墓裏！請你！」她的態度是虔誠的，她幾乎像是正在祈禱。

「好吧！」司馬洛把這兩件東西接了過來，他會替她做到的。

她又取出一捲鈔票來。「替他築一座好的墳墓，最好的！」

對於這些鈔票，司馬洛却擺起手來。「用不着了，」他說：「吐高給了我不少鈔票，我還沒有機會用！就用在築墳墓上好了！不過，我們得先將這三個人埋起來！不能讓他們這樣曝屍荒野！」

瑪嘉烈妲點點頭。

那山上並沒有多少泥地，不能夠掘一個洞把人埋葬的，所以他們只是找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子，堆上去，堆成了一隻饅頭。

弄好了之後，司馬洛替他們祈禱。他不是教徒，他們也很可能不是信什麼教的，不過他覺得這樣做對一點。

後來，司馬洛轉向瑪嘉烈妲：「你和羅定是愛人，是不是？」

瑪嘉烈妲沒有做聲。

「這是不值得羞恥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愛是人之常情，你也是一個人！」

「我——我們的感情和一般世俗人不同，」瑪嘉烈妲低着頭。「我們並沒有互相觸碰過！我們祇是互相喜歡，互相尊敬而巳！」

司馬洛忽然微笑。「當然啦！兩個這麼老的人，難道還會有其他嗎？」

瑪嘉烈妲聳聳肩：「好了，司馬洛，我們起程吧！我領你出去！」

司馬洛沒有反對。有瑪嘉烈妲領導，路是必然會好走得多的。

他們沒有停留，連夜起程。司馬洛帶走了莉莎的槍，那槍中是還有子彈的。天明的時候，他用槍射死了一隻山羊，瑪嘉烈妲帮助他把山羊皮剝了，又把可以食用的肉割了下來，在皮囊裏藏好，在這樣冷的天氣裏，肉不會腐的，他們現在根本就像在一座大冰箱裏！在冰箱裏的肉類是久久都不會腐化的，這一隻山羊的肉，相信可以支持到出了山區的。

現在，彼此之間沒有了什麼介蒂，瑪嘉烈妲就變成很健談了。一路上，她都很多話說，她把從前山中的情形告訴司馬洛，告訴了很多，她告訴司馬洛，她的確是完全不知道那長生的秘密的，吐高雖然給每一個人服食那種長生之藥，但是他却很小心地保存着這秘密，從來不向任何人透露，因此，除了羅定之外，就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了，她認爲，即使莉莎留下來研究，也是沒有用的。

她不會研究出什麼來，反而，她的權力慾只會使這個無情國裏的情形大爲紊亂而巳。

他們循着來時的路走，司馬洛在心裏是對瑪嘉烈妲頗爲感激的，如果沒有她的領導，司馬洛會走得很慢，而且會走得很危險的。

瑪嘉烈妲只送了他半程，當前路再也沒有什麼險阻的時候，她就和司馬洛道別了。她叫司馬洛以後別再企圖進來了，因爲，當她回去時，她就會把那危崖部份的通路鑿崩，那是進出無情國的唯一通路，除非再用飛機及降傘，否則就無法走進去了。

她的人也不會再出來。

她和司馬洛道了珍重，便回頭而去了。司馬洛看着她的背影消失，才繼續前進。

一天之後，有一架飛機在他的上空掠過，這使司馬洛十分之詫異，因爲那是一架相當新型的飛機，紅白雙色，雙引擎，似乎不是當地本來有的，這飛機飛了好幾次，似乎是要看清楚司馬洛，後來它就遠去了。

大約二小時之後，有四騎人馬向他迎過來了，他們出現在地平綫上，只是幾個小黑點。司馬洛雖然用不着看清楚也猜得到他們是誰，但還是有戒心的，他沒有向他們迎過去，只是勒轉馬頭，鑽進了樹林裏。

那四騎人馬來近的時候，却變成只有三騎了，從望遠鏡中，司馬洛可以相當清楚地看見他們，他看見這三個人都是穿着制服的軍警，他奇怪，軍警來找他幹什麼？於是，他就只是在樹林裏躲着，一動也不動。

司馬洛對於樹林中的活動也是相當富於經驗的，所以他躲得很好，他不出去，那二個軍警就無法找到他，而這些軍警也找得並不落力，這個國家是熱帶國家，而這個熱帶國家裏的人做事，總是這樣懶洋洋的，毫不起勁的。

後來，他們在那樹林附近團團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，那架飛機也飛過兩次，還是找不到司馬洛時，那第四騎人馬也出現了。

這馬上的人不是一個軍警，而是一個稍爲肥胖的人，一個禿頭的人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。他像一個長袖善舞的商



人，一點也不像是屬於馬背上的軍警。

這個人就是——

司馬洛叫道：「老莫！」

他叫得很低聲，老莫當然是聽不到的，因此，老莫也並沒有停下來。老莫只是與那二個人會合，交頭接耳起來。司馬洛舒了一口氣，把馬一拍，便衝出樹林，直向老莫衝過去。

那四個人吃了一驚，接着老莫也叫了起來：「司馬洛！」

司馬洛在老莫的面前勒馬，差不多是和老莫同時跳下馬。

老莫撲過來，幾乎擁抱着他。「司馬洛！」他叫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了？我們找得你好苦！」

司馬洛聳聳肩：「你也知道我一定不會有事的，老莫，我這個人，就是一向够運氣！」

老莫放心得像要哭出來似的。「究竟發生了什麼？」

「走吧！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」司馬洛說道：「我們回去再談吧！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長生的秘密已經失去了，永遠失去了！」

「噢，是這樣？」老莫表示失望了，接着他四面望望。「那個女人呢？你是和那個女記者一起進去的呀！」

司馬洛聳聳肩。「她已經死了！」

「死了？怎樣死的？」

「我們還是回去再說吧！」司馬洛聳聳肩，一面，他就開始動腦筋，爲莉莎編織一個故事，要把她的死說得很英勇，很悲壯……

（全文完）

民間軼事掌故



# 李寄斬蛇

于寶如・編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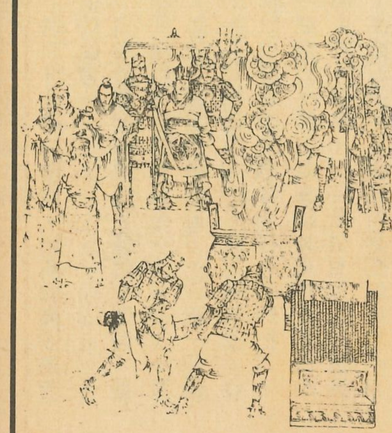


1　相傳東越國閩中郡的山谷裏，有一大蛇，長七八丈，粗十幾圍，造孽地方，黎民百姓深受其害，甚至連當地官吏也難幸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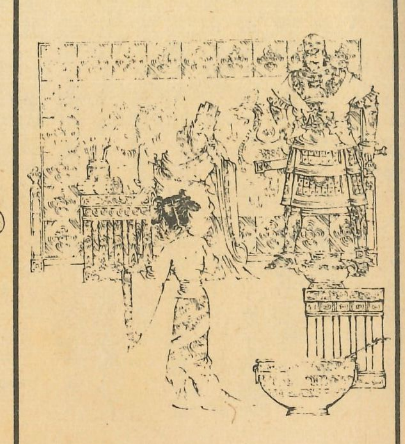


2　鄉人以牛羊祭祀大蛇，但仍不得安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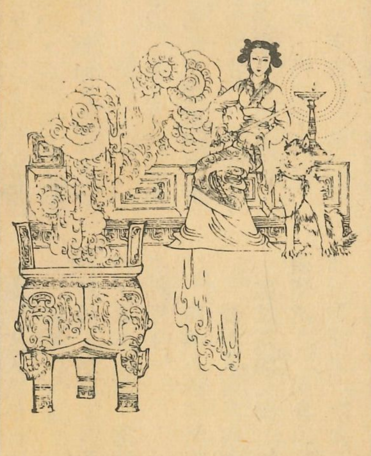


3　郡守等地方官吏竟將奴婢和罪犯人家的女兒，收養起來，每到八月初一，送至洞口，給蛇吞食，說這樣才能消災得福。年年如此，已有九個女孩喪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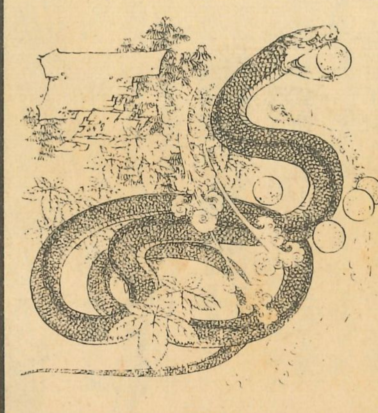
4　這一年，鄉人又爲大蛇吞食女孩之事發愁。本郡將樂縣有個叫李誕的，生有六個女兒，最小的女兒李寄，却自願前往蛇窟，父母哪裏捨得。



5　一天，李寄瞞着父母，偷偷來到官府，稟明自願前去蛇洞，請求給她一把利劍和一條獵狗。官府正是求之不得，即照其所求一一辦理。



6　八月初一，李寄到了蛇洞，她先將幾石拌蜜的糯米團子放在洞口，然後，她一手牽狗，一手握劍，坐在祭蛇的廟裏等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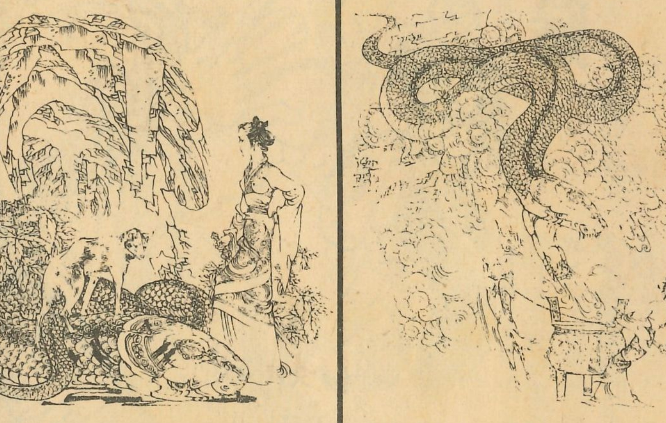
7　不多時，只見如谷囤大小的一個蛇頭伸出洞外，那雙蛇眼如同大鏡子一般，凶光四射。它見到糯米團子，便立刻吞食起來。



8　突然，大蛇又發現了李寄，便猛地竄出洞穴，徑直朝她撲來。



9　李寄見狀，忙放出獵狗。獵狗撲上去緊緊咬住蛇頭不放。她趁機持劍猛砍，大蛇身受重傷，掙扎翻捲，最後終於伏地死去。



10　李寄進入洞口，取出九個女孩的屍骨，嘆道："只因胆小軟弱，才葬身蛇腹，實是可憐，更是可悲！"說罷，慢慢地往家中走去。從此，閩中郡再無蛇災，李寄除惡的美談流傳至今。

新派武俠長篇

# 鬼魅江湖

武陵客・文
可飛・圖



**前文提要：** 前文書至凌雲天折回白鹿洞，希望找到獨龍叟，懸念他的安危，果然又見落魂谷主皇甫天彪進來搜索，似無所獲，頹然離去，凌雲天穿入洞裏，聽到獨龍叟向他招呼，凌雲天將骷髏帮主的解藥遞去，獨龍叟再將軒轅經後七章口述傳習，叮囑上體天心，勿戮無辜，然後悄然離去，凌雲天從九江口渡河，又遇上麻仲堯，聯袂而行，來到一處鎮集，見五福鏢局局主桂松奇親押金珠，遇到當地大俠高鴻和陳冠球串同假借骷髏帮之名刦鏢，凌雲天洞悉其奸，仗義解危，高鴻名俠實盜，想將罪行諉之於骷髏帮，殺人滅口，凌雲天直斥其非，使其無所遁形……

## 撫署施密計　誅江湖敗類

高鴻只覺氣血逆散，全身經絡起了變化，緩緩萎縮，這滋味非人所能忍受，面露悸容，抬目望去，只見是凌雲天，不禁慘笑道：「老朽早該知道是你。」

凌雲天微笑道：「你醒悟得太遲了！方才你那五名得力助手易作骷髏帮手下全數畢命，就該懸崖勒馬，悔悟前非。」

高鴻苦笑道：「但老朽未曾料到閣下就是骷髏帮中高手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高老師錯了，在下非骷髏帮統屬，那七位才是骷髏帮中高手。」

高鴻痛苦難禁，汗流遍體，咬牙道：「身敗被擒，死則死爾，別想在老朽口中掏出一句眞言，武林中人亦不會置信老朽名俠實盜，無可作見證。」

蒙面人中有人冷笑道：「多臂如來陳冠球即可充作人證。」

高鴻冷笑道：「老朽俠名在外，負譽武林達三十年，黑白殊途，涇渭有別，將陳冠球與老朽拉在一處，恐無人能信。」

「那麻仲堯呢？」

「麻家堡雖威震甘涼，但也是黑道梟雄，麻仲堯不說還好，否則反蒙顚倒是非，含血噴人之譏。」

那蒙面人目中猛泛殺機，冷笑道：「看不出一代名宿詞鋒犀利，巧言令色。」

凌雲天右手一擺，微笑道：「高老師你錯了，你那妻孥子女便可確證，試問陳冠球如不懼他妻兒受害，怎可在洞中誘你說出眞言，還有長白高人石去病與其他門派中卓著聲望之高手聽得眞切，你還賴得了麼？」

高鴻面色本異樣難看，此刻更是面如死灰，道：「罪不及妻孥，閣下如此所為豈是大丈夫英雄行徑。」

凌雲天笑道：「高老師這麼多年來所作所為，無一不是欺世盜名，喪天害理之行，惡如山積，擢髮難數，難道又是大丈夫行徑？」

高鴻不禁嗒然若喪，暗嘆一聲！

凌雲天轉身向七蒙面人抱了抱拳道：「這位高鴻交與七位，至於陳冠球在下尚須帶走！」回身掠入洞內，抓起多臂如來陳冠球穿出，疾如流星奔去。

旭日方升，天邊泛起流霞異彩，凝霜方濃，瀰漫着凜冽寒意。

五福鏢局一行已轔轔上道，老鏢頭親自護押一輛木板四面封死的板車，上下兩方木板鑿有圓孔透氣，不知內藏何物。

老鏢頭桂松奇心中感慨異常，他萬沒料到九宮環高鴻，武林名宿，威望夙隆，竟名俠實盜，如非九宮環高鴻一時疏忽失愼，多臂如來陳冠球家遭逆變，無法及時趕至，此一謎案將無法揭破，可見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凌雲天與麻仲堯已先五福鏢局而行，揚鞭疾馳，豪興逸飛。

途中，麻仲堯忽駐馬笑道：「凌兄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骨梗在胸，非吐之而後快，不知可否見告？」

凌雲天勒韁回答道：「就小弟所知，無不竭誠奉告。」



麻仲堯略一沉吟道：「凌兄何以能查出九宮環高鴻眞相？」

凌雲天道：「此事說來湊巧，在客棧中少堡主劍傷一匪，匪人武功已臻上乘，與少堡主不在伯仲之間，在下正在窗前觀戰，忽感冷風一縷由窗內射出，從在下身旁疾掠擦過，這匪人頓為少堡主劍下受創，微聞語聲道我等去高鴻莊上查明。」說着微微一笑道：「小弟當時並不知高鴻是何人物，直至途中相遇迎接桂老鏢頭之人，才恍然悟出其中必有蹊蹺。」

麻仲堯點點頭，只覺所說無懈可擊，暗道：「難道是我猜錯了麼？」又道：「以後又如何呢？在下感覺一切均有人暗中策劃，使九宮環自投羅網，高鴻乃老輩人物，其愚必不至此。」

凌雲天搖搖首說，道：「當局者迷，一着差錯，滿盤皆輸，在高鴻宅內，小弟即心疑本人並未外出，果不其然，在下縱身上屋，即見一條迅如流星的人影向內院掠去……」

麻仲堯劍眉微蹙道：「高鴻府中內外伏樁密佈，此人居然如入無人之境，寧非怪事。」他只覺凌雲天似說來有不盡不實之處。

凌雲天那有聽不出弦外之音，輕笑一聲道：「小弟也是如此想法，孰知來人武功曠絕，用虛空點穴將伏樁悉數制住，小弟不敢太過逼近那人身後，只見他飄然靠近窗前，我亦藏身遠處。

「須臾，三條人影冲霄穿空而起，身法奇快絕倫，那屋內走出九宮環高鴻等人，為我等格斃的蒙面匪徒即在其內。」

麻仲堯長長哦了一聲道：「在下詫異來人既身手高絕，何不將高鴻趁機一網成擒。」

凌雲天冷笑道：「高鴻禮待桂老鏢頭，兇謀未彰，如不擒住陳冠球，吐出逆謀，骷髏帮主手下武功雖高，也不願揹上黑鍋。」

麻仲堯大笑道：「有道理，可見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說着望了凌雲天肩頭「冰魄」劍一眼，說道：「凌兄兵刃似是干將莫邪之屬，神兵奇珍，不知可否與在下增一眼界否？」

凌雲天內心雖不情願，却奈於碍難啓齒推却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此劍……」

忽聞一冷笑聲傳來道：「與他交甚麼朋友，你道他是好相識麼？」

麻仲堯面色一變，厲喝道：「朋友，你說甚麼？速速現身出見，不然恕我麻仲堯出手狠辣。」

只聽那人冷笑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敢在老夫面前混充字號。」

凌雲天聽出那語聲似為活喪門賈慶，不禁暗暗納罕，只見麻仲堯猛萌殺機，循聲撲去。

五丈開外萎草叢中穿出一條人影，疾逾閃電掠去，麻仲堯趕向那人身後。

凌雲天突聞另一方向隨風傳來蒼老語聲道：「少年人，不知可否能移駕與老朽一談。」

只見丈外處一閃，現出一個面如古鍋，身着紫衣老叟。

凌雲天抱拳笑道：「謹尊台命！」

紫衣老叟轉身走去，身形似緩實速。

凌雲天隨着走去，前後相距不過三尺，瞬息，已離去里許。

那紫衣老叟察覺凌雲天身法奇奧迅速，竟能與自己並駕齊驅，不禁目中流露驚異之色，驀然回顧道：「少年人，你一身武功不同凡響，不知可願將眞實姓名來歷見告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在下凌雲天。」

「師承來歷呢？」

凌雲天見紫衣老叟似咄咄逼人，內心微感不快，答道：「家師並非武林中人，嚴命不得吐露，恕難奉告。」

紫衣老叟面現不悅之色，道：「老朽嚴凌霄，三日前與當代武林名宿活喪門賈慶相遇，偶而談起凌少俠你……」

凌雲天沉聲道：「在下與老丈素未謀面，何況在下初涉江湖，又非驚天動地的人物，不值老丈掛齒。」

嚴凌霄冷笑道：「賈老兒稱你傲慢孤癖，喜交往旁門左道，行事亦正亦邪，令人難測，他心中所疑果然不錯。」

凌雲天怒叱道：「他疑心在下是甚麼人？」

嚴凌霄望了凌雲天一眼，道：「賈慶說你恐係骷髏帮主門下。」

凌雲天不禁怒上眉梢，道：「風聞武林自命正派人物，喜口舌損人，顚倒黑白，愛怒端憑心意，今日一見果然不錯。」

嚴凌霄大怒道：「你這人眞正難以相與，如依老朽性起，倒要教訓你一頓，免得你目中無人。」

凌雲天冷笑，道：「你還不配教訓在下。」

「眞的麼？」嚴凌霄面寒如冰，右掌急出，一招「金風趕蟬」疾如電光石火向凌雲天右臂「曲池」穴扣去，左掌隨出一式「浮雲掩月」，迅快無比揮向凌雲天面門。

這兩招均是武林曠絕奇學，奇快難測，嚴凌霄欲一擊制服凌雲天，殺殺他的傲氣。

須知凌雲天外圓內剛，又因身世不明，自幼喜愛孤獨，不易輕信於人，除了鄧素雲一見投緣外，其餘均落落寡合，即使是金蘭之交神劍秀士樊丹、散花仙子梅若萍，因彼此認識不深，了無牽掛。

此刻，他見嚴凌霄恃武凌人，不禁怒火沸騰，倒踩子午步，右手疾揚，一招「天風驚濤」封開了「金風趕蟬」擒拿之勢，左掌三指如刃，一招「摘星換斗」劃了出去，逼開嚴凌霄拂向面門掌勢，指吐暗勁，點向對方脈門要穴。

出手奇奧異常，乃「軒轅經」內兩招絕學，嚴凌霄只覺指勁如刃，如不撤手，只怕左臂定要廢在凌雲天指下，不禁暗暗駭震，倏地身形急飄出三步。

凌雲天胸中一股沸騰怒火難消，如影隨形跟踪而到，雙掌展開一路快攻，眨眼間攻出九招，無一不是奇絕難解之學，掌勢猶若長江大河一般，滔滔不絕。

嚴凌霄失去先機，幾無還手之力，一霎那間，被迫得連連倒退。

倏地，凌雲天停手不攻，冷冷說道：「彼此無怨無仇，在下也不願樹敵結怨，承讓了。」言還未畢，一躍而起，飛落在兩丈開外，微一沾實，立時穿空又起，去

勢如電，眨眼瞬息無踪。

嚴凌霄氣得面色鐵靑，怒視凌雲天去向，半晌做聲不得，只覺有生以來，從未有過今日之辱。

突然，遠處傳來一聲長嘯，嚴凌霄循着嘯聲疾掠而去，只見一株古槐之下立着活喪門賈慶，身形落實，目蘊怒光道：「這凌姓小輩果然可疑。」

賈慶愕然道：「嚴兄居然探出他眞實來歷麼？」他目睹嚴凌霄面色異樣難看，暗道：「莫非他們動過手不成，凌雲天武功再高，也未必勝得了嚴凌霄。」心中暗暗的納悶。

嚴凌霄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嚴某也不瞞你。」繼而將與凌雲天相見經過詳細說出後，接道：「你誘開厖仲堯這小輩，爲何耗時這麼久？」

活喪門賈慶不禁一怔，暗道：「他眞是姓凌麼？性情孤傲怎與我胸中所疑之人一般。」不禁垂首沉吟良久，狐疑不解。

嚴凌霄見賈慶不答，若有所思，怒道：「賈老兒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

賈慶抬面浮起一絲懊喪笑容道：「如非賈某在厖仲堯口中探出一項隱秘，稍費時刻，那有如此失誤，嚴兄見多識廣，武林中各門各派奇學無不瞭若指掌，必然察出凌雲天武功來歷。」

嚴凌霄鼻中冷哼一聲道：「嚴某不願臉上貼金，凌雲天武功怪異奇詭，神奧不測，生平僅見。」

賈慶聞言大感駭異，目露驚容道：「這樣來說，賈某倒眞要撤下江湖之事，非要找到凌雲天不可了。」

嚴凌霄道：「嚴某也有此意，咱們同行。」

賈慶望了嚴凌霄一眼，笑道：「嚴兄如眞有與賈某同行之意，但許應允賈某一事，不然，咱們橋歸橋，路歸路，各不相涉。」

嚴凌霄詫道：「要我應允何事？」

賈慶道：「見了凌雲天，可不准先行出手，一切聽賈某之命行事。」

嚴凌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次依你就是。」

兩人認明凌雲天去向，疾奔而去。

荒草叢中突冒起一條飛鳥似地人影，去如淡烟，轉瞬已杳。

凌雲天一路疾奔，不覺奔至江濱，江流浩蕩，波光帆影，胸襟不由爲之開朗不少，竚立片刻，又展開輕功身法奔去。

蘄州城垣已隱隱在望，凌雲天忽聞熟稔語聲傳來道：「凌少俠請留步！」

語聲方入耳，已分辨出那是葉勝語聲，不禁答道：「是葉老師麼？」

葉勝人影疾閃而至，道：「少俠無須去東門城垣了。」

凌雲天渾然摸不着頭腦，詫道：「這是爲了甚麼？」

葉勝深深地望了凌雲天一眼，道：「少俠知嚴凌霄是甚麼人？」

凌雲天愕然，知葉勝已目睹自己與嚴凌霄動手情形，便問是何原故。

原來嚴凌霄乃武林卓著聲名難惹難纏的怪傑，人稱煞手神判，黑白兩道人物均有交往，一經結怨，以凌雲天武功雖說不懼，却與日後行事大有干碍。

五福鏢局老鏢頭桂松奇押護一輛板車，車內即是多臂如來陳冠球，受凌雲天之託逕交海棠姑娘，但厖家堡與秦中九怪係一丘之貉，而陳冠球亦受秦中九怪指使，厖仲堯意欲從海棠手中刦出陳冠球。

凌雲天不料情勢有如此複雜，道：「厖家堡亦與秦中九怪勾結麼？」

葉勝冷笑道：「厖仲堯方才與少俠借劍觀賞，若非活喪門賈慶誘開厖仲堯，少俠恐將爲厖仲堯所制。」

凌雲天不禁嚇出一身冷汗，道：「若此更不能袖手不顧，目睹陳冠球從海棠姑娘手中刦去無動於衷？」

葉勝搖首道：「無妨，嚴凌霄與賈慶黃雀在後，海棠姑娘定安然無恙。」說着微微一頓，道：「嚴凌霄賈慶既決意查明少俠身世來歷，不能不防，何況他倆心疑少俠係骷髏帮中人，若傳入帮主耳中，於鄧姑娘有性命之憂。」

凌雲天面色微變，說道：「依葉兄之見？」

葉勝微笑道：「葉某才智不及少俠萬一，但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，鄧姑娘現在夏口，何妨問計於鄧姑娘。」

凌雲天笑道：「就依葉兄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聞來路傳來一片奔馬蹄聲，烟塵蔽空，葉勝右手疾如電光石火伸出，拉住凌雲天躍落在道旁草叢中。

只見厖仲堯率着十三騎風馳電掣奔向蘄州城門，但堪近城垣，紛紛落騎，一匪徒將馬匹趕向隱處藏起，其餘諸人電閃風飄四散掠去。

葉勝低聲道：「大概五福鏢局一行即將抵達，如葉某臆料不錯，那煞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亦跟踪而至。」

說時，葉勝忽伸手一指，道：「少俠，你瞧。」

凌雲天循指望去，只見兩條人影疾逾流星在十餘丈外一閃而杳。

片刻之後，遠處塵頭冒起，人喊馬嘶，隱隱只見五福鏢局人騎車輛大隊而來。

但見老鏢頭桂松奇親自推着板車遠離官道，右掌劈開板車，由車內挾出多臂如來陳冠球。

陳冠球軀體蜷縮如蝦，面色慘白如紙，兩眼緊閉，仍自昏迷不醒。

桂松奇挾着陳冠球身如離弦之弩，向城廂掠去，落在城下，全身一提，玄鶴冲天拔起，凌空一翻，落在城頭，目光望了一瞥，道：「趙老師何在？」

城廂下飛鳥般冒起三男一女，少女正是明眸皓齒的海棠，目睹來人並非凌雲天，却是五福鏢局老鏢頭桂松奇挾着老賊多臂如來陳冠球，不禁大感失望。

老鏢頭桂松奇堆下滿面笑容，抱拳說道：「老朽的受凌少俠之託將陳老賊交付四位，並有一親筆信函面交海棠姑娘。」說着由懷中取出一函。

海棠接過書件拆閱，心頭只覺泛上一縷酸楚，但少女矜持，不形於顏色，慢慢將書收在懷內，嫣然一笑道：「多謝老鏢頭。」倏地面色一罩濃霜，抓住陳冠球，照凌雲天信中所述解開陳冠球穴道。

只見陳冠球張嘴咳出一口濃血，睜目醒來，不禁駭然變色。

海棠怒叱道：「老賊你也有今日！」



陳冠球面如死灰道：「老朽與姑娘往日無怨，近日無仇……」

海棠冷笑道：「老賊……」

話尙未了，忽聞朗笑聲傳來道：「姑娘請手下留情。」一條迅快人影由城樓上電鴻飛落，現出流星追魂厖仲堯。

桂松奇不禁一怔，抱拳笑道：「厖少堡主也來了。」

厖仲堯向海棠略一抱拳，道：「適才在下接獲家嚴飛書傳訊，多臂如來陳冠球身負數宗武林血案，牽涉至廣，意欲向姑娘求借此賊一用，待幾宗疑案水落石出後，必讓姑娘手刄此賊。」

海棠道：「恐難如少堡主之意。」言下拒人千里之外。

厖仲堯面色微變，道：「在下言出至誠，決無欺騙姑娘之理。」

海棠輕笑一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看在武林道義份上，先廢去老賊一身武功，並斷其雙腿主經，交與少堡主就是了。」

厖仲堯面色一變，怒道：「姑娘，你這不是故意與在下難堪麼？」輕輕擊掌一聲，十數條身形迅疾冒出，將海棠、趙士雄四人圍住，朗笑道：「姑娘既瞧不起在下，也用不着講什麼江湖道義了。」

厖家堡威震甘凉，隨着厖仲堯而來的，無一不是太陽穴高高隆起，目中精芒逼露，一望而知俱是內外雙修，武功高强的能手。

眼前情勢强弱立判，海棠知厖仲堯存心刦走陳冠球，暗地銀牙一咬，揚手打出一蓬梅花針向陳冠球襲去。

却不知道厖仲堯已蓄意戒備，料知姑娘必有此着，哈哈一笑，銀虹飛捲，將梅花針悉數磕飛。

厖家堡一個豹面老者飛身搶出，迅如閃電將多臂如來陳冠球挾起。

井光、霍文耀、趙士雄不禁大怒，霍地拔出兵刄。

厖仲堯面寒如冰，冷笑道：「在下並非有意尋釁，也不願結怨，無奈陳冠球關係太大，在下實逼不得已，如四位恃强，刀劍無眼，傷亡難免，恕在下被迫還手，諒四位非在下敵手。」

突聞一聲冷笑道：「强中還有强中手，螳螂捕蟬，安知黃雀在後。」

豹面老者忽面色大變，口張目呆，噗咚平栽在地。

厖仲堯大驚失色，轉面望去，只見是卓負盛名的兩個武林煞星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。

多臂如來陳冠球右臂已被嚴凌霄扣住，活喪門賈慶目光烱烱，面露似笑非笑神情，道：「風聞厖老三有子如龍，年未及冠，已名震邊陲，老朽意欲見識厖家堡獨家武學有何驚人之處。」

厖仲堯暗道：「這兩個老鬼，武功卓絕，心狠手辣，我若頂撞於他，只怕今日不能全身而回。」內心甚是惶懼，却外形不露聲色，淡淡一笑，將劍回鞘，抱拳躬身道：「兩位前輩與家父交誼素篤，晚輩豈能無禮，再說也不敢班門弄斧，但陳冠球身上揹了三宗血案，使家父幾蒙受不白之寃，故家父嚴令晚輩將陳冠球擒回。」

賈慶大笑道：「陳冠球何止揹了三宗血案，案如山積，血腥滿手，老朽也不難爲你，見着令尊，就說老朽從你手中搶去就是。」

厖仲堯心中雖怒火沸騰，却强抑着泛出一絲尷尬笑容，道：「晚輩不敢。」

賈慶大喝道：「那你等還不離去速回甘凉則甚？」

厖仲堯咳了一聲道：「晚輩這就回去，但願青山不改，後會有期。」

賈慶大笑道：「你如記仇，這也由你，見着令尊就說老朽致候。」

厖仲堯心中怨毒已極，答道：「晚輩記下了，兩位前輩珍重。」右手一揮，率衆紛紛掠向城垣，疾如流星飛矢而去。

嚴凌霄冷笑道：「依得嚴某性情，至少在這小輩身上留一點記號，那有這多唇舌。」

這時，海棠蓮步姍姍走過來，襝衽一福。

賈慶忙斜身一閃，說道：「姑娘，老朽兩人最難講話，既不願平白受人點滴之惠，也不無故施恩於人，此次老朽兩人仍冲着陳冠球而來，須將陳冠球帶走。」

嚴凌霄接道：「姑娘定需陳冠球雪仇洗恨，原無不可，但需姑娘與你那心上人前往老朽終南山住處一行。」

海棠面色緋紅過耳，螓首一低，含羞答道：「老前輩休要取笑，晚輩那有什麼心上人。」

賈慶大笑道：「凌雲天不是麼？」說時與嚴凌霄挾着陳冠球躍下城垣，疾如飄風而去。

海棠芳心幽怨無比，忖道：「落花有心，流水無情，你乃武林成名人物，怎可有意奚落。」暗暗恨賈慶譏刺露骨。

趙士雄暗嘆一聲，向老鏢頭桂松奇問道：「老鏢頭必知凌少俠的行踪，可否見告。」

桂松奇搖首答道：「老朽也曾問過，少俠答稱身如萍寄，飄泊無定，但老朽忖料，武林亂象已萌，嵩洛關中今後諒成是非之地，或可一見。」

趙士雄點點頭，轉面向海棠道：「我等不如去嵩洛關中一遊，姑娘走吧。」

× × ×

城垣上人影四散無踪，城樓一角飄下凌雲天葉勝兩人。

葉勝道：「葉某所說如何？賈慶嚴凌霄本十拿九穩算準厖仲堯刦取陳冠球之際，少俠必然現身，怎料少俠爲葉某勸阻，迫不得已及時出手，若此刻少俠暗躡二人身後，必墜入賈嚴二人術中。」

凌雲天冷笑，說道：「在下未必就懼他。」

葉勝忙道：「少俠身世不明，友仇難分，賈慶嚴凌霄雖說是正派中人，但癖性怪異，樹敵甚多，令尊令堂在世說不定與這兩人結有宿怨。」

凌雲天聞言憬然猛惕，暗嘆一聲，與葉勝身形杳入黃葉秋風中……

黃鶴樓矗立夏口江濱，危樓飛閣，崇牖畫棟，俯瞰江漢，極目千里，詩人墨客，吟詠不絕，寰宇記謂費文禕登仙，嘗駕黃鶴甜此，故名。

暮秋初冬，月掛西樓，江邊景物凄迷，黃鶴樓上遊客寥落。

凌雲天與葉勝兩人正在品茗對弈，沉

思落子，香風一閃，見一個妙齡青衣女婢，疾掠入來，嫣然低笑道：「我家小姐有請。」

葉勝一推棋局，立起，若有深意微笑道：「少俠自去吧，葉某還有事，恕不奉陪。」言畢飄然下樓而去。

凌雲天玉面不禁一紅。

青衣女婢星眸一飄凌雲天，低鬢嫵媚一笑，柔聲道：「婢子帶路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有勞姑娘了。」

穿過昭陵太子墓，路徑荒僻，景物幽森，約莫行五六里許，隱隱可見林木中一幢巨宅。

青衣女婢嫣然笑道：「我家姑娘就在此居住，鬱鬱寡歡，聞得公子音訊，愁眉盡舒。」

凌雲天說道：「諒鄧姑娘有什麼疑難之事不能解決。」

「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。」那青衣女婢一面答話，一面伸指敲嚴扃朱漆重門獸環。

內面起了一個宏亮語聲，道：「什麼人。」

青衣女婢連忙答道：「查爺，是我玉兒。」

沉重大門緩緩開啓，一個虬鬚虎目老者探身而出，喃喃埋怨，道：「三更半夜，女兒家出外胡走則甚。」一眼瞥見凌雲天，連忙改容肅然敬畏，躬身抱拳道：「原來是凌雲天少爺駕臨，查某不知，有失迎迓，當面恕罪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不敢，鄧姑娘在麼？」

老者答道：「現在書室，少俠請！」

身形隱入幽暗中。

凌雲天隨着青衣女婢走在花間小徑上，一幢精緻小巧水閣，燈光外映，忽聽鄧素雲嬌脆語聲道：「天弟是你麼？」

閣內走出一身淡黃羅衣，清麗絕俗的鄧素雲凝眸含笑，似不勝深情。

凌雲天玉面微紅，欠身施禮道：「雲姐別來可好？」

青衣女婢抿嘴低笑道：「公子不知姑娘爲了你懨懨成疾麼？」

鄧素雲面露薄嗔，叱道：「胡說，還不退下。」引着凌雲天走入一間窗明几淨，佈設雅緻的書室，盈盈一笑道：「我已準備好你的住處，你看此處還稱意麼？」

凌雲天聽出鄧素雲弦外之音，似有留他久居之意，不禁一怔。

鄧素雲玉雪聰明，已然察知凌雲天心意，嬌嫵笑道：「天弟，你請坐下，聽我慢慢細說，別後經過，我約莫盡知。」

青衣女婢送來美酒佳餚，兩人對坐娓娓傾談。

鄧素雲道：「試想你近日揭破了幾宗重大之事，雖說你謹愼持重，但黑道梟雄巨擘，若查出是你所爲，將啣恨入骨，非殺之而快，天弟大仇未明，已先受鋒鏑之危，智者不爲。」

凌雲天詫道：「小弟臆料他們甚難查出是我所爲。」

鄧素雲長嘆一聲道：「那葛厚麒，其人心性陰險，城府深沉，我雖未親眼目睹，但猜出白鹿洞前南天一鷹公孫炎，飛花旗白雲谷等四人喪在他們少林門中一項奇絕武功之下，他原算準你與厖仲堯等人均風聞前往，豈料事與願違。」

凌雲天目露驚容道：「雲姐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？」

鄧素雲道：「我無意擒獲八阿哥一名護衛，嚴刑逼供下吐露隱秘，八阿哥對你，原欲器重延攬爲已用，怎奈葛厚麒嫉才，並覬覦『冰魄神劍』。」說着凝眸望了凌雲天肩後長劍一眼，嫣然笑道：「葛厚麒雖不値重視，但是煞手神判嚴凌霄、活喪門賈慶二人爲當代武林名宿，既有意爲敵，你只要行走江湖，他們自有辦法查出你的行踪，何況厖仲堯亦覬覦你的冰魄神劍……」

凌雲天笑道：「所以雲姐勸小弟暫蟄居宅內，不得再現踪江湖。」

鄧素雲面上微露不悅之色，道：「我滯留於此已然担當很大干係，天弟若不聽愚姐之勸，決不勉强。」

凌雲天料不到鄧素雲動氣，忙道：「小弟決無不聽雲姐教誨之理。」

鄧素雲嫣然展齒，露出花朵般的笑容，說道：「好，你照我的話行事，不准違忤！」

突然，外廂傳來女婢語聲道：「撫署何老夫子求見老爺。」

鄧素雲玉掌一揮，熄去室內燈燭。

凌雲天不禁愕然，室外隨風傳來一陣蒼老呵呵大笑道：「何老夫子駕臨舍下，蓬蓽生輝……」只感一隻玉掌伸了過來，牽着左臂走入內室轉出側門，偕向一座大廳後廂而去。

大廳內燈燭輝煌，一個氣宇不凡，方面大耳，儼然官府老者陪着一青衣老者及一翩翩濁世佳公子笑語敘話。

凌雲天與鄧素雲藏在屏風後覷眼外望，鄧素雲附耳低聲道：「那堂上佳公子可神似天弟麼？」

說時玉靨呈現神秘笑容。

凌雲天正感如墮五里雲霧中，聞言呆得一呆，凝神望去，暗道：「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。」只覺那公子雙眉稍濃外無一不神似自己，不禁大感駭異，更忖不出鄧素雲用意。

鄧素雲低聲道：「他乃新任鄂撫公子盧玉堂，鄂撫係當世第一清官，我意欲天弟扮作盧公子……」繼附耳密語一陣。

凌雲天先是困惑不解，繼而皺眉，良久才泛出笑容。

廳上主賓三人把酒相酌，只聞儼然官府老者笑敘京中軼事，殷殷勸飲。

盧公子偶而答話，純正京音，詞屬典雅，溫文有禮。

約莫半個更次後，何老夫子推杯相謝，道：「張大人聖眷極隆，丁艱已滿，不久當有聖命到來起復原官，屆時自應趨府道賀，天色不早，不才要告辭了。」

張姓老者哈哈大笑道：「盧賢侄，我有一本『易經十三解』送與你。」手拉着盧玉堂轉入屏風後。

須臾，盧玉堂隨着走出，手中抱着一匣綫裝書本「易經十三解」。

不言而知，片刻之間盧玉堂已換成了凌雲天。

廳外肅立着一雙神光烱烱，貌相獷悍，四旬開外肩頭帶着兵刃的黑衣中年人。

張姓老者却未將何老夫子盧玉堂送出



廳外，只聽何老夫子高聲道：「速命外廂備馬。」

一雙黑衣人聞言疾掠而出，張姓老者送出大廳即轉身入內，何老夫人低聲道：「老朽心中憂慮公子露出破綻，但望公子謹愼小心，免貽性命之憂。」

盧玉堂微微一笑不言，飄然走去。

次日清晨，朝陽方升，撫署衙前忽奔來一騎一片墨黑異種龍駒，騎上人是一長臉，豆大瘢厖七旬望外老叟，肩插一對沉重烏亮子午筆，目光懾人心神。

這老叟下得騎來，立時有一衙卒奔來牽去，他昂然跨入撫署，雙肩不搖，足不揚塵，身法輕靈無比。

盧玉堂與何老夫子正在簽押房內敘話，忽見老叟由窗外掠過，何老夫子低聲道：「此乃大內高手蒼鷹鐵筆鄒雷，久駐撫署，歷任本撫廿餘載，江湖中事無不瞭若指掌，可見本朝韃虜仍不放心漢人，尤其江湖內實藏志士，大都義不服清，有匡復漢室之意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無不派有大內高手監視武林動靜。」語聲略頓，又道：「公子速去內堂，窺聽鄒雷與大人說些什麼。」

盧玉堂點了點頭，急急走往內堂，閃入一間廂房，只聽鄂撫朗聲道：「當今春秋雖高，但身體健旺，衆阿哥陰謀奪嫡，似言之過早，最好你我不偏不倚。」

鄒雷答道：「制台已探出大人有與他作對之意，必先下手爲强，陷害大人，奉勸大人，何不佯作恭順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查明與七阿哥勾結劣跡，再密摺參奏。」

盧玉堂忽覺身後生起衣袂破風微聲，即知有警，旋身迅如電光石火揮出一掌。

只聽一聲淒厲慘嗥騰起，仆咚大震。

那驚人的屍體跌下的響震驚動了鄂撫及大內高手蒼鷹鐵筆鄒雷。

鄒雷身疾逾閃電掠入內室，只見地面上側臥着一具屍體，那致命的傷痕自左胸延伸至右肩皮開肉綻，宛如利刃劃過。

他目光銳利，一望而知並非利刃戮斃，而是絕頂內功指力疾劃所致命。

鄂撫亦趨入，道：「鄒護衛，此人是誰？」

鄒雷目露駭容道：「此人是制台親信護衛，內家高手蝎爪孔淮，這擊斃孔淮的又是誰呢？」

他一面回答鄂撫，一面喃喃自語。

鄂撫心下已然明白是何人所爲，暗中欣喜，面色佯裝一變道：「若制台大人問撫署要人，怎生回答。」

鄒雷搖首道：「這倒不妨，孔淮既未投帖報名入謁，又無他人目擊作證，身在撫署，只消毀屍滅跡推稱未見就是，不過殺害孔淮之人尚查不出來歷，日後鄒雷將不得安枕。」說着由懷中取出一隻藥瓶，以銳長指爪挑出些許藥末，傾洒在孔淮傷處，轉身便化成一灘腥臭黃水。

鄂撫面色極爲沉重，緩緩踱出室外離去。

鄒雷逗留此室片刻，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，心情如壓着一塊鉛石，陰霾籠罩在他面上久久不散。

一連三日內，撫署如臨大敵，戒備森嚴。

制台轅門外亦是一般，到了第四日早上，制台派出一名道員參謁鄂撫，語裏字間暗示孔淮失踪與撫署不無關連，鄂撫應對得巧，推搪過去。

三日來盧玉堂已與蒼鷹鐵筆鄒雷相交投契異常，鄒雷對盧玉堂智慧絕倫，剖析事理精微，大爲欽佩，道：「公子他日功名必在令尊之上，若習武必爲一代宗師，領袖羣倫。」

盧玉堂笑道：「祿命天定，俗云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功五讀書，歷朝以來，甚多滿腹經綸，才高八斗飽學之士，却終身蹭蹬塲屋，絲毫强求不得。」語聲略頓，又微笑道：「在下喜聞江湖軼事，大人可否賜告？」

鄒雷似與盧玉堂投契異常，拈杯微笑道：「江湖中事，雲詭波譎，委實險詐百出，稍一不愼，誤陷泥沼，則身敗名裂。」隨即敘出最近武林中幾宗大事。

盧玉堂略一沉吟，道：「看來這幾宗武林大事參與者都是武林中極卓威望的人物，謀定而後動，鬼神莫測，恐永無法揭破。」

鄒雷大笑道：「如要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並無千古沉寃不雪的武林公案。」

盧玉堂搖首道：「在下聞鄒護衛談起近百年來江湖中發生了幾宗慘案，被害者鷄犬不留，連根斷絕，事後一無蛛絲馬跡可尋，乾淨俐落無比，永無水落石出之日，鄒大人方才言說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遭害，如非獨行靈官酈宗琪及時救出范氏遺孤，武林中如今尚無法獲悉，究竟是否落魂谷主皇甫天彪所爲，尚不得而知，因酈宗琪始終不敢露面，其中必牽涉至廣。」

鄒雷望了盧玉堂一眼，道：「公子知道得甚多，目前疑案雖不絕如縷，三星鏢局失鏢是否爲骷髏帮主所爲？飛天鷂子桑龍杳失踪影？獨龍叟身負重傷，將軒轅經携往何方？白鹿洞前公孫炎四具屍體何人所殺，秦中九怪因何扮作骷髏帮主門下侵襲乾坤金刀梅祖望移禍江東？形意派名宿高鴻緣何與多臂如來陳冠球狼狽爲奸？其中原因錯綜複雜，費人思解，但剝絲抽繭，終有眞相大白之日。」說着，鯨飲了一杯酒後，微笑道：「身爲內庭護衛，皇命不得介入江湖是非，但絕不可鬆懈江湖中事，是以我對詭譎江湖一動一靜均瞭如指掌。」說着略一沉吟，又道：「佛家有云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蘭因絮果，必有來自，今日動亂江湖，種因也許在廿年前，鄒某只須獲知骷髏帮主眞正來歷，當不難明白過半矣。」

盧玉堂詫道：「此話何解？恕在下愚昧，敢請賜告其詳。」

鄒雷長嘆一聲道：「武林情勢源遠流長，眞不知從何說起，廿年前武林崛起九大高手，到如今碩果僅存者只獨龍叟、煞手神判嚴凌霄、活喪門賈慶及少林掌門師伯善果上人外，其餘五人不是慘遭横禍，就是杳無音訊……」

「其餘五大高手是誰？難道均不得好死麼？」

鄒雷黯然一笑道：「武林中人與刀劍掌拳爲伍，善終其身者能有幾人，其餘五大高手中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遭害即是鐵證，樹大招風，名高身危，可爲烱戒。」

盧玉堂見鄺雷有意未將其餘四大高手吐露，當然九大高手姓名來歷在武林中無不知之甚詳，但凌雲天須查出其生身父母是誰，是否與武林九大高手有關連，再旁證索引，自不難水落石出，如今苦無端倪可尋，雖費心機實無異於大海撈針，當下微笑了笑道：「自古誰人能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似岳武穆，文天祥亦不善其終，但名垂竹帛，留芳百世！……」

鄺雷笑道：「武林中人怎可與忠臣孝子相提並論。」

盧玉堂正色道：「死有重于泰山輕於鴻毛之別，行俠仗義，鋤奸除暴，爲人世長留正氣，雖死亦甘瞑目。」

鄺雷望了盧玉堂一眼，道：「說得極是，老朽風聞公子博學强識，未必不明武林九大高手是誰？」

盧玉堂只微微一笑，含蓄異常。

鄺雷嘆息一聲道：「公子似深知近數十年來武林無不與宮庭爭儲奪嫡息息相關，聖上年逾古稀，衆阿哥都有一身精絕武功，網羅死士亦均係武林高手，互相傾軋，剷除異己，牽涉至廣，黑白兩道，各大門派幾乎全被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中，是以老朽心疑骷髏帮主必與爭儲有關。」

盧玉堂道：「這無異是骷髏帮主身後有操縱之人。」

「正是！」

「但不知是誰？鄺護衞諒必獲知內情一二。」

鄺雷苦笑了笑道：「倘老朽獲知內情，也不致終日如坐愁城中。」

盧玉堂詫道：「鄺護衞，有何憂心之事？」

鄺雷長嘆一聲道：「別的不說，蝎爪孔淮雖毁屍滅跡，但制台必心疑係老朽所爲……」說着，忽面色微變，揚手向窗外打去。

只見三縷黑綫，疾若芒電飛出手外，但如泥牛入海，了無聲息。

須臾，外面傳來陰惻惻低笑道：「鄺雷，你這是親口吐露，血債血還，納命來吧！」

鄺雷沉聲道：「尊駕是誰？」

盧玉堂緩緩立起，冷冷說道：「官衙重地，怎容江湖匪人在此逞兇。」說着以目示意鄺雷稍慢出室，自向室外走去。

鄺雷不禁大驚，惟恐賊人逞兇，緊接着掠出。

只見三個面目森冷藍衣中年人並肩立在天井中，其中一個兩頰瘦削無肉，鷹鼻蛇睛藍衣人獰笑道：「盧公子休要用官衙二字吓唬人，我等均有制台令箭在身，奉命帶走鄺雷，請公子置身事外吧！」

盧玉堂面色一沉，道：「鄺雷身犯何罪？」

「孔淮慘遭毒手，毁屍滅跡，殺人償命，怎能容他逍遙法外。」

盧玉堂道：「你等親眼目擊麼？哼！鄺雷身爲大內侍衞，不奉王命，恐動不了他。」

那藍衣人面色微微一變，道：「公子也許不知，我等三人亦是大內侍衞。」

盧玉堂右手一伸，道：「我不管三位是否大內侍衞，請拿出王命來，不然，你等就是一項死罪。」

三藍衣人面色一變，目閃兇芒。

鄺雷恐三藍衣人惱羞成恐，逞兇傷了盧玉堂，忙道：「公子……」

盧玉堂用手一擺，面寒如冰怒道：「此地是撫署重地，那容他們橫行，鄺護衞不用你管。」雙掌一擊出聲，天井四周廊下房內人影紛閃而出，均是撫署內武士，利劍金刀平指，震腕顫出一片寒芒，蓄勢待攻，其中五人手捧連珠飛弩。

鄺雷大感驚異，想不到盧玉堂不擅武功，居然沉穩若定，安排妥愼，內心不禁暗暗稱奇。

盧玉堂冷笑道：「這屋面上及撫署四周伏樁如同天羅地網，不如束手就擒，還可饒你等不死。」說着身形已退了柱後。

那鷹鼻蛇眼藍衣人獰笑一聲道：「公子此擧無異將令尊錦繡前程活活斷送了。」語聲中突張臂猛向鄺雷撲去，身形逼出一片無形罡氣。

其餘兩藍衣人亦同時發難，十指利爪如鈎攫出，身隨掌出。

撫署武士大喝，寒芒電奔，紛紛出手，連珠飛弩錚錚飛射而出。

鄺雷冷笑道：「找死！」鐵筆飛出，閃出一片筆影，帶出悸人銳嘯。

鷹鼻蛇眼藍衣人道：「這倒未必！」撲勢毫未稍緩，兩臂一合，向鄺雷雙肩迫來，勢如千鈞。

突然，那藍衣人悶哼一聲，轟地身形沉落地面，兩足竟陷入石面寸許，面色慘白，牙齒顫擊。

其餘兩藍衣人突驚叫了一聲，如受蛇噬，驚得穿空奔起，尙未拔起丈許高下，猛感後胸「命門」要穴上一麻，如斷綫之鳶般，跌摔在天井中。

鄺雷一個收手不及，鐵筆犀利，忽地劃破蛇睛藍衣人胸衣，帶出一溜血雨，大感駭異，只覺這三人傷得奇特，不禁呆住，暗道：「府中武士功力雖高，却傷不了三藍衣人，莫非尙有異人暗中助力麼？」不禁望了盧玉堂一眼。

盧玉堂目光向屋面上望了一眼，抱拳笑道：「承蒙相助，他日必當圖報。」

屋面上傳來一清朗笑聲道：「在下受令尊之恩深似海，些許小事難報萬一，公子不必掛齒。」微聞衣袂破風之聲，顯然已離去。

蛇睛藍衣人躺在地上獰笑道：「你在我懷中袋內取出信物一瞧，就知我等爲何而來，我不信你有天大胆子。」

鄺雷不禁一怔，知內中必有蹊蹺，走向前去，伸出右臂意欲搜出袋中之物。

盧玉堂忙道：「且慢！」

鄺雷一呆，已知盧玉堂機智絕倫，伸出的右臂又縮了回來。

盧玉堂道：「持刀刦衙，形同叛逆，專摺上奏，就地斬決。」說着用手一揮，示意武士中留下兩人，其餘撤去。

三藍衣人不禁面色大變，目中逼射兇芒，怨毒已極，但已受制於人，如同待宰之獸，有心無力。

盧玉堂將三藍衣人移往撫署密室後，僅他與鄺雷兩人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現在，鄺護衞可以將他袋中之物瞧瞧，不過不能用手觸摸，最好用布巾包起。」

鄺雷見盧玉堂宛如武林老手，經驗豐



富，遇事沉穩，不禁自嘆弗如，在襟底撕開一條布幅，束裹右手，伸在鷹鼻蛇睛藍衣人懷內，取出一方金牌。

這時，鄺雷如受雷擊，不禁目瞪口張，臉如死灰。

那鷹鼻蛇睛藍衣人，泛出一絲獰笑道：「兄弟沈烈，官拜大內一品帶刀侍衞，此次首領特請皇上頒賜金牌提訊鄺護衞……」說着望了盧玉堂一眼，目中閃出怪異兇險神光，接道：「盧公子，你對宮廷大內秘密知道得太多了，金牌上附有異毒，無色無味，一碰人體，即由皮膚毛孔內滲，循血蔓延全身，發作時痛苦不堪，雖然鄺護衞避過此厄，但未必能違抗王命，令尊也負有一項大罪。」

鄺雷面如死灰，心中着實爲難，他本武林中人，大可遠走高飛，但未聞能有倖免逃走的，而且鄂撫亦受牽連。

只聞盧玉堂朗笑道：「一切由我担承，金牌王命尙難嚇得了我，鄺護衞，你用金剛指手法將金牌揑成一錠官寶，以本命三昧眞火燒除異毒。」

鄺雷大驚道：「公子原來會武？」

盧玉堂搖首微笑道：「你錯了，在下雖不擅武功，但諳曉武學源流，人身穴道陰陽二氣注經輸脈之學，試問諸葛武侯有親身交鋒爭勝之說麼？」

鄺雷聞言由衷地敬佩如同天人，右掌展出金剛大力手法壓擠在掌心輪運三昧眞火。

沈烈面色灰白，額角冒出冷汗，才知遇上狠辣的能手，苦笑道：「盧公子你意欲何爲？」

盧玉堂冷笑道：「你心中明白，在下自有法把你等三人論成死罪，大內侍衞首領亦無法諉罪於鄺護衞。」

沈烈三人知必無倖，閉目無語。

盧玉堂道：「護鄺衞，你在午時酉刻點他們『藏血穴』，申初點『精促穴』，酉時三刻點『靈璣穴』，時辰須準，不能誤失。」言畢身形飄然走出。

× × ×

天色約莫午時，撫署外馳來一匹快馬奔至衙前，騎上人身着中軍服一躍而下。

撫署前正有捕頭孫富坤與捕快三人說話，孫富坤啊了一聲道：「周大人，來此有何公幹？」

那人是個面黃微鬚中年人，抱拳笑笑道：「孫捕頭，周某奉制軍之命請沈齊楊三位大內侍衞回轅有事詢商，三位侍衞辰初前來撫署謁見盧大人及鄺護衞，煩勞禀明。」

孫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周大人來得不巧，因鄺侍衞有事昨晚去武當，三位大內侍衞聽說不在，便推稱改天造訪，匆匆離去了。」

那中軍愕然楞住，暗道：「三人似亦趕向武當而去，因此未回督轅。」忙抱拳笑道：「看來周某是徒勞跋涉一塲了。」一躍而起落鞍揚鞭疾如奔雷飛馳而去。

× × ×

兩日後盛傳有三幪面人侵襲武當純陽觀，武功辛辣狠毒，連傷十餘人，但終因寡不敵衆，傷重致命，臨死之際說出來歷乃大內侍衞，侵入武當原因不明，想不到大內侍衞中竟有骷髏帮手下潛伏。

武林傳言本渲染附會，人人言殊，大內侍衞究係確是骷髏帮主門下，抑或似秦中九怪嫁禍江東之計，誰也無法斷言。

這一傳言，不脛而走，立時傳遍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震驚武林，也震動了燕京宮廷。

武當山外偵騎四佈，欲探出眞實詳情，查證傳言是否失眞，但句句字字並無虛假，江湖中不乏才智之士，紛紛拜山，問訊過參加此場拚搏的弟子，所敍經歷無一不同，宮廷大內也有在武當臥底之人，非但目擊，而且與三幪人拚死截襲，足見並非子虛。

這天大干係彌補得天衣無縫，無疑是盧玉堂一手舖排，只有湖廣總督心內明白，却如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口，在大廳內來回踱步，心內煩亂如焚。

廳外走入一身青衫，背部微駝的老叟，說道：「大人無須憂慮，鄺雷已回撫署，將干係全諉之於鄺雷，學生包保大人無事。」

制台冷笑道：「鄺雷是好惹的麼？先是孔淮，後是沈烈三人，只怕下次我也難保首領了。」

青衫老叟道：「天威不測，若不查明眞情據實摺奏，大人恐有褫職免官之危，依學生之見……」

忽聞廳外高聲傳報道：「撫署鄺雷護衞求見。」

制台面色一變，冷笑道：「他的胆量委實不小，居然敢來見我。」

青衣老叟道：「大人須以禮相待，鄺雷此來必有所恃，且聽一聽他此來眞意如何？」

制台面色略霽，說道：「有請鄺雷侍衞！」

須臾，只見蒼鷹鐵筆鄺雷跨入大廳，抱拳躬身道：「卑職參見大人。」

制台捋鬚朗笑道：「鄺侍衞，你我不相統屬，爲何行此大禮？請坐。」

鄺雷謝了一聲，與青衣老叟略事寒暄，就賓位側坐，面色恭謹道：「卑職奉命外出，今晨才返回撫署，途中已風聞沈烈侍衞三人在武當純陽觀喪命之事，內心震駭無比，不知其故，回至撫署，即知沈侍衞等已去撫署欲與卑職晤面，沈侍衞等此番出京所爲何事，諒大人已知，不知可否賜告。」

制台本欲說出沈侍衞眞實來意，被青衣老叟暗中示意制止，詭笑說道：「大內宮廷之事，外藩不得預聞，恕本官不知內情。」

鄺雷心中暗笑。

青衣老叟道：「學生有幾句話，請問鄺大人，但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

鄺雷微笑道：「田老夫子有話請說，就鄺某所知無不奉告。」

田老夫子笑笑，道：「沈侍衞去撫署訪晤鄺護衞不遇，就此不回，更料不到竟喪命在武當純陽觀內，據聞鄺大人亦是趕赴武當，是以沈侍衞三人兼程趕去，學生不解鄺大人武當之行獨以身免有何說。」

鄺雷聞言暗暗心驚，暗道：「如我無備而來，定然無可解說。」淡淡一笑道：「那是孫捕頭誤聽鄺某之言，其實也不可明言鄺某行踪。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十君子傳奇故事

# 身份已大白 義弟變盟主

白羽・文

**・前文提要・**

前文書至從仇如海口中得知蕭大先生的公子叫蕭秋風，也正是「十君子」遺訓中尊其爲施令之人，但蕭秋風暫未出現，衆人推舉雷嘯天爲主，雷嘯天無法推辭，只得答應，隨後雷嘯天、仇如海前往蘇州，夜晚，兩人同到紅樓廢址，仇如海處處表現出對此樓極之熟悉，使雷嘯天對他生疑，來至一座枯井前，深不見底，仇如海首先跳下去探查，雷嘯天見仇如海久久未上來，疑心更甚，正要跳下，忽遭暗器所襲，知覺頓失，人如風箏往枯井中墮下，幸得仇如海即時相救，始幸免於難，枯井下，他們找到雷鳴的遺骸，雷嘯天見狀，悲慟不已，而仇如海這才說出他自己也正是蕭秋風……

仇如海猛地向雷嘯天一跪，道：「大哥你當小弟是誰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仇如海悲聲道：「小弟就是那個罪魁禍首的『蕭秋風』！」

此言出口，雷嘯天大驚失色，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二弟，不！是盟主……」

仇如海道：「什麼盟主，是個一身罪孽的禍首！」

雷嘯天才待開口，却突將話嚥了回去，仇如海看在眼中，劍眉微微一挑，低沉的問道：「大哥想說什麼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有句話，明知說出不當，但不能不說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說就是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怎能證明二弟你就是『蕭秋風』呢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自然有證明身份的東西，不過現在却拿不出來，因爲恩師遺訓之上，諭令小弟莫要隨身携帶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很好，二弟請說，何時能給愚兄一看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離開此處之後，三日之內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就這樣說了，目下咱們仍以兄弟相稱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任何情形下，我們也是兄弟相稱的！」

雷嘯天搖頭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若無證明之物，恕愚兄直言，恐難免割袍之舉，這並不是因爲二弟爲人錯了，而是事態迫人如此！若二弟取出證明之物，證實二弟乃『蕭秋風』本人，則愚兄死也不敢有違先父之訓諭，妄稱爲兄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還是不懂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昔日『十君子』滴血共誓，尊『蕭秋風』爲武林盟主，先父曾因此下過嚴諭，愚兄何敢違抗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可是指着那『旗令』說的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能說出『旗令』二字，愚兄業已相信必是蕭盟主了，但爲大局着想，仍願一見此令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若小弟不幸，將『旗令』丟失了呢？」

雷嘯天正色道：「大先生夫婦之仇，和先父等八位前輩慘死之恨，今生今世也沒有辦法雪復了，願二弟三思！」

仇如海長歎一聲道：「眞是害人的『神芝血丹』！」

雷嘯天神色欣然道：「沒有錯了，就算沒有『旗令』，我嘯天已深信您就是蕭盟主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先父行前，曾有秘囑，留有一冊日誌，曾將五伯父之事，詳記其上，盟主說的都對，自非假冒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怎麼現在就盟主短盟主長起來了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既知無誤，豈敢再行放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說過，一切要等看過『旗令』而定的！」

雷嘯天說道：「話故不錯，但……現在……」

仇如海接口道：「大哥若不答應，今後始終兄弟相稱，小弟就不作出去的打算了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盟主必欲置嘯天於不孝嗎？」

仇如海誠懇的說道：「大哥，武林盟主，不是關上門說說就能當的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當然，此事當年前已有安排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莫非當眞要以『旗令』之上，十二門戶掌門人所留的信物，來號召各大門派，及武林中人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盟主之意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盟主乃有德者居之，小弟不配！」



雷嘯天道：「這是前人血盟而定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就像剛才那個『滑』字一樣，後人應該自知是非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不遵遺訓即爲不孝，願盟主三思！」

仇如海一笑道：「不孝之人何德之有，自不配當這盟主！」

雷嘯天說不過仇如海，祇好歎息一聲道：「這事暫可不談，盟主能否示下先父來此『紅樓』之事？」

仇如海點點頭，遂將昔日深夜，雷鳴帶傷傳書之事，詳細說出，雷嘯天垂淚久久，霍地說道：「盟主若矯情堅辭，請問，何以對先父？」

仇如海一楞，語爲之塞，雷嘯天緊問一句道：「請盟主示下。」

仇如海看出雷嘯天神色肅然，道：「若小弟仍舊堅持呢？」

雷嘯天一字字果斷的說道：「父仇未能報，父志未能繼，父命未能達，身爲人子，何顏再偷生於斯世，願自絕於此，永伴先父於地下。」

話聲中，右臂探處，將他那向不取用的長劍撤出，目射寒光，注於仇如海身上，靜待答覆！

仇如海深知雷嘯天性格，向不矯作，立刻穆然道：「大哥請先聽小弟一言！」

雷嘯天又肅然道：「請盟主先答嘯天的話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若能答應小弟一事，小弟則聽命吩咐。」

雷嘯天搖頭道：「此非嘯天吩咐，乃蕭大先生遺命，先父之遺志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當知小弟性格，莫迫使小弟相伴大哥於斯！」

雷嘯天說道：「盟主所說的是什麼事呢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兄弟之盟在前，曾有天地爲證，小弟誓死不棄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結盟之時，不知就是盟主，在嘯天來說，父命在結盟之前，況嘯天深信，伍伯父遺書必也說過……」

仇如海接口道：「大哥，目下不必爲此而辯論不休……」

雷嘯天正色道：「必須說個明白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這樣可好，設若有朝一日，小弟身爲武林盟主，人前任憑大哥如何稱呼，人後，不得相違盟約！」

雷嘯天沉思刹那，道：「好吧，一言爲定！」

仇如海一笑，道：「一言爲定！」

雷嘯天並未將長劍歸鞘，却面對乃父屍體沉思不語，仇如海低吁一聲，試探着問雷嘯天道：「大哥，叔父遺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我要立刻找到木料，做成棺木！」

仇如海目光一掃四外，道：「容易，就地取材吧。」

雷嘯天點點頭，將各處走了一遍，搬過幾張木桌，兄弟二人動手，各以寶劍作爲利器，做成一棺！

當然形狀不太像口棺木，但却比棺木要堅固得多，然後將屍體搬入，封死棺蓋，雙雙拜下！

雷嘯天以悲哀的聲調，果斷的字句，禱道：「孩兒誓復此仇，將仇人心肝供吊，那時移靈！」

仇如海默默祝禱，他暗自發誓，必將這惡毒兇手親刄，而祀英靈，並將守孝以謝以慰。

接着雙雙起身，雷嘯天道：「如何出困？」

仇如海問道：「大哥可要看看來時入口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好，這就去。」

仇如海帶路而前，當到達來時井中的鐵門時，雷嘯天大步向前，猛推鐵門，鐵門動也不動！

仇如海道：「當初設建這座地室，雖說已甚週到，但仍然未能防到有人塡井，這道鐵門，首先就不該向外開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以我們二人之力，莫非還打不開它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打得開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咱們立即動手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非但可以打開這道鐵門，並且可以一塊將大石砸碎，搬進地室，然後就可以自由出入！」

雷嘯天說道：「那就應該立刻動手幹了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決不上這個當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上當？上甚麼當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現在計算時間，已是四更多了，要將鐵門打開，搬掉千百碎石，怕不已經到了五鼓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有甚麼關係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對方明知塡井之舉，並無大用，但仍然塡它，是爲了甚麼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爲了甚麼呀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就爲了消耗你我兄弟大部份的眞力！」

雷嘯天又問道：「這對他們有甚麼利益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古井一綫，碎石搬走之後，對方以絕頂高手，埋伏於上，甚至以歹毒的『快活疔』暗算我們兄弟……」

雷嘯天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那就危險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因此小弟說，不上這個當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對！可是我們總要出去呀？」

仇如海微然一笑，道：「當然要出去，非但要出去，並且要出其不意的闖出去，說不定會由此而發現，那兇手的眞正面目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但路祇一條……」

仇如海道：「誰說只有一條？」

雷嘯天聞言大喜，正要詢問，仇如海已招手先行，直走到剛才雷鳴仆臥的地方，停步不前！

雷嘯天忍不住問道：「另外那條路在何處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雖知另外必然有一條路，但却不知路在何處！」

雷嘯天啊了一聲，急問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找，我們現在開始來找它！」

雷嘯天問道：「毫無綫索，那裏去找啊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已有綫索，門戶可能相距叔父仆臥地方不遠！」

雷嘯天濃眉皺起，道：「這怎麼可能呢？」

仇如海說道：「小弟昔日獨坐書房，雷叔父重傷之下，由窗外飛落，那時候雷叔父的傷勢已然無救，况追蹤之人已到，小弟斷定，雷叔父施展出『雷霆一擊』之後，絕對無法再由井中飛落而到此室，所以……」

雷嘯天接口道：「有道理，我們快來找！」

兩個人立即仰望室頂，仇如海適才已經發現端倪，故而輕易的就指出地方，對雷嘯天道：「大哥請看，左上方有處顏色與衆不同的地方！」

雷嘯天也正好發現，頷首道：「大概不會錯了！」

話聲中，雷嘯天冲拔而起，室頂平光，無法存身，但見雷嘯天神功提起，五指抓處，已裂石而入，抓了個緊！

這是雷嘯天第一次施展家傳絕學，仇如海看在眼中，不由暗中點頭，雷家「雷霆神功」，果然不凡！

雷嘯天適時欣然說道：「果然是道門戶，不過鐵板尺厚，如何開啓呢？」

仇如海聞聲而上，他僅憑一隻左手，緊貼平滑石頂之上，即能懸身不墜，使雷嘯天欽佩不已！

仇如海細看那道門戶甚久，終於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們還是到下面商量吧！」

話聲中，雙雙縱落，仇如海道：「大哥，這是門戶絕沒有錯，但想開啓却不容易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嗯……看來祇好仍然由井……」

仇如海突然揮手道：「且慢，讓小弟想想。」

雷嘯天點點頭，不再開口，仇如海一個人沉思不已！

半晌，仇如海似有所得，道：「大哥，雷叔父自知傷重難救，又斷定此樓焚毀後，兇手必將仔細搜索，方始將自己沉入地室之內！

「小弟居此十數年之久，非但不知道這地室秘門，連此處有這地室，還是看到恩師遺書方才知曉！

「不過由雷叔父伏臥之處，使小弟想起這是不合情理的事，也許和室頂門戶有關，大哥認爲對否？」

雷嘯天苦笑一聲，道：「我根本就沒聽明白話中的意思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是怪小弟說得不太清楚，小弟是說，雷叔父借門戶之便，沉落地室，按當時情形，已非常艱難了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若以二弟所說，先父身受之傷來講，是極不容易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適才小弟發現，雷叔父上半身伏臥石櫈之上，何也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先父或許要坐起來。」

仇如海搖頭道：「雷叔父若想席地而坐，隨處可以，不必掙扎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先父大概要坐在這長石櫈！」

仇如海搖頭道：「雷叔父傷勢奇重，又曾拚却最後一口眞力，發出神功震傷追蹤兇手，早已無力支持身軀平衡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有甚麼關係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關係太大，設若這是一把石椅，後有靠背，雷叔父掙扎欲坐，自是應該，但這却是條石櫈，雷叔父坐不住的！」

雷嘯天點頭道：「對，有道理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因此，小弟認爲雷叔父上半身伏臥櫈上，絕非無因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會有甚麼原因呢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也許這石櫈……」

雷嘯天也有所悟，道：「對，咱試推石櫈看看！」

說着，兩人開始動手，前推不動，後移不能，仇如海突然將石櫈向右方一拖，石櫈却隨手而滑向一旁！

適時，室頂那塊尺厚鐵板，也倏忽三面倒垂下來，現出一道門戶，由下望之無異天窗！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，雷嘯天身形迅疾到了棺木之前，五指提力，在棺蓋上劃出：「霹靂震天」四個大字，然後對仇如海道：「熄火燭，我們走！」

仇如海擺擺手道：「且慢，小弟突有所疑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上面出口，此時是否已開？」

雷嘯天皺眉道：「應該是開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設若出口就在平地之上，暗中監視我們的對頭人，焉有不立刻發現的道理，這樣……」

雷嘯天接口道：「不能顧忌的這樣多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再說，此處小弟也不準備使對方進入……」

雷嘯天再次接口道：「事難三全，走一步算一步！」

仇如海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大哥請提聚功力斷後，讓小弟開路！」

雷嘯天說聲好，雙雙揚掌熄滅巨燭，飛身而登上那天窗似的門戶，豈料身形竟無附依處，若非二人功力眞高，必然立即滑落，就這樣，也幾乎把持不住，仇如海嗯了一聲，對雷嘯天道：「大哥，這通道怪哉，竟像條……」

他說不下去了，實在，這條通道好像一條四方的管子，滑不留手，而地位不大，僅有尺半見方，看來不像供人出入的門戶。

此時，二人是摸黑而行，甚麼也看不見，仇如海在前，試探着走了丈遠，悄聲對雷嘯天道：「大哥當心，這兒是個斜道，極滑！」

雷嘯天却接話道：「這是專供由上面傳遞笨重物品，而設置的『滑路』，這種設置，雷家堡也有，是先父手法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雷叔父似是事前根本不知道有這座紅樓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不會錯，因爲伍伯父行事一向謹愼，但伍伯父是先父的盟兄，先父所知者，伍伯父自也知曉！」

仇如海認爲這可能性很大，說道：「大哥既是熟悉這種設置，舉一反三，能不能料斷一下，這『滑路』的出口是在何處呢？」



雷嘯天道：「應該說是『入口』，按先父往昔設計，及雷家堡『滑路』的情形來說，入口至少有兩個！」

仇如海聰慧之極，聞言知意，道：「可是內外皆有入口地方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正是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我們最好能由外面入口出去！」

雷嘯天又說道：「愚兄要點個亮兒照明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不慮火光外洩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若是『滑路』設置，入口處另有開關的地方，非但火光不會外洩，水也透不進去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那就好了。」

話聲中，雷嘯天已打着火摺子，他那支火把，在身中暗算的時候，已經落在井底，現在換了一支巨燭。

點亮巨燭，光輝不强，因爲上面密不通風的原因，但是仍能看清楚附近丈遠地方，雷嘯天瞥目之後立刻說道：「二弟，沒錯了，往前走，走到別有岔道的地方停下來，告知愚兄能分出那一條通向僻靜之處！」

「好，小弟就開始登上，大哥，你小心！」

說着，仇如海將自己火把點燃，然後向上爬登而行，千層底的快靴，登在滑不留手的石路上，艱難至極。

不過仇如海這身功力，已入化境，每登上一步，石路滑壁上，就留上一個二寸深的足尖印，如梯道一般，走在後面的雷嘯天，却省了力！

登上約有數丈，仇如海止步道：「大哥，前面竟有三條岔道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身子貼在左邊，舉起火把照亮，愚兄來看！」

仇如海高舉火把，道：「走了已有數丈，按說早該到了入口，怎地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此處可能已在地下十丈，况『滑路』斜傾，說是走了數丈，也許祇有一兩丈而已！」

仇如海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弟忘記此事了，大哥可已看清了岔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走左邊那條路！」

仇如海身形一提，登上左邊「滑路」，漸行漸平，最後竟然必須眞的爬着走了，雷嘯天在後面說道：「快到了，二弟看見有物阻路的時候停下！」

仇如海答應一聲，爬行不息，片刻之後，道：「大哥，走不通了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可能退到愚兄的身後？」

仇如海暗自沉思刹那，說道：「恐怕辦不到，裏面祇有尺半見方，移不開身子的。」

其實，仇如海身懷奇技，內家「縮骨神功」，已至化境，尺半見方，仇如海能毫不費力的避到雷嘯天身後！

不過雷嘯天突然提出這個問題，使仇如海突悟原因，出口在望，誰在前面，誰將首遭敵人暗襲之險，仇如海怎肯叫雷嘯天涉險，故而推說沒有這種罕絕的功力，無法錯開身子前後交換！

雷嘯天信以爲眞，道：「二弟，可曾發現阻路之處右壁上，有個鋼環？」

仇如海早已發現此環，道：「小弟看到了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拉動此環，入口處的鋼板，即自動滑向一旁，露出門戶，不過二弟先莫拉這鋼環，聽愚兄一言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請講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，事怕萬一，愚兄雖然認定這一條路的入口，或不致有强敵埋伏，但却不能多加小心！

「二弟功力高過愚兄多多，祇是在敵暗我明之下，必需加倍謹愼，莫忘今後二弟身繫整個武林的安危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弟遵命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現在先將火把熄滅。」

仇如海才待揚掌擊滅火把，雷嘯天已揚聲又道：「且慢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是經驗之一，人在這種密不通風的地方，火把滅後的濃烟，有時會令人窒息，因此要裹滅它才行！」

仇如海暗中欽服，經驗有時要比知識有用的多！

熄滅了火把和巨燭，仇如海道：「大哥，小弟要拉那鋼環了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且慢，還有一事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請說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計算時刻，恐已天明，此處向陽，你我在深暗之處，乍見日光雙目難睜，必須先有準備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這一點小弟已然想到，此時還不到五更！」

雷嘯天說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二弟當心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請候小弟通知，再出這『滑路』！」

仇如海猛地一帶鋼環，頭上頓時露出方方的門戶，他毫不遲疑，雙手一按，兩足微登，如出洞神龍直射於外！

雷嘯天道：「愚兄理會得！」

縱落之後，立即四顧，暗道一聲「慚愧」！原來這個入口，已遠隔塌毀的紅樓十丈，正在後門的外牆！

四顧無人注意，仇如海立即悄喚雷嘯天出來，然後彼此略以商量，分兩路悄搜而下，直到碰頭也未見敵踪。

天色已近微曦，打個招呼，雙雙飛身回轉蘇州分店！但對那暗襲之人，却始終不能去懷。

× × ×

夜又深，大地一片悄寂！

孤燈下，雷嘯天捧閱伍大俠的遺書。那面「黑石船」令旗，正攤在書桌之上。

雷嘯天一邊讀，一邊淚流滿腮，當前的仇如海二弟，果然是「黑石船」主，武林盟首的蕭秋風！

雷嘯天很快的閱讀了一遍，擦乾眼淚，雙手捧着伍大俠的遺書，和那面旗令，恭敬的對仇如海說道：「請盟主收回旗主和此書。」

仇如海將旗令捲放貼身處，書置衣囊中，道：「我們說好的，沒人的時候，仍是大哥和二弟的稱呼！」

雷嘯天無奈，說道：「愚兄一時忘記了。」

仇如海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今後行止

怎樣才對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目下無能爲力，祇好坐等諸賢弟到齊再說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那要三個月後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之意呢？」

仇如海說道：「小弟想獨身去一個地方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是怕愚兄不能自保？」

仇如海一笑道：「大哥眞會多心，小弟要去『紅柳莊』一行！」

雷嘯天皺眉道：「有此必要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有，關係昔日有人暗算，和有人以歹毒的『快活疔』，打中大哥左臂之事，小弟要找出此人！」

雷嘯天一驚，道：「莫非二弟已知這人是誰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暗算大哥的這人，不知是誰，但在紅柳莊中以『萬蜂蛸集』，企圖置小弟於死地的人，小弟却認得他！」

雷嘯天又是一驚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是紅柳莊的人對二弟暗算了？」

仇如海搖頭道：「難說，不過他們還不知道我認出……」

雷嘯天道：「他們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一個主謀施令，一個從旁監視，另一個用那歹毒的暗器下手，一共三個，小弟見過兩個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當時二弟怎麼不說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是故意佈上的一着閒棋，現在却有了大用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愚兄明天陪你前去！」

仇如海過：「大哥千萬不能離開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爲什麼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又是一着用處極大的閒棋！」

雷嘯天搖搖頭，道：「愚兄是另有想法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什麼想法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在紅莊柳中，暗算二弟的人，恐怕早已不在那兒了，愚兄認爲柳逸風父子，不是奸險之徒！」

仇如海一笑道：「嗯，小弟也是這樣想。」

雷嘯天一楞，道：「那二弟還去紅柳莊作甚？」

仇如海說道：「那兩人若在，小弟將問出主謀之人，若已經不在，小弟可按所知的形貌，問明柳逸風，這兩個人是何來路。」

雷嘯天哦了一聲，道：「有道理，此去何時回來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事畢即歸。」

雷嘯天聲調一低，道：「二弟，愚兄要去也另有原故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什麼原故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相約諸賢弟百日之期尚早，愚兄想趁此時機，和二弟先去一趟『雷家堡』，順便安排未來事宜。」

仇如海沉思刹那間，道：「小弟十日內一準回來，不致誤事吧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不致於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大哥，小弟突然想起小妹……」

雷嘯天一笑，接口道：「小弟不是突然想起，而是始終在想吧！」

仇如海臉色微微一紅，道：「小妹與老人能到那裏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就難說了，不過二弟不必掛心，有老人……」

話尚未完，仇如海突然擺手示止，繼之揚聲向外道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

一人適時答道：「屬下金成，有事稟陳。」

仇如海劍眉一挑，尚未開口，外面的金成已接着道：「小爺已到，現在前廳相候！」

仇如海和雷嘯天互望一眼，雷嘯天道：「請少爺移駕『水閣』。」

金成答應一聲而去，步履響動可聞。

雷嘯天手指向外一點，低聲道：「二弟，他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剛到，這東西和聞文，一向詭詐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這是別人的棋！」

仇如海一笑說道：「因此小弟故作不知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看來老人並不眞的放心我們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小弟對老人早已生疑！」

雷嘯天一笑道：「金陵過賢弟府上，二弟在問鐵嬷之時，愚兄已知二弟之意，但鐵嬷已說的非常清楚，老人似無……」

仇如海突然問道：「大哥可知『十君子』有否共研過武技？」

雷嘯天道：「必然有的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是大哥的想當然吧！」

雷嘯天笑道：「二弟若要愚兄拿出證據，愚兄無法辨到。」

仇如海一笑，道：「咱們去接三弟吧，對金成和聞文，小心些就是。」

雷嘯天起座前行，道：「二弟突然問及這些，必非無因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有時間再談這些的，目下大哥就悶上一會兒吧。」

雷嘯天一笑道：「愚兄早已習慣自己發悶了。」

談笑中，迎上了艾天齊，艾天齊身後跟着四個人，但非計氏兄弟，這四個人，雷嘯天從沒見過。

天齊依然是神色冷漠，見到雷嘯天和仇如海之後，淡淡的問聲好，叫聲大哥二哥。

仇如海本是笑臉相迎，但當他雙目一掃艾天齊身後人時，却收起笑臉，變成威凌而嚴肅。

水閣上，擺下茶點，落座之後，雷嘯天首先道：「三弟由何處來？」

天齊道：「由『會稽』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三弟可曾見到伯父和小妹？」

天齊看了仇如海一眼，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我却是爲這個來的！」

雷嘯天問道：「伯父可是有什麼諭令呢？」

仇如海却一指天齊身後，站着的四個人道：「三弟，他們是誰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的手下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不是本店中人？」

天齊道：「當然是。」

仇如海冷冷地說道：「小兄想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！」



天齊轉頭對四人道：「你們自己報名吧！」

四人一個個報出名字，是「田甫天」「帥忠」「汪鐵民」和「劉光軍」，並向仇如海及雷嘯天見禮。

仇如海一指劉光軍道：「你是那個門戶出身？」

劉光軍一楞，天齊已說道：「二哥，小弟這些手下，身世俱皆另有隱秘，爲大局着想，二哥最好是不用問他們。」

仇如海冷冷的說道：「三弟這樣放心嗎？」

天齊道：「凡屬小弟手下，皆已經考驗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這考驗是指的什麼？」

天齊對仇如海今日的神態，大出意外，接話道：「包括一切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兄不敢相信！」

天齊向來有我無人，若非說這些話的是仇如海，他早就怒火冲了天，就這樣也不由的帶氣道：「小弟沒有麻煩二哥去相信它！」

仇如海把臉一板，道：「三弟，你這是什麼話？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雷嘯天冷眼旁觀，暗中奇怪，他深知仇如海的性格，若無重大原故，斷然不會如此對人，何況是天齊。

天齊也沒想到，仇如海今朝這樣剛强，但他身爲小店主，行事又向來由己，雖知可能鬧僵，却依然硬硬的說道：「小弟沒有什麼意思，祇是說，小弟還能分出是非！」

仇如海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三弟這是拿出小店主的身份，跟小兄說話？」

天齊雙眉一揚，道：「是不是小弟有什麼錯事，使二哥和我爲難！」

仇如海沉聲道：「小兄永遠忘不了從前的教訓！」

天齊一楞，道：「小弟聽不懂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話你聽不懂，說兩個人大概三弟就會懂了！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越法不明玄虛！」

仇如海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沒有什麼玄虛好要弄的，一句話，小兄對三弟祈領率的這些手下，都不甚放心！」

天齊震聲說道：「二哥你不能這麼說話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兄話沒過份！」

天齊道：「這些人，都是跟隨小弟多年……」

仇如海道：「井天和嚴重如何？」

這句話，問傻了艾天齊，他無言可答，事過不久，當初若非曉梅無心中發現陰謀，怕不早已喪命蘇州！

仇如海見艾天齊答不上話來，淡然一笑道：「小兄絕非杞人憂天！」

話鋒一頓，轉對劉光軍等四人道：「也許你們十分忠貞，但我不能不多存點心，你們能飛躍過水塘，功力不低，願你們能守本份！對主人忠心不二！」

劉光軍恭敬的答道：「屬下皆有誓言於先，敬請總監督放心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那很好，你們都認識金成和聞文吧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屬下認識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你們去找金成安置，我不管，稍待三弟是否會對你們說明，在此談些什麼，但現在我不願意你們聽到！」

劉光軍說道：「是的，屬下理會只這些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那就好，你們去吧！」

艾天齊沒有開口阻攔，因之劉光軍等四個人，彼此點一點頭，向艾天齊，仇如海及雷嘯天施禮辭出。

仇如海等劉光軍四人，縱過水塘之後，對天齊道：「三弟生小兄的氣了？」

天齊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小兄看那劉光軍，相貌忠厚而內藏奸詐，故而借此機會警告他一番，三弟莫要誤會！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沒有說謊，他們是經家父千挑百選的高手，斷不會生背叛之心！當然，二哥小心總是好的。」

仇如海一笑道：「此事已過，不必說了，三弟剛才說有事而來，什麼事？」

艾天齊沉思多時，方始說出來意，那消息使仇如海和雷嘯天驚凜萬分。

艾天齊沉思過後，抬頭看了看雷嘯天和仇如海，神色極爲嚴肅，而非他那一貫的冷漠，說道：「剛才小弟正要說起來意，恰好二哥開始詢問劉光軍等四人，一打岔直到現在，小弟反而不知道該由何說起了！」

仇如海劍眉一挑，問道：「事情很嚴重？」

天齊道：「怕不簡單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是雙魔之事？」

天齊搖頭道：「是小妹的事情。」

仇如海神色一變，道：「小妹她怎麼樣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昨晨接得家父金鷹報信，說小妹突然失踪。」

仇如海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這怎麼會，小妹不是和伯父在一起嗎？」

天齊說道：「金鷹報信不甚詳盡，小弟祇知道小妹突然失踪，家父諭令小弟以最快的辦法，率功力最高的手下來此處聽令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聲三弟話中之意，伯父似是要來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妹是家父最心愛的，家父自是要到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三弟可知，小妹在何處失去消息？」

天齊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仇如海又問道：「金鷹由何地傳來信息？」

天齊道：「紅柳山莊。」

雷嘯天濃眉皺起，道：「伯父既然到了『紅柳莊』，來蘇州就快了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可能明晨就到。」

天齊道：「家父何時來，不是問題，小妹沒到此地，却出乎小弟和家父的意料之外，這眞怪了！」

仇如海聞言一驚，道：「難道伯父和三弟，是認爲小妹到蘇州來了？」

天齊掩飾的說道：「小妹若是到蘇州，又不是失踪了！」

仇如海雖然聽出天齊在掩飾什麼，可是在天齊的話中，找不出疑處，祇好將疑團存於心上。

雷嘯天看出仇如海焦急已現於形色，

立刻道：「三弟既然沒辦法說清楚一切，好在伯父就到，那時伯父詳說一切，再定找尋的方策不遲。」

仇如海儘管焦急難安，但因不知內情，急死也沒有用，祇好將萬般懸掛和不安，暫置心頭。

時間已晚，遂安置妥當了天齊的臥處，與雷嘯天各回轉私室，仇如海無法成眠，一幕幕往事，閃過了腦海。

當他思及慘死父母的時候，激動已漸平復，想起恩師一去無踪，雷叔父重傷千里報信的種種，不由深深自詈。

既難成眠，何不散步些時，况且這蘇州分店，樓台亭閣不談，就祇說廊道花園假山，也能怡人性情。

想到這裏，仇如海甩油熄燈，看來安閒但却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，緩步折向右方，孤獨彳亍！

即將穿過雕花石長廊的刹那，突生警兆，心頭一凜，身形移閃，人也縱上了廊橋，和石廊橋上的那隻石獅，湊作一堆。

他身形剛剛藏起，如疾箭般射下三條黑影，正好落在雕花石長廊的中段，仇如海竟即認出，是艾天齊的手下！

中間那人是「帥忠」，左邊是「田甫天」，右邊是「汪鐵民」，單單少了那個「劉光軍」！

三人落地之後，帥忠向左右顧盼了刹那，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田甫天竟拱手回答，道：「屬下負責地區，沒有姑娘的影子！」

那汪鐵民繼之道：「屬下亦然，看來姑娘確實是沒來此處！」

帥忠道：「劉光軍呢？」

田甫天道：「少爺帶着他，正排搜地室三十六天罡！」

帥忠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時間差不多了，你們分立長廊兩端，迎接小爺！」

田甫天和汪鐵民恭敬應是，正待要走，帥忠又道：「且慢！」

田甫天聞聲轉身，道：「總護法有何吩咐？」

帥忠濃眉一皺，道：「田甫天，你的腦筋有毛病吧？』

田甫天全身一抖，道：「屬下一時大意……」

帥忠冷哼一聲，道：「這次算了！今後當心，我問你，閑文和金成怎樣？」

田甫天道：「他倆發誓說決沒看到姑娘來！」

帥忠又問道：「對仇、雷二人的看法呢？」

田甫天道：「金成說，姓雷的沒什麼了不起，姓仇的却功力智謀在在高超，並且看不出火候深到……」

帥忠道：「誰問這些，我是問有否可疑之處！」

田甫天道：「他說看不出來，好像對老主人十分忠心似的。」

帥忠霎霎眼睛，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田甫天躬身道：「還有吩咐？」

帥忠一揮手，道：「沒了，去守你的長廊吧！」

田甫天應一聲是，飛身到了長廊另外一端，立於正中，動也不動，仇如海暗中一皺劍眉，心中冷哼一聲。

帥忠等田甫天去遠，方始對汪鐵民道：「你有什麼發現沒有？』

汪鐵民道：「昨夜初更，雷、仇二人突然離開分店，去向不明，直到今晨五鼓，方始返回分店。」

帥忠一笑道：「這是誰告訴你的？」

汪鐵民道：「金成。」

帥忠又是一笑，說道：「他沒告訴老田？」

汪鐵民道：「屬下就不知道了。」

師忠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沒事啦。」

汪鐵民躬身而退，退到仇如海隱身不遠的一端。

仇如海此時暗中自忖：「奇怪，難道這是老人的意思，監視着我和大哥的行動？三弟突然來臨，莫非懷有其他……」

忖念未已，艾天齊已與劉光軍雙雙來到。

他們是經由田甫天所守的一端來，汪鐵民立即重回長廊中段，於是幾個人都集立在廊上。

帥忠首先說道：「小爺，看來姑娘確實是沒到此地！」

天齊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帥忠又道：「金成，閑文兩個人，知道昨夜雷、仇二人離開過分店。」

天齊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要他們多管閒事，他們還說了些什麼？」

帥忠想不到會碰一鼻子灰，道：「他們別的沒說！」

天齊道：「很好，你們搜遍了？」

帥忠道：「屬下仔細搜過任何一個地方！」

天齊道：「沒有發現？」

帥忠道：「沒有，屬下認爲姑娘確實是沒有到這兒。」

天齊雙眉一皺，道：「好，你們回去吧，早早休息！」

帥忠、田甫天、汪鐵民、劉光軍等齊聲應是。

天齊又道：「不准多言，你們回去就睡！」

衆人又應一聲是，躬身而退，走未數步，天齊又道：「光軍你回來！」

劉光軍立即返回，帥忠等三人，却快步而去，瞬眼光景，已走沒了影子，天齊直待帥忠等人遠去之後，對方始對劉光軍道：「劉光軍。」

劉光軍躬身道：「屬下在。」

天齊冷冷地說道：「劉光軍，可知道仇爺爲什麼疑心你？」

劉光軍道：「屬下想不出來。」

天齊道：「小爺我却知道！」

劉光軍似是一楞，說道：「請小指示。」

天齊道：「你當眞想不明白？」

劉光軍道：「屬下愚蠢。」

天齊冷哼幾聲，道：「好，我就告訴你吧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屬下恭聆訓示。」

天齊冷冷地說道：「昔日你在『紅柳莊』，以『萬蜂蛸集』暗算仇爺，當時可能仇爺已認出了你，所以……」

劉光軍神色一變，道：「小爺，那件



事……」

天齊怒目而視，道：「除此之外，別無原因，小爺我冷眼旁觀，當仇爺看帥忠等人之時並沒有什麼，但看到你的時候，却神色陡變……」

劉光軍分辯道：「那件事……」

天齊沉聲道：「聽下去，少開口！」

劉光軍低聲應是，天齊接着又道：「也許不是爲當初那件事，但小爺我却不能不小心一步，當年仇爺是我們店中寃家，如今不同了，你懂？」

劉光軍眼睛連連霎動，說道：「屬下懂！」

天齊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你懂就好，光軍，小爺現在問你句話，如今仇爺，雷爺，已是自己人了，當年的事還能讓他們知道嗎？」

劉光軍道：「當然不應該再使他們兩位知道，屬下也爲此而高興，高興昔日『紅柳莊』中，並未能刺死仇爺。」

天齊却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話可以這麼說，但也可以反過來說！」

劉光軍一楞，道：「屬下糊塗，祈小爺明示。」

天齊道：「當初若能一擧成功，今日似乎也不必再爲此事操心，而你呢，嘿嘿嘿嘿，也就平安無事了！」

劉光軍一驚道：「莫非仇爺說了些什麼？」

天齊道：「沒有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說屬下似乎已難平安……」

天齊冷冷地說道：「沒有似乎，是決難平安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是否要差派屬下他往，暫避仇爺！」

天齊道：「這沒有用的，你能永遠不見他了嗎？」

劉光軍道：「這當然很難。」

天齊道：「所以了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不過屬下想來，當日暗算不成之事，並沒有人知道。」

天齊道：「小爺我說過，也許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不是也許，屬下保證沒有人知道。」

天齊道：「你的保證太玄虛了些。」

劉光軍又說道：「屬下當初是奉令行事……」

天齊道：「是我秘令你幹的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，那時不知仇爺和雷爺能成自己人，否則自無暗算的道理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不知者不怪罪，屬下認爲仇爺不會再記舊仇！」

天齊道：「那也許，不過小爺我不希望冒險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今成朋友，說起當初事，仇爺至多笑笑……」

天齊沉聲道：「你是仇爺？」

劉光軍一楞，道：「屬下怎敢這樣自比？」

天齊道：「那不就得了。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之意，要屬下如何避禍？」

天齊道：「這禍非避可免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天齊說道：「這很簡單，辦法只有一個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屬下聽示！」

天齊說道：「有句俗語說：『死無對證』！」

劉光軍仍然沒有想到奇變，道：「小爺是要屬下裝死，從此再不露面？」

天齊道：「既是從此再不露面，裝死何如眞死？」

劉光軍神色陡變，道：「小爺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天齊淡然道：「你應該知道，死是最好的辦法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，屬下隨小爺多年，敢說忠心不二……」

天齊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不假，非常忠誠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忍心現在……」

天齊道：「現在是相試你是否忠誠的時候！」

劉光軍顫抖着說道：「小爺當眞要殺屬下！」

天齊道：「這倒不見得！」

劉光軍認爲仍存生機，躬身道：「屬下感激小爺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天齊已冷酷的接口道：「你能自絕也可以！」

劉光軍猛地一震，向後連連退步，神色之驚恐，現露出了人性醜陋的一面，顫抖着身軀，道：「小……爺，你……你……是要……要殺我？」

天齊冷酷而若無其事的，一步逼上，道：「不一定我動手吧，你可以自己了斷嘛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，這事不會有人知道的……」

天齊沉聲道：「少嚕嗦，是你自己了斷，還是要我帮忙？」

劉光軍道：「當初還有帥忠和屬下一起，若是屬下被仇爺看到了面目，相信仇爺也看見了帥忠！」

天齊一笑道：「你放心，黃泉路上不會沒有伴的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，屬下願向仇爺說明，自承受他人威脅，在紅柳莊曾施暗算，絕無隻字言及小爺……」

天齊陰譎的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人總是一樣的，殺人之時唯恐下手不狠，殺人不死，但當輪到了自己，却是百般逃避，哼哼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就爲仇爺突生疑心，就必須欲置屬下於死地，不念相從多年之忠，屬下認爲這不公平。」

天齊道：「說得很對，小爺我自懂事到現在，就沒有見過一件公平事，人間自古至今，都是弱肉强食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那是對寃家仇人說的，屬下……」

天齊道：「小爺心中，除自己外，沒人不是寃家！」

劉光軍此時已退到長廊邊沿，天齊步步逼進，已到了近前，劉光軍似乎在作最後懇求，道：「小爺，要怎樣才能放過屬下？」

天齊道：「毫無辦法！」

劉光軍道：「小爺，你好狠！」

天齊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不錯，你還有

話嗎？」

劉光軍猛一頓足，道：「也罷，劉某自己動手！」

天齊道：「這才是，你可放心，小爺我會厚厚葬你！」

劉光軍右手倏忽探入囊中，天齊適時右腕突揚，一道金光，直射入劉光軍的前胸，竟是一柄飛刀！

劉光軍厲吼出聲，身軀搖搖欲倒，右手掙扎着由囊中脫出，掌中赫然緊握那歹毒的暗器，「萬蜂蛸集」！

但他已無力舉手，咬着牙，蒼白的臉上抽動着，雙目血紅，逼視着艾天齊，斷斷續續的說道：「好……好……看……看爾父……子……是……是落……落個……落個甚麼下……場！」

「場」字吐口，人已支持不住，砰的一聲，摔臥長廊石上，脚還在不停的抖動，似是痛苦已極。

天齊獰聲笑着，大步近前，以右脚尖一挑劉光軍垂死的身軀，俯身去拿依然握在劉光軍手中的暗器。

那知垂死的劉光軍，突然喊道：「小狗，你和劉大爺作個伴吧！」

話聲中，卡簧聲響，百數點烏絲毒芒，化作一張毫無空隙的毒網，罩向艾天齊整個身軀！

天齊絲毫無防，逃避已難，看來必將慘死於劉光軍這「萬蜂蛸集」之下，仇如海不由十分焦急，他雖在天齊和劉光軍答對之下，瞭解了天齊的狠毒，但因爲曉梅的關係，仇如海却不能不救！

那知仇如海却白担了心，當歹毒的「萬蜂蛸集」籠罩之下，艾天齊一聲狂笑，雙袖猛揚，那「萬蜂蛸集」竟被一股奇特的罡風所逼，倏忽折轉，全部釘在了劉光軍的身上！

仇如海隱身暗處，心神一震，艾天齊所施展的功力，竟是「十君子」所傳的「天風神功」！

天齊此時已將那暗器拾起，放置囊中，然後提起劉光軍的屍體，飛般向他所居的地方而去。

仇如海明知天齊下一步要作些什麼，但他已決定不預備多管，等天齊去遠，仇如海悶悶返回居所。

現在，他知道了當初主謀刺殺自己的人是誰，天齊的話非常牽强，故然那時他可以說沒把自己當作仇人，但却並無深仇大恨，何至於一定要刺自己呢？再說……

仇如海心中第一次混亂了，長吁一聲倒臥床上。

次日清晨，仇如海暗中注意，天齊身後，果然也沒有了帥忠，仇如海故作不知的問道：「三弟，伯父什麼時候到？」

天齊搖頭道：「家父不來了！」

仇如海一驚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不瞞二哥和大哥說，小妹這次突然失踪，並非出了事，而是她賭氣自己離開了家父！」

雷嘯天哦了一聲，道：「那……那是爲什麼呢？」

仇如海沒有開口，他已由天齊的話中，突然有所聆悟，因此沉靜的自己想着，想着今後的步驟。

天齊看了仇如海一眼，答覆雷嘯天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，爲什麼小妹和家父賭氣，小弟因未當面，不知內情，但家父和小弟，却認爲小妹是到了蘇州！

「當然嘍，現在已經知道，小妹是沒有來此地，但在小妹不告而去之後，家父和小弟却不能不先想到此處。」

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，道：「想必昨夜三弟詳搜過此地了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不得不搜，大哥和二哥請多原諒。」

仇如海此時才開口道：「小妹作了些什麼？」

天齊一楞道：「作了些什麼？沒……沒有呀！」

仇如海一笑道：「小妹一向孝順，並非爲了重大事故，斷然不至於和伯父賭氣，更不會遠離伯父不告而別！」

天齊道：「想來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事吧。」

仇如海冷冷地道：「三弟是知道不說，還是根本不知道呢？」

天齊道：「小弟說過，沒當面……」

仇如海道：「既未當面，怎知事不嚴重？」

天齊道：「父女偶因意見不合，是平常事嘛。」

仇如海道：「不錯，但要平常到伯父以金鷹傳信，三弟疾馳趕到，深夜窮搜這蘇州分店，可就不平常了！」

天齊心中一驚，道：「這只是家父不放心小妹……」

仇如海另有所指的說道：「看來伯父是極不放心！」

天齊心頭一凜，故作不解，道：「老父思女，人之常情，况家父……」

仇如海再次接口道：「三弟是想隱瞞些什麼？」

天齊又吃一驚，道：「小弟沒有什麼要隱瞞的呀！」

仇如海道：「若是普通意見不同，以小妹之孝，大不了不言而已，不致於一走，再說既便小妹動了小性，事態若不嚴重的話，小妹到蘇州，就隨她來蘇州好了，伯父三弟要不放心，以金鷹傳個問信足夠，可是現在，哼！」

天齊對任何人都沒有這大耐性，如今不由勾起他那狂傲的性子，竟也冷哼兩聲，無情的問道：「現在怎樣？」

仇如海道：「現在伯父和三弟的辦法，叫小弟看來，不像是在找尋懸掛於心的愛女，倒像是在搜捕……」

天齊道：「搜捕什麼？」

仇如海一字字，沉重無比的說道：「搜捕犯人！」

天齊忍受不了被人測知心意的難堪，沉聲道：「就算是這樣，又如何？」

仇如海瞥了天齊一眼，道：「按說你們是父子女一家人，我仇如海管不着，也可不必聞問，不過三弟在這分店中窮搜，我却想問問！」

雷嘯天始終沒有中間答話，此時更不多口了，但他業已由仇如海分析事態方面，知道奇變已生！

天齊既已很難下台，索興擺出少東的架子道：「莫非這蘇州分店，就不是艾家的產業？」

（未完・十八）



新系機構主辦・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贊助

# 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



藍皮書一九八四年中國情人節晚會，訂於八月四日（星期六）假美麗宮酒樓夜總會舉行。收最低消費，提供豐富節目，並即塲抽出現金及多項名貴獎品。以目前消費而言，每對情侶上一流夜總會晚飯跳舞，起碼接近三百元，只供應冷飲的的士高，亦收一百六十元；但本屆情人節晚會，每對只收二百二十元，遠超所值。

每一屆情人節晚會餐舞券，都掀起搶購熱潮，向隅者衆。爲了避免擠迫，由七月一日起，提前預售，請即塡妥表格，向各贊助酒樓購買，幸勿執輸。（小童恕不招待）

## 名貴獎品

**Ⓐ現金獎：**

藍皮書送出頭獎現金二千元、二獎現金一千五百元、三獎現金一千元。

**Ⓑ華筵美食：**

①北園野味海鮮酒家野味海鮮珍品席，價值六千八百元
②東海酒家海霸王裙翅席五千六百八十元
③香滿樓海鮮酒家香滿翅皇席五千元
④鏞記酒家金牌燒鵝紅斑生翅席四千元
⑤佳寧娜精品席三千九百元
⑥潮州城螺盞潮州翅席三千六百元
⑦美麗宮酒樓夜總會全體乳猪鮑翅席三千五百元
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（星光行）鮑翅燕窩席三千三百元
⑨歡樂小館全家歡樂宴二千零八十元
⑩佛笑樓歡樂家庭餐四份共值二千元
⑪國都酒樓海鮮乳鴿席一千八百元
⑫統一酒樓金牌翅席一千二百元

**Ⓒ旅遊享受：**

①新華旅行社送出雙人泰國巨獎逍遙遊五千二百六十元
②彩虹假期送出桂林、陽朔、廣州海陸空五天豪華遊價值一千八百九十元

**Ⓓ實物獎：**

①峨嵋葯廠送出碧玉珠、紫金丹８３份，價值五千四百元
②仁記洋行送出拿破崙XO三瓶，價值一千一百八十五元
③（點金）調味品，人人有份
④歐化傢俬禮券一千元
⑤環球出版社名著小說及名廠打火機
⑥生力啤酒廠啤酒競飲，另送出精美獎品抽獎。

（尚有獎品陸續公佈）



## 晚會餐劵發售處：

①香港銅鑼灣謝菲道四四〇號洛克大厦北園野味海鮮酒家
②香港高士打道一四四號香滿樓海鮮酒家
③香港洛克道四四一號香滿樓
④香港威靈頓街三十二號鏞記酒家
⑤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七八號國都大酒樓
⑥香港洛克道四七七號歡樂小館
⑦香港高士打道一五一號佳寧中心一樓佳寧娜潮州菜
⑧九龍尖沙咀東部尖沙咀中心二樓北園野味海鮮酒家
⑨九龍何文田太平道三號香滿樓
⑩九龍尖沙咀東部帝苑酒店第二層地庫香滿樓
⑪九龍尖沙咀彌敦道一三〇號美麗宮酒樓夜總會
⑫九龍尖沙咀東部新嘉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東海酒家
⑬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星光行二樓東座金島燕窩潮州酒樓
⑭九龍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九八號東海商業中心一樓潮州城酒樓
⑮九龍尖沙咀東部好時中心三樓佛笑樓海鮮酒家

**藍皮書中國情人節晚會**

**參加表格**

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最低消費
最高享受
精彩節目
豐富獎品